

## 第一章 战后世界新格局

大战硝烟未消尽，冷战锣鼓又敲紧；  
美帝图谋霸世界，众矢之的惹人恨。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还没有退尽，各国欢庆的鼓号还没有完全止息的时候，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所希望的和平便遇到了危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获胜的盟国立即失去了凝聚力，以美国为一方，以当时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一方，一场真正的冷战便开始了。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和法国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衰落了，美国和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加强。美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盟主，苏联则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手。两大阵营相互对抗，美国妄图消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主宰世界；而苏联则决心瓦解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双方斗争愈演愈烈。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盎格鲁—萨克逊人与从不屈服的夏尔·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兰西人之间的重大分歧迅速扩大。这些分歧对战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各式各样的冷战将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内容。它将酿成局部战争，使交战国军事预算急剧膨胀，加速扩军备战，必然会给人民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当战争在欧洲结束的时候，摆在盟国面前的是巨大的人类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各国的命运和前途，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存与生活条件。问题成堆而且层出不穷。但是，在盟国的政策中没有任何正式的甚至是暂时性的方针来处理战争结束后发生的难以预料的各种情况。这样，许多影响到以后几代人的重大决定都不得不由盟国临时仓促作出，或是由最高军事统帅们出于纯军事的眼前考虑在现场作出的。这也是促使冷战开始的重要因素。

反法西斯盟国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先是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以及后来，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对战后世界进行了基本的政治安排。尽管战争期间他们之间有争吵和误解，但至少罗斯福认为，他们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是牢靠的。但是，主宰他们这种关系的却是极度的互不信任。更为不幸的是，罗斯福自1945年2月12日从雅尔塔归来整整两个月后，这位美国总统却因脑溢血死于佐治亚州的温泉城。他是去那里休假的。罗斯福逝世的那天，正是他第四届总统任期的83天。他只活了63岁。

罗斯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3月1日在国会发表关于雅尔塔“三巨头”会议的演说。他是在众议院的讲台上坐着讲话的，为此他表示歉意：“我想大家可以理解，这样我可以舒服得多，因为我的两腿不必负担十磅重的钢支架。而且我刚刚结束了一次14000英里的旅程。”

罗斯福的死，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重大损失。罗斯福逝世后，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位，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世界不安定的因素。随着战争的进行，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猜疑不断加深。东西方都在提前考虑战争胜利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但其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简而言之，斯大林决心尽其所能巩固对东欧、甚至中欧的控制和影响；西方国家则决心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随着胜利的临近，有关东欧国家前途问题的矛盾与摩擦也加剧了。苏联人坚

---

罗斯福因患麻痹症，不能行走，靠钢支架的力量才能站立起来。

持认为，他们需要在苏联边界以西的友好国家建立一个“保护地带”。这种需要在西方看来正是“共产主义推行世界霸权的前奏”。

1945年5月，经过六年的艰苦厮杀之后，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了。阿道夫·希特勒死在他的地堡里，然而，他留下的却是一片墓地。华沙、考文垂、鹿特丹、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柏林、德累斯顿、埃森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城市都变成了废墟；伦敦和维也纳遭到严重破坏。从诺曼底到乌克兰，土地一片荒芜。苏联作为欧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受到的损失也最大，死于战场的苏联军民约在2600万以上。当时整个欧洲哀鸿遍野。为了迅速安置灾民，医治创伤，反法西斯盟国所作出的决定——在政治上，欧洲和德国由东、西方分而治之，构成了整个欧洲战后格局的基础。在以后的45年中，东、西方所有的政策都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这种基础导致了冷战，也导致了不久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形成。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人类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后初期，由于大战的直接结果，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从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重新组合为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世界。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世界人民同法西斯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国际阶级力量出现了新的配置，世界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变化。首先是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努力医治战争创伤，胜利完成了1946—1950年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使工业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掌握了原子能利用方面的秘密，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一切使苏联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威望更加提高。

与苏联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欧亚一些国家的人民，在本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反法西斯战火的锻炼，通过解放战争或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是：中国、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是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而形成世界体系。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一起，组成了一个拥有世界1/3人口和1/4土地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中国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这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更令人欣喜的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亚非拉三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更加广阔、更加现实的道路。战后，整个亚洲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朝、越三国人民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现彻底解放的道路。亚洲其他一系列被压迫国家，经过人民长期的各种形式

的反帝斗争，也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退却，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独立。战后初期，在亚洲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老挝、叙利亚、约旦、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缅甸、锡兰和马来亚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也唤醒了“沉睡的非洲”。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部分地区，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帝群众运动。在此基础上，埃及和加纳先后独立。一些国家如马达加斯加、肯尼亚还相继爆发了反帝武装起义，赢得了独立。素被美帝国主义视为自己“后院”的拉丁美洲，战后也不平静。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巴西等国爆发过大罢工和武装起义，表明了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强烈愿望。

过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把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亚非拉地区，当作他们的“可靠后方”和“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战后，亚非拉革命人民站到反帝反殖斗争的最前线，革命武装斗争连绵不断，取得了一系列改变战后世界面貌的伟大胜利，成为战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战后初期，美帝取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排挤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成为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它依仗其拥有的经济、军事优势，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挥舞原子武器，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它一面开动宣传机器，叫嚣什么“反对共产主义威胁”，拼命制造国际紧张气氛；一面却在这种战争叫嚣的烟幕下，制定了奴役世界的计划，疯狂拼凑各种军事集团，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扶持各国反动派，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反对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和镇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和敌视中国人民的解放。美帝国主义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和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

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坐山观虎斗”，实际参战时间比其他国家短，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比较少。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还把战前萧条时期闲置起来的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接受大批军火订货，牟取了巨额利润。据西方报刊披露，美国战时生产最高峰的1943年，比1939年工业生产量增长了120%，年增长率超过了15%。这个增长速度是很高的。美国从1870年到1939年的70年间，工业产量平均年增长率只有4%，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只达到7%。美帝国主义是唯一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被战争弄得破败不堪的时候，美国又仗着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到处侵略扩张，使其经济又有发展。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居资本主义世界之冠。美国的工业生产总产值，1938年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35.6%，到1948年跃增至55.8%。美国的农业产量，在1942年到1944年的平均年产量，比战前的1935年到1939年的平均年产量增加了27%。小麦的产量战前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15.1%，战后初期达到31.9%。

美国对外贸易的出口总额，战前5年（1934年到1938年）平均每年为26亿美元，战后初期的1946年则为97亿美元，1947年高达153亿美元，比战前几乎增加了6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占的比重，1937年为14.2%，1947年上升为32.5%。1939年它的国外投资是114亿美元，1946年增加到187亿美元，到1955年更增到418亿美元，约为战前的4倍。战后由于商品出口造成的大量贸易顺差，美国黄金外汇储备猛增，1946年为207亿美元，1949

年达到 247 亿多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外汇储备总额的 70%。

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更刺激了它称霸世界的野心。战后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美帝国主义依仗手里的核武器，疯狂推行霸权主义。早在 1945 年 12 月 19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就公开宣称：“美国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特别会议上更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纲领，宣称要把美国的利益扩展到整个世界，宣称美国不能在对“自由世界”的“领导方面举棋不定”，“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向一些国家的反动政权提供“财政援助和物资援助”，并“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帮助镇压某些国家人民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以挽救“自由制度的崩溃”，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杜鲁门还狂妄地叫嚷：“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愿意按照美国的计划行事，那么就让他们滚开！……除非让俄国人看到铁拳和听到强硬的声音；另一次战争才能避免……我认为我们不当再搞什么妥协了。”

1946 年 3 月 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陪着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富尔顿演说”，公开号召讲英语的民族结成联盟，用他们联合起来的资源和他们遍布世界的海空军基地，为“铁幕”这一边的各国提供“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安全保证”。这就开始了战后的所谓“冷战”时期，美苏在处理所有重大国际问题时，无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美帝奴役世界的计划中，欧洲这个中间地带尤为重要。美国政府战后对外政策的一些重大措施，实际目的都是想使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受美国的控制。根据美国垄断资本所重视的金融、贸易和投资三个方面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政府企图在战后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摧毁欧洲国家存在的保护本国经济的外汇和贸易管制措施，建立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货币制度，迫使其他国家废除外汇管制，取消进口限制，加强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帝得以操纵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肆意进行对外经济扩张和掠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操纵国际金融，控制和侵犯别国主权和利益的工具。

1946 年秋，希腊人民发动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声威大振。英国为镇压希腊的革命运动，到 1947 年初耗费了四亿英镑之多。英国在自身陷入政治、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中，被迫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希腊让给美国。

1942 年 2 月 24 日，英国通知美国说：它无力再支付它在希腊的军事费用，也无力再继续对土耳其提供援助。

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宣布了臭名昭著的“杜鲁门主义”，以四亿美元援助希腊、土耳其反动政府。5 月 22 日，杜鲁门正式签署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国会法案，成为第 75 号公共法律，即所谓的“杜鲁门主义”。美国实际上对希腊反动派的援助共为 29.6 亿美元。内战期间美国运往希腊的军火物资高达 79.7 万多吨。1947 年 12 月，成立了希、美总参谋部，美国驻希腊的军事人员 1.8 万人，希腊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非经美国援希代表团团长范佛里特中将召集不得开会。美国为希腊当时的反动当局训练和装备

了 20 万正规军，5 万宪兵，1.1 万名水兵和 8000 名空军人员。

“杜鲁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战后进行侵略计划的一次公开暴露，是美帝推行独霸世界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企图通过“杜鲁门主义”扶植各国反动派，制止和扼杀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恐吓各国革命力量，以达其夺取并控制中间地带的目的。

1947 年 5 月 8 日，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的一次演说中，对“杜鲁门主义”的侵略性质曾供认说：“杜鲁门主义”这一政策实际上意味着：

第一，大量增加美国出口商品，以消弥财政方面的罅隙；

第二，增加国外贷款，使那些抵抗“强权政治”的国家可以应付自己的需要，以渡过危机；

第三，美国的物资“援助”，优先给予反对“极权主义压力”，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

第四，单独进行“复兴”德、日的工作；

第五，延长战时权力，使政府仍然可以控制国内货物的销售。运输和出口等工作。

这就是说：“杜鲁门主义”的实质就是把希腊、土耳其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中夺取过来，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并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商品销售和海外投资的市场。

美帝国主义为使西欧各国更深地陷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战争结束后，别有用心地停止“租借法”，解散了联合国救济总署，加重西欧各国的经济困难，迫使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以“援助欧亚复兴”为名，采取稍微缓和的形式，“推行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作为它独霸欧洲的重要政策。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欧洲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把受“援”国家变成美国的附庸，全面控制西欧。“马歇尔计划”比“杜鲁门主义”更加阴险狡猾。法国前总理拉马迪埃曾经说过，那时“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将取决于政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

1948 年 3 月，马歇尔还公然宣布：“在任何国家里，只要选举共产党上台，从欧洲复兴计划中得到的利益就立即停止。”可见“马歇尔计划”公开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多么明显。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马歇尔计划”的经济目的，是夺取欧洲市场和破坏欧洲国家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摆脱美国的经济危机。“马歇尔计划”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复兴战争破坏了的经济，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出发点是因为战后国外商品市场对美国特别重要。当时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就说：“不扩大国外市场而要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扩大全世界的贸易，美国的经济将不得不收缩。”

西欧国家在“马歇尔计划”冲击下，国际收支发生严重逆差，黄金外汇储备锐减。为了渡过危机，被迫使本国通货贬值。

1949 年英镑首先贬值 30.5%，由 1 英镑兑换 4.03 美元的比价降到 2.8 美元。接着西欧主要国家相继降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货币贬值造成普遍的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失业现象普遍增加。

“马歇尔计划”的军事目的，是要拼凑以美国为领导的北大西洋军事集团，其中特别重视重新武装西德，把西欧变成美国侵略的桥头堡。1947年6月25日，艾奇逊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声称：“美国政府认为，恢复德国生产（指军事工业潜力）的任务，是马歇尔计划的基础。”在“马歇尔计划”中，军事援助就是为了把这些，国家紧紧地捆在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战车上，让这些国家承受沉重的负担。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3年半时间内，受“援”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得到的所谓“援助”。英国得到的贷款是27亿美元，军费开支则达110亿美元；法国得到的“援助”为5000亿法郎，军费开支高达2万亿法郎。

虽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暂时控制了西欧，结成西欧联盟，确立了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缓和。相反，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矛盾越来越激烈，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逐渐削弱着美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

美帝在争夺欧洲的同时，也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一个中间地带进行疯狂的争夺，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帝国在那里的地位，建立美国的新殖民帝国。在“泛美主义”旗号的掩护下，美国资本控制了拉美石油蕴藏量的75%，铜开采量的90%，铝95%，锌98%，银70%。在军事上，1945年美洲国家会议上决定“建立“美洲国家防务局”，具体执行所谓“西半球联防”工作。后来美国又提出“泛军备标准化法案”，用建立“美洲国家防务体系”的办法，实际上操纵美洲各国军队的指挥权。美国还在拉美地区建立了434处基地，形成了一个军事基地网。

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美洲国家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倡议和操纵下，与会国签订了《美洲联防公约》。据此，美国分别同美洲国家签订了双边军事协定。它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这些公约和协定，美帝可以在反对“破坏活动”的幌子下，纠集一些国家对某些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和镇压拉美人民的革命。如1954年美国策划在危地马拉颠覆了哈科沃·阿本斯政府。像这样粗暴地干涉别国的内政，连前英国首相艾德礼都谴责说：“事实明摆着，这是一次明显的侵略行动。……我得承认，美国国务卿对这次事变的成功所表示的高兴和赞许很使我感到震惊。”在实行经济军事控制的同时，美帝又以“美援”和外交等压力，在拉美各国扶植反动独裁政权，进行政治控制，使拉美各国独裁政府紧紧跟随美帝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到本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同各国签订的侵略性条约和双边军事协定，在欧亚非等许多国家中霸占的主要军事基地已达152处，如果加上辅助基地、机场、军港以及其他军事设施则多达2000多处。同时期，美国驻扎在海外的军队总数达58万多人，这样美国就实际上使很多国家处于它的军事占领之下，并且形成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基地网。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美国在国外建立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头上的绞索就越紧。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最后必将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

在亚洲，美帝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因为中国的战略地位对美帝称霸世界特别重要。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

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但是，美帝打错了算盘，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侵略中国的反革命计划遭到彻底破产，同时也打破了它侵略亚洲和称霸全球的迷梦。

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亚洲除了阴谋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以外，还把越南、马来亚、印尼、缅甸、菲律宾、印度等国作为掠夺的重要对象。战后这些国家出现的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反法西斯斗争的锻炼，形成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特点。所以，美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民主主义”的伪装来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培植法西斯主义，在各地绞杀民族解放运动。这样，美国就成为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本营，成为挽救整个殖民体系崩溃的国际宪兵。

为了奴役和控制亚洲，美国在由阿拉斯加、日本到菲律宾、关岛的弧形地带，建立了200多个军事基地，部署了1/3的陆军和近100艘军舰、1100多架飞机；在中国，它抛弃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调处”的外衣，以金钱和武器援助国民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失败后仍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集团；在印度支那，它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法国进行殖民战争；在日本，它拒绝同有关各国达成协议，策划单独缔结对日和约，以保持其驻日占领军，把日本变成它在亚洲的主要战争基地；在朝鲜，它阻挠苏、美联合委员会的工作，破坏朝鲜独立统一的实现，图谋把整个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1950年，美帝发动的侵朝战争，就是美帝国主义坚持与亚洲人民为敌，妄图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一次绝望的挣扎。欲知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章 蓄谋已久

蓄谋已久图朝鲜，手持匕首枪上弹；  
只因美苏有协议，临时划界三八线。

侵略中国，霸占朝鲜，是战后美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战略目标，但是它在英勇不屈的中朝人民面前，连连碰壁。

朝鲜，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上，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国。

1910年8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8月获得解放。何等艰苦漫长的岁月啊！近40年朝鲜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丝毫的权利和自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妄图瓜分世界，霸占全球，但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民才从腥风血雨中走出来，重见天日。

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有着光荣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历史。中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入侵朝鲜，像隋炀帝、唐太宗这些强有力的帝王都遭到了失败。日本的残酷统治征服不了它，美国的军事占领也不可能征服它。在朝鲜的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斥和碑》，碑上镌刻着“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12个大字，大字之后还有两行小字，一行是“戒我万年子孙”，一行是“丙寅作辛未立”（即1866年作，1871年立）。意思是说朝鲜民族，子孙万代绝不妥协屈服。

据研究朝鲜近代史的一位专家说，这块碑的来历是这样的：1866年7月，美国船“舍门将军号”侵入大同江，无理索要财物，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就炮击平壤。这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怒。结果平安道观察使朴圭寿将军率领当地军民烧毁了因退潮搁浅的美国船。

1871年，美舰五艘再次入侵，要求赔偿“舍门将军号”的损失，缔结条约，开放贸易口岸，并限期接受，否则就动用武力，结果、朝鲜军民在爱国将领鱼在渊指挥下，终于击退了入侵者。在这两次事件期间，为了教育子孙，汉城和各大城市的街道上都树立了这种《斥和碑》，表达人民坚持抵抗、反对妥协的坚强意志。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朝鲜人民曾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斗争。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坚持了15年的抗日武装斗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挣脱出来。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内部在朝鲜问题上的妥协和对立，所以朝鲜人民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后，人民并没有全部获得解放，国家也没有取得独立，反而形成了以北纬38度线为界的南北分裂对立的状态。

朝鲜半岛南北长800余公里，东西宽200余公里，全部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境内遍布崇山峻岭，并有许多江河纵横奔流其间。南方气候较热，水量充足，是朝鲜的主要农业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北方是朝鲜的主要工矿区，拥有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金、铁、煤、铜等矿产资源。朝鲜半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帝国主义入侵亚洲大陆的跳板，也是亚洲大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屏障。

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一直引起世界大国的关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期，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就提出了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问题，宣布“我三大国怜悯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德国投降前夕，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会谈时，提出了朝鲜的“托管”问题。美国总统提议，在日本战败后，“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也许要20到30年”，“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则表示“托管期愈短愈好，应该邀请英国参加”。并主张战争一结束，应尽快使朝鲜获得独立。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上，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朝鲜问题，但在会议公告中，又重申了《开罗宣言》关于朝鲜问题的规定。

罗斯福逝世后，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关于朝鲜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三国首脑“同意在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至于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

“从美国本意来讲，最好是单独全部占领朝鲜。”杜鲁门说，“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

此外，美国估计攻占朝鲜将付出重大代价，因而想把攻占朝鲜的战役连同“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由苏联去承担，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因此，美国虽然知道苏联将于8月8日对日宣战，但并未准备近期内在朝鲜实施登陆作战。

根据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协定，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3个月后，即1945年8月，苏联实行对日作战。8月8日下午5时（莫斯科时间。东京时间为8日下午11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早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美英领导人说，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联就把增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与盟国共同打击日本。

1945年8月9日零时一过，苏联红军百万雄师，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寇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同时向朝鲜北部迅猛进军。这时，美军可调往朝鲜的部队尚在数百公里外的冲绳岛。鉴于这种形势，华盛顿当局才着急了。为了防止整个朝鲜半岛被苏军单独占领，8月10日，美国陆军部提出了确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该线以北为苏军对日受降和占领区，该线以南为美军对日受降和占领区的建议。这一提议获得杜鲁门的批准，苏方对此也未表示反对。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定下来了。

经过几天的突击，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切断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并向朝鲜北部进击。8月12日攻占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两港口，不久又攻占清津、元山港，24日进占平壤。苏联红军在金日成将军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有力配合下，迅速解放了朝鲜北部领土。

此时此刻的美国军队，却对朝鲜的解放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后的9月8日和9日才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开始占领朝鲜南部的地区。苏军为遵守协议，于9月初从已占领的开城、仁川等城市撤到三八线以北。

从此，朝鲜便以此线为界，形成了南北分裂对立的状态。这时，全朝鲜共 3000 万人口，三八线以北人口占 40%，土地面积占 57%；三八线以南人口占 60%，土地面积占 43%。

为了尽早实现朝鲜的统一，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金日成提出在北朝鲜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基地的方针。

1945 年 10 月，以金日成为书记的朝鲜共产党北方组织委员会成立。为了实现革命力量的联合，1946 年北朝鲜共产党和朝鲜新民党合并，成立北朝鲜劳动党。同年 11 月，南朝鲜共产党和新民党、人民党合并，成立南朝鲜劳动党。

1949 年，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领导北朝鲜人民迅速走上了独立和民主发展的道路。

苏美两国军队进入朝鲜后，一开始就分别推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美国占领军不顾朝鲜人民的意愿，更不考虑朝鲜人民多年来备受欺凌的情感，而断然采取了依靠原来的日伪人员维持现状的反动政策。与此相反，苏军进入朝鲜后，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便向朝鲜人民宣告：“朝鲜已成为自由的国家。”“苏军将在和朝鲜的一切反日的民主政党广泛合作的基础上，帮助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朝鲜人民的积极拥护。

1945 年 12 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会议公报指出，为使朝鲜成为独立国家，苏美两国政府协商组成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并协同这个政府，帮助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进步，尽快建成统一的独立国家。根据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1946 年 3 月成立了苏美联合委员会。但是，美帝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竭力破坏莫斯科三国外长决议的执行，封锁三八线，阻挠南北朝鲜的统一。苏联在朝鲜北部忠实履行会议决议，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帮助朝鲜建立独立民主国家。

1946 年初，北朝鲜人民举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2 月 8 日，各道各郡人民委员会、各抗日民主政党和社会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并选举金日成为委员长。临时人民委员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关。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有名的二十条施政纲领。纲领的主要内容是：肃清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残余，镇压反动势力的活动，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对交通运输、银行、矿山等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没收日本、卖国贼、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巩固和加强北部民主基地而斗争。

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后，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1946 年 3 月 5 日，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法令规定：凡属日本国家机关、皇室、各种日本的或日朝合营公司、民族叛徒、逃亡地主出租的土地，不论面积大小，一律完全没收；地主自己经营的土地，以及寺院、教堂土地，面积在五町步以上者予以没收，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由于这个法令的实行，70 多万户无地少地的农民，从人民政府手中无偿地获得了 100 多万町步的土地。劳动农民千百年来的宿愿实现了。他们怀着

---

一町步等于一公顷，约合 15 市亩。

激动的心情向金日成写了三万多封致谢信，其中有几十封是用血写的。土地改革摧毁了殖民地、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消灭了封建等级制度。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

继土地改革之后，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产业、铁道、运输、邮电、银行等国有化的法令。法令规定，凡属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工矿企业、银行、铁道、商业、文化机构等一切设备，一律无代价地收归国家所有。重要企业国有化的实施，使 1000 多个工厂、银行、铁路和商业机构归全民所有。这就摧毁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朝鲜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恢复和发展朝鲜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临时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劳动法令、男女平等法令，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同工同酬，使广大妇女摆脱了殖民地的、封建的压迫，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便于人民当家做主，1946 年底到 1947 年初，北朝鲜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级人民委员会。

1947 年 2 月，在平壤召开了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人民会议。会议追认了各种民主改革法令，批准了 1947 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人民会议还选举了金日成为首的人民委员会。1948 年 2 月 8 日，建立朝鲜人民军。在国家遭受战争破坏、既缺少资金、设备，又缺少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困难条件下，英雄的北朝鲜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增产竞赛和合理化建议运动，超额完成了 1947 年和 1948 年的年度计划。

与北朝鲜欣欣向荣的情况相反，南朝鲜仍处在日伪旧官僚和美帝的奴役之下。在美军登陆朝鲜南部的前一天，1945 年 9 月 7 日，美国驻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广播了一项布告，其中第一条说：“对朝鲜北纬 38 度以南地区以及该地区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目前暂由本人行使。”第二条规定，原日本殖民政府人员继续留职履行公务。第五条规定：“在军事管制期间，英语为通用的官方语言。”美军进入南朝鲜后，立即解散了该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复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机构。9 月 19 日，美国占领军在原日本总督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朝鲜军政府，各级官员由美国军官担任，利用压迫朝鲜人民的日本殖民机器来维护美国的新的殖民统治，宣布以前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切法律继续有效，把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切财产攫为己有。

美国占领军把日本的东洋拓殖会社改为新韩公司，由军政府管辖，还霸占了 31 万町步土地。这样一来，南朝鲜工农业总资产的 80% 都落入美国腰包。美帝还网罗朝鲜地主、买办资本家、民族叛徒，拼凑以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金性洙为头子的反动派，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残酷镇压爱国民主人士。

美国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采取了罢工、罢课、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直至进行游击武装斗争和起义等。

1946 年 9 月，南朝鲜釜山铁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大罢工，不久就发展到四万铁路工人和各行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波及到许多城市的工厂、机关、学校。从 10 月初到 11 月底，规模越来越大，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席卷 73 郡，有 228 万人参加了斗争。美国占领者出动了坦克、骑兵、警察镇压群众，使矛盾更加激化。10 月 2 日，大丘爆发武装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南

朝鲜人民开展的这场持续 60 余日的英勇斗争，就是彪炳于朝鲜现代史上的著名的“十月抗争”。

1947 年 3 月 1 日，南朝鲜人民为纪念“三一”运动 28 周年，举行了游行示威。同年 3 月 22 日，南朝鲜工人阶级为了抗议警察镇压群众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领袖，保证工人权利，举行了 24 小时的总罢工。参加这次斗争的达 20 万工人，还有 16 万市民和 8000 余农民、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

面临着人民反抗的怒火，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单独控制朝鲜。为了使其占领合法化，1947 年 10 月 17 日，利用其控制的联合国机器，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第二届大会。为了便于解决朝鲜问题，苏联在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两项议案，一是邀请北、南朝鲜代表参加讨论朝鲜问题，指出“没有当地人民代表参加讨论，这个问题无法获得正确而公平的解决”。二是提议苏美两国于 1948 年初同时自北、南朝鲜撤出军队，从而让朝鲜人民自己去建立朝鲜的全国政府。结果两项议案都被美国否决了。

在这之后，11 月 14 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强行通过了关手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派驻朝鲜监督举行议会选举，成立朝鲜全国政府和建立武装力量。这个委员会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国民党政府）、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以及乌克兰九国的代表组成。表决时，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代表拒绝投票，乌克兰宣布不参加这个委员会。

朝鲜人民普遍反对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拒绝“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工作人员入境。于是美国不顾参加“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代表的激烈反对，于 1948 年 2 月 26 日操纵“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强行通过关于在朝鲜举行单独选举的非法决议。对此，朝鲜人民不分南北，无不强烈反对。

为了粉碎美国在朝鲜南方制造分裂政权的阴谋，1948 年 3 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方针，就应当团结南北朝鲜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并建议“召开南北朝鲜所有民主政党、社会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当前措施之一”。

根据劳动党中央的这一建议，1948 年 4 月南北朝鲜 56 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共 545 人（其中来自南朝鲜的 240 人），代表 1000 万以上的成员在平壤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反对南朝鲜进行单独选举，并致电苏美两国政府要求撤走其驻在朝鲜的军队，以使朝鲜人民自由地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举全国政府，建立统一独立的民主国家。4 月 30 日，南北朝鲜 43 个政党和社会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绝不承认南朝鲜单独选举的结果，也绝不承认和支持这一‘选举’产生的单独政府”。

然而，美国一意孤行，不顾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于 1948 年 7 月 12 日，导演“监督选举”国民议会的丑剧。1948 年 7 月 12 日，这个“国民议会”，通过所谓《大韩民国宪法》。8 月 15 日，美帝一手制造了一个“大韩民国”，在麦克阿瑟亲自监督下举行成立典礼，被美国豢养 30 多年的忠实走狗李承晚，被捧上“总统”的宝座。

李承晚 1875 年 4 月 26 日生于朝鲜黄海道平山一个富有的家庭，从小受外国教会的教育。

1896 年因勾结日本人被关押到 1904 年，出狱后跑到美国，在普林斯顿混了个哲学博士学位。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他回到汉城。先混迹于教会的青年会，后当中学校长，以后钻到了民族运动的上层。1919年，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当上了“总统”。他违反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竟向美国当时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请愿，要求由“国际联盟”托管朝鲜。为此受到谴责，并且因为他贪污夏威夷旅美朝侨捐助的“独立基金”引起民愤，结果于1925年3月被赶下台。从此又流亡在美国。美军占领南朝鲜后，据说“因为他是美国熟知的唯一朝鲜领袖”，所以美帝抢在活动于中国的临时政府之前，把这个“宝贝”弄了回来。

李承晚一回到朝鲜就本性毕露，首先同以朝奸金性洙为首的“韩国民主党”勾结在一起，被军政府扶持为“民主议院”的议长，兼任反对、破坏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的“反托管斗争委员会”的顾问，帮助美国军政府镇压一切爱国进步力量和主张举国团结的中间派力量，就连金九那样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在1949年6月26日遭到了暗杀。杜鲁门政府坚持在朝鲜南方进行单独“选举”，进而使李承晚当上了陷朝鲜于分裂的“大韩民国”的总统。

李承晚一上台，在军政府的支持怂恿下，就积极作武力统一的物质和精神的准备；麦克阿瑟在李承晚就任“总统”典礼会上宣布：“隔绝南北的人为障碍（指三八线）必须亦必将予以撤除。”接着，李承晚更明确地提出“北进统一”的口号。李承晚当局颁布的第一号法令，就是扩编原有的警备队为陆海军，继之颁布兵役法，规定17岁至60岁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还先后与美国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美韩经济援助协定》、《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从此，美国由前台退居幕后，并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控制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这些协定和条约规定：允许美国顾问完全控制南朝鲜军队、警察及一切重要地区的建筑；李承晚政府承担美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美国有权在南朝鲜取得和处置任何财产；美国控制南朝鲜的对外贸易，鼓励美国私人资本在南朝鲜投资，掌握南朝鲜的经济命脉。这些协定和条约加速了南朝鲜的殖民化和军事化。

在日本军国主义残酷统治下，经历了35年漫长岁月的朝鲜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他们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李奇微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美军的军事占领政策、措施不得人心，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特别是在同一时期，在北朝鲜不仅彻底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惩治了朝奸，而且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经过土地改革，使总农户的30%的半自耕农和50%的佃农都成了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对比之下，人们对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对美国扶持李承晚倒行逆施更为不满。这时，排除外来干涉，反对分裂，实现和平统一就成为朝鲜问题的主要内容了。

为着反对美国的干涉和李承晚集团的卖国罪行，南朝鲜人民在白色恐怖下，仍然举行了愤怒的抗议斗争。各地农民纷纷举行暴动，学生罢课，人民到处袭击警察署，捣毁投票箱，有几万群众游行示威。同年10月19日，驻扎在丽水的伪军千余人发动武装起义，2000多市民和学生支持并参加了这一斗争。面对着人民的强烈反抗，美李集团进一步勾结起来，实行残酷的反革命镇压。1948年11月公布了国家保安法，1949年1月公布了新闻法。仅在1948年到1949年就屠杀了14万多爱国者。但是，这并没有吓倒南朝鲜人民。恰恰相反，它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更强烈、更广泛的反抗。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更好地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反对李

承晚窃据“大韩民国总统”的宝座，北朝鲜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参加投票者占选民的99.97%，选出议员212名。9月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平壤开幕。会议于9月8日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产生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金日成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朝鲜南北两个政府相继成立，各自奉行着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制度，在如何统一朝鲜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北方，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朝鲜的进步势力，推行民主政策，主张和平统一朝鲜，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

1949年6月，在朝鲜劳动党的积极倡议下，南北朝鲜72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组成了祖国统一的民主主义战线，并通过了关于和平统一的宣言，号召南北朝鲜的全体民主政党及社会组织与全体朝鲜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并提出了具体的和平统一方案。而南方的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却竭力主张武力统一朝鲜。

1949年以来，李承晚集团的战争叫嚣日益猖狂。南朝鲜国防部长申性模1949年7月17日在仁川发表演说称：“我们的军队正在等着我们总统的命令。只要他一下命令，我们就会在一天之内占领平壤和元山。”李承晚自己也大肆叫嚷“要结束南北分裂，就必须用战争来解决”，“我坚信我们能够三天之内占领平壤”，并声称在1950年用武力实现南北统一。

1948年12月25日，应朝鲜人民会议的要求，苏联红军全部撤离朝鲜；而美国却无视这一要求，直到1949年6月，美军才撤离朝鲜。这就是说，美军不仅比苏军晚撤半年，而且还留下500人的军事顾问团帮助李承晚扩军备战。到1950年初，美国已为李承晚集团培训了10万人的军队和5万人的警察队伍。李承晚集团在加紧战争准备的同时，还不断在三八线进行武装挑衅，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的内战就要爆发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半岛风云变，李美勾结打内战；  
烧杀抢劫逞凶狂，洒向人间都是怨。

1949年以来，朝鲜半岛乌云密布，风雷滚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场由美帝和李承晚集团蓄谋已久的战争就要爆发了。

这年8月，苏联进行了第一颗核弹头试验。一个月过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饱受奴役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这一消息像一声春雷震动了亚洲，震动了世界。它使美国统治集团惊恐不安，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改变原来的“远东弧行防线”。国务卿艾奇逊毫不隐讳地宣称：“美国要直接保卫亚洲地区的新防线。”1950年春季，艾奇逊频频向公众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反对“孤立主义”。6月13日，他在达拉斯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不应该放下百叶窗，坐在门槛上抱着上膛的猎枪等待着。”他认为对苏联、对中国绝不能姑息纵容，“对共产主义姑息纵容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严重后果”。

就在这个时期，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政策更加露骨了。鉴于朝鲜半岛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美帝国主义自从霸占南朝鲜的第一天起，就疯狂地准备把南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早在1946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恬不知耻地认为：“现在朝鲜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应该从军事占领上利用它来反对苏联。”

同时还认为，“朝鲜有可能成为亚洲东部海岸上的一个控制基地和进攻中国大陆的一个跳板。”

根据这种打算，美国陆军部早在1946年就拟定了永久性海外基地建立计划，其中规定向南朝鲜投入巨额资金。从这一军事目的出发，他们首先补修并拓宽了京仁（汉城到仁川）公路，接着又拨出巨额工程费，动用85万人，补修了汉城—釜山之间的公路，还兴修了经过金浦机场的京仁公路和三八线的横断公路；在济州岛加强了军事设备，扩大了以慕瑟浦飞机场为中心的各飞行基地，并以巨额工程费大力改建浦项、仁川、釜山、镇海和丽水等港湾，并在木浦、群山和墨湖等地新建了海军基地。美军在临津江至东豆川和春川的重要地带，建立半永久性军事设备的同时，还沿三八线构筑了战壕和交通壕，以便准备进攻北朝鲜。

美帝国主义在把南朝鲜变为军事基地的同时，还加紧搜罗新战争炮灰。

1946年1至4月，首先为李承晚训练了八个团的所谓“国防警备队”和“海岸警备队”。他们的骨干多是由解放前日本军、伪满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日本帝国主义的“志愿兵”和“学生兵”的首恶分子，以及曾任日本警察、宪兵和从北朝鲜逃亡的反动地主分子所组成的。

自从1947年夏天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视察”南朝鲜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李承晚集团进一步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他们把国防警备队改为国防军，并计划在两年内，将这支部队扩建成10万至15万人的正规军。为了加强这一部队的装备，并使之现代化，1949年4月，李承晚给所谓驻联合国“特使”赵炳玉发了一封密信，信中说：“我认为，就这种情形，你应该极其秘密地和联合国及美国高级官员开怀畅谈……为了统一，除了缺乏武器和弹药外，我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已准备就绪。”

果然不出李承晚所料，就在这一年，美国向李承晚集团提供了价值竟达

1.9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有美制和日制步枪 15 万多支，各种炮 2000 多门，机枪 2000 多挺，战车 4900 多辆。与此同时，南朝鲜政府的岁初预算高达 911.1 亿元，其中 50% 用于军费支出，几乎比 1948 年提高了 2 倍。

在美国的支持下，李承晚有恃无恐，拒绝北方的和平建议，坚持“武力统一”的反动政策，公开叫嚣“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

1949 年 12 月 30 日，李承晚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在新的一年里“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并随即加紧了战争准备和在三八线上的武装挑衅。为了“稳定后方”，李承晚集团疯狂逮捕和屠杀拥护和平统一的人士，并在美军顾问团的直接指挥下，动用大批军警对人民游击队进行“讨伐作战”。在 1949 年 7 月到 12 月，美李军警竟屠杀了 62000 多名爱国人士。

1949 年 9 月到 1950 年 2 月，他们在“讨伐”的名义下烧毁农户 135000 多家，并在三八线以北地区武装袭击达 1836 次。

1949 年 10 月 7 日，李承晚向美联社副经理扬言：“占领北韩，可以实现统一。”同年 10 月 21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说：“要不流血，统一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也不能维持长久。”同年 10 月 31 日，他在美国巡洋舰“圣福尔号”上发表的演说中又叫嚣：“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两个月后的 12 月 30 日，他又号召南朝鲜的文武官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大家都要努力恢复失地。”

到了 1950 年 2 月，李承晚率领由“参谋总长”等高级军事头目参加的朝拜团前往东京，访问美军远东司令部，直接听取麦克阿瑟关于进攻北朝鲜的具体指示。这时南朝鲜的陆军已发展到 15 万人，海军已拥有大小军舰 79 艘，空军也大部分用美国飞机装备起来。从东京回来之后，李承晚召开“高级将校会议”，详细讨论了“北伐计划”。其具体部署是：瓮津地区为首都师，开城地区为第一师，东豆川地区为第七师，春川地区为第六师，襄阳地区为第八师。1950 年 4 月末，集结在三八线的第一梯队的五个师，组成了两个司令部。用陆军总部直属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部队加强了第一梯队的各个师，并把第二师、第三师和第五师作为进攻的预备队，从后方调集到汉城附近。

与此同时，1950 年 1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海军作战部长夏曼、空军参谋长潘典勃戈等相继来到日本，协同麦克阿瑟筹划侵朝战争，并加紧调兵遣将。1950 年上半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攻击力量大大加强。新增加的舰只计有：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6 艘。在同一时期，3 个 B26 及 B29 型轰炸机联队、6 个歼击机联队、两个运输机联队集中于日本的美国空军基地。驻在日本的美国第八集团军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骑兵第一师、第七师都作好了战斗准备，攻击火力和运输能力都大大加强，以便随时可以参加侵朝战争。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为了解除即将降临到祖国和人民头上的战争危机，于 1950 年 6 月 7 日，再次以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案的呼吁书。呼吁书建议：在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的原则下，为了在 1950 年 8 月举行南北朝鲜大选，建立最高立法机关起见，6 月中旬在海州市或开城市召开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协商会议，商讨并决定和平统一条件、大选程序以及建立指导这次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等各项问题。当这一建议遭到李承晚集团拒绝后，北方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根据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和全朝鲜人民的迫切愿望，1950 年 6 月 19 日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会”联合起来，建立单一的全朝鲜立法机关，以便统一祖国。这些方案乃是维护和巩固朝鲜和平，从毁灭性的战争灾难的危机中拯救国家的正当方案。然而，所有这些方案都被李承晚集团粗暴地加以拒绝了。

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李承晚集团一味想发动战争。6月17日，美国战争分子杜勒斯，又以杜鲁门总统顾问的身份前来朝鲜“访问”。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杜勒斯由美国军事顾问团和李承晚军事头目们陪同视察了三八线一带，并在三八线的战壕里最后审查和批准了关于“北伐”的作战计划。杜勒斯回到美国不久，一场蓄谋已久的进犯北朝鲜的战争就爆发了。

集结在三八线附近的南朝鲜军队，在美军顾问团的直接指挥下，6月25日拂晓，在全线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发动了进攻。当时，美李军事头目们预计，采用突然进攻的方法，就可以在几天内一举占领共和国北半部的整个地区。根据这种估计，美李就制定了冒险的“北伐”计划。他们把主攻方向放在金川和沙里院方面，使这方面的主攻部队和从瓮津进攻信川、沙里院地区的助攻部队一起北进；再使一部分部队在平壤西北海岸的汉川登陆，南北夹攻平壤；并使另一支部队从咸镜南道永兴郡海岸地区登陆，同从铁原方面进攻的部队协同作战。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妄图一举占领平壤、元山界线，然后急速向鸭绿江和豆汉江地区进攻。

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突然进攻后，北朝鲜共和国政府要求李承晚立即停止冒险的军事行动，否则，他们对这种军事行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必将负全部责任。南朝鲜当局对这种警告置若罔闻，不但不停止进攻，反而更变本加厉。于是，三八线敌我之间战斗的规模愈来愈大了。

战火在燃烧，人民在遭受苦难。战争爆发的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显得特别紧张。对于当天的战报，朝鲜通讯社作了如下的报道：

“南朝鲜伪政府的所谓国防军，于6月25日拂晓，在全38度线地区向38度线以北地区开始了出其不意的进攻。

“发动意外进攻的敌人，在海州西部、金川方面、铁原方面，侵入到以北地区1公里乃至2公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击退侵入38度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现在共和国警备队，正展开着激烈的防御战来抵抗敌人。共和国警备队已击退了从襄阳方面侵入38度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为了应付这一严重的形势，战争爆发的当日，金日成即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内阁的非常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击退敌人进攻的措施，并立即对人民军各部队和警备队下达了制止敌人进攻并立即转入反攻的命令。

会后，发表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关于南朝鲜伪军进攻38度线以北地区的公报》。《公报》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于6月25日召开了非常会议。内阁非常会议上讨论了有关南朝鲜傀儡政府的所谓国防军于6月25日拂晓，向38度以北地区出其不意地进攻而在38度线造成紧张事态的问题，并采取了各种对策。”

内阁非常会议一结束，接着召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推选内阁首相金日成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会议还就按照战时体制改组整个国家的工作作出紧急决定。

1950年6月26日，金日成作了题为《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的广播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阐明了反攻作战的正义性，并强调说：“全体朝鲜人民如不愿重新沦为外来帝国主义的奴隶，就必须一致奋起，勇敢地投入到打倒和粉碎李承晚卖国政权及其军队的救国斗争中去。”

金日成指出：卖国贼李承晚军队的进攻已被挫败。现在人民军按照共和国政府的命令，已将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军击退，而进入三八线以南，10公里至15公里了。朝鲜人民军已先后解放了瓮津、延安，白川、开诚等城市和许多村庄。

“李承晚是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金日成说，“为了掩盖他们进行内战的准备，继续不断地制造了三八线的冲突事件，致使祖国与人民陷于不安，并且企图把挑拨冲突事件的责任，嫁祸于我们人民共和国当局。李承晚卖国匪帮在准备所谓‘北伐’的过程中，甚至毫不犹豫地按照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和朝鲜人民的死敌——日本军阀勾结起来了。李承晚匪帮为了维持其私利和统治。并使我国变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在亚洲的军事战略基地。变为美国独占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泉源，竟把我国南半部的经济完全置于美国独占资本的支配之下。”

在号召书中，金日成追述了北朝鲜当局和全国爱国人士为争取朝鲜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我们国家所有的爱国民主政党、社会团体及全体人民，为了避免同族相争的内战和流血的惨祸，曾尽了一切的努力，争取以和平方法统一我们的祖国。早在1948年4月，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就第一次打算通过和平途径统一我们的国家。但是，李承晚集团破坏了这一意愿。他们在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所谓‘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支持下，于1948年5月10日炮制了南朝鲜的单独‘选举’，并加强了对我们祖国北半部的武装进犯的准备。”

金日成又说：“为了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完全独立，去年6月在祖国战线旗帜下所集结起来的南北朝鲜71个爱国政党与社会团体，曾提议以举行总选举的方法来和平统一我们的国家。全体朝鲜人民热烈支持与拥护这一提议，但李承晚集团连这一提议也予以破坏了。”金日成揭露道，李承晚威胁凡对祖国战线的“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案”表示支持的人，将被认为是“叛逆”，并以此监禁或虐杀了数以10万计的爱国人士。

金日成在广播讲话中号召全国军民在反对李承晚匪帮这一战争中，必须坚决保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宪法，推翻南半部反人民的法西斯政权，为朝鲜的统一和独立而英勇战斗。为此，他发出如下号召：

“人民军的全体将士们，要坚守共和国北半部的各种民主改革，从反动统治下拯救南半部同胞，并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在为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发挥我们的勇敢大胆及创造性。为了祖国和人民，应不惜自己的生命，竭尽爱国忠诚，斗争到最后的一滴血。……”

“共和国北半部的人民，应把自己的一切事业，改变为战时形态。为了在短期间内无情地歼灭扫荡敌人，要动员一切力量。应使一切工作，服从于战争和歼灭敌人的任务。应组织全国人民对人民军的援助，源源不断地增援和补充前线，供给他们一切必需品，保证军需品的紧急输送。对于伤兵要组织广泛的切实的救护工作，要保证圆满完成前线供应，巩固人民军后方的一

切工作。……

“共和国南半部男女游击队员们，应展开更激烈更英勇的游击运动，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游击队，扩大与建立解放区，并在敌人后方攻击与歼灭敌人，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袭击敌人参谋部，切断并破坏铁道、公路、桥梁及电话线等。要以一切方法截断敌人前后方的联络，严厉惩处叛徒，恢复人民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同时积极协助人民军。……”

“南朝鲜傀儡政府的‘国防军’官兵们！你们的仇敌正是李承晚卖国匪帮。为了祖国与人民，你们不要错过机会，应掉转枪口，瞄准李承晚匪帮。你们要转到人民军和游击队这方面来，协助争取祖国统一自由的全人民的斗争。你们只有起来反对我们人民的仇敌，才能在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的斗士的行列中，取得荣誉的地位。”

金日成在广播讲话中最后强调指出：“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坚决奋起进行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人民，必能取得胜利。我们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人民方面的。”

金日成的广播演说，具有伟大的号召力，是朝鲜人民反击侵略，保卫祖国自由、独立的伟大战斗纲领。朝鲜军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奋起作战，以破竹之势向南部挺进。

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美帝国主义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6月25日当天，美国利用有否决权的苏联未出席安理会之机，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制造舆论。

几个月前，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为抗议国民党代表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退出了会场。苏联人认为，安理会中的中国席位应该归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马立克返回安理会，他可以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上述错误行动。

美国确信马立克不可能出席。他必须请示莫斯科，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艾奇逊认为，马立克知道，安理会如果没有投票一致通过，就无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很可能以为他有充分时间发挥作用”。

此时此刻，人们还猜不透杜鲁门总统最终会要求联合国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战争。原因之一是没有确切知道朝鲜战争进程情况。用腊斯克的话来说，尽管作出种种努力“试图得到朝鲜所发生的第一手材料”，但截止到星期日清晨，除了果一份电报外，美国驻汉城大使穆乔及其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艾奇逊和腊斯克讨论了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后认为，把该事件提交安理会的决定连同“北朝鲜入侵”的消息，于星期日上午一同见报是“极为重要的”。

凌晨2时30分，美国国务院用电话向格罗斯大使口述了提交安理会的议案。与此同时，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均收到内容相似的电报，通知它们，美国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电报还敦促它们请示本国政府，迅即采取行动。

华盛顿显然是走向危机。不过此时此刻，外交官和将军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等待前线发来的进一步的消息。这种紧迫感并未使哈里·杜鲁门坐卧不安，他早已胸有成竹。6月26日，他在接见南朝鲜驻美“大使”时，把大型地球仪转了一下，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意思是要像1949年美国武装干涉希腊内政、镇压希腊人民革命那样，采取措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

同一天，杜鲁门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和陆海空三军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和决定武装侵略朝鲜的步骤，并于当日命令其远东的空、海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

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公然违犯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援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为美国及其伙伴武装侵略朝鲜制造“法律依据”。同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悍然宣布美国海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说已命令美国驻远东空海军对南朝鲜军提供“掩护和支持”。

杜鲁门还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往台湾海峡。自1950年6月27日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0余艘军舰先后进入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总部在台北设立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海空军。

美帝国主义不顾台湾的地位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同盟国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事实，在声明中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说“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企图霸占中国领土台湾。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接着，杜鲁门于7月7日下令扩充美国的战斗部队63万人，使美国的陆海空三军总数达到200多万人，准备以更大的力量进行侵朝战争。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又通过了一个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实际上，美国完全将联合国置于其控制和指挥之下，并将美国侵略朝鲜的意志通过联合国和“联合国军”的形式而具体地体现出来。

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其总部设在东京。参加“联合国军”的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加拿大、泰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卢森堡等共16个国家的军队。除美国经常保持地面部队7个师、作战飞机1000余架、舰艇300艘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一个营、一个排到一个空军中队。“联合国军”除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陆续侵入朝鲜外，其他国家的军队于1950年8月开始入朝，最迟的于1951年5月才到达朝鲜。

由此，朝鲜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国内革命战争，遂演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欲知情况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章 奋力进击

黄粱美梦难实现，北韩军民齐奋战；  
贼喊捉贼该休矣，横扫顽敌勇当先。

三八线上的炮声，震动了东方，震动了世界。朝鲜半岛的硝烟、拼杀，引起了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普遍关注。

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在全面进攻之前，李承晚集团还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滑稽戏。

5月10日，南朝鲜国防部长申性模发表声明说：“北朝鲜军队已将兵力集中在三八线。据判断，侵略的危险正在迫近。”与此同时，他们还向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发出了警告。

5月11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会见国内外新闻记者团，警告说：“北边危机已经迫近。为预防不测事件，保证韩国的安全，除靠美国援助以外别无他法，但美国的援助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5、6月份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并再次要求美国提供援助。同一天，南朝鲜海军部也发出警告，说有“国籍不明的舰船出没在近海”。

5月末，南朝鲜作战处长姜文奉上校，把对敌我战斗力分析比较的情况向国会提出了报告，说明了增强军事力量和做好防御准备的必要。他说：“北朝鲜军队由人民军、警备旅、游击队、民主主义青年训练所及海、空军组成，合计18.4万人，而大韩军队则约有10万人，国家警察约4万人。在装备方面，北朝鲜军队有609门野战炮，而我只有91门。敌人有坦克、装甲车272辆，而我只有装甲车27辆。敌人空军飞机有168架，而我只有联络机10余架。为了稳操胜券，要求美国多多提供帮助。”

6月8日，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罗伯特少将，在回答要证实危机说法的记者团的提问时，说明：“韩国军队已达到世界水平。万一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像以往的事例（瓮津、开城事件等）一样，韩国军队有力量将其击退。”

6月19日，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杜勒斯视察三八线后，在南朝鲜国会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演讲，他鼓励李承晚集团为保卫自由而战，为完成统一而战。他说：“美国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韩国。”

依仗美国的支持，开战之前，李承晚集团屡发狂言，妄图一举打败金日成，进而占领平壤，实现他们“统一朝鲜”的美梦，结果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迎接他们的不是“旗开得胜”，而是一败涂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为了保卫革命果实，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整个北朝鲜军民都动员起来了。继6月26日金日成发表广播讲话后，6月27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致劳动党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号召全体党员要根据战时的要求改变党的工作，加强党的纪律。并要求所有劳动党党员掌握军事知识，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

在劳动党的号召下，整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燃起了史无前例的捍卫自由与独立的全民抗战的熊熊烈火。大批的优秀干部和党员被派到人民军的各个部队；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报名奔赴前线；成千上万的工人组成工人团开赴前线；留在后方的工人、农民、妇女开展“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活动，以“前线突击队运动”、“青年作业班运动”等多种形式增加生产；使军需品产量增加了五六倍以上。

朝鲜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他们经历过 35 年外来残酷统治的痛苦，又经历过 5 年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生活，在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又勇敢地战斗了。当时，朝鲜人民军共编有 10 个步兵师，1 个坦克旅和 1 个摩托团；属于内务省的一些警备部队，负责守卫三八线地区。这支朝鲜人民的军队，虽然兵力不多，非常年轻，但它的军官素质，它的士气，它的政治觉悟，较之李承晚军具有极大的优势。

这支军队是以金日成率领的人民革命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的军官多数来自朝鲜人民革命军，也有来自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战士。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不少参加过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他们要求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保卫、建设自己国家的斗争。人民军的士兵，绝大多数又是翻了身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坚决响应祖国的召唤，以坚决的战斗行动，给了进犯者以有力的回击。

击退敌人的进攻后，朝鲜人民军继续挥戈南下，矛头直指金川、华川一线。解放古都开城后，突破了临津江防线，直捣议政府。议政府是汉城的门户。在向议政府攻击前进的途中，人民军遭到李承晚的第七师、第二师的抵抗。南朝鲜的“国防军”组建了由 8 个步兵师和一些独立部队组成的进攻兵团。麦克阿瑟驻扎在日本的 3 个步兵师、1 个装甲坦克师和空军第五航空队以及美国第七舰队，随时准备支援李承晚部队作战，但是，正当汉城广播电台大嚷大叫议政府前线“大捷”的时候，6 月 26 日上午，人民军解放了这个重镇。

最使美国顾问们吃惊的是，南朝鲜部队士气低落，斗志丧失殆尽。他们的军官绝大多数是直到“八·一五”还佩着日本军刀，残杀了在中国东北搞独立运动的朝鲜爱国者的日军和伪满军的军官。它的士兵则是从南朝鲜人民中抓来的壮丁。在人民军向汉城进击的时候，李承晚军乱作一团。伦敦《每日快报》的西德尼·史密斯是首批抵达战地的记者之一，他对南朝鲜部队退却的场面作了典型的描述：

我看见一些卡车上的高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手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做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一些南朝鲜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挣脱缰绳或者扬蹄跺脚；韩国士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正午时分，北朝鲜又显示出另一种优势。当时，汉城上空乌云刚刚散去，两架银灰色的二次大战时期的苏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多次飞过汉城和金浦机场上空，但是没有扫射。4 个小时以后，雅克飞机又来了。其中两架以极其准确的火力猛扫金浦机场，击中了控制塔台，一个储油罐以及一架美制 C—54 运输机。其余几架攻击了汉城附近的一个小型机场，击伤、击毁了 10 架教练机中的 7 架。随后，这些飞机又沿着公路往北飞，任意地向惊恐万状的韩国部队射击……

但是，前线的美国军事顾问们偶尔也用无线电发回振奋人心的报告。韩国部队在议政府附近的几个营正在组织反击。少数韩国部队依据坚固的阵地，已经设法阻遏了北朝鲜的进攻。预备队正奔赴前线，按照预定的计划，正在破坏道路和桥梁。韩国陆军能否顶得住以便重整旗鼓，或者根据美国顾

问一再坚持的方案，使美国来得及派遣作战部队挽救他们，这还是个谜。灾难迫在眉睫，据说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依旧流露出漠然处之的神态”。星期日下午6时，也就是在战争发生12个小时后，正在东京的杜勒斯前去求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共和党著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新近被国务卿艾奇逊聘请入幕，协助对日和约的谈判。当杜勒斯来到这位自命不凡的总司令官那里时，麦克阿瑟正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的咋叽衬衫领敞开着，嘴里衔着人们所熟知的玉米茎烟斗。“迄今为止，前线传来的报告依然是零星的。”麦克阿瑟对来访者说，“假如华盛顿对我不碍手碍脚的话，我可似把一只手缚在背后，只要一只手就可以对付。”

杜勒斯返回寓所，根据麦克阿瑟提供的一些情报发报给迪安·艾奇逊：“南朝鲜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并击退进攻，如果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我们相信应该动用美国部队。……坐视南朝鲜无端遭受武装进攻的蹂躏，将会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很可能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迪安·艾奇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这一电报。艾奇逊明白杜勒斯是在野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杜勒斯“不是庸碌之辈”，他的意见“理应受到重视”。杜勒斯在东京下榻的饭店里起草了这份电报，这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干预朝鲜战争的人。

且说向汉城溃退的南朝鲜军队，先是企图利用仓洞和双门洞的丘陵地带组织防御，继又企图利用弥阿里一带环抱京元公路的山岭组织抵抗。英雄的人民军于6月27日中午突破了仓洞防线。当晚，利用黑夜，渗入洪陵，使所谓的“弥阿里防线”完全失去作用。

在人民军向汉城进击的时候，李承晚惊恐万状。他接到京城可能失守的报告，于是决定逃之夭夭，以免束手就擒。这位“总统”认为，如果北朝鲜人民军俘虏了他，那么他毕生奋斗“谋求朝鲜独立”的理想终会成为泡影。

夜幕降临时，李承晚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一走了事，还是留在原地”。晚9时左右，南韩代理国防部长申性模把美国大使穆乔请来，参加了这场“有趣的”讨论。对此，穆乔大使作了如下的回忆：

“我一抵达，李总统就对我说，内阁刚刚开过会，认为如果他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朝鲜的事业将是一场灾难。并且他们的防御能力较差，他们还是撤离汉城为好。

“听到这里，我感到震惊。我十分谨慎地提醒李承晚，他的部队在这次突然袭击面前打得相当不错，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我这样说显然是夸大其词，但却是为了一个原因：要李承晚留下来。

“确实，其中有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或者溃不成军。我同意他的意见，即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落入共产党之手。我们面临棘手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尽可能地留在汉城，以激励我们的部队，同时不要被敌人掳去。”

这位美国大使告诫李承晚说，如果他逃跑，消息一经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抵抗北朝鲜的进攻”。整个南朝鲜陆军将不战而垮。李承晚依然执意要离开。为此，大使回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定主意，但是我呆在这里不走。”

为了鼓励南朝鲜士兵为他们效命，这位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还在汉城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赞扬了南朝鲜军队的“顽强精神”。他说：“南朝鲜能够保卫住。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尽到自己的责任，给国民增加勇气。”

但是，在此期间，从议政府方面来的难民成群结队地进入了汉城，北朝鲜的飞机在扫射了金浦机场后，又扫射了中央厅，人心愈来愈浮动。

穆乔回到使馆，考虑美国人员的家属去留问题。如果他们撤离朝鲜，南朝鲜人可能就会认为，这是美国要抛弃他们的信号。美国人的住宅区已经处于戒备状态，到了这天的下午，使馆的 WVTP 电台要求美国人或是呆在家里，或是坚守岗位，“这是由于局势的需要”，并说，“还没有理由惊慌失措”。

不过，暗中一项绝密的撤退计划早已拟定。按照这个计划，美国人员由金浦机场乘飞机撤离。只要从电台向日本发出加急密电，飞机就会飞来。不过，穆乔担心这一计划的效果，因为保卫汉城通向机场的一座桥梁是成败的关键。按照其他的撤离方案，眷属将从仁川港或釜山港登船撤离，或者从水原机场坐飞机撤离。

在美国使馆撤离之前，6月27日凌晨两点，李承晚带着他的几名亲信和细软乘坐特别列车逃往大田去了。接着3点钟，李范奭主持召开“非常国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把政府撤至水原。对于是否继续“保卫首都”，在“国防部”内也出现了意见分歧、“国防部长官”申性模、“总参谋长”蔡炳德惊魂未定，一致主张立即放弃汉城。但是有些所谓少壮派将领“坚决反对”，结果谁也怕承担放弃“首都”的责任，只好硬着头皮决定“死守”。

在敌人加强汉城防御以前，主攻方向人民军联合部队迅速从正面和侧面进攻汉城，围歼敌人的基本力量。最高司令部为了统一指挥前线的人民军联合部队，由崔庸健将军担任汉城前线的总指挥。经过顽强的冲杀，敌人在仓洞的防线被突破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崔庸健发出劝降广播讲话。蔡炳德再也沉不住气了，“死守”的决定放弃了，他手忙脚乱地立即决定，把“陆军本部”移至始兴，并命令工兵“在敌人突入市内两小时前”炸毁汉江大桥。

汉江桥是在汉江上架设的唯一的桥梁，南朝鲜军队的安危和进退全靠这座桥了。因此，美军顾问和蔡“总参谋长”就爆破这座汉江桥的问题商定：“由陆军部（可能的话由蔡总参谋长）确认敌人的坦克接近桥畔时，再行爆破。”但是，在此之前，国防部副部长已下令要凌晨1时30分爆破，为了改变这一决定，国防部速派作战局副局长张昌国将军乘车传达延迟爆破的命令。但在通往大桥的途中，公路上挤满了难民，很难前进。张昌国好不容易接近到离汉江桥头150米处时，只见闪出一颗巨大的橙色“火球”，接着响起了巨大爆破声。约10分钟后，又是一声巨响、这样，6月28日上午2时15分，汉江桥就被彻底破坏了。

当时，桥上有3列车辆长队和难民混杂在一起南下；桥北侧的大道上，排成8列的车辆和炮车，军队和难民混杂在一起，挤得寸步难移。据事后查明，这次爆破，难民、军队、车辆和两节桥梁一起被炸飞，夺去500—800人的生命。同时，切断了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

汉江大桥被炸时，南朝鲜军队的主力第二、第三、第五、第七师和首都师都在汉城的外围防线，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上午6时，美军顾问团用渡船逃出汉城时，这些部队还在利用汉城周围的山丘进行有组织的防御。但是，他们当知道汉城东门的防线已被突破及汉江桥被炸毁的情况后，便争先恐后地撤退到江岸。然后，利用筏子和渡船，或者游泳渡过汉江。不过，几乎丢弃了所有的装备。

就在汉城外围敌人主力溃逃的同时，城内的残敌还在利用重要的建筑物

和堡垒进行垂死抵抗；但是人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以勇猛顽强的行动迅速占领了南朝鲜“总统府”的办公厅、发电厂、广播电台、邮电局、银行和交通运输枢纽。最先冲进总统府的坦克兵，在屋顶上升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红旗。至6月28日11时30分，汉城完全获得解放。

与此同时，东线人民军解放了江陵和春川两市。春川处于北汉江和照阳江的汇合处，又是洪川至原州的南北交通的枢纽。至此，北汉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是役共歼灭敌人21000多人。这一胜利大大提高和鼓舞了朝鲜军民的斗争勇气。

在朝鲜人民军的勇猛打击下，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丢盔卸甲，节节败退，这一下可急坏了华盛顿政要，他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杜鲁门政府要准备进行武装干涉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章 “警察行动”

傀儡惨败主子急，华府集会动心计；  
军政头目忙献策，武装干涉大升级。

朝鲜人民军的胜利，李承晚集团的失败，使华盛顿当局气急败坏，美国要扩大武装干涉了。

早在李承晚“总统”逃离汉城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总统就在白宫召见南朝鲜驻美大使约翰·张，为他鼓劲打气。张要求美国多多提供坦克、飞机和大炮。杜鲁门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韩国部队必须有效地作战，这样才能有效地使用美国的援助”。

“有些国家在更为险恶的形势下保卫了他们的自由，”杜鲁门说，“朝鲜人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才能渡过危机。”

南朝鲜大使刚刚离开白宫，国务院就收到穆乔大使发来的调子悲观的电报。电报说：“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系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李承晚和他的高级官员已经南逃。一名陆军指挥官曾打听李承晚一行到日本建立流亡政府的事宜。”艾奇逊向杜鲁门汇报这一情况后，建议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美国对朝鲜局势的对策。

当晚9时，高级会议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美国所有的军政头目几乎都参加了。空军参谋长范登堡首先发言，他报告说美国空军的飞机已投入战斗，并击落了第一架苏制雅克式战斗机。杜鲁门说：“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架。”与会者发出了笑声。

接着，会议转入正题。艾奇逊提出一连串白天在他的助手们的会议上拟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措辞都“极为谨慎”，同样，在场的官员评论时也是“小心翼翼”。

首先，艾奇逊要求向海军和空军发布“全力以赴的命令”，以解除在朝鲜的所有限制，并且“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南朝鲜军队，攻击北朝鲜人的……坦克、炮兵和步兵纵队。使韩国部队有机会重整旗鼓”。

对此，杜鲁门表示同意。但与会者却“忧心忡忡”。陆军部长佩斯和范登堡将军要求明确这意味着“只准在三八线以南采取行动”。他们认为，否则会激怒中国和苏联，战争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是的，”杜鲁门回答说，“不得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他稍微停顿片刻，然后补充说：“目前还不行。”

艾奇逊然后提到“国民党中国人”。他希望由美国第七舰队“实现双向封锁，即阻止一方对另一方的入侵”。

杜鲁门口头上表示同意。然后便琢磨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他希望考虑“台湾重新划归日本”的设想，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态度，并且将其置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接着透露了一桩出乎意料的政治事件。他说，大约一个月前，他收到蒋介石的一封密信，蒋在信中提出“引退，如果这样做有所助益的话”，也就是说蒋要辞职，让另一位较少引起争论的人物接替对国民党人的统治。杜鲁门想动用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置于麦克阿瑟的指挥之下。

对此，艾奇逊顾虑重重。他认为蒋介石“居心叵测”，有可能抵制并且“耍诡计”。他认为在台湾的“中国政府问题上我们陷入混乱是不值得的”。

接着，杜鲁门根据当时形势，询问是否应该动员国民警卫队；如果需要，

他必须要求国会拨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同时不实行动员”，就无法在其他地方履行义务，特别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建议先观察几天再作决定。

高级会议一结束，华盛顿就电令麦克阿瑟，要他“动用海空军力量支援陷于困境的韩国部队”。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要求远东空军部队在以后的36小时里“动用一切可供支配的手段，对北朝鲜人进行猛烈的轰击，让敌人当天晚上就尝到美国空军的厉害”。麦克阿瑟确信，强有力的空中行动将“把北朝鲜人狼狈地赶回自己的领土”。他批准了帕特里奇将军提出的从关岛抽调一个轰炸机大队加强美国在日本的空军力量的请求，但他还提醒要谨慎：“远东空军也必须严阵以待，谨防苏联对日本发动进攻。”

远东空军顿时忙开了。由12架B—26轰炸机组成的一支打击力量向“三八线”附近的汶山铁路沿线飞去，用重磅炸弹击毁了一列列火车。接着它们降低飞行高度，向南呼啸而去，向铁路上和邻近公路上出现的目标扫射和发射火箭。北朝鲜人民军的地面火力也很猛烈，几乎每架飞机都被炮火击中。一架飞机的引擎失灵。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汉城附近的水原空军基地。另一架设法返回芦屋，终因损伤严重而不能再用，还有一架飞机的轴承被打落，在云雾笼罩的芦屋机场迫降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F—80战斗机的任务更为艰巨。从板付机场到战场的310英里已接近其活动半径极限，特别是当它们在200英尺以下的低空飞行时更是如此。但它们飞抵汉城以北地区时，就发现道路上拥塞着北朝鲜的坦克、卡车和火炮。一天的任务完成后，长达50英里的公路上烟火弥漫。这就是杜鲁门所说的“警察行动”。

由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权宜考虑，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美国海空军保卫朝鲜一事拖延了12个小时后才向美国公众发表。总统作出这一决定已经是星期一深夜11点以后，当时难以为国会安排一次深入细致的情况汇报会。杜鲁门很清楚，要投入一场战争，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他不希望国会中的重要成员从第二天一大清早的报纸上，得悉事态发展的消息，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国务卿艾奇逊也反对使蒋介石从新闻渠道获得此项消息。因此在星期二上午，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情况以前，没有发表新闻公报。

然而，麦克阿瑟从东京发出的电报，却一个劲地抱怨“行动迟缓，韩国部队已经危在旦夕，必须刻不容缓地告诉他们，美国的援助即将到达，免得他们彻底崩溃”。午夜过后，麦克阿瑟在与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举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说：“除非给南朝鲜部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使他们顶住，否则用不了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韦布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称为“颇为巧妙但又孤注一掷”的主意。即允许麦克阿瑟通过南朝鲜的电台广播杜鲁门的决定，但是，只准用朝语广播，而且不要惊动东京的西方记者。与此同时，派一名信使火速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通报情况。

且说杜鲁门总统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公布后，在国会引起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说“干得漂亮”，有的说这是“轻举妄动”！

6月28日，参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罗伯特·塔夫脱说，杜鲁门政府，特别是艾奇逊，必须对由于“举止笨拙和前后矛盾的外交政策”所招惹的战争负全部责任。他指责杜鲁门事先未征得国会的准许就投入一场战争，也未征求

参加星期二的白宫情况介绍会的国会领袖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向他们介绍一下已经发生了的情况。他说：

如果在我看来这是总统彻底攘夺了动用国家武装力量的大权，那么我绝不希望参议院批准这项行动。

如果允许这一行动获得通过而不加谴责，至少是得不到本机构的谴责，那么，我们将永远失去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宣战权。

对此，研究朝鲜战争的美国专家约瑟夫·格登发表议论说：“这样，这场美国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获得了‘警察行动’这个浑名，这不是杜鲁门臆造出来的隐晦词语，只不过是批评之风盛行的未来的几个月里，他以特有力的（和毫无道理的）固执死死拽住不放的一个词。对 10 余万死伤的美国士兵来说，那里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是‘警察行动’。在以后的 18 个月里，杜鲁门小心翼翼地回避使用‘朝鲜战争’这个正当名称，这使他在争取公众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同情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麦克阿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为了大打出手，他要获得有关朝鲜战争的第一手的材料。6 月 28 日中午，麦克阿瑟唤来他的座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通知他次日将飞临朝鲜，他要亲自视察战场。斯托里犹豫开了，根据气象预报，第二天可是风雨交加，低云密布。但谁也不能劝阻麦克阿瑟。当天晚上，他邀请四位记者到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危言耸听地对记者说：“这架飞机没有武装，我们无法担保有战斗机护航，也没有把握在哪里降落。如果你们愿意，我愿带你们同行；如果明天在机场见不到你们，我会认为你们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第二天清早，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天气十分恶劣，大雨冲刷着羽田机场。谨慎的飞机驾驶员斯托里建议推迟一天。“不，决不！”被麦克阿瑟粗暴地拒绝了。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时，麦克阿瑟掏出闻名遐迩的玉米茎烟斗，连同那顶带皱褶的战斗帽，这些曾经是太平洋战争中他的标记。有位记者插话打趣地说：“多年不曾看到您抽这只烟斗了，将军。”麦克阿瑟笑容可掬他说：“在东京我就不敢抽这烟斗，在王公贵族面前，他们会以为我充其量不过是泥腿子！”

过了一会，麦克阿瑟离开记者，去与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那商讨军务。乔治要求放松空军对他的限制。他说，为了争取制空权，他要求获准攻击北朝鲜机场。麦克阿瑟心里同意，但又话外有音地发牢骚说：“如果我批准你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华盛顿还不把我绞死？”这位远东总司令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与其说是限制性的，不如说是调子悲观。为了对他的上级“表示反抗”，麦克阿瑟随即在飞机上口授了这样一份电报：“斯特拉特迈那致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不要声张。麦克阿瑟已批准。”

与麦克阿瑟同行的而且又是最善于拍马奉承的惠特尼将军，见到此情此景，热烈称颂这位远东军总司令足智多谋，绕过了上级的命令。他说：“只要华盛顿授权于麦帅，这里就不会出现畏畏缩缩的耽搁：这里有的是拍板定案的魄力和时刻准备承担责任的勇气，这从来就是麦克阿瑟的拿手好戏。”

当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飞临朝鲜时，无线电报告说，汉城以南 20 英里的水原机场遭到猛烈的扫射。座机下滑时，一架北朝鲜的雅克螺旋桨驱逐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从美国四架护航战斗机中穿过。

“危险！”机舱里有人喊了一声，麦克阿瑟急步走到一个舷窗旁，注视

着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与雅克飞机较量，麦克阿瑟兴奋他说：“雅克飞机还来不及开火就被赶走了。”驾驶员斯托里出其不意地做了一个规避动作，终于化险为夷。但就在此之前，北朝鲜的战斗机击中了水原机场上的两架美国运输机，“巴丹号”穿过滚滚的浓烟，在距离一架燃烧的C—54运输机20英尺的弹坑累累的跑道上颠簸地滑行。

在水原机场迎候麦克阿瑟的有丧魂落魄的李承晚，总参谋长蔡炳德将军和穆乔大使等。麦克阿瑟一下飞机就认出了李承晚，便走到这位步履蹒跚的“总统”跟前，双手抱住他的肩膀，语气柔和地向他问候致意。李承晚对此十分感动，他把麦克阿瑟视为救命恩人。他说：“我们处境险恶，将军一来，韩国就得救了。”美国顾问团丘奇在汇报中指出，10万人的南朝鲜陆军只剩下25000人，就是说损失了3/4。麦克阿瑟询问南朝鲜参谋总长蔡炳德将军准备如何应付局势。蔡回答说，他打算征募200万朝鲜青年入伍，给予训练，用以击退北朝鲜人“入侵”。美国人对这位“脑满肠肥”的将军不感兴趣，认为他的设想无法实现，不过是一个可悲的脱离实际的姿态。事后，麦克阿瑟告诉李承晚，“韩国部队应该有一位新的参谋总长”。不到48小时，蔡炳德就被解职了。

麦克阿瑟听完汇报，就在顾问团丘奇将军的陪同下到前线视察。他驱车来到汉江边。眼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一片火海，这座具有600年历史的城市腾起滚滚浓烟，大火在熊熊燃烧。麦克阿瑟一声不吭地看着，倾听着北朝鲜迫击炮弹发出的沉闷爆炸声。随后他取下烟斗，来到靠汉江更近的一座山。随行的惠特尼将军对当时的场面作了如下的描述：

“天空中，回荡着跳弹的尖啸声，到处散发着恶臭，呈现着劫后战场的一片凄凉。所有的道路上挤满了一群群备受折磨、满身尘上的难民。……这种场面足以使麦克阿瑟确信，南朝鲜的防卫潜力已经耗尽。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共产党的坦克纵队从汉城沿少数几条完好的公路直取半岛南端的釜山了。那时，整个朝鲜将是他们的了。”

麦克阿瑟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他认为：“韩国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挽回局势。”不过，他当时还不能许愿向南朝鲜提供全面支持。但是，据他后来写道，就在视察途中，他已经酝酿成熟扭转战局的基本战略：“一步一步地把预备队投入到缺口中，作为鼓舞甫朝鲜士气的权宜之计；在尽量靠南的防御地区建立立足点；增加美军力量，直至达到势均力敌或者超过敌人的水平；最后，实施二次大战时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极为成功的两栖作战，在远离战线的北朝鲜后方发动大胆的进攻。”当仁立山头时，他已经选定汉城以西20余里的仁川港作为登陆地点。

这位远东军总司令一返回东京就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如果美国打算拯救朝鲜，必须动用地面部队。“给我两个美军师，就能守住朝鲜，”他说，“我回到东京马上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即刻向朝鲜派遣两个美军师。但是，我不知道总统是否会采纳我的建议。”

当时，华盛顿当局对是否大批动用地面部队还在犹豫不决。为此，三军参谋长们在通宵达旦地进行研究，美国战略家们也在抓紧重新审查他们制定的代号为“offtackle”的作战计划。

“offtackle”计划，是美国战略家们1950年6月前，根据一份五角大楼的参谋报告所拟定的。这个计划的主旨是“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在西欧

实行战略攻势”。如果可能的话就守住西欧，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该计划指出：“西欧对美国的整体安全具有最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要优先保卫“向西不超过莱茵河”的一条防线，并且在非洲西部部署部队，确保西地中海的畅通。计划也适用西半球的防务，它建议“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核进攻”，以及保护重要的通讯线路。在远东地区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以及“防止台湾落入苏联人或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手”。该计划的亚洲部分“不提倡向中国或苏联西部发动进攻”。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据美国《陆军兵力每周估计》披露，美国陆军总兵力约 59.1 万人，共 10 个作战师。大约 36 万人分布在美国大陆。其他 23.1 万人驻扎海外，执行占领任务。驻远东的兵力最多，达 108500 余人；在欧洲，8 万人驻在原西德，9500 人驻扎奥地利；驻的利雅斯特约 4800 人；7000 余名士兵分散在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驻军 7500 名；另有 12200 人驻在加勒比地区；其余约数千名军人参加各种使团担任武官、警卫和援助人员。人们在问：步兵的力量如此单薄，美国到底能给李承晚集团提供多大的帮助呢？

6 月 30 日凌晨 1 时，麦克阿瑟发出的一份长达 2000 字的电报，送到五角大楼。麦克阿瑟描述了南朝鲜军队的溃败，并称其为“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坚持目前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单凭海空军恐怕难以奏效”。他建议立即派遣一支大约 2000 人的战斗队。随后，他希望“从日本抽调多至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

五角大楼对此等重要问题难以作出决定。杜鲁门也在反复考虑。直到 7 月 1 日上午，他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陆军部长佩斯，要求他们“考虑一下抽调两个师给麦克阿瑟，并考虑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两个师的可行性”。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政府仍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用他的部队是“名正言顺”的。杜鲁门的理由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都派舰只、飞机参战，我们大概也应该使用中国的地面部队。”

这天上午 9 时 30 分，杜鲁门召开“战争委员会”就此征求意见。国务卿艾奇逊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卷入。他指出，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军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力量。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朝鲜干预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

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也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部队装备与南朝鲜人相差无几，而南朝鲜人则无法与北朝鲜的装甲部队抗衡。此外，使用他的部队还须动用运输工具，倒不如用这些工具更有效地把美军和补给运入朝鲜。

经过反复考虑，杜鲁门终于接受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拒绝蒋介石提供 32000 名军队开赴朝鲜的建议。但是对派遣两个美国师的问题却没有什么分歧。为此，杜鲁门宣布，他将向麦克阿瑟授予全权，由这位远东军总司令支配他所统辖的地面部队。派进朝鲜的美国师的数量不限。杜鲁门还同意谢尔曼海军上将的建议，由海军对北朝鲜沿海实行封锁。这样，不到半小时，这些颇费周折的问题就解决了。美国向全面战争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即便如此，麦克阿瑟仍不满意，他执意要打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他决心要制止所谓“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张”。他要求华盛顿要源源不断地增派

飞机、军舰和部队，他急迫地要得到这一切。他在一封电报中写道：“按部就班——让这一概念见鬼去吧……抓住太平洋中的每一条船，把大量支援物资运到远东来。”

当时，华盛顿还在观察形势，不敢轻易决定，“立即全面地介入朝鲜战争”。许多决策人认为朝鲜很可能是俄国“声东击西的一招”，旨在把美军吸引在那里，从而减少美国在欧洲和别的地区已经很少的力量。事实上，华盛顿大多数人的眼睛都紧盯着欧洲。他们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欧洲首当其冲，其次才是太平洋地区。由于这些原因，华盛顿避而不答复麦克阿瑟一些“要价较高的要求”。对此这位远东军总司令十分恼火。

“巴丹和澳大利亚的悲剧又要重演了。”麦克阿瑟在致华盛顿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我们可以设想世界是一个有四个区的大都市，在这个都市中，第一区最重要，第四区则最不重要。是否能因为城市官员们把消防设备留给第一区，就允许第四区的一场火灾不加控制地蔓延呢？到了你把设备运到第四区时，你可能发现火灾已无法控制了！”麦克阿瑟最后强调说：“美国如不能赢得朝鲜战争，在别的地方也无法取胜。”

麦克阿瑟不仅主张在朝鲜大干，而且还力主动用台湾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朝鲜战争。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麦克阿瑟决定飞往台湾，同蒋介石就“纯军事问题进行磋商”。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访问。麦克阿瑟带去了一个由16名“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分乘两架飞机，其中一架是“巴丹”号。恶劣的天气使在台北的降落推迟了一个半小时，蒋介石在候机室耐心地等待着。当飞机终于降落后，麦克阿瑟的手同蒋介石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他说：“你好，大元帅。感谢你到这里来迎接我。”

这次对台湾为期两天的访问，轰动了全世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白宫发言人宣称，杜鲁门和艾奇逊事先都未被告知这次访问。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大为吃惊地从8月1日的新闻报道中看到麦克阿瑟将军到了台湾，吻了蒋夫人的手，并同她丈夫举行了会谈”。“在蒋的助手们的推动下，关于这次访问的新闻报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麦克阿瑟改变了‘中立化’政策，并向蒋作出了进行军事援助的一切秘密保证。”艾奇逊这样写道：“大元帅从台湾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我们能再次同老战友密切合作，胜利就得到了保证。”杜鲁门也写道：“这一切意味着——相当一些报纸也这样认为——麦克阿瑟摒弃了我的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他却热衷于——一项更冒险的政策。”

杜鲁门和艾奇逊所以虚晃一枪，把侵略台湾和自己想使用蒋介石这股力量的责任一股脑推到麦克阿瑟身上，主要是想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试问，一个五星上将带着这么一堆人远离岗位，总统、国务卿竟毫无察觉，这可能吗？8月1日麦克阿瑟声明说，执行杜鲁门的关于由美国武力控制台湾的政策是他的“责任与坚决的目的”。这一切都说明，在侵略台湾这个问题上，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

然而，正当杜鲁门在侵台和侵朝问题上遭受全世界公正舆论强烈谴责的时候，麦克阿瑟又点燃了另一颗定时炸弹的导火线。“第五十一届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将在芝加哥举行，麦克阿瑟接到要他在大会上讲话的邀请，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然而，他通过在日本的官方陆军通讯设施发去了一封在大会上宣读的信。对“十分敏感的台湾问题”大发议论。他写道：

“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

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与此同时，还可以挫败冲绳和菲律宾友军的防御或反攻作战行动……

“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提出的乏味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保卫台湾，我们会疏远亚洲大陆，没有比这再荒谬绝伦的了。说这些话的人不了解东方。他们不理解东方人的心理状态是尊重和服从富有进取心的、坚定而有活力的领导，而最反对那些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领导人。这些人还低估了东方人的智力水平。”

这一信件原准备在8月28日发表，但在8月26日就透露给了新闻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然感到非常吃惊。为此，杜鲁门召见了他的主要顾问。艾奇逊写道：“当我们鱼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紧闭着发白的嘴唇，没有像平常那样打招呼。”杜鲁门写道：“我曾认真考虑过解除麦克阿瑟将军作为我们远东战区军事指挥官的职务，由布雷德利将军接替。我将让麦克阿瑟继续对日本的占领，把朝鲜和台湾从他手中解脱出来。但经过仔细斟酌后，我决定不走这一步。”

杜鲁门主要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麦克阿瑟致“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并不是官方政策”。与会者最后得出结论，这样做的最好办法就是命令麦克阿瑟正式“收回”那一发言。8月26日，华盛顿向麦克阿瑟发去不同寻常的命令：“美国总统指示你撤回致‘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件，因为信中关于台湾的一些提法与美国的政策和在联合国的立场是相对立的。”麦克阿瑟的回答令人惊愕。他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抗议，说以这种方式撤回发言是一严重错误，“何况信中表达的观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华盛顿没有让步，麦克阿瑟被迫正式收回了那封信。

虽然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之间，在某些问题的策略上有所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在反苏、反华、反共、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麦克阿瑟所反复强调的：“美国如不能赢得朝鲜战争，在别的地方也无法取胜。”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美国的武装干涉也在步步升级。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章 武装干涉升级

派兵遣将去朝鲜，武装干涉不容缓；  
一厢情愿难圆梦，扭转战局非一般！

按照杜鲁门出动地面部队的命令，麦克阿瑟首先将迪安将军的第二十四师投入朝鲜前线，然后，第一骑兵师和第二步兵师将随之跟进。一支规模愈来愈大的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半岛展开了。

这些部队统一由一个新的指挥机构，即驻韩美国第八集团军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八集团军一直是驻日陆军的主要力量。现在这支部队又奉命担负起在朝鲜作战的重任。

1948年以来即担任该集团军的指挥官沃尔顿·沃克中将，将进入朝鲜指挥作战。沃克素有美国陆军最优秀将军之一的盛名。他体态壮实，活像他得克萨斯老家的便衣侦探，谈吐带有浓重的得克萨斯乡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坦克军官，以凶猛强悍出名，乔治·巴顿将军常称他为“我那个最棒的杂种小子”。和平时期的沃克，老爱戴一副眼镜。他在陆军中的老同伴都知道他嗜酒成癖，大家喜欢叫他“约翰尼·沃克酒鬼”。

沃克对部队管教甚严。他常对部下说：“作为军人决不退缩。”有一次，在北朝鲜人民军可能突破一个美国师防御的紧急关头，沃克把师长召来训斥说：“如果敌人突进大丘，你会看到我在街巷抵抗，我将带一批我信得过的人同我一起作战，你最好也准备这么干。好吧，回你的师去，跟敌人干！”沃克怒斥另一名懒散的将军时称：“我不想再见到你从战场回来，除非是装在棺材里运回来。”他除了佩带一支0.45口径自动枪以外，还携一支连发手枪，坐着吉普车在战场到处奔走。有人说，沃克是一位只知道执行命令而不问政治的军人。

但是，对于沃克的部下们来说，一踏上朝鲜国土，就经受着十分痛苦而又危险的考验。就拿史密斯的特遣部队来说吧，他们从伍德兵营到板付75英里的路程，花费了整整5个小时。路上大雨不停，士兵们从卡车上爬下来时，个个淋得透湿。他们离开日本时，前来送行的威廉·迪安将军给史密斯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他甚至不知道南朝鲜陆军司令部的确切位置，来自战场的相互矛盾的报告认为，司令部设在“汉城和水原之间的某个地方”。

作为师长，迪安自己也有难处。他要集中第二十四师全体人员，用卡车分送到附近的六个日本港口，但那里却没有船只把部队送到朝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迪安以简要方式向史密斯下达了命令：

“你到达釜山以后，就向大田进发。我们打算在离釜山尽可能远的地方截住北朝鲜人。封锁主要公路，越靠北越好。与已在朝鲜的先遣队队长丘奇将军取得联系。如果找不到他，你就去大田；如果可以，就继续向北开进。很抱歉，我没有再多的情况可说。我就知道这么多。祝你走运，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士兵。”

就这样，美国军队一批一批地开赴朝鲜。

麦克阿瑟原以为只要美国地面部队一经出现在朝鲜战场，人民军就会丧魂落魄，战局就会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所以他在6月29日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曾信心十足他说：“只要投入美军两个师，就能够保住韩国。”这支美军第二十四师先遣支队的指挥官史密斯上校也扬言说：“北朝鲜军队（人民军）一见到我们，就会狼狈逃窜。”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

结果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朝鲜人民不信邪，继续顽强战斗。

汉城解放以后，李承晚的军队溃不成军，它的“陆军本部”于6月28日晨逃至水原后，匆忙组织汉江一线的防御，等待美国援军的到达。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组织水原战役的企图是，强渡汉江向平泽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歼灭水原地域的李承晚军，然后推进到平泽、安城、忠州、堤川、宁越一线。

水原战役于6月30日发起，人民军分别从汉城以南多处同时强行渡过汉江，并紧急修复了被蔡炳德炸毁的汉江大桥中间的单行铁桥，以利坦克部队通过。敌人弃地南逃，人民军于7月4日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解放水原。

这样一来可把李承晚吓坏了。在一群军警的护卫下，急急忙忙从水原逃往大田。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李承晚一直在想：“政治上的动乱可能在麦克阿瑟于战场上‘大张旗鼓地显示力量之前’，就使战争以突如其来的速度和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

7月1日上午，这位“总统”愤怒地斥责了被指定随他在大田的流亡住所行动的美国使馆官员哈罗德·诺布尔。李承晚大发雷霆，说他听信了穆乔大使和“伟大的上帝麦克阿瑟”的话，以及社鲁门总统的种种许愿。他们全都背弃了他。“用什么来阻止共产党的进攻呢？什么也没有！”李承晚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他说，人民军很快就出现在大田的街道上，他可不愿意再逃跑了。如果他死在大田，那就这样吧。再往南逃只会使他蒙受更大的耻辱。

李承晚的夫人也大发牢骚。她说：“我和我的丈夫，宁愿毫不畏惧地面对敌人去死而名留千古，也决不苟且偷生。我们的行动会激励后来的朝鲜人奋起战斗，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诺布尔听到这些“牢骚”十分反感，他毫不客气地说：“李承晚没有权力随心所欲，他负有拯救他的人民的责任。你应当规劝你的丈夫，最好继续担任领袖，而不要像一头困兽那样一死了事。”在这位美、国官员的劝解和威胁面前，李承晚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将继续向南退却，并使自己处于北朝鲜人进攻的范围之外。

7月2日上午，就在李承晚和诺布尔离开大田之际，疲惫不堪的史密斯特遣部队也到达了这座城市。他们手里提着沉甸甸的背囊走下列车，又奉命北上，在指定地点展开并阻止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他们所经之处，一派混乱景象。平民和士兵沿着路基向南逃去。他们在中午目睹了一场偶然的惨祸，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到处是这种纷乱悲惨的景象。

一列挂着9节弹药车厢的南朝鲜列车，停靠在水原以南大约40英里的小城平泽。在“联合国”旗号下参战后、首次执行战斗任务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4架战斗机的飞行员发现了这列停驶的列车。这些飞机不知道他们的方位，又未得到地面引导，澳大利亚人以为发现了一个北朝鲜的“绝好目标”，以紧密的编队，6次呼啸着飞过车站，向列车发射火箭并用机枪扫射。列车连同车站和大半个平泽镇都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爆炸和大火中化为乌有。数百名百姓也一同罹难。弹药的爆炸持续了整整一夜。

就在这一天，水原附近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美国飞机扫射了南朝鲜的一支坦克纵队。南韩军队怒不可遏，用步枪对空射击，使一架受伤的飞机迫降，结果他们俘虏的却是一位十分尴尬的美国飞行员。

原驻扎在水原的一位美国军事顾问说：7月3日那天，“友军”的飞机攻击这个基地不下5次。几天以后，一位军官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这

些驾驶飞机的家伙，可真出风头了！他们攻击了友军的弹药堆集处、水原机场跑道、列车、机动纵队和韩国陆军司令部。”又有一次，美国飞行员沿水原—乌山公路扫射时，30辆南朝鲜卡车中弹起火，200余名士兵丧生。

正当史密斯特遣部队向北运动之际，美国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在大田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为他的部队到达做准备。迪安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体重200磅，再过几个星期便是51周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欧洲战场指挥过步兵部队，并以纪律严整而著称。

1947至1948年，他曾主持过南朝鲜的美国军政府的工作，然后到日本接受指挥第二十四师的职务。迪安虽然在南朝鲜呆过两年，但他对这个国家了解甚少，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臭虫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

7月4日，星期二，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开进的第四天，疲惫不堪的部队在乌山下下了火车，又坐上征集来的各式各样的朝鲜卡车。第二十四师第五十二野炮营的先遣队共108名士兵，携带6门105毫米榴弹炮、73辆车，乘坐海军的小型舰艇匆匆地赶到朝鲜，然后坐卡车和火车北进。这对特遣部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史密斯上校认为：“现在总算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力量了。”炮兵部队由乔治·巴思准将率领：尽管他的军阶高出一级，但是依然归史密斯上校统一指挥。

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特遣队决定趁着黄昏向北进发，但是开车的朝鲜人退缩不前。“你们这些傻瓜，”其中有一个司机通过翻译说，“我们应该走那条路。”史密斯坚持前往，司机们便遗弃卡车，在黑暗中逃之夭夭。特遣部队只好由美国兵驾车继续开进。但是，越往前走，麻烦越多。在好几座桥边，史密斯都发现南朝鲜的士兵正忙着放置炸药。他们“打算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切断公路，来阻挡共产党的坦克”。美国人和他们据理力争说，炸毁桥梁也会使他们的特遣部队进退两难，要求他们停止这一行动。但南朝鲜士兵坚持立即炸桥，双方争持不下，美国人抄起炸药箱仍进河里，这才使他们住口罢手。

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整整花了5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7月5日，星期三，天刚亮，540名美军士兵已经在阻击阵地上就位。史密斯原来的特遣队得到炮兵部队的加强。大雨如注，士兵们或蜷缩在泥泞狭长的战壕里，或躲在树后，嘴里嚼着冰凉的口粮，等待着北朝鲜人的“光临”。7时左右，史密斯首先发现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从水原方向沿公路奔来，不到半小时，前方观察哨报来更为具体的情况，一支由8辆坦克组成的纵队正缓慢地向阵地逼近。

在这以后的令人窒息的30分钟里，史密斯盯着坦克慢悠悠地驶入105毫米榴弹炮的射程，8时左右，前方观察所用无线电向炮兵发出了开火命令。头几发炮弹打偏了，炮弹的爆炸在行进的坦克中间掀起一股股浓烟和泥水，然而坦克仍然沿着公路隆隆驶来。北朝鲜坦克的85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机枪不停地射击，同时沿着斜坡隆隆作响地爬上沟顶。

第一批坦克冲下公路，奔向炮兵阵地，履带碾断了连接榴弹炮阵地与步兵阵地的野战电话线。无线电台由于受潮发生故障而无法使用，只能靠一辆吉普车上的电台进行联系。4辆一组的坦克接连不断地驶来，美军的任何人力都无法阻挡。到上午9时，已有33辆坦克越过步兵阵地，它们的火力毙伤美军20人。

到上午10时15分，最后一辆坦克越过炮兵阵地。至此，总共有40辆坦

克通过，进攻的矛头逐渐向美军阵地的两侧运动，迫使公路东侧的美军收缩防御圈。对方的迫击炮火力越来越密集。北朝鲜人民军顽强地向南运动，企图完全切断史密斯特遣部队的退路。

两小时之后，史密斯认识到，他的处境岌岌可危。固守阵地意味着他的士兵必死无疑。他后来说：“当时已是毫无希望，伤亡惨重，联络中断，缺乏交通工具，弹药耗尽，北朝鲜人的坦克就在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我面临抉择，何去何从？是与阵地共存亡，还是设法带领余部突围？我至多还能坚持一个小时，然后就会全军覆没。我选择了突围，希望保全性命，来日再战。”

在这次初和美军交手的战斗中，人民军攻势凌厉，所向披靡：这支美军几乎全军覆没。在多年后的1975年2月20日日本出版的《现代》周刊，曾对史密斯部队在乌山遭到惨败的情况予以披露：美军在撤退时，只带走了伤员，给战死者盖上星条旗就不管了。有不少伤残士兵，恐怖之余，扔掉了钢盔和上衣，甚至脱掉了鞋子。关于史密斯支队的全军覆没，美军总部没有如实公布，仅说在600名士兵中有150名战死，72名被俘，轻重伤员未计在内。

战局在继续发展。北朝鲜的推进速度使麦克阿瑟慌了手脚。6月29日，他曾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夸下海口：“给我两个师，我就能守住朝鲜。”次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动用驻日本的四个师中的两个师，就在这两个师的先遣队开赴朝鲜之际，他却要求增援。7月2日，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可行，请求速派一个陆战队团并配备相应的航空队担任战术支援。因即将开始行动，陆战队务必尽早赶到。”他还赞同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那将军的要求，增加700架飞机，使空军部队达到战时水平。

两天以后，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投入战斗的当天，麦克阿瑟又恳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增兵朝鲜。这一次他要求增拨第二步兵师、第二特别工兵旅和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个团，供他计划在7月20日至8月10日期间作扭转战局使用。

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成了无底洞，参谋长联席会议有些踌躇不前了，为了应付急需，麦克阿瑟向前线紧急运送了800枚H—6型反坦克地雷。与此同时，他还派遣一个战斗机大队飞赴浦项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迪安将军向那里派出一个步兵营。海军也参与行动，一旦发现目标，就用舰炮猛轰。尽管如此，南朝鲜一些部队在7月11日顶不住了，把指挥所连同一切机构撤至盈德。为了整顿军纪，前线指挥官命令宪兵只要在城里发现南朝鲜士兵，一律格杀勿论。散兵游勇立即返回前线。但是，南朝鲜部队和美军都无法坚守。从黄海至日本海的整条防线都在上崩瓦解。到7月中旬，关键问题是：能否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

战争规模越打越大。7月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各国军队的提案，并“委托美国提供人选”，7月8日，杜鲁门总统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侵朝总司令。此时，有史以来，第一支“联合国军”就这样诞生了。

看来，美帝国主义是决心在朝鲜半岛打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了。然而，英雄的朝鲜人民并没有被气势汹汹的美帝国主义所吓倒。7月8日，金日成首相发表了气壮山河的广播演说。他号召全朝鲜人民团结起来，为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积极展开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他说：

“美帝国主义者已开始了反对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武装进攻。他们的空军机群在野蛮地轰炸我国的城市与乡村，屠杀和平人民。美帝国主义的海军舰队非法地侵入我国领海，对沿岸的城市和乡村进行野蛮的炮击。美国陆军的血蹄污染了我们祖国的疆土，在尚未解放的我国南半部地区登陆，并凶恶地布置战线，企图阻止我人民军南下。

“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派遣它的军队到我们祖国的疆土来呢？”

“这些掠夺者、吸血鬼们为什么侵犯我新生祖国的领土呢？”

“美帝国主义者的目的究竟在哪里？”

“我们朝鲜人民任何时候也未曾侵犯过美国的寸土，也丝毫未侵犯过它的主权。我们朝鲜人民对美国人民未曾有过任何敌对关系，亦未侵害过美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

“那么美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派遣自己的军队到我国领土来对我国内政进行军事干涉，并屠杀我国人民，使我们美丽的江山变成流血的场所呢？”

“这是因为，妄想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将我国变为他们长期统治的殖民地，并想把我国人民变为他们的奴隶。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美帝在我国南半部扶植了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李承晚掌握政权，并组织了南朝鲜傀儡政府。美帝国主义同时又以恐怖、残杀、威胁和欺骗等手段，阻挠和破坏朝鲜人民所渴望的祖国和平统一，操纵其走狗李承晚匪帮在我国挑起同族相争的内战，并进而实行野兽般的武装干涉。美帝国主义者不承认朝鲜人民自由和独立的神圣权利，不把我们朝鲜人民当人看待。美国强盗们以为朝鲜人民除了永久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以便更多地装满华尔街商人的血腥钱袋而外，别无其他命运。”美帝国主义掠夺者把我们和平城市与乡村当作它军事演习的场所，把我们青年男女和妇女老幼当作它飞机扫射与轰炸的目标。在三八线以北的平壤、南浦、海州、元山、咸兴等城市及其附近的农村，均遭到数次的野蛮轰炸。在三八线以南解放了的汉城、春川、开城、议政府、江陵等城市与广大农村，不断遭受着美国空军机群的残暴轰炸。雇佣的刽子手们对稻田里插秧的农村妇女与天真烂漫的儿童，也肆虐屠杀。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袭用了法西斯希特勒与日寇曾经使用过的凶暴无比的屠杀人民的方法。

“美帝国主义企图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朝鲜问题的非法决定来掩盖它对我国的武装侵犯。但是，这个所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是在既没有朝鲜代表参加，也没有苏联和中国代表的参加下通过的。因而这个决定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是非法的。美帝国主义进攻朝鲜的目的，全世界人民都是非常清楚的。美国政府叫嚷美军在朝鲜执行‘联合国警察职权’的虚妄声明，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联合国机构并不是为美帝国主义掠夺者滥用联合国的招牌来轰炸我们朝鲜的城市和农村，屠杀我们争取自由统一与独立的人民而设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面在朝鲜人民头上投掷炸弹，一面又狂吠说这样做是为了和平，然而这种谰言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这种侵略方法，美帝国主义的先师希特勒法西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广泛地使用过了。……

“为保卫祖国的荣誉与自由独立的神圣事业而奋起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誓死斗争，一定要取得最后胜利。在为解放祖国的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军队虽然年轻而且缺乏战斗经验，但已发挥了英勇的献身精神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美国掠夺者的军队，受到我们全体人民的憎恨，每当他们进行罪恶行动时，就燃起了复仇的火焰。美国对我国的武装干涉，使得朝鲜人民对美国殖民地掠夺者及共在南朝鲜的走狗的愤怒与憎恨，达到极点。……

“亲爱的同胞兄弟姐妹们！朝鲜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仇敌—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奴役我们祖国而将强盗的魔手，伸到我们的领土上来了。朝鲜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必须以决定性的打击来回答美帝国主义者的进攻。美帝国主义者一定会知道我们朝鲜人民的力量是何等伟大、何等的无穷，为祖国自由独立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是何等的坚强。我们的人民再也不能作殖民地奴隶！凡是重视祖国的荣誉和自由独立的人们，都应该一致参加解放祖国的神圣战争，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

“我们决不能容许美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祖国的领土上进行罪恶行为，绝不容许它轰炸我们的和平城市与农村，炸死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天真的儿童的罪恶行为。不仅我们，就是我们的后代，也将永远诅咒残杀我们人民的美帝国主义掠夺者。为了我国的自由独立而反对外国武装侵犯的斗士们的名字，在朝鲜历史上将写下光荣的一页。……

“曾经击退外国侵略者保卫了我们祖国的乙支文德、姜感赞、李舜臣将军等祖先们留下的光荣业绩与勇敢精神，将鼓舞我们人民军官和全体人民，在为祖国自由独立的神圣的斗争中建立英雄的伟勋！”

朝鲜人民军坚决响应金日成首相的号召，以坚决的战斗行动，给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以有力的回击，继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4日解放水原之后，又于7月7日发起了第三次解放大田的战役。这时，侵朝美军陆续到达朝鲜作战。直接指挥侵朝美军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于7月13日在大丘设立司令部，所属美军步兵第二十四师最先到达，除其二十一兵团的一部在乌山被歼外，主力进至大田地区。7月2日，刚刚接任师长的威廉·迪安少将也到达大田指挥。该师原任师长约翰·霍奇，因对南朝鲜从建军到训练都较熟悉，改派他专事整顿南朝鲜军队事宜。

美步兵第二十五师于7月10日运抵釜山登陆。美骑兵第一师（装甲坦克师）于7月18日在浦项登陆。李承晚残部也都交由美军统一指挥。在这一时期，敌人企图阻止人民军的进攻，从而进行反击，以收复车岭山脉地区，争取时间保证美军后续师投入战斗，并整顿自己队伍，然后转入决定性进攻。

敌人可谓浩浩荡荡，来势汹汹。担任侵朝美军主力的第八集团军，号称“功勋卓著的水陆两栖部队”。它始建于1944年6月，组成后立即开赴新几内亚，执行逐岛进攻的作战。它曾跨越一个又一个的岛屿攻歼日军，进行过60多次的水陆两栖攻击作战。

1944年底到1945年7月，参加进攻菲律宾的作战，并占领了菲律宾群岛。日本投降后，登陆日本本土，担负占领军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兵力最多时达到11个师3个独立团，25万人之众。沃尔顿·沃克中将于1948年9月3日，接任该集团军司令。

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斗争日益艰巨，朝鲜劳动党根据金日成的建议，为进一步加强前线和后方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首先成立了统一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由金策任前线司令员，金一任军事委员，姜健任参谋长，与此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动员人民参加战时义务劳动的决定，要求后方人民加强支前工作，积极参加军事训练，时刻做好准备，以便随时可以动员起来参加同敌人的斗争。

为了不给新增援到朝鲜的美军以喘息的机会，在金日成亲临前线的指挥下，一场规模更大的第三次战役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章 迪安将军被俘

滚滚铁流向南冲，奋勇杀敌争先锋；  
无可奈何花落去，迪安将军进俘营。

为了不给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占据锦江—小白山脉防线的时间，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制定了第三次战役的作战方针：

“不许敌人有占据新防线的时间，以神速行动猛烈打击敌人，迅速突破锦江和小白山脉一线，在大田地区和小白山脉一线围歼敌人的基本主力，以解放全州、论山、闻庆地区和蔚珍以南地区。”

这个时期，北朝鲜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来到汉城，亲自指导前线工作。他命令人民军联合部队：“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用各种手段迂回敌军，插入敌人后方，围歼敌人；要加强夜间战斗行动，进一步提高部队的进攻速度。”

人民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于7月7日开始，最高司令部把作为预备队的第十五师、第十三师投入中线，企图加快进攻速度。但是，北朝鲜军队的最终目标是釜山，所以把北朝鲜的第六师投入到了因占领天安而打开的群山—全州—顺天—晋州—釜山的接近路上。为了掩护其机动，动用了许多游击队特别是智山地区的游击队。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情报网，都没有得到这个第六师的消息。

7月9日，美军发现北朝鲜军队进至全义，并有坦克纵队从原州南侧南下后，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改变了对北朝鲜军队的认识，第三次向华盛顿提出了增援的要求。

这位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说：“朝鲜战局很严重。……北朝鲜军队装备的装甲车辆性能良好，具有类似过去德军那样的能力。步兵的素质也是第一流的。北朝鲜军队今后可能进一步采取苏联式的领导方式、技术和中国式的战法相混合的那种战略和战术。不能认为北朝鲜军队是非正规部队而过低估计他们。……除了已经要求的兵力外，我进一步强烈请求紧急增援由四个师组成的一支部队。情况正在发展成为大规模作战。”

仅仅两天以前，麦克阿瑟还提出四个师足够用，现在他却把数字翻了一番。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法摆脱这种基本战略数字：如果满足麦克阿瑟的所有要求，美国陆军将全部投到朝鲜作战，而西欧和美洲大陆就不会有任何士兵进行防守。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无可奈何。朝鲜的困境被麦克阿瑟描述得如此严重，以致参谋长们认为除替他尽量搜罗兵员，并尽快空运到朝鲜以外，别无选择。

他们首先从总预备队中调出了那些通常训练新兵、后备役军人和应征者的技术军官和未授军衔的军官。军方称这些人为干部，他们是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兵并使他们作好战斗准备的军人。从6月25日至7月25日的一个月里，总预备队的数量从14万人下降到9万人，甚至连这一数字也保不住。在战略预备队中尚存的9万人中，15000人负责整个部队的基本维修和文职工作，因此，满足麦克阿瑟的要求，意味着从总预备队中抽调大约半数战斗部队和支援部队。

解决国内无人防守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征兵制。不过，各兵役局已有18个月未征集任何人服现役，但他们还是将刚满18岁的年轻人登记入册。现在国防部下令征兵：9月征兵5万，10月5万，11月7万。海军陆战队征召了

47000名，海军39000名。国防部还雇佣了23万平民从事原先军人担任的工作。

尽管资产阶级两大政党，在口头上支持杜鲁门政府进行侵朝战争，但青年人却不愿意充当炮灰。兵役局局长刘易斯·赫尔希少将简明扼要他说：“人人想离去，没人想进来。”国民警卫队队员和后备役军人的怨气最大，他们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已经做丈夫和父亲了。他们质问，为什么他们还要替年轻人打仗？青年人也千方百计逃避征兵。一些人加入了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打算逃避动员。另一些人在仲夏突然决定报考大学，他们知道兵役局大多不会打断他们的学习。

但是，杜鲁门认识到，军方需要的远非为数不多的应征人员和划归联邦政府调遣的后备投人员；鉴于未来几个月美国面临的局面难以料及，因此国家必须纳入战时轨道。7月19日，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令人瞠目的咨文。他要求100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拨款，他希望取消200万军事人员的限额，授权他向面临困难的“盟军”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执行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经济和采购计划，增加税收用于支付国防费用，以及允许政府“心照不宣地控制战略工业”。

对于总统的咨文，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共和党人先于民主党人迫不及待地给予杜鲁门总统赢得朝鲜战争时间时所需要的一切。”几天之内，杜鲁门得到了110亿美元，比他要求的还多。五角大楼被授权把男女军人的总数增至320万。对此，美国人民激烈反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表示强烈地不满。新当选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在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中概括了全国的情绪。他说道：“朝鲜将作为民主的屠宰场或者是侵略者的坟墓而载入史册！”

为着了解朝鲜战场的需求，奉杜鲁门之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特派柯林斯和范登堡两位将军，前赴东京美国远产军司令部了解情况。麦克阿瑟再次向这两位“特使”强调，他不仅需大量的增援部队，而且要快。他说：“失利以及延误取胜的程度，将直接取决于美国派遣增援部队的速度。”他的见解是：

“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关键。调遣部队的速度将衡量打击的力量。应该承认，我们在这里运气不佳，但是长期的经验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起作用的往往取决于如何打坏牌而不是好牌。”

这位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在滔滔不绝的讲话中，还表露出超越杜鲁门和“联合国”的指示权限——驱逐北朝鲜军队，并且在南朝鲜恢复和平——的意图。根据会谈记录：“他希望摧毁北朝鲜，切断一切可能来自满洲和中国的救援——他断定共产党会倾力增援。但是他同样相信，只要采取中等程度的轰炸就能制止增援。他确信此时苏联人不会介入战争，尽管他认为暗地里将进行最大限度的准备。”

“我将在北朝鲜阻止他们，”麦克阿瑟对两位将军“特使”说，“我为朝鲜设想了一个置敌于死地的办法。满洲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与朝鲜之间的唯一通道有许多隧道和桥梁。我认为，在这里只要使用一颗原子弹，就够他们修上六个月。”

柯林斯将军询问什么时候麦克阿瑟可以发起反攻，完成这些行动以后在朝鲜需要保留多少部队。

尽管麦克阿瑟认为一旦三个师到达可以“稳定”战局，但他还是说无法

确切地回答。他反复强调他全歼北朝鲜陆军的意图。他说：

“一旦前线稳定，我就向北朝鲜渗透，对北朝鲜部队的任何后撤紧追不舍。为了进行一次两栖作战，我们将需要增援。

“我志在摧毁而不是击退北朝鲜的力量。我也许有必要占领朝鲜全境。采取上述行动之后的问题是重建和统一朝鲜。”

然而，麦克阿瑟的狂言，在不畏强暴的朝鲜人民面前又破产了，就在这位美国五星上将说大话的同时，美国陆军在朝鲜战场上又经受了一次惨痛的失败。

在金日成元帅7月8日广播演说精神的鼓舞下，西线人民军主力在全义、广亭里、乌致院地区击溃顽强抵抗的美军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7月13日进入了锦江右岸。同时，在它的左翼作战的另一支人民军联合部队，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7月13日解放了清州。

面对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攻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为了统一各部队的行动，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第八集团军在迟滞敌人前进，确保现在的防线，稳定战局的同时，要为以后发动攻势集结必要的兵力。”

“第二十四师要阻止敌人向锦江以南地区前进。第二十五师要援助正在中央公路正面担任防御的韩国军队。另外，要以一个营警备延日机场及浦项洞。”

沃克中将的意图显然是要在锦江—小白山脉一线，阻止北朝鲜军队南下。而且考虑，命令目前正在横滨乘船的第一骑兵师于7月18日在浦项洞登陆，增援已“半身不遂”的第二十四师。

吃了败仗往南溃退的敌人，他们根据沃克的命令，在锦江左岸和清州以南地区加强防御，企图固守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据点、政治行政中心——大田，利用锦江这道天然屏障，迟滞人民军的前进。

锦江是朝鲜西南部的一条大江，发源于小白山脉西坡，向西南、流至群山港附近注入黄海的群山湾。长401公里，流域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锦江也称大田的外壕，河宽达300至500米，水流宽一般为70至100米，多沙洲，水深2至5米，流速每小时5至10公里。

为了确保这一天然防线，迪安将军在7月8日的天安战斗过程中，就曾企图把锦江一线作为“不撤退线”，考虑调动“精锐的第十九团”，并集中第二十四师的全部兵力在锦江一线阻止北朝鲜军队。可是，由于将军所依靠的第二十一团在车岭山地区的战斗中丧失了战斗力，因而全师可使用的兵力，仅剩下了3个营，人员减到11440人。该师海运到朝鲜时为15965人，经过一个星期的“迟滞行动”，就损失了兵员4525人。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迪安将军便认为，在锦江一线阻止敌人虽希望不大，可是还有锦江这道天然屏障，大概可以坚持几天；河岸一旦失守，就一面保持与京釜公路正面部队及公州公路正面部队的联系，一面向大田实施向心退却，在大田争取几天时间，等待第一骑兵师来援。但是，第八集团军的命令规定不准让敌人进至锦江以南，并且考虑到官兵们的心理，迪安将军在表面上仍然强调不再从锦江后退了，只是向各团长暗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为了堵截人民军前进之路，迪安将军在7月12—13日深夜，指示工兵队爆破大坪里的锦南桥、新村的铁路桥，并且准备爆破锦江至大田的所有桥梁。各个团队在师的命令下，所有地区的民船自不必说，认为可以利用渡河的平

底船及筏子等一切器材，都烧掉或放流了。他们认为，这样，锦江就没有北朝鲜军可资利用的渡河器材了。

与此同时，7月12日下午，第三十四团由锦江北岸撤退之后，在代理团长瓦德林顿中校的指挥下，把在大田完成整编的第三营的三个连配备在公州正面的河岸。公州是百济的古都，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位于公州和大田之间的鸡龙山同智异山一样，是朝鲜的三大圣山之一。

迪安将军把第六十三野战炮兵营配置在三桥里，将弓形的河岸完全置于其火力控制之下；以阿伊莱斯中校的第一营为机动预备队，令其在龙城里待机。第三十四团团部设在风谷里。团的左翼由侦察连构成了警戒线，右翼配置了第十九团的情报侦察排，对河岸到处都可以进行严密的监视。三十四团利用河川采取了机动防御方式。在飞机的配合下，迪安将军妄图阻止朝鲜人民军渡河南进。

尽管美国空军飞机在战场上空不分昼夜地轮番轰炸，地上层层布防，但是，敌人没有阻止住人民军的前进。7月14日拂晓，在炮兵强有力的支援下，人民军在公州正面进行公开的示威渡河，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在两个侧翼同时开始了强渡。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登上彼岸，击溃了美军，解放了公州，并继续扩大战果，7月16日进入了论山以北。人民军完成渡河任务后，二面猛烈攻击在太平里顽抗的正面敌军，一面迅速迂回敌军两翼插进敌后，切断其退路，形成了包围圈。然后，人民军联合部队从正面、侧翼和背后同时猛攻敌人，只用了三四个小时就完全消灭了防守在对岸的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步兵团的主力部队，毙伤俘敌1700多人。

这时候，主攻方面右翼的一支人民军联合部队，沿着西海岸地区挺进、占领了扶余地区；主攻方面右翼的另一支联合部队，在清州南部界线遇到李承晚第二军的顽抗，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锦江的防线被突破后，一面在清州南部地区顽抗，一面在大田地区集中美军第二十四师全部主力，增强了大田的防御力量。

大田这座城市是联结中部朝鲜和湖南、岭南地区的战略要地，是李承晚退出汉城后宣布的“临时首都”。当年，大田有人口13万，是南朝鲜的第六大商业城市，是忠清南道的道府所在地。该市位于小白山脉的西麓，距离汉城160公里，距离釜山200公里，是交通枢纽，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

金日成将军亲临前线，指挥了这次战役。他根据当时战局的发展，提出了消灭敌人的具体方针：“不等在清州方面进行激战的我军联合部队攻入大田南部，而使已经攻到论山界线的联合部队，在大田地区围歼敌军。”

遵照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方针，论山界线上的人民军联合部队，从7月18日开始向大田南方迂回挺进，他们背着1.5定量弹药、三昼夜的口粮和一两发迫击炮弹等，穿过敌人的警戒线，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小河川，秘密地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到大田附近的人民军第十八支队，利用19日黑夜和20日黎明，隐蔽地潜入大田南部和东南部敌后，切断了大田—锦山之间和大田—大丘之间的公路；另一支部队插进了大田西郊地区。与此同时，在大坪里渡过锦江的第三师，于7月19日解放了儒城，打进了大田西北地区。第二师攻进了大田北部地区。这样，在19日下午，人民军完全包围了敌人。

7月20日拂晓，人民军各部密切协同，对大田发起总攻。霎时间，枪弹横飞，硝烟弥漫，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渐渐顶不住了，妄图向东南突围，但退路已被切断。美第二十五师和骑兵第一师的增援，也被阻住。7月20日12

时，人民军攻克大田，美陆军第二十四师遭到惨败。7月21日，人民军越过小白山脉，大田战役胜利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敌军损失官兵32000余名，大炮220余门，坦克20余辆，汽车1300辆及其他技术装备，连上任仅有18天的少将师长迪安也当了人民军的俘虏。这是美国开始侵朝后，被俘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对于这次美军第二十四师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战役，杜鲁门总统掩盖真相，欺骗舆论，说它是“美国陆军史上光荣的一页”。麦克阿瑟也说，这是一场卓越的阻击战，打得巧妙勇敢。对于迪安将军的被俘，更是讳莫如深。为此，华盛顿当局还演了一出令人发笑的滑稽戏。迪安将军明明被人民军俘虏了，却说他“光荣战死”，并于1951年2月16日授予“这位死者”荣誉奖章。直到1953年9月4日，迪安将军过了三年的俘虏生活，敌我双方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时，真相才大白。

关于迪安将军被俘的经过，美国知名作家约瑟夫·格登在《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作了详细的笔录，现摘抄如下：

7月19日晚，大田周围——联合国军的主要防御地段——如此捉摸不定，以致迪安将军也承认说：“我甚至说不准大田西北的阵地是否还在我们手里，那时，指挥官们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大决定。”迪安说，在那混乱不堪的日子，一名经验丰富的中士就可以取代他指挥战斗。迪安离开他的指挥所，带几名助手悄悄溜进一座被遗弃的屋子里，倒地就睡，“鼻子吸进了在朝鲜谁也躲不掉的稻田腐土、泥墙、粪肥和污物散发的气味”，现在又夹带着弹壳散发出来的无烟火药的辛辣气味。

黎明前，附近的一阵轻武器射击声把他们惊醒，北朝鲜的坦克突进了城内。对于韩国士兵和不知所措、疲倦不堪、满城乱窜的美国士兵来说，结局是不言而喻的。迪安写道：“不足一个月前，这些士兵还大腹便便、兴高采烈地呆在占领军宿舍里，与日本女友消遣作乐，痛饮啤酒，仆人们把他们的靴子擦得精光锃亮。”

由于部队之间联络中断，步兵第三十四团指挥系统失灵，军官们不知道其他部队的位置；无人指挥少得可怜的反坦克炮还击在城里游动的北朝鲜坦克。联络时断时续，完全被北朝鲜人所左右。在一次极为可怕的战斗中，北朝鲜坦克隆隆地冲进一个院落，打死了那里的150名士兵中的大部分，并且毁坏了大部分装备。……顷刻间，大田城一片火海。

迪安此刻心情沉重，他认为“前进、后退”之类的术语不再具有诗一般的魅力。他和他的部队坚守了20天，已经疲惫不堪，代价惨重；他不得一次又一次地对士兵说，何时将要撤退，何时将要回来重新作战。他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中写道：“任何陆军军官经常得有一副铁石心肠。”“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把士兵派到你认为他们可能无法生还的地方去。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可当时你不得不用士兵的生命换取片刻喘息之机，这实在是一桩冷酷无情的差事。”

早晨6时30分，迪安发现自己处于“无用武之地”。第三十四团指挥部与属下两个营之间的联络中断；也不知道它翼侧的位置，以及整个战局进展如何。迪安使战干在单兵之间的原始水平上进行。他无力左右整个战斗，但是“或许我们还能对付几辆坦克。”他带领一名助手和一名朝鲜翻译前去寻找坦克。

甚至连这种微不足道的任务也失败了。迪安强行拉来一辆载有一门 75

毫米无后座力炮的卡车，指挥它向停在一个路口的两辆坦克射击。但四五发炮弹都打飞了。临近中午，迪安临时拼凑起来的反坦克炮队只剩下一发炮弹。炮手们惊慌失措之中，在 100 米的距离上也未命中目标。坦克掉转头，在距离迪安他们 20 米处隆隆驶过。迪安将军怒不可遏，他站立在大街上，用他仅有的一支 0.45 口径的手枪向坦克射击，他没有想一想，手枪是打不坏坦克的。他后来说：“这纯粹是当时气恼之极所致。”……

迪安的吉普车穿过短兵相接的厮杀着的兵士急驶，“它歪歪斜斜地绕过不能动弹的卡车……猛烈的火力网，这简直是地狱，它要把我们烧焦，尽管我们开得飞快”。司机拐弯不及，机枪、步枪子弹像雨点似地从两旁的建筑物上泼下来。拐弯谈何容易！他们奋为往前，指望能夺路逃命……

迪安吩咐吉普车和警卫车的司机们继续朝南开……他们又中了埋伏，人们纷纷跳下车，跌跌撞撞地跳入路边的沟渠隐蔽起来。他们终于安然无恙，并商量南去的道路。最后决定涉水过锦江，越过河对岸陡峭的山脊，一路向南。

他们遗弃了吉普车，背着一位重伤员，踏着松软的沙质上步行。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尽量悄悄地行进，以免惊动北朝鲜人。重伤员开始说胡话了；他把所有的水喝得一干二净，还嚷着口渴。

一次中途休息时，迪安觉得他听到他们附近的山脊一侧有流水声。他朝那个方向摸去，但是山坡很陡，他不由自主地滑下去，怎么也收不住脚。他纵身前扑，终于摔倒。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迪安醒来，浑身疼痛。他的肩肝骨摔断；头被划开一道口子。“一年前，我的腹部刚做过手术，现在剧痛难忍。”同行的人们也不知去向。迪安失去了知觉；醒来时看见一支北朝鲜巡逻队从他几码远的地方经过。他没被发现。黎明时分，他试图向南走，他遇见了掉队的斯坦利·泰伯中尉，他俩结伴，走了一天、两天、四天——迪安伤痛剧烈，已失去了时间概念——最后躲进一个南朝鲜人家里。迪安掏出 100 万元（合 110 美元），要这家人带路去大丘。可他们却找来一支北朝鲜巡逻队。

迪安和泰伯闻声夺门而出，隐藏在一块稻田里。迪安卧在稻田的泥地里，用胳膊肘匍匐爬近一条水渠。然后翻过水渠，爬进另一块稻田，泰伯没有紧随，后来作了俘虏。

在以后的 35 天里，迪安排徊在南朝鲜的山野之中，有时向老百姓讨点吃的，更多的是遭到拒绝，并且报告给北朝鲜人，有好几次，他靠攀爬峭岩才得以逃脱。

8 月 25 日，迪安终于厄运临头。两个男人自告奋勇带他越过战线，可是他们把他交给了北朝鲜人。迪安当了三年囚犯。但是，随着战争进入第二个月，沃克将军损失了主要战场指挥官，不过这只是他的第八集团军遇到的诸多麻烦之一罢了。

迪安将军 36 天的流窜生活，尝到了人间的艰苦。据他自己说：“在徘徊的 36 天内，共进餐 12 次。”平常，他的体重为 86 公斤，被抓住时已瘦成 58 公斤。

1953 年将军获释回国后，写了一本《迪安将军的故事》。这一部回忆录，成了一部畅销书，也成了美国侵朝的一部反面教材。

却说大田战役之后，李承晚的“临时首都”由大田迁至大丘，美国第八集团军各部队都已展开部署完毕。后续美军第二师、陆战队第一师的先头部

队也已到达。这时战局开始发生变化。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八章 继续向南方进军

七月太阳似火烧，朝鲜健儿称英豪；  
大田战役获大捷，高举红旗奏号角。

大田战役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朝鲜军民的斗志。

1950年7月23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向全军将士发出了继续进击的命令。

命令说：“在大田方面作战的人民军各部，于1950年7月20日12时突破美军地面部队与李承晚残余傀儡军的坚固防线，解放了敌人重要的军事战略据点与政治行政的中心——大田市。人民军各部在解放大田的战斗中，完全歼灭了美军第二十四师团与李承晚傀儡军第一师团及第七师团的残余部队，俘虏敌军数百名，缴获各种战利品极多。”

金日成在命令中表扬了功勋部队及其指挥员。他说：“在解放大田的战斗中，金雄、李勋、柳京洙、李权武等同志所指挥的部队，功勋卓著。我以军事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向在解放大田的战斗中发挥了为祖国与人民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和无限英勇而取得光辉胜利的人民军战士及指挥官致谢！”

命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他说：“光荣属于在为祖国统一独立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人民军官兵！光荣属于英勇的人民军队！要为从我国疆土上消灭并驱逐美军强盗而向前挺进！”

从6月底以来，北朝鲜人民军一直连续不断地进攻，逼迫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向朝鲜靴形半岛的尽头节节败退。战地记者们以详尽的笔墨报道着双方的较量。每天的报纸战局图上标明战线的黑线总是向南移动。英国《政治家报》载文猛烈抨击英国派遣一个1800人的旅团去朝鲜作战，它认为这“纯系胡来”。“美国应该承认败局已定，不要再向这个亚洲的无底洞倾注兵力。”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力量对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都给予极大的关注。

1950年7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将军，在回答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的问题中，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做了如下的综述：

马尼安问：阁下对朝鲜战争开始一个月以来的军事形势如何评价？

金日成答：朝鲜人民不愿意有这一场战争，朝鲜的民主力量一贯为我国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朝鲜反动派在朝鲜发动了同族相争的内战。人民军在汉城缴获的文件，完全证明李承晚军队所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国驻汉城军事使团的指使下，在很早以前就准备好了的。众所周知，当美帝国主义者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要侵略朝鲜以外的国家。挑动朝鲜同族相争的内战，对于美帝国主义者不仅是为了寻找武装侵略朝鲜的藉口，而且是为了在亚洲其他地区实行美国的侵略政策。至于反人民的李承晚卖国集团发动战争的企图，则在于奉行美国主子的指示，梦想以战争来解救他们的危机，巩固其日益崩溃的处境。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发动战争，过低估计了朝鲜人民的力量。但朝鲜人民军队在全国人民和游击队的积极支持下，仅一个月的战斗，就解放了南朝鲜3/4的土地，歼灭了李承晚傀儡军与在南朝鲜登陆的大部美军，完全消灭了美军第二十四师，现正胜利地继续进击。

马尼安问：阁下认为朝鲜的战争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金日成答：假如没有外国的武装干涉，那么，朝鲜的战争早已结束。无疑的，美国的侵略当然拖延着战争，我们并不认为很容易地取得胜利。但是，朝鲜人民有坚强的意志，不到把美国侵略者从我们国土上完全驱逐出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耐候，决不停止我们的战斗。

马尼安问：人民军战胜美帝国主义者武力的原因何在？

金日成答：人民军的胜利，首先由于它是为了正义的伟业，是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独立，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而战的。人民军的每个官兵都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体验过长期殖民地生活的朝鲜人民，绝不愿作美帝国主义者的奴隶。

人民军是在全朝鲜人民忠诚不渝的支援与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同情和声援下进行斗争的。这一切鼓舞着我们人民军队和全朝鲜人民，向完成英雄伟业之途迈进。

同时，我们人民军队具有充分的武装力量。这些就是人民军队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但是，与此相反，美国军队是为了奴役朝鲜人民，为了把朝鲜人民束缚于美国垄断资本家的统治之下。美国军队在朝鲜进行着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士兵是不需要的。所以他们在朝鲜不能很好地作战，一批一批地投降和被人民军队俘虏，这是不奇怪的。

马尼安问：由于美机的轰炸而遭受的损失，是否可能使战争的结果受到影响？朝鲜人民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怎么看？

金日成答：美机疯狂地轰炸朝鲜的城市与农村，屠杀着和平居民，野蛮地践踏了一般公认战争法规。它们轰炸时，从来不针对军事目标，而继续轰炸无防御的城市，残暴地轰炸住宅和建筑物，使居民无家可归，肆意地屠杀他们。美帝国主义以违反联合国宪章而通过的安理会的非法决定，来掩盖着自己的野蛮行为。他们使联合国的旗帜染上了朝鲜人民的鲜血。

美国对朝鲜的武装侵犯，是联合国历史上可耻的丑恶的一页。

帝国主义者暴露了它们的丑恶的真面目。假如过去还有人美国在朝鲜传播的所谓“人道主义”花言巧语所欺骗而存有幻想的话，今天的事实已足够使人们痛切地体验到美帝国主义者所谓“人道主义”是什么，并意味着什么。

但是，美国侵犯者绝不能以其武力来征服朝鲜人民的胜利意志。相反，美帝国主义者兽性暴行，只能更加激起朝鲜人民对美国武装侵犯者的憎恨。这种野蛮暴行不但不能削弱为了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朝鲜人民的力量，相反地，将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力量。

马尼安问：阁下对现在全世界各国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而展开的国际性的运动如何评价？

金日成答：全世界进步的人民，都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为表示愤慨。我们听到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亿万人民要美国“退出朝鲜”的呼声，这一伟大的国际声援鼓舞着朝鲜人民，并给他们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的斗争增加了新的力量。

的确，美军在朝鲜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一位美国战地记者，曾引述他同美第二十四师一位士兵的谈话，进一步揭穿了杜鲁门所谓“警察行动”的谎言：

士兵：我不懂，他们所说的什么警察行动。只是警察行动！有警察？有强盗？这是什么警察行动？

记者：军官们没有对你们解释吗？

士兵：没有，他们不会和我们谈这些，他们只会驱使我们流血卖命。

一个美国随军牧师，也用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描述了被占领区的人民对美军的印象。他说：“在被占领地人们的眼睛里，美国士兵都是一些既可悲又可憎的人，他们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喝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船回国。”这样一支军队，被驱赶到反人民的不义之战的战场上，遭到像美第二十四师那样的惨败，是不难想象的。

大田战役之后，人民军又奉命发起第四次战役。美军为了在南朝鲜中部和东部战线山区阻止人民军向大丘和釜山方面进攻，特别在洛东江北岸的重要据点——咸昌、礼泉、安东等地区加强了防务。敌人在中部战线部署了美军骑兵一师、美第二十五师和美第二十四师的残余部队，同时把在清州南地区被人民军击溃的李承晚的第二军调到中部和东部战线，在这些地区几乎集中了李承晚的全部兵力，增大了防御的密度。当时双方的兵力几乎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而且一个拥有 2000 人的美国陆战旅和英国旅正开赴战场。南朝鲜通过强行征兵又重新组建起一支约 45000 人的军队。

为了保住南方重要的海上通道，沃克打算在南端的釜山港的周围地区建立一条防线并坚决固守。通过这里，他的部队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人员和装备补充，他甚至“可以把整个朝鲜都让给北朝鲜人民军”，唯独死死不放这块仅有 5000 平方英里、被称为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地区。7 月 31 日晚至 8 月 1 日，第八集团军最后一批部队撤过洛东江并沿南岸掘壕据守，从此揭开了釜山防御圈保卫战的序幕。第八集团军拼死固守釜山防御圈达 45 天之久，双方都伤亡惨重。人民军对釜山的围困持续到 9 月中旬，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实施登陆，才扭转了战局。

沃克将军的主要目标是坚守釜山及其周围地域。地形决定了固守的合理战线：从洛东江向东至日本海约 50 英里宽，纵深约 100 英里。洛东江蜿蜒曲折，宛如一条蟒蛇盘卧在半岛，地势十分雄伟。

洛东江是朝鲜的第二大河，河宽约 400 至 800 米，流水部位从 200 米至 400 米间变化不定，水深达 2 米以上。然而沙洲很多，特别是这一年的梅雨季节无雨，所以渡口附近毫无例外地都能徒步涉过。一般是西面山高坡陡，东岸多为 100 米至 200 米的丘陵，宽达 4 至 8 公里，连接岭南山脉，给防御者提供了良好的地形。在沃克看来，洛东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保护着 3/4 的釜山防御圈。因此他决心在这里固守。

人民军最高司令分析了上述情况后，提出了第四次战役方针：“击溃永同、咸昌、安东地区的敌军防御部队，解放洛东江以北和以西广大地区并且迅速抢渡洛东江，为最终消灭敌人而创造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个作战方针，前线司令部从 7 月 21 日发起第四次战役，把主攻方向放在金泉和大丘方面，从这个方向加以全线打击和侧翼打击。

这个时期，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亲自到忠州南部水安浦界线的前线司令部指挥作战。在这里，金日成根据前线的具体情况，指出了正确地执行最高司令部战略和作战方针的措施。金日成对中部战线各人民军联合部队指出，不应当只沿着大公路追击敌人，而应该同时大胆地利用山路，迂回到敌

人的侧翼和后方，围歼敌人，进而加快进攻速度，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猛烈地追击敌人。同时指出，要加强各兵种和部队间的协作，正确地利用炮兵，改进侦察与通信工作，加强夜间作战活动，尤其要加强部队内部的党的政治工作，使部队经常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

在金日成的直接指挥下，在西线担任主攻任务的人民军各部队，同在清州和报恩一带击溃敌军南下的部队相配合，于7月24日到29日期间，在永同、黄涧一带击溃顽抗的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十五师，并乘胜追击敌人到了金泉界线。

敌人企图在金泉西北秋风岭一带进行固守顽抗。鉴于这种情况，人民军主力一部沿大田至大丘间的公路向秋风岭挺进，给敌人以正面攻击；另一支部队从敌军兵力较弱的南部地区迂回挺进，经过永同、茂朱一带向金泉东南方向进攻。在主力部队前面行动的坦克部队的侦察队，在夜里突袭消灭了在秋风岭上的美军骑兵第一师直属部队的指挥部，打乱了敌军指挥系统，为主力部队突破秋风岭创造了有利条件。

突破秋风岭之后，人民军从西翼包抄前进，围歼了金泉地区的敌军，于8月2日解放了金泉。与此同时，另一支人民军主力部队，粉碎了在锦山、镇安、安义和居昌等地顽抗的敌军，于8月3日解放了陕川。沿着西海岸向西南方面迂回进攻的人民军联合部队，击溃了李承晚的残余部队，以每天30公里到35公里的速度，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解放了广大的湖南地区，于7月31日攻入了晋州东部地区。

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为了使在咸昌北部地区同敌人激战的人民军联合部队迅速扩大战果，任命金光侠将军为这支联合部队的指挥官。这支部队经过刃日和28日两天的激战，击退了敌人的反冲锋，并同右翼部队紧密配合转入了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于8月1日解放了咸昌，8月3日进入了洛东江右岸。与此同时，人民军第十二步兵师团，于7月30日和31日两天大胆地穿插，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并向北部、东部和西部展开猛攻，包围了敌军，杀伤和俘虏了2000多名敌军官兵，于8月1日黎明解放了安东。敌人丧失了广大的湖南地区和洛东江右岸重要防御地带，开始了垂死的挣扎。他们命令一部分前卫部队坚守洛东江右岸一部分有利地点，一面加强了洛东江左岸的防御。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急令美军第二师于7月30日在釜山登陆，增强了西部战线的兵力。这样，敌人以美军四个师和伪军七个师团的兵力，在狭小的洛东江对岸构成了坚固的防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军各联合部队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为了迅速渡过洛东江，在大丘和釜山的狭小地区全歼敌人，在整个战线上开始了猛攻。从主攻方向前进的人民军，于8月8日渡过了洛东江，击溃了在对岸顽抗的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美军第二十五师，于8月15日挺进到倭馆地区。从主攻方向右翼高灵地区进攻的人民军，于8月11日渡过洛东江，8月14日到达了玄风地区。陕川地区人民军8月6日迅速渡过洛东江，突破美第二师的顽强防御，8月11日攻占了灵山西部地区。晋州方面的人民军联合部队，冲破美军第二十五师的阻力，于6月7日到达了咸安、马山西部地区。

马山位于釜山以西45公里的马山湾的最里面，人口15万，是座商港城市，是通往釜山的门户。当时一家日本报纸介绍说：“如果将釜山比作东京，那么马山就相当于小田原。马山——晋州地区，一向是在野党的天下，即便现在，事件之多，仅次于汉城地区。这次战争期间，居民反美容共的倾向也

很突出，成了非正规战和谋策的温床。”

7月30日，“联合国军”主力从金泉到盈德进行激烈战斗时，由于晋州危急，所以釜山门户马山的防御成了燃眉之急。据沃克将军追述，当肯定马山正面为北朝鲜劲旅第六师时，他确信：“马山地区防御成败是决定集团军命运的关键。”将军判断：“敷衍搪塞的办法不能对付此种危机。”他决心于8月1日将第二十五师调到马山正面，并把整个战线撤退到洛东江一线。美国军事评论家称赞这个决心说：“沃克将军和他的参谋们，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最重要的情报资料的估计，做出了判断，下定了决心，并付诸了实施。”

人民军长驱直入，摧毁了美、李军的一道道防线。7月29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赶到美第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的尚州，向全师各级军官发表了“就地死守”的讲话。他说：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争取时间的战争。不能再后退、后撤或调整阵地以及可以想象出来的任何措施。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各部队必须反击，使北朝鲜人陷于混乱状态。不能有敦刻尔克的再版，也不能有巴丹的再版；退守釜山会使那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屠场之一。”

“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被北朝鲜人俘虏比战死更糟糕。我们将同生死共患难。谁丢失阵地，谁就将对数千名同伴的罹难负责。”

“我要求你们把这一命令传达到全师所有的人。我希望人人都明白，我们决不后退，我们必胜。”

沃克认为，无论如何要坚守洛东江防线，把它称之为“最后一道防线”。这条防线南北约160公里，东西约80公里。北面从倭馆起至盈德，西面沿洛东江主流至与南江汇合处的甫长镇。美、李军利用西面的洛东江主流和北面的高地群，紧急构筑了尽可能坚固的阵地。双方在这里交战的兵力达17万以上。

为了确保这条防线，8月4日，美军把洛东江的桥梁全部炸毁，所有的敌人都龟缩在这块大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地带，妄图死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靠近釜山的地方，从蔚山东北的瑞洞里，经榆川以及西面武安里到马山高地，又构筑一道防线，以备洛东江防线被突破之后的防御。

敌人虽然费尽了心机，但是这条被称之为“铜墙铁壁”的天然屏障还是被突破了。8月8日，人民军各兵团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强渡洛东江，并重创美骑一师和步兵二十五师。人民军第二军团沿东海岸推进至浦项，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为了把北朝鲜人赶回洛东江，沃克动用了新增援的海军陆战队，8月17日上午8时，在炮兵射击和空中轰炸未能有效摧毁北朝鲜人民军阵地的进攻的情况下，陆战队开始进攻。美国《时代》记者詹姆斯·贝尔目睹了陆战队向被称为无名高地的山头运动。他在一篇《战地记实》中写了如下的文字：

“他们（美国陆战队）沿着光秃秃的山坡向上运动时，死神始终伴随着他们。进攻道路上，不断有士兵倒下。看来已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光荣永远

---

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5—6月，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军部队约30余万人，从这里乘军船和数百只民船陆续撤往英国。

巴丹是菲律宾吕宋岛中部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麦克阿瑟统率的美菲军战败，7万名军队向日军投降或被俘。1942年4月9日，这批战俘在日军的命令下，自巴丹半岛南端的马里韦斯出发，强行军100多公里，最后到达奥唐奈集中营。由于饥饿、虐待，约有7000至1万人死于途中。

属于我们见到的最英勇的士兵，进攻未被打退。伤亡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进攻部队始终没有后退。向前运动，受阻，起来，继续向前冲击。

“旅长爱德华·格雷格将军站在山谷的一条道路上观察着部队的进攻行动。他举着望远镜时，双手在颤抖，他说：‘我从未见过士兵们这样奋不顾身。’，‘赤色部队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居高临下地向进攻部队射击达半个小时。陆战队撤下来，又冲上去，手榴弹从山上向他们飞来，只得义退下来。救护人员带领南朝鲜担架队员从战场后方绕上去寻找伤员，《时代》周刊记者询问一位陆战队队员是否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回答说：‘没有，我也不希望参加这场朝鲜战争。’”

一个名叫迈克·欣卡的美军少尉，奉命率领一个排夺取 109 高地。他们刚一运动，就受到附近两座山头人民军机枪交叉火力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临近中午时，全排只剩下 15 人。后来的景况，愈来愈糟。这位少尉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弹药告急，伤亡惨重，只能隐蔽在北朝鲜人挖的浅壕里，因此我决定撤退，直至我们左侧的火力被压制。我下令带上所有的伤员和武器撤退。大约向山下走了 3/4 的路程时，到达了隐蔽地带，我命令士兵们就地转入防御。当时全排只有 6 名士兵还能战斗。

“我决定从原路折回，察看是否还有伤员被遗漏。我摸回阵地时（109 高地的峰顶），发现一名受伤的陆战队员躺在两名阵亡士兵的中间。我抓住他，把他拖出散兵坑，这时，一颗子弹击中我的下巴，鲜血直往喉咙里灌，连气都喘不过来。

“我朝着山坡往上爬的东方人扔去一颗手榴弹，不等爆炸就转过身去，拽住那位陆战队员的胳膊往山下跑。又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右臂，在于弹冲力的推动下，我顺着山势滚了好长一段距离才停下来。……战争啊，残酷！残酷啊，战争！”

朝鲜人民军以非凡的勇敢，给了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集团以沉重的打击。在 7 月 21 日至 8 月 20 日的第四次战役中，杀伤和俘虏了 34400 多敌人，把美、李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区，解放了南朝鲜 90% 以上的地区和 92% 以上的人口。解放了的南半部，根据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7 月 4 日的政令，实行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九个道、108 个郡、1186 个面、13654 个里（洞）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根据朝鲜内阁 8 月 19 日的决定，在南半部实行了同北半部相同的劳动法令，采取了教育、文化等民主化的措施。

朝鲜人民军以洛东江战役的胜利迎来了 8 月 15 日祖国解放 5 周年的光辉节日。“八·一五”头一天晚上，平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在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长篇报告。他雄心勃勃地向全军发出命令：要使 8 月成为完全解放朝鲜国土的月份，号召人民军继续向前。8 月 31 日，人民军发起反攻以来的第五次战役，即釜山战役。

虽然人民军以顽强的毅力，突破了洛东江敌人的防线，先遣部队打到了北纬 35 度线上；但是，随着战线向南方移动，补给线急剧延长。海岸线的防御任务加重，还要顶住敌人的“空中压力”，保证前线有充足的军需供应，困难越来越多，难以承受战局的旷日持久。特别是随着美军不断增多，李承晚集团的军队不断扩大，双方力量逐渐发生变化，战局形成胶着状态。

8 月，阳光毒热，有时天朗气爽，有时乌云滚滚，霍雨连天，人民军继续向南推进。然而，在“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经过一个多月的

远距离作战，连续不断地消耗和疲劳，加之美军使用了 89 毫米火箭筒和凝固汽油弹等新兵器，使 T-34 型坦克失去魔力，所以人民军进攻冲击力量显著下降，但士气还是旺盛的。

据日本朝鲜战争研究会战后的调查，从开战到 7 月为止，北朝鲜军队的损失已达 5.8 万人，火炮类的装备数减少到三分之一以下，开战时的 150 辆坦克减少到 40 辆以下。8 月 5 日前后，第一线的 11 个师，兵员只有 6.9 万。到 8 月上旬，“联合国军”与北朝鲜军队的比例为 2:1，如果加上空军、炮兵、坦克、补给力量，特别是炮弹的数量，“联合国军”已占绝对优势。

然而，当时的战局是，北朝鲜军队在一味地向前压，“联合国军”忙于固守釜山防御圈。因此，北朝鲜军队的后勤供应线，随着战线的南下而延伸，已长达 300 公里。而且，在美军的封锁下，当初计划的海上输送已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全部依赖陆上交通。可是，朝鲜半岛的交通网，在汉城形成蜂腰部，从平壤运出的补给品，和在清津、元山卸船的补给品都必须通过汉城。因此汉江桥就成了美国空军的重要目标。结果是炸了再修，修了再炸。

美方掌握制空权，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沃克将军回忆说：“釜山防御圈的固守成功，多亏了海、空军的支援。我坦率地说，没有他们的支援，第八集团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守住釜山。”据美国军方披露，1950 年 7 月，“近接支援”出动飞机为 4346 架次。而 8 月增加到 7028 架次，9 月为 6219 架次。对每个师出动支援飞机的架次，比在誉为世纪大战役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布雷德利集团军的各师所得到的支援飞机架次还多。7 月 30 日，美第五航空队拥有战斗机 890 架，其中 F-80 喷气战斗机 626 架，F-51 野马式战斗机 264 架。

美国空军近接支援效果最显著的是对北朝鲜坦克的攻击。驾驶员通常使用 130 毫米火箭弹，根据他们的报告，用火箭弹击毁的坦克数相当于用凝固汽油弹烧毁的 10 倍。然而，根据战后调查，用凝固汽油弹烧毁的坦克多达火箭弹击毁坦克数的 3 倍。如后所述，在朝鲜战争中，最有效的反坦克手段是空军用凝固汽油弹的攻击。装入 110 加仑凝固汽油的凝固汽油弹燃烧时间为 20 秒，可使 45 平方米的地域内起火燃烧。凝固汽油弹不是靠它的火焰烧毁坦克，而是烧毁橡胶制的诱导轮，引爆装载的弹药或使油料起火。

战略轰炸由 B-29 和 B-26 等飞机进行，对平壤调车场和兵工厂、罗津码头、元山炼油厂、兴南合成化学工厂、城津的钢铁厂、镇南浦铝厂等，造成了严重破坏。从 7 月 30 日至 9 月 19 日，美机共投下 1761 吨炸弹，基本上摧毁了北朝鲜的军工生产机构。

封锁作战主要是对以下三条封锁线上的桥梁、调车场等 32 个目标进行的。第一条线为新安州—平壤—元山，第二条线为汶山里—汉城—春川—注文津，第三条线为汉城—乌致院—原州—三涉之线。第五航空队投入力量最大的是平壤、汉城、元山等九大调车场和成为咽喉的汉江桥梁。这些封锁是昼夜不间断地进行，对汉江桥共使用 B-29 轰炸机 86 架次，投弹 643 吨。据美国空军参谋部报告，7 月份为实施封锁共出动飞机 2500 架次，仅汉城以南就炸坏桥梁 280 座，车辆 1435 辆。

而且，自从第五战役开始以来，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投入的

兵力也愈来愈多。8月29日英军第二十七旅登陆，8月30日美军独立第五师团登陆。此外，敌人还运入大批兵力，补充在先前的战斗中遭到打击的美军各师团。与此同时，李承晚集团也在疯狂抓丁抓兵，组织新的兵团。

这样，敌人在狭小的洛东江战线集中布置了5个师和1个独立团的美、英兵力和8个师的傀儡军兵力。在西部凭借洛东江，在东部凭借从倭馆到浦项的庆尚山脉，企图扼制人民军的进攻。美国飞机疯狂进行所谓“全天候的24小时轰炸”，战争进程愈来愈艰难了，从9月10日起，敌人以飞机和坦克为前导，开始转入反攻，人民军暂时转入防御。正是：

敌固釜山多用兵，

防御体系似铁城；

垂死挣扎用心险，

寻机进行大反攻。

欲知朝鲜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章 老谋深算

麦克视察南朝鲜，扭转战局苦谋算；  
仁川登陆施诡计，众说纷坛等着看。

为着扭转败局，早在汉城失守后，麦克阿瑟6月29日到南朝鲜视察前线时，就开始考虑仁川登陆的问题了，最初，他拟以美军骑一师在仁川附近登陆，从侧背攻击人民军的主力。

那天清晨，麦克阿瑟登上汉城南面的小山，看到眼前的汉城正被红色的火焰包围着，汉江桥遭到破坏，失去组织、被打散后退下来的南朝鲜士兵，“一面含着悲愤，一面随着凄惨的难民人流默默地南下”，在硝烟滚滚的山头上，麦克阿瑟不时地用望远镜了望四周。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座山上，在我脑子里描绘着能够对付现在绝望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投入美国陆军和转败为胜的唯一的战略机动——仁川登陆方案，并且分析了具体实施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这一设想，主要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经验。当时，在比岛的日本军队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美军受到了痛苦的考验。这个经验使麦克阿瑟深刻认识到，现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意义和价值。翌年，麦克阿瑟作为西太平洋军队司令官转入反攻。这次他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军队取得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创造了使自己军事力量向日本军队防守薄弱或没有防守的后方要地实施机动的战略，即蛙跳战法，开辟了通向吕宋岛的艰苦道路。他实际指挥的登陆作战达11次，都是迂回日本军队的侧翼，而从其背后登陆，一面将各地的日本军队变成散兵游勇，一面反复地实施反攻。

根据这个经验所产生的自信，“就可利用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敌人背后登陆，一举将其摧毁”。麦克阿瑟一回到东京，即向全军提出的作战方针是：“首先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进，然后，在仁川附近登陆，切断其补给线，南北策应，一举将其击破。”并着手进行仁川登陆的准备工作。当即命令其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研究登陆的具体地点。7月4日正式对驻屯关东地区的第一骑兵师下达了准备仁川登陆的命令。

当时，北朝鲜军事当局正在为预想不到的“联合国军”的迅速增援而感到困惑。因为7月中旬以后，大部队陆续从加利福尼亚各港口出航，英国、加拿大、土耳其、菲律宾和泰国等国正在进行派兵准备。如果美国本土军队到达，北朝鲜军队获胜的机会“将变得遥遥无期”。失去制空权和坦克威力的北朝鲜人民军，取胜的希望只有在来自美国本土的增援部队在釜山登陆之前夺取釜山。

北朝鲜军队最高司令部于7月中旬以预备队的三个师加强第一线，对正在永同至盈德之线防御的“联合国军”施加强大的压力，并将最精锐的两个师投入到被解放的湖南地区，迂回“联合国军”主力的左翼向釜山突进。北朝鲜军队获胜的关键已押在该迂回部队的突进速度上了。

作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看到第八集团军的艰苦战斗，开始感到以第八集团军的现有兵力难以保住釜山。仁川登陆的前提是确保釜山。只有保住釜山，在该正面上牵制住北朝鲜军队的主力，才能考虑仁川登陆。如果釜山被攻陷，北朝鲜军队就会将其全部兵力转用到仁川，进行各个击破。为此，麦克阿瑟决心增援第八集团军，并加紧仁川登陆的准备。

实际上，8月15日，麦克阿瑟就编成了登陆部队司令部，将预定隶属的部队，即美军第一陆战师、美第七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一部及其海军陆战队等已经纳入其指挥之下，8月12日得到美国陆军部的批准，于26日正式编成第十军，下令任命美驻远东军兼“联合国军”参谋长爱德华·M·阿尔蒙德将军为军长，仍兼任远东军参谋长职务。据说8月中旬的某一天，阿尔蒙德参谋长报告有关登陆部队作战的研究结果时，呈报说：“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决定登陆部队司令官的时候了。”麦克阿瑟凝视着阿尔蒙德并果断地回答说：“那就是你喽，参谋长职务不变。”

然而，阿尔蒙德将军很惊讶。他没有想到重要繁忙的参谋长能兼任被称为时代赌博的仁川登陆的指挥官。他陈述希望专心致力于参谋长职务，促使麦克阿瑟改变主意。但是这位远东军总司令好像没有想起另外具备统一指挥陆战师、陆军师和南朝鲜部队，能同空军与海军进行协调，促使其发挥整体威力，而且是忠于自己的将军。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指挥的熟练的军长和司令官们，大都已经年老退休了。

此时的阿尔蒙德将军，年方58岁，毕业于弗吉尼亚陆军军事研究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机枪营长而英勇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第九十二师师长在意大利战线荣立战功。战后，1946年11月任远东军副参谋长，1949年2月任远东军参谋长；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兼任随之创立的“联合国军”参谋长。据美陆军公开史料介绍，他不是大人物。其特征是灰白色的头发，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绿色眼睛，倔强的相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责任感很强，能率先承担困难，富有组织指挥能力，“是作为司令部首长最理想的人物”。

麦克阿瑟挑选的陆战师师长奥利弗·P·史密斯少将，是一位地道的陆战队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担任冰岛防卫军营长开始，历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第五陆战团团团长、图尔布（新不列颠岛西南端）作战时的第一陆战师的参谋长、佩累利岛作战时的该师副师长。战后，作为陆战军副司令官在华盛顿工作。但在这非常时期，被起用为陆战队中具有最高荣誉的第一陆战师师长。据陆战队公开史料介绍，史密斯的才能引人注目，特别是他的不屈不挠的气概，与众不同的努力及其性格，上上下下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史密斯的陆战队生活达33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像殉教者一样不断地追求陆战队“应有的理想”。作为指挥官，他属于深思熟虑后断然实行的类型。他是一位“俊才”，对懈怠和不执行命令的人绝不宽容。

且说华盛顿的军事首脑们，得知麦克阿瑟将军“指挥在背后登陆作战”的意图后，正在“稳步而顺利地支援其准备工作”；但当了解到麦克阿瑟正考虑把仁川作为登陆点时，“就突然开始面有难色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等人都反对在仁川登陆。他们的基本理由是：仁川距离釜山240公里，所以，在仁川登陆更加分散了本来就很少的“联合国军”的兵力；如果釜山保不住，接着仁川也要崩溃一口果使用第七师，日本毫无陆上防御兵力，在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和维持日本的治安方面，很可能发生问题。而且登陆作战用的舰船肯定不够，所以必须使用对第八集团军进行补给的船只；但万一作战失败，事态很难收拾。特别是认为仁川的地理、地形和海象方面的条件，完全不适于登陆作战。

作为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布雷德利主席不同意这一困难的孤注一掷的作

战，派遣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和空军代表爱德华中将前往东京，其目的是同麦克阿瑟协商将登陆点改为仁川以外易于登陆的地点。

柯林斯上将一行于8月20日从华盛顿出发，到达东京后立即进行私下协商。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他们在第一大厦六层的一间镶有墙板的会议室里开会，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为壮观”的一次高级军官们的聚会。当麦克阿瑟乘坐着他那辆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从他设在美国使馆内的私人官邸开到东京第一大厦的时候，他心中那层懊恼的阴影依然拂不掉。

战后，美军占领日本，麦克阿瑟选中东京第一大厦作为他的司令部驻地。这座以前曾是日本一家保险公司的大楼，外观雄伟。楼的对面是天皇皇宫的护城河，河水永远湛蓝清碧，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波光。这天，麦克阿瑟走下轿车，迈动着他的一双长腿走向楼门，登上专供这位总司令用的电梯。这中间，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仁川登陆”的问题。

麦克阿瑟一下电梯，他的高级作战参谋惠特尼少将便恭恭敬敬地迎上来，告诉他参加战略辩论会的各位将军都已经来到会议室了。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是谢尔曼海军上将、柯林斯上将和空军副参谋长爱德华中将；代表海军的有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和多伊尔海军上将；麦克阿瑟方面有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副参谋长希基将军和克拉克。拉夫纳将军、作战部长埃德温·怀特将军、登陆作战群司令詹姆斯·H·杜伊尔将军和几名参谋人员及一些专业军官。

会议在麦克阿瑟总司令致词后开始，先由作战部长怀特将军说明基本计划，接着转到海军方面说明存在的问题。海军方面的说明用了一个小时。九名专业军官分别陈述了一般敌情、气象、黄海的状况与进入仁川的水路、到达海岸的状况、登陆船队及其航海要领、登陆要领、舰炮火力支援、航空火力支援等计划上存在的问题。

这些说明的调子一般是悲观的，暗示仁川不适于作登陆点。海军方面认为仁川的主要问题是潮汐和地形。那里的潮水平均涨落差为20.7英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涨落差。但在决定登陆的那天，由于月相的关系，潮差将达32英尺左右。退潮时，几百年所淤积的泥滩向港外延伸达2英里多。随着潮汐的起伏，潮水冲过通向陆地的狭窄弯曲的“飞鱼峡”时，其速度每小时可达6海里。海军水雷专家说，“飞鱼峡”是布雷的天然场所，任何一艘船沉在那里都会阻塞这条航道。船只驶进海峡时，犹如驶入“死胡同”，船在那里无法掉头。一艘不堪使用的船只将阻碍整个船队。

第一次高潮将出现于早上6时59分，然而，两个小时以内潮水就会退去，致使攻击舰船将在泥泞的岸滩上搁浅，成为“共产党海岸炮兵的良好射击目标”。它们将搁浅至下一次高潮的到来，时间是下午7时19分，即日落前半小时。因而两栖部队冲过海峡航道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同时还要压制并占领由重兵防守、鸟瞰全港的令人胆寒的月尾岛，并要运进足以供应全天使用的补给品。

在夜间登陆的部队也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上陆部队要建立一个滩头，运进补给品，并建立防御阵地以顶住北朝鲜人的反击，直至下次早潮到来。海军不愿意让部队在市中心登陆，因为每一处码头、仓库和建筑物都可能是“北朝鲜人的抵抗据点”。由于必须用重炮猛轰月尾岛，因此在战术上将无法造成突然性。

主要登陆地点月尾岛和绿海滩是一条200码长的沙滩和石滩相间地段。

大陆上的红海滩和蓝海滩位于城区的两端，相距 4 英里，被“沉闷无趣的工业区”和码头撕裂开来，港口前面筑有倾斜的防波堤和高高的海堤。退潮时，红海滩看上去是一条 1000 英尺长的粘状、半流质的泥滩；在城区的另一端，蓝海滩前面是 4500 码长的泥滩，海堤高达 14 英尺。

在海军方面发言时，麦克阿瑟将军只质问了一次。他听这种说明实际上已是第 14 次了。说明完后，实施登陆作战的负责人，即登陆作战群司令官詹姆斯·杜伊尔海军少将，作为其结束语，一面表现出诚恳的样子，一面以劝告麦克阿瑟将军的语调说：“我认为仁川登陆不是不可能，但作为负责人却不能推荐。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随后，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慢条斯理地作结论似的说：“从海军的角度来看，仁川存在着不适合登陆作战的各种条件。”

接着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开始陈述他的意见。麦克阿瑟一边吸着烟斗，一边默默地听着。

“仁川距离釜山战场很远。因此，估计仁川登陆给位于洛东江畔敌人主力的直接影响很少。”柯林斯说，“如果以现在有限的兵力强行实施这一登陆作战，必须从目前正陷入敌人的重压而眼看就要被突破的第八集团军抽出陆战旅；如果那样做，第八集团军很可能就要崩溃。”

“另外，即使能够占领汉城，但如何同相距 260 公里的第八集团军进行配合，也是值得怀疑的。”为此，这位陆军参谋长建议：“停止在仁川登陆，改在群山登陆怎么样？群山距现在的战线很近，也没有像仁川那样的地形和海象方面的障碍。”

柯林斯上将还指出：“在仁川登陆会刺激中国，也许会成为使中国介入的起因；但在群山登陆，使他们产生厌恶的想法的可能性，估计是不会太大的。”

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立即表示同意柯林斯将军的群山登陆方案，并且像发牢骚似的说：“取消在危险的仁川登陆，改为在群山登陆的方案好。”

与会者发言结束后，麦克阿瑟将军站在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前，开始了他长达 45 分钟的“主旨演说”。用将军自己的话说，这是决定“拯救 10 万生命的演说”，因为，如果仅从釜山防御圈实施反攻，要想夺回南朝鲜，估计必须准备损失 10 万人。

麦克阿瑟这个演说，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暂时沉默着，整理自己的构思。我清楚地感觉到室内的气氛正在逐渐紧张起来。阿尔蒙德参谋长在椅子上动了动自己那不灵活的身体。他的窒息般的沉默面容，正符合当时的气氛。我感到清清楚楚地想起了以前我父亲说话时的声音：‘道格，所谓的战争会议，一犹豫不决就会产生败北主义’。”

“如果推翻刚才大家提出的各式各样不能实施的论点，就能取得奇袭的效果。因为，敌军司令部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进行挺而走险的作战。奇袭是战争中获取成功的最大因素。”麦克阿瑟以咄咄逼人的态势而且十分自信他说：“例如，1759 年蒙托卡穆侯爵认为在当时被城墙包围的魁北克，城南侧有峭立的河岸，任何军队也绝对不能攀登，因而在易于进攻的城北侧布设了强有力的防御阵地。可是，杰姆兹·沃尔夫将军率领的一支小部队，沿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爬上了南侧的悬崖。这样，沃尔夫在厄布拉哈姆平原战场上，几乎仅以奇袭的效果大获全胜。沃尔夫攻陷魁北克，事实是英、法结束了加拿大战争。同样，北朝鲜军队像蒙托卡穆一样，认为美军不可能在仁川

登陆。我就要像沃尔夫那样，以奇袭夺取仁川给人们看。”

“在有关潮汐、水位、地形和其他障碍方面，海军提出的难点，确实是严重的，很值得考虑。然而，最大难点也必定能够克服，我完全信赖海军。实际上，我比海军本身更相信海军。”麦克阿瑟继续说，“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在我指挥下参加过多次登陆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情况同仁川大体一样，困难的地方很多，所以我对海军的能力没有任何怀疑。”

“关于在群山登陆的提案，的确群山几乎没有仁川的那些困难，但在那里即使登上陆地，也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即使在那里登陆包围了敌人，但实际上没有形成包围、而且也没有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和破坏其物资堆积场，所以在这里登陆没有多大意义。”麦克阿瑟进一步指出，“也就是说，在群山登陆所进行的包围是‘不彻底的包围’，对战争毫无益处。如果那样做，还不如不进行侧背进攻好。即使在群山登陆，但结果是沃克集团军的左翼成了胶着状态。与其以这种拐弯抹角的、且要付出很大牺牲的方法增援第八集团军，不如将部队直接送到釜山更好。所以，我认为在群山登陆的方案是不可取的。”

“如果夺取仁川和汉城，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从北面截断朝鲜半岛南部，这是对敌人的重重一击。”麦克阿瑟满有把握他说，“敌人来自北方的主要补给线，都集中在汉城，并且从汉城运往战线各处。因此，如果控制住汉城，就能安全切断敌人的补给和后运渠道。这意味着能使现在正在进攻沃克的敌军部队的战斗力处于瘫痪状态。弹药和粮食的补给一中断，敌人会立即因手脚被束缚而开始溃乱，我军就可趁势举行反攻。”

“对于某些政治家过分强调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我不尽完全同意。”麦克阿瑟说，“目前，在欧洲的对抗还处在争吵阶段。但是，我们在这里已经拿起武器在战斗。如果我们在亚洲同共产主义战斗失败，下一步在欧洲就会出现重大危机；如果在此取得胜利，在欧洲也许不会发生战争，欧洲就可得到渴望长久的和平和自由。然而，万一我们在这里犯了闭门造车的致命的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决断，那就一切都完了。在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好像听到命运的秒针正在咔吱咔吱地计时的声音。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果敢地采取行动了。不这样的话，自由世界就只有等待死亡。”

“如果我判断错误，”麦克阿瑟再次强调说，“而且万一我陷于无力应付的防守地位，那我将……亲自将我们的部队在惨遭挫败以前撤下来。那时唯一的损失将只不过是个人职业上的名誉而已。但仁川之战不会失败。仁川之战必将取得胜利。它将挽救 10 万人的生命。”

麦克阿瑟的长篇发言结束之后，会议室里又恢复了寂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过了片刻，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像发牢骚似的站起来说：“谢谢，这是为了伟大的目的发出的伟大的声音。”接着，远东海军司令乔伊将军说：“我自己对仁川登陆的不安感消除了，大概是麦克阿瑟将军说服了我。或许只有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例外。大概与会的全体人员都同我的心情一样。”

然而，作为华盛顿来说，对仁川登陆方案仍然没有给予绝对的肯定。在 8 月 29 日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登陆地点仍然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但是，斟酌了麦克阿瑟的决心后，五角大楼向远东军下达了如下的指令。

“对朝鲜的西海岸做好以海上机动转用兵力的准备，而且同意这样进行。”

“登陆点是仁川好，还是仁川以南适于登陆的某个地点好？但仁川登陆

只限于在判明仁川附近的敌人没有充分防御准备的条件下进行。”

“再者，您作为远东军司令官，如果愿意在群山登陆后包围敌人的右翼，我们也同意做这方面的准备。”

“我们大家知道，代替的方案能最有效地利用发生的情况，要经常准备好。”

就在麦克阿瑟收到这个“模棱两可”的电报时，8月31日夜，北朝鲜人民军的9月攻势开始了。美国第八集团军到处遭到局部突破，局势突然变得难以预料。这时华盛顿和东京都出现了悲观的看法。有人预测：“沃克在釜山呆不住了。战局难以预测。”犹如热锅上蚂蚁的布雷德利，急忙于9月5日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封这样内容的电报：“根据战况，认为有必要对计划加以变更，但第八集团军的前途如何？”

麦克阿瑟翌日复电说：“没有必要改变计划。”同日又以文件确认了以前口头下达的仁川登陆命令，并且决定9月15日为登陆日。

然而，北朝鲜人民军在9月攻势中显示出的进攻力量远远超出华盛顿的预料。五角大楼担心在这样情况下，沃克能否参加反攻？沃克若不能适时参加反攻，仅以只有两个师的登陆部队能够击破集群而来的敌人大部队和占领汉城吗？万一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也没有进行增援的预备兵力。那时，就要吃有史以来的败仗。这样考虑的华盛顿军事首脑深为苦恼。决心已定的参谋长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于9月7日立即发了如下内容的电报：“由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将全部问题恢复原状，重新加以研究，究竟有多大把握还能那样坚持在仁川登陆呢？”

在关键时刻华盛顿发来了这样的电报，麦克阿瑟对此十分愤慨，亲自起草了一份文字很长的复电：

关于作战的可能性，我丝毫没有不安。我确信完全有成功的希望。

我相信只有在仁川实施登陆，才能从敌人手中夺回主动权，是能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的唯一方法。

假如在仁川以外地区登陆，敌人在兵力和物资方面拥有比我们强的补给能力，所以能使用未被切断的补给线增强其兵力；相反，我们要继续进行难以预料的战争，逐渐消耗兵力，使战局陷入完全没有希望的地步。

然而，如果夺取仁川，敌人要在现在的战线上增强兵力是不可能的。

你们正在担心釜山防御目的防御，这决不会有危险。今后或许必须缩小战线；但已作好了防备这种事态的准备。我军绝对不会被从釜山周围赶出去。

另外，第八集团军从釜山防御图转入攻势的可能性也决不是没有。因为，如果从北方包围，加给釜山环形阵地的压力会立即得到缓和。只有在仁川实施登陆，才是釜山周围部队转入攻势的唯一方法。

而且从北方实施包围成功与否，不必要以第十军和第八集团军迅速配合作为条件。如果夺取汉城附近敌人补给系统中枢，就会完全瘫痪现在正在南方作战的北朝鲜军队主力的后勤补给，所以结果能使敌人陷入混乱。仁川登陆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就在这里。两部队迅速会合戏剧性地象征着敌人的全面崩溃，但这正是作战的要点。

再者，你们好像害怕登陆部队被各个击破，但不用为其担心。因为我们保持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各个部队完全能够独立行动和作战。我确信夹在两军之间的敌人，因后勤补给被切断和遭到南北夹击，必定会被彻底粉碎。

根据以上的理由，不能认为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改变原来的计划。我和我属下的各军司令官和参谋们，全部赞成这次作战，确信它能成功。对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电报发出后，麦克阿瑟仍放心不下，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突然停止这次开始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是毫无道理的。在这紧急时期，如果由于在距战场几万公里的本国有人突然胆怯起来这样的理由，眼看着失去将失败转变为胜利的这个黄金计划和千载难逢的战机，纵然主张停止这一计划的是总统，上帝会允许这样做吗？”

麦克阿瑟苦恼的一夜过去了，翌日收到了五角大楼发来的指令。简短的电文是：“大家同意你的计划，其精神已报告总统了。”这样，关于仁川登陆的长期争论就结束了。华盛顿未能改变麦克阿瑟将军的坚定的意志。时间是实施登陆的6天前，东京时间是9月9日。

由于仁川登陆计划关系重大，杜鲁门总统对此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批准之前，他曾派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和马修·邦克·李奇微陆军上将、拉里·诺斯塔德空军上将等军政要员前往东京，同麦克阿瑟商谈仁川登陆计划和同登陆有关的各方面的配合问题。这个班子，杜鲁门所以确定以哈里曼为主，是要对以军事行动为中心的政治、外交等方面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哈里曼当时是美国民主党非常活跃的知名的外交家。二次大战期间，他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熟知美苏关系发展的每一阶段的详细情况，对斯大林的性格和特点知之亦深。他曾随同罗斯福出席卡萨布兰卡、德黑兰、雅尔塔会议，随同杜鲁门出席波茨坦会议，具有丰富的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哈里曼一行，肯定了麦克阿瑟的登陆计划，充分讨论了政治外交方面的协同与配合问题。

仁川登陆计划被总统批准了。谁都明白，如果麦克阿瑟主张的仁川登陆方案获得成功，就能收到巨大战果；但这种成功是基于对“敌人兵力配备薄弱，敌人判断我军不会在这样地点登陆”的估计上的。假如万一北朝鲜军队在仁川进行设伏，这次登陆作战就会史无前例的以失败而告终。西方军事评论家们普遍认为，仁川登陆是一次赌博，是依靠麦克阿瑟的经验和灵感的赌博。

实际上，麦克阿瑟也知道这次作战是一场大赌博。关于这点乔伊舰队司令官回忆说：“麦克阿瑟完全知道这次作战是一场大赌博，他向我泄漏说：‘仁川登陆的取胜希望是非常渺茫的。然而，我：正在习惯于赌胜。’”欲知仁川登陆的详细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章 仁川登陆

仁川赌博获成功，麦克阿瑟扬“美名”；  
海空优势大发挥，南北夹击怵目惊。

既然仁川登陆的决定性根据，是以麦克阿瑟的所谓“北朝鲜军队没有将力量投入仁川防御”的灵感为前提的，美军就必须查清其情况。为此，侵朝美军司令部反复进行了大规模的航空侦察和地商间谍活动。随着登陆日期的逼近，入侵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不分昼夜地加紧进行。

作为制定和执行这一计划的主帅，麦克阿瑟所最关注的是，应以各种情报手段优先查知飞鱼航道的水雷及其经常的监视情况，月尾岛和仁川陡岸的防御设施与兵力部署。并要求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搜集有关潮汐、陡岸和卸载能力的技术情报。为测量陡岸的高度，以决定攀登仁川陡岸梯子的长度，特从美国国内召来了三名航空测地权威。

专家们以 RF—80 喷气式侦察机，以在周密计算的时间 4 次从 60 至 70 米高度拍摄的 210 张斜向照片为基础，加上其他来源的情报资料，决定了各种潮位时陡岸的高度。落潮后，从露出的泥土到陡岸高度是 5.3 米，但在满潮时只有二三米了。据以后的调查证明，这一测地的误差仅在 10 厘米以内。根据这一测地的结果，在日本神户制作了铝质和木制梯子，供陆战队用于开辟突击道路用。

在仁川登陆中，被称为“夜盗贼”的尤金·克拉克上尉，扮演了不寻常的角色。他将仁川海上的小岛作为搜索据点，派遣情报人员或亲自观察仁川港的泥沼情况和月尾岛，监视飞鱼航道。他不仅具有高超的航海技术，而且还具有“夜盗贼的勇敢沉着和北非沿海海盗的鉴别力”。

克拉克是一名由士兵逐步提拔起来的军官，他从澳大利亚到菲律宾参加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战后历任军用货船的航海长、通信长、炮长和舰长。由于长达 16 年的海上生活使他具有能判定登陆点适当与否和决定操舰方法的能力。1950 年 8 月 26 日，他被召至远东军总司令部秘密会议室，情报部首脑对其强调说：“仁川登陆华盛顿已经批准了，但情报不充分，必须潜入仁川港进行侦察，搞清楚敌情和地形。其侦察的成果是整个作战成功与否的关键。除了你以外，没有他人能完成这一任务。”克拉克上尉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命令。

就在这次代号为“特鲁迪·杰克逊”的行动中，他带领一位陆军上尉、三名美军士兵和两名朝鲜翻译，于 8 月 31 日上午 7 时在英国巡洋舰“牙买加号”掩护下，乘英国驱逐舰“博爱号”踏上了远征之途。这两艘军舰于 9 月 1 日上午 7 时到达仁川西南 30 海里的德秋岛海面上，在此乘换南朝鲜海军的 PC—703 号巡逻猎潜艇，进入永兴岛海面。一行人分乘李艇长用扩音器叫到跟前来的三只舢板，在碎石很多的海滩登陆了。

永兴岛像龟盖一样，直径 5 公里，是仁川港外北朝鲜军队还未进入的唯一的小岛。岛上居民 4000 人，克拉克选定小岛作为搜索据点。为了立足和便于开展侦察工作，克拉克集合了 14 岁到 18 岁的青少年约 150 人左右，定名为“青年团”，并选拔 40 人左右作为哨兵，警戒岛的周围。不久，得知退潮时大阜岛和这个岛似乎可以徒涉的情况，所以在徒涉点架设了两挺重机枪。将哨兵的勤务定为 8 小时的三班轮换制，发现任何小船接近该岛都要立即报告。

到黄昏之前，一切准备就绪。克拉克完成了征集、武装、训练“青年团”、设立岗哨、开设营地等工作后，将这些情况以无线电报告了东京。无线电是他唯一的依靠。因为，如果出现了麻烦的事情，就需要以无线电来求救。克拉克做好这一夜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精神准备，但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渔火继续闪烁着和平的亮光。

翌日晨，克拉克侦察小分队摸清了岛上的渔船共 24 只，只有 1 只装有发动机，船长 8 米，宽 3 米。克拉克决定利用这只船进行第一次侦察。这天他带了两个朝鲜翻译和几名岛上的青年，携带汤姆森防水枪、卡宾枪和手枪，向永兴岛北方 10 公里的大午衣岛海面驶去，目标是抓捕仁川附近的渔民。此时飞鱼航道的潮流非常湍急，高潮时每小时达 5—6 海里，所以他的机动船加到最大油门，逆流而上。以这样的速度，每小时只前进 5 海里。附近有几只帆船正在捕鱼，克拉克以神速的动作，在武器的威逼下，将捕获的三只渔船拴在一起，拖着返回了永兴岛据点。据渔民们供述，得知北朝鲜军队还没有敷设水雷。当晚，克拉克向东京麦克阿瑟司令部发出了第一号情报。

从第二天起，克拉克让几名“青年团”员跟随挑选的几个渔民同行，派往仁川至汉城地区进行侦察。有的小组负责查明月尾岛上火炮阵地的数量和位置，有的小组负责测定仁川港陡岸的高度，有的小组负责调查汉城市内的兵力、兵种和配置等情况。他在派遣这些密探时，经常为了同一目的而要派出两个以上小组的密探；在各组报告大体一致时，才作为情报处理。

在开始的前三天中，没有发生特别麻烦的事件，但从第四天夜里渐渐出现了麻烦。因为大阜岛上的北朝鲜军队好像有所觉察，每天晚上都派来侦察人员。而且，大阜岛上的北朝鲜人民军终于在 9 月 7 日夜里发起了进攻，双方进行了小规模激战。此时，克拉克发誓不当俘虏。因为他持有仁川登陆的机密情报，如果万一被俘，就很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他总是把自杀用的手榴弹挂在腰带上。自杀时手榴弹比手枪更加可靠。然而，在这之后，两岛之间再没有发生战斗。

不过，随着登陆日期的临近，克拉克的任务范围和紧迫性更增加了。他继续有组织地派遣“青年团”员搜集情报，连续向东京电发了如下情况：

- 在沿仁川码头陡岸的堑壕里，有朝鲜军队一个连。
- 在月尾岛原美国通信站附近，有高射炮二门。
- 在月尾岛西侧有机枪 4—5 挺，西南侧有机枪 2 挺。除在小月尾岛有大口径火炮 3 门外，在防波堤的突出部还有一门口径不明的火炮。
- 在月尾岛的塔式红色大型建筑物里，似乎是炮兵指挥所。
- 在小月尾岛上总共配置了 25 挺机枪和 5 门 120 毫米榴弹炮。
- 在月尾岛向海正面有海岸重炮 20 门，混凝土堑壕和坑道在岛上穿过。岛上兵力估计有 1000 人左右。除劳动人员外禁止出入。

另外，在 9 月 14 日以前，克拉克每天都要不断地抓捕飞鱼航道的渔船。因此，捕获的渔船累计达 30 只。永兴岛狭小的海岸，几乎被这些捕获的船只塞满了。克拉克还在大午衣岛附近抓捕了北朝鲜三名警察，并从他们身上获取了一些“有益的情报”。

9 月 10 日，克拉克乘机动船溯飞鱼航道而上，侦察航道无一标志的八尾岛灯塔，因为北朝鲜军队已将这个仁川港的灯塔熄灭了。上岛后，检查了无人的灯塔只是旋转反射镜用的电池被切断了，灯具没有毛病，这是法国制造的大型油燃式灯。克拉克知道稍微修理一下，就能点燃灯芯。他向东京报告

了八尾岛灯塔情况。电文说，登陆当夜如果需要，就能点燃灯芯。翌日晨收到了命令：“9月14日24时点燃灯芯。”

临近登陆的这天夜里，克拉克进行了最后的冒险。他要亲自去查明仁川港陡岸下的泥沼地情况。他利用黑夜驶进仁川海面，再乘小船到达了从潮水里突出来的泥沼地。他亲身测试的结果，大部分是齐腰深的泥沼，是无底的沼泽。按这种情况，全副武装人员不能通过。他迅速返回永兴岛，向东京发出了紧急电报：“仁川的泥沼地，军队和车辆难以通过。”

9月14日夜，克拉克在命令规定的时间即24时点燃了八尾岛灯塔。天明后，他看见大舰队正拥入仁川港，“麦金莱山号”两栖登陆舰停泊在附近。他知道自己的任务结束了。克拉克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我不知道登陆成功了，只知道‘麦金莱山号’到了。似乎是上帝的保佑。我经历了一生中的最大惊险。”他因此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

仁川登陆的成败决定于能否进行奇袭。然而，登陆企图及时间似乎是不能隐瞒的；剩下的只有隐蔽登陆点。为了隐蔽这一登陆海岸，麦克阿瑟他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和佯动，首先，作为日本投降书签字场所而出名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率领数艘驱逐舰于9月13日晨（仁川登陆两天前）出现在北朝鲜军队背后的要冲东海岸的三涉海面上，并且以其400毫米的巨炮开始炮击，以使北朝鲜人认为是登陆火力准备。向作为目标而选定的炮台、海岸阵地、铁路调车场和桥梁等集中发射大量炮弹。另外，“特里姆盖号”航空母舰和“海伦娜号”巡洋舰在炮击平壤的外港和镇南浦一带的同时，攻击清川江口的达阳岛，进行欺骗和心理作战。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对西海岸最适宜的登陆点群山实施了积极的佯动。第五航空队在9月5日至13日期间，以对仁川周围的轰炸完全相同的方法，对群山周围50公里以内的公路桥和铁路设施等目标，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而且9月12日夜，英国舰队组织美陆军上校路易斯指挥的美陆军袭击队和英国陆战袭击队在群山海滨登陆，进行以佯动为目的的战斗侦察。赋予袭击队的任务是：“于9月9日至14日期间，在群山登陆，收集情报，切断沿岸交通，妨碍北朝鲜军队对群山地区的增援。”

这次佯动，因撤离的时间较早，不能说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由于翌日晨第五航空队散发的劝告传单说“不久美英军将在群山登陆，海岸地区居民要向内地避难”，加之南朝鲜海军展开了积极的封锁、空袭和散布谣言等一连串欺骗佯动，使北朝鲜人民军不能不认为“群山登陆正在迫近”。这一推断的根据是，北朝鲜军队向群山加强兵力，并且加固了防御设施，但没有发现加强仁川防御的行动，而且后述的仁川附近的兵力与配置的情况和在仁川近郊堆放的弹药与物资器材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麦克阿瑟在隐蔽登陆点上费尽心机。“如要欺骗敌人，就要首先欺骗自己。”美国人正在利用一切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散布谣言，以掩盖他们在仁川登陆的目的。

9月14日，东京各报普遍援引了美联社13日的报道：“沃克将军说：‘我们不久就要放弃从持久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防御态势。我们将开始进攻。’”

华盛顿各报以“朝鲜战争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大标题登载了沃克将军的声明。国防部的负责人焦急地等待着“联合国军”转入反攻的时间，设想在10月15日为这个反攻开始的日子。

还有的报纸报道，“联合国军”在釜山和大丘地区正在逐步围集物资。这暗示着反攻的时间已临近。但华盛顿推断将军的意图是“他想为了在战斗未发生之前挫败北朝鲜军队退向三八线以北，力图再次发起进攻的企图，尽可能多地在现战线消灭北朝鲜军队后开始北进”。再者，军事专家们估计，在开始反攻的同时，“联合国军，’将会向北朝鲜军队阵地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很多人都认为，这一连串的报道，是说要在 10 月以后进行反攻；而且在反攻的同时，还将对北朝鲜军队的后方进行登陆作战，暗示登陆点好像在仁川。反攻日期宣传的是 10 月以后，隐瞒了 9 月 15 日登陆日期；并暗示仁川“像是登陆点”，反而会给人造成仁川不是登陆点的印象。

随着登陆日的逼近，麦克阿瑟亲良督导各项准备工作。为了孤立汉城、仁川地区，以舰载机从 9 月 4 日起展开了迟滞作战。目标是以仁川为中心半径 50 公里以内的道路、桥梁、隧道和调车场等交通隘口，轰炸机总队从 9 月 9 日开始，对铁路网进行破坏作战，每天以一个 B-29 联队轰炸元山至汉城铁路和平壤至汉城铁路上的车站，以另外两个联队轰炸铁路线。到 9 月 13 日以前，成功地炸毁了规定的 46 处目标。而且，在 9 月 14 日，登陆的前一天，以 60 架飞机轰炸了安州至兴南的主要调车场，切断了从北朝鲜地区通向汉城、仁川地区的铁路网。

风景优美的且尾岛是仁川的屏障。这是一座海拔 105 米的尖塔型小岛。全岛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夏季挤满了游泳和游览的市民。岛的北侧修建有大饭店和游泳池。由于月尾岛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这里的海上堡垒对登陆部队具有威胁性。所以在入侵的前两天，美国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满载着 9500 磅（每枚 150 磅重）的凝固汽油弹，猛烈地轰炸了月尾岛的临海地段，把岛上的地表面炸成了一片火海。翌日，9 月 14 日，又轮到海军出动，舰载攻击机把一颗颗炸弹投向海盗式飞机留下的浓烟滚滚的废墟瓦砾之中。

现在，入侵部队已万事俱备。拂晓时分，一支由 4 艘巡洋舰（两艘为英国人的）和 6 艘驱逐舰组成的“令人生畏”的舰队乘着高潮，浩浩荡荡地驶进通往仁川的飞鱼峡的咽喉部位，进入狭窄的海峡，希望能够吸引北朝鲜人民军的海岸炮火，并摧毁那些火炮，舰只驶进海峡时，太阳冲破了由薄雾和炊烟组成的膝陇烟疆。《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此刻正在美国的“罗彻斯特号”巡洋舰上观战，他觉得月尾岛“看上去像是一个野餐者的天堂，岛上草木青青，恬静安谧”。

然而，好景不长。美军再次轰炸了月尾岛，这次炮击持续了 75 分钟，把 1732 发炮弹倾泻在岛上——这刚好等于 1944 年诺曼底登陆前倾泻到奥马哈海滩上的炮弹数量。一位从美国海军的“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行员报告说：“整个岛子就像从头到尾被犁过一遍。”

尽管如此，入侵者仍然忐忑不安。近距离的战斗表明，北朝鲜人民军把他们的很多火炮隐蔽在炮洞之中。幸存的火炮是否足以摧毁次日清晨由小型登陆艇组成的登陆编队呢？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们，一次次地领教了日本步兵的威力：他们隐蔽在地下，炮击结束后就钻出来战斗。“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的一位飞行员从空中看月尾岛，它就像“一片废墟”。然而从滩头看月尾岛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在登陆战役进行期间，麦克阿瑟一直坐在“麦金莱山号”旗舰上亲自指挥。开战前几天，麦克阿瑟在东京他的司令部，叫来一些记者，其中很多人

自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争时就一直与他在一起。麦克阿瑟与记者见面时，好像要进行一次愉快的周末旅游，而不是一场危险重重的军事行动。“我要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战斗，我愿意让你们这些小伙子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们愿意去的话。”他说，“我刚才讲是一次小小的战斗，实际上是一场大战。我换了一架新飞机，因为我要跟着你们，但你们这些穷小子将乘我那架老飞机‘巴丹号’。”他一边笑一边挥动着他的黑色烟斗。

第二天，在日本离朝鲜半岛最近的佐世保港，麦克阿瑟邀请记者们随他登上“麦金莱山号”军舰，尽管风浪使麦克阿瑟疲惫不堪，但他仍滔滔不绝地大谈他的设想。麦克阿瑟此刻的听众们，在以后的几天里将在他们的报道中，或是描绘他的“丰功伟绩”，或是嘲笑他的“挫折失败”。

“战争的历史证明，一支军队的溃败，十之八九是因为它的补给线被切断。”麦克阿瑟说，“我们正是力争如此。夺取汉城将切断在釜山周围战斗的北朝鲜人民军的补给，促使他们瓦解。”这位远东军总司令最后说：“我们能够投入 15000 美国人，但他们仍然可以投入 4 倍于美国人的亚洲佬。我因此决定，我将以对我，而不是对敌人有利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我们已经制定了一项可以避开敌人优势和发挥我们的优势的计划。”

有的记者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答道，“那么我们的空军就会使鸭绿江史无前例地血流成河。”

9 月 15 日的天气预报是：“基雅台风已经过去，新台风还未产生。天气晴朗，能见度 16 公里。风向东北，风力时速 6 海里。早晨以后转阴天，黄昏以后也许有小雨。近几天中，估计是连续的好天气。”

坚决实施仁川登陆的命令终于下达了，15 日凌晨 2 时，由 19 艘舰只组成的入侵舰队，以旗舰“麦金莱山号”为首，下辖巡洋舰、驱逐舰和三艘火箭发射船，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入通往飞鱼峡的航道。巡洋舰进入了发射阵位，把大炮对准月尾岛及其更远的目标。麦克阿瑟穿过一堆头戴钢盔、身着救生衣、佩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的将军们，登上“麦金莱山号”的舰桥观战。旗舰穿过拂晓前的黑暗急速航行，这位总司令指春八尾岛上时隐时现”的航标灯说：“那是给我们的见面礼。”他在卧亿录中写道：“我们给敌人来了个冷不防，他们连航标灯都没关掉。”克拉克上尉的侦察任务和点燃航标灯的行动高度保密，因此舰桥上没有人能够纠正麦克阿瑟的话。

海空军进行了“令人生畏”的最后的火力准备。4 艘巡洋舰停泊在离岸边 13000 码至 15000 码的地方，8 艘驱逐舰则进至离滩头不足 800 码的地方，在登陆前的 45 分钟里，它们将把总共 2845 发炮弹倾泻在月尾岛上，每艘火箭发射船也向月尾岛发射了 1000 发 5 英寸的火箭弹。与此同时，陆战队和海军的飞机也对月尾岛进行了狂轰滥炸。炮火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致海军的飞行员们难以找到特定的目标。来自堪萨斯州的爱德华·奥尔布赖特上尉说：“我昨天偶然注意到，有一个斜坡通向一个小海湾，上面长满了绿草和灌木。当我今天奉命再次前往该地区执行任务时，发现野草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几棵光秃秃的树！岛上充满了强烈的火药气味。”

令美军震惊的是，他们在登上月尾岛的过程中，却遇到朝鲜人民军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宁死不屈，决心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捍卫这片神圣的国土。

“我们月尾岛的防御者们，”《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一书

中写道，“为金日成元帅抗日游击队曾战胜数千，百倍敌人的英雄形象所鼓舞，一致奋起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举行党员会和军人集会，向党和领袖保证，学习抗日游击队勇士们的英勇战斗精神，宁死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践踏我们神圣的祖国土地月尾岛。他们以烈火般的斗志，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而击沉了两艘驱逐舰和4艘登陆艇。”。

“两次遭到失败的敌人，”《朝鲜战史》指出，“动员了大批飞行队和全部舰艇的火力，更加疯狂地向月尾岛进行野蛮的轰炸和炮击。这时敌机编队出动了100架次以上。敌人向一个小小的月尾岛投下了每平方米平均4颗以上的炸弹和炮弹。硝烟烈火遮盖了月尾岛，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面貌了。敌人的登陆队又在飞机和驱逐舰的掩护下企图接近。但是月尾岛的人民军指战员们并没有屈服，直到最后一个人还在进行英勇的战斗。”

“李大勋上尉所指挥的海防炮连指战员们，”《朝鲜战史》继续写道，“直到炮身烧热弯曲或被敌弹炸断时为止，坚持进行火力战，击沉和击毁了敌人四艘舰艇。炮被打坏以后，炮兵连指战员们和步兵指战员们一起，同开始登陆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9月15日上午10时，月尾岛上响起了英雄的月尾岛守卫者们最后一次冲锋的万岁声……”

且说美军完全占领月尾岛后，海岸工兵开始在绿海岸架设方舟栈桥。然而不久就开始落潮，舰队退避到外海去了。“麦金莱山号”的头目们之间出现了不安的气氛。现在北朝鲜军队已完全知道了美军的登陆企图。他们担心在黄昏满潮以前，人民军会对他们实施进攻。有的参谋说：“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过得这么慢。”

下午晚些时候下起雨来了。然而，急不可待的麦克阿瑟根本顾不上这些了。他命令舰载机出动300架次以上，攻击以仁川为中心的半径40公里内的目标，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向仁川集中；巡洋舰以其200毫米的主炮封锁了通向仁川的全部道路。

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已知道美军在月尾岛登陆，企图将驻汉城的北朝鲜第八师第二十二团紧急派往仁川，但由于遭到这一猛烈的空中阻滞，白天不能行动。

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下，仁川港变成一片火海。纽约《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女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同陆战五团一营一道乘船驶向红海滩。经过月尾岛时她看到，它“好像刚刚被一场森林大火洗劫了一遍”，“前面是红海滩，我极目望去，想看得更清楚些，这时一枚火箭击中了一个圆形储油塔，接着一股巨大、可怕的环状烟云腾空而起。靠码头一边的建筑物被火焰照得通亮。透过熊熊大火望去，好像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在舰载飞机的掩护下，美国陆战队员开始换乘小型登陆艇，每艘登陆艇装载20名士兵和两副梯子。《时代》周刊记者詹姆斯·贝尔与士兵一道乘船，在他看来，红海滩的1000英尺长的海堤“看上去像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大楼一样高”。下午5时31分，第一名美军陆战队员终于登上了仁川的土地。

“麦克阿瑟赌赢了。”9月15日黑夜结束时，大约18000名美军已经在仁川登陆，还有成吨的补给品和几十辆坦克及其他车辆。现在，入侵部队可以向第二个目标进击了：夺取汉城和经由该城的交通要道。这时，麦克阿瑟十分得意，他狂妄地宣布：他不仅能够夺回南朝鲜首都，而且可以向东横扫整个朝鲜半岛，把北朝鲜军队困在南方，“予以全歼”。

“麦克阿瑟的巧妙一击看来是改变了战争的进程。”美国军事评论家约

瑟夫说，“四面八方对他赞誉不绝，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夸奖，但这些溢美之辞往往忽略了使登陆得以成功的两个事实。登陆前海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雨点般的炸弹和火箭，使月尾岛和仁川成为一片烟火弥漫的断垣残壁。此外，北朝鲜人只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保卫该城。显然，北朝鲜人民军把第八集团军赶出釜山防御圈的决心远胜于保卫仁卅。北朝鲜人现在是腹背受敌，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正在席卷整个朝鲜。”

麦克阿瑟在仁川港登陆成功，从而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一章 故局逆转

麦克得意更发狂，战局逆转民遭殃；  
敌酋狂叫要北进，英雄何惧豺和狼！

话说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麦克阿瑟得意非常，就在战争还在进行着的时候，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乘一辆吉普车巡视了战场，然后来到陆战一师指挥所，接受记者们的照像和采访。他嘴里衔着黑色的烟斗，得意地笑着说：“我始终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的存在足以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认为能够办到的事已如愿已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胜利了。”

麦克阿瑟唤来陆战队的各位将军并宣布说，他要找到刘易斯团长，授给他一枚银星勋章，以表彰他在登陆时的英勇行为。刘易斯上校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从二次大战开始以来，刘易斯在战斗中一再出人头地。麦克阿瑟对这位“意志顽强”的者兵一直敬慕不已。当一份无线电报呼唤刘易斯与这位远东军总司令会面时，他正忙于攻占一个高地。“给他们发电报，说我们正在为前进中的每一寸土地进行战斗！”刘易斯对一位下属厉声说道，“我不能离开这里。如果总司令打算授勋，就请他来这儿好了。”

然而，麦克阿瑟并没有为部下的傲慢而不高兴。他随即让司机驱车抵达前线附近的一座农舍，刘易斯的指挥所就在那里。房子附近人来人往，电话线纵横交错，但却看不到刘易斯的影子。陆战队员指了指上面的山脊，那里枪声乱作一团，刘易斯正在那里指挥战斗。

麦克阿瑟挥了挥手，吉普车便轰鸣而上。快到山顶时，坡度太陡了，吉普车只得停下来，所有的人都下车步行。麦克阿瑟怒气冲冲，但看到摄影师纷纷跑到前面时，不禁喜笑颜开。他和刘易斯愉快地互致敬礼。麦克阿瑟的一位参谋官对刘易斯说，他们原指望在指挥所里找到他。刘易斯笑了笑说：“我的指挥所就在这里。”

麦克阿瑟对刘易斯的战绩给予肯定，并鼓励他为美国的侵略政策继续卖命。他对随行参谋说：“把这件事记下来，战后为刘易斯上校颁发银质勋章。”

回到仁川市区后，麦克阿瑟又打算乘船巡视一下登陆地域。他看过通往月尾岛的航道和蓝海滩后，指了指南部一个仍可听到阵阵步枪声的地区。谢弗德将军终于说话了：“我认为把本战区最高司令带到这里，并使其暴露在零星的步枪和迫击炮火之下是不安全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应使将军的船离开危险地域，”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发表意见说，谢弗德“害怕上滩头”。谢弗德回敬了他一句。但他的意见被采纳，麦克阿瑟一行在紧张沉闷的气氛中返回“麦金莱山号”军舰。然而，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一天他达到了目的。他亲眼目睹了他的“辉煌胜利”。

仁川港登陆是麦克阿瑟的“得意之作”，是险中取胜。他决心乘胜扩大战果，命令全军挥戈北上，直取汉城。9月17日夜，陆战第一师扫荡了富平市，在这里得到了他们称之为的“上帝保佑的补给品”。这里是驻朝鲜美军作为补给基地而建设的城市，1949年初夏，美军撤退后由南朝鲜军队继续使用，但7月初落入了北朝鲜人民军之手，在仓库里原封不动地堆放着美军留下的各种炮弹和机枪子弹约2000多吨。

“接着，18日上午又占领了金浦机场，这是南朝鲜的重要的国际机场。它的跑道长2000米，宽50米，负重量12000磅。由于使用这个机场，登陆

部队的补给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并为尔后的空中作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当日，下午2时20分，美国海盗式飞机一号机进行了着陆试验。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谢弗德中将乘飞机到达这里。接着，在伊丹待机的第三十三海军陆战队航空团进驻这里，不失时机地投入了战斗。此外，C-54型运输机队也开始从立川进行补给运输。与此同时，仁川港也不分昼夜地进行卸载作业，到9月18日黄昏为止，上陆的兵力达25600人，车辆4547台，货物为14166吨。

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美军疯狂地向前推进。9月19日赋予第五陆战团的任务是在杏州渡过汉江，从西面进攻汉城。预定勿日上午4时开始渡江，加紧进行准备。杏州渡口位于金浦机场东北5公里，汉城以西13公里。这里悬崖峭壁，江面宽为550米，是全江最窄的地方。如果美军能夺取125高地，就可以利用它掩护渡河和用作进入对岸的据点。

渡河的方法是隐蔽的。侦察连长霍顿上尉挑选了14个人组成了泅渡班。这天夜里天空晴朗，下弦月的月光淡淡地照射着汉江。除能听到远处的犬吠外，非常寂静。泅渡班在霍顿上尉率领下，于下午8时30分沉身于混浊的汉江，静静地向对岸游来。武器、弹药和磁带录音机等装在橡皮艇上拉着。50分钟左右渡过了汉江，悄悄地爬上了北岸。稍事休息后，开始侦察杏州村庄和125高地。没有遇到北朝鲜军队。履带登陆车似乎能直接爬上渡口。一切都“出奇”的顺利。

从仁川至汉城一线，人民军的兵力包括汉城的守备部队总共不足两万人，而麦克阿瑟投入仁川登陆作战的兵力共有75000人，编为美军第十军，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任军长，下辖美第一陆战师、步兵第七师，以及白善焯指挥的南朝鲜陆军第十七团和申铉俊指挥的南朝鲜陆战队四个营。除此之外，参加登陆作战的还有美远东海军特纳·乔埃海军中将、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那将军指挥的海空军，总计美军67000人，李承晚军8000人，美英等国的军舰260多艘和500多架作战飞机。

麦克阿瑟希望在9月25日夺取汉城，那正好是战争爆发三个月之后，阿尔蒙德提到，麦克阿瑟非常希望发表一份“公报”，因此要求陆战队要严格遵守他的时间表。但是，陆战队在汉城南郊却遇到了朝鲜人民军的勇猛抵抗。大约有一万余名装备精良的部队从北部急速赶来，依托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准备决一死战；最高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将军，鉴于敌人来势凶猛，具有强大优势，命令前线的各人民军缩小防御战线和地区，加强协同动作，努力牵制、消耗和痛击敌人，前线的人民军各部队，积极努力贯彻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方针。

西海岸人民军防御部队和汉城市民，为了坚守汉城展开殊死斗争，在汉城市区和城郊组织了顽强的防御。汉城市民积极帮助人民军修筑防御工事。汉城地区的工人们拿起武器参加汉城市的保卫战。共和国北半部的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发出慰问信，支援和鼓励汉城保卫者们展开顽强的斗争，以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

9月21日，美帝国主义以海空和陆战队的优势，从西北、西部和东南三路向汉城发起了进攻。防守汉城西北地区的人民军，以顽强的抵抗和反冲锋，打退了敌人多次的进攻。敌人越来越猖狂，连日来疯狂轰炸汉城，向市民区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把汉城变成火海。9月23日，美军付出沉重的代价后

侵入汉城市部分地区。在汉城市双方随即展开激烈的巷战。

9月25日傍晚，这是麦克阿瑟要求夺回汉城的最后期限。这时，南朝鲜这座最大的城市已变成一片断垣残壁。为了摧毁坚固的防御阵地，“联合国军”继续向城市的建筑物和街道进行猛烈的炮击和空袭。

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的进攻是从9月26日凌晨1时45分左右开始的。尽管事先有15分钟的炮轰，进攻还是立即遭到北朝鲜人民军的在10辆坦克支援下的300多名步兵的猛烈反击。美国陆战队所能做的只是把榴弹炮和机关枪的火力倾入漆黑的城市，仅一个机枪组一晚上就打了三万发子弹。

夜战开始前几个小时，麦克阿瑟的参谋长兼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在午夜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公报，说汉城已告“解放”。美国随军记者格登说，当天早些时候，陆战队最高指挥部听说了这一“好大喜功”的战报，却“厌恶不已”。公报说：

“在北朝鲜人发动突然进攻的三个月之后……第十军团的战斗部队重新夺取了首都汉城。……汉城的解放是第十军团部队协同作战的结果。……到9月25日14时（下午2时）为止，汉城的军事抵抗已被粉碎……”

然而，就在同一天，部队却在汉城与顽强的人民军逐街逐屋地进行战斗。“就算是汉城解放了，残存的北朝鲜人也不知道这件事。”一位合众社记者写道，“战斗又进行了三天。”

9月29日，日本《朝日新闻》转载墨尔本《先驱报》特派记者沃尔《看汉城的巷战》一文。这篇文章对汉城保卫战的激烈情况，作了如下报道：

“我于9月24日从金浦机场经杏州去汉城。乘水陆两用履带车渡过汉江，徒涉2.5公里，然后乘吉普车进入汉城市内。途中道路堆积沙尘很多，约有5厘米。在车后像拉开了烟幕一样，尘土飞扬，的确连一米的距离也看不见。我于9月25日进入汉城，巷战大概是刚开始，电线也搭拉下来，被破坏的车辆到处都有，引起火灾……情景非常悲惨，我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状。

“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般南朝鲜人是不关心的。联合国军突入汉城后，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巷战，但他们好像未把危险放在心上；所以在巷战最激烈的时候，汉城的人口并没有怎样减少，孩子们也若无其事。联合国军来时，没有人向他们招手和挥旗，有的只喊出两个生硬的单词：‘哈罗，口香糖。’

“由于以上情况，进入巷战的第二天，道路上不少行人被联合国军的枪弹打死了。……我到市内去看了德寿宫，从这一家到那一家，从这一条路到那一条路，巷战的情景非常悲惨。途中看见三名北朝鲜女兵，手中握着枪倒在那里。……巷战仍在进行，北朝鲜士兵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看样子，今后的扫荡战还需相当长的时间。”

“9月26日黄昏以前，美第十军占领的地区只不过是汉城市的一半。”这位记者继续写道，“南朝鲜中央政府大楼和美国大使馆还飘扬着北朝鲜的旗帜。然而，麦克阿瑟将军知道占领汉城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昨夜阿尔蒙德将军就声明说：‘汉城已经解放了’。”

美国随军记者戈登说，直到9月28日，汉城才足以平静到使麦克阿瑟将军可以在军警的保护下“凯旋返城”，但他希望以习惯的方式返回南朝鲜的首都。他希望乘轿车从金浦机场进入汉城，并由“李承晚总统陪同”。但这样做需要越过金浦与汉城之间的汉江，而当时江上却没有桥。陆战队和陆军

一样，用小船和两栖登陆艇把整个陆战师送过了汉江，从仁川带来的所有架桥器材都用来拼成舟筏。有人询问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从金浦到汉城乘直升机不行吗？“不行，将军希望乘车前往。如果没有桥，就要现架一座。”

对此，陆战队的军官们十分不满。怒气冲冲的史密斯将军仍在忙于指挥汉城外围地区的战斗。“尽管如此，看来大部分陆战队都要去为麦克阿瑟架桥，”他说，“他们干了一些最繁重的工作，他们从远东各处用飞机运来了浮桥。我们拆散了几个舟筏，并用拆下的浮舟支援他们。”麦克阿瑟将于早上抵达，汉江桥于午夜时分架成通车。

“麦克阿瑟沿路招摇过市。”他在金浦机场下飞机后便夸夸其谈，还说：“真像是过去好时光。”他随后坐进一辆佛莱轿车，向汉城进发，后面跟着四辆参谋人员的汽车和40辆满载记者和其他低级军官的吉普车，与使馆的其他人员一起返回汉城的哈罗德·诺布尔感到，汉城如今是一片废墟瓦砾，甚至比1945年以后的东京和横滨还糟。“对于一座在三个月内两度易手的城市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断垣残壁的景象令人作呕。”

首先，在警卫森严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驱车前往被炸毁的首都大厦。它现在成了一座被烟火熏黑的砖石框架，墙上弹痕累累。麦克阿瑟的鼻子微微抽动；尽管成队的步兵和陆战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把战死者的尸体拖出这座建筑，但将军还是嗅到了从破碎的窗户里散发出来的“死尸的气息”。

在这里举行“还都”仪式。听众几乎全是军界人士。麦克阿瑟讲话时款款道来，辞藻华丽：“在上帝保佑下，在人类最伟大的希望和寄托的象征——联合国的旗帜下战斗的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的这座古都。”接着，麦克阿瑟请所有在场的人与他一起背诵主祷文。就在他们背诵主祷文时，被炮火震松的大厦穹顶的玻璃块掉了下来，跌落在100英尺下的地面上。幸运的是，只是一场虚惊，没有人受伤。

然后，麦克阿瑟转向李承晚说：“总统先生，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从这里你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你的宪法职责。我热切地希望，仁慈的上帝将给你和你的共和国的所有官员们以智慧和力量，以仁慈和正义的精神去解决你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经过过去的艰苦努力，在朝鲜人民面前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黎明。”

李承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们敬佩您，我们把你看作我们民族的救星来热爱您。”

此时，是麦克阿瑟最美好的时刻，是与他55年戎马生涯相称的顶峰。贺电从各地纷至沓来。9月30日，杜鲁门总统对他夸奖了一番：“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同你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战相比拟，正是通过这一战役，使你的部队得到了加强；也无法同你的最终的解放汉城的功绩卓著的作战行动相比拟……我向你们大家致敬，并代表我们在国内的所有人对你们大家说：‘干得好，干得漂亮！’”

当时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的马修·李奇微将军，对麦克阿瑟的军事天才也大加赞扬。“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定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锐势和艺术，在军事上都是很突出的。”李奇微继续写道，“仁川登陆的胜利带来了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定提出疑问是否应该

了。结果，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是当他力图从 700 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

且说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进入汉城后，在侵占的每个地区对人民施行灭绝人性的暴行。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市民，凌辱妇女。美帝国主义者以“附逆者”的罪名逮捕并用最野蛮的方法杀害了 600 多名汉城的电车工人。但是，汉城市民绝未屈服，直到最后一刻积极支援了人民军的战斗。朝鲜人民军在汉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和每栋房屋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到 9 月 29 日才占领了汉城。

千方百计地迟滞敌人的进攻，这是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对全军的要求。民族保卫相崔庸健将军率领少于敌军的只有两万人的部队，从仁川到汉城，从汉城到开城，同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这对于赢得时间，部署战略撤退，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据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公布，在仁川、汉城防御战中，共杀伤美、李军 12000 多名。

然而，自从敌人占领汉城后，人民军南北联系受阻，战局发生逆转。敌人凭着海空优势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在南北夹击下，南线的人民军逐渐败退下来，转入战略退却的困难阶段。1950 年 9 月 27 日，金日成将军在道党委员长会议上作了题为《暂时的战略撤退与党组织的任务》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党的战略方针是：最大限度地阻缓敌人的进攻速度，争取时间营救出人民军主力部队，组建新的后备部队来组成强大的反攻力量，并进行有计划的撤退。”金日成号召在敌人纵深开展敌后斗争，并同主要战线紧密配合，从背后打击敌人。

在此情况下，美军决心越过三八线，占领全朝鲜。李承晚狂妄地叫嚷：“我们必须推进至满洲边境，直到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敌军士兵为止。我们不会止步不前。”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也大放狂言：“不穷追猛打北朝鲜人就是姑息共党分子。”并表示“坚决支持摧毁这个共产党卫星国，以防止再度爆发战争”。

9 月 12 日至 18 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纽约召开会议，艾奇逊极力向他的盟国说明必须越过三八线，占领全朝鲜的重要性。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终于表示了“现在不能再分南北朝鲜”的观点，使美国放心了。于是，杜鲁门下达了“九·二七训令”，授权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从此，朝鲜战火越烧越大，形势也越来越严重。正是：

风烟滚滚来天半，  
激怒工农千百万；  
北韩军民齐奋起，  
不与美顽共戴天。

欲知美李军占领汉城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二章 战火烧过三八线

美军越过三八线，屠杀居民千百万；  
罪恶滔天激民愤，血海深仇岂休干！

话说美军占领汉城后，麦克阿瑟和华盛顿现在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联合国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作了肯定回答。他打算“追击北朝鲜军队的残部”，在半岛的北半部重建“和平和秩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新任命的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与他持相同的观点。但华盛顿和伦敦的其他人不同意。他们担心，如果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俄国人或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会参战”。

8月27日，侵朝美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自此以后，美国飞机和军舰不断侵入中国领空和领海，这是公然的挑衅，妄图以此试探中国的反应。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答应，强烈抗议美国侵略者的罪行。同日和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两度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罪恶行径。9月1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杰伯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派遣代表参加安理会讨论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议案。

9月24日和9月27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理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等，分别抗议美国飞机再次侵入中国领空及美国海军破坏中国航行权利的暴行。中国人民群情激愤，一致声讨美国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并通过外交渠道公开声明，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决不袖手旁观。

尽管中国一再抗议和声明，华盛顿还是作出了越过三八线的决定。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向麦克阿瑟发去了有关这些作战行动的明确的、具体的和有约束性的命令。“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他将可以越过这条线，消灭北朝鲜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得越过俄国或满洲的边界，或对上述地区实施空海作战。只有“大韩民国”的军队可以进入边界附近地区。假使苏联对三八线以南地区进行干涉，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他都必须进行防御，不得采取任何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并等候华盛顿的进一步命令。如果中国对三八线以南地区进行公开或秘密干涉，只要有进行“成功的抵抗”的适当时机，他就可以继续进行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和大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9月30日，英国等八个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一个八国提案。这个提案是沃斯汀8月17日讲演的翻版，是为杜鲁门占领全朝鲜、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而扩大侵朝战争开辟道路的。

八国提案说，联合国大会建议“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保证全朝鲜情况的稳定”，采取一切“组织政府的行为，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选举”，以便在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提案还说，除为达到上述两项规定的目标所必要者外，“联合国军队不得留驻在朝鲜任何地方”。这就是说，“联合国军”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可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

针对八国提案，苏联等五个国家提出了一个五国提案，建议“在朝鲜的交战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美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立即撤退其在朝

鲜的军队”。五国提案还指出，朝鲜问题应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会议和南朝鲜国民议会同等数目的议员组织与主持下解决，全朝鲜人民的自由选举需在与朝鲜接壤的邻国参加的联合国委员会监督下举行。结果，在美国的操纵下，五届联大通过了八国提案，否决了五国提案，从而又为美国政府盗用联合国名义，扩大侵朝战争，开了方便之门。

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9月27日的“训令”，麦克阿瑟重新制定了扩大侵朝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沃克的第八集团军沿朝鲜的西海岸北上，攻占北朝鲜首都平壤，阿尔蒙德的第十军，作为麦克阿瑟直接指挥的一支独立部队遂行作战任务，在与平壤相对的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实施两栖登陆。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会合后，穿过半岛狭窄的腰部地区向北推进，在定州—宁远—咸兴—线停止前进。在该线以外，只有韩国部队可以在北部边境省份实施作战行动。”

华盛顿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为了便于麦克阿瑟“放手行动”，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于9月30日还向麦克阿瑟发去一份“纯属私人意见”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要让你感到，在向三八线以北前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你都不会受到妨碍。”麦克阿瑟回答说：“除非和直到敌人停止抵抗，我将把整个朝鲜都视为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是开放的。”

为了在推进途中减少北朝鲜人的抵抗，“联合国军”再度启用被称为“夜盗贼”的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他在入侵仁川时大显身手。克拉克这次是执行一桩三重使命：在北朝鲜西海岸沿海找到并精确标定布雷活动的中心；搜集关于鸭绿江地区事态发展的准确情报，侧重点是中国人的活动；缴获任何有助于“联合国军”军事行动的装备。

10月15日，克拉克与150名南朝鲜游击队员（其中四人为妇女）乘小艇离开仁川。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特工组在第一天晚上就登陆，他们侦察了平壤，调查了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并标出了防御据点。第二天夜里，克拉克的游击队更为大胆。20名只装备着手枪和手榴弹的游击队员，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海岸，在北朝鲜人民军的鼻子底下走村串巷，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活动。

他们对居民们说，拂晓时要对平壤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联合国军”兵强马壮，势不可当，如果北朝鲜人民军抗击登陆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被杀得“片甲不留”；他们描述了仁川登陆时死伤惨重的情景，并暗示村民们，他们也可能是“在劫难逃”。在克拉克他们的煽动下，村民们人心惶惶。待人民军闻讯赶到村庄时，他们早逃之夭夭了。

根据华盛顿的指令，麦克阿瑟在10月初发表了一篇要北朝鲜投降的广播讲话。对此，金日成首相10月7日的回答是，命令他的部队“坚决战斗到底”。在这之前，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和部分南朝鲜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对北朝鲜发动“试探性”的进攻。10月9日，大规模的入侵开始了。参加入侵的有美国的第一骑兵师和第二十四步兵师，英国的第二十七旅，南朝鲜李承晚的第一军和第二军。

在这次进攻中，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首当其冲，他们决心对北朝鲜军民进行残酷的报复。10月6日，南朝鲜第六师突破三八线北进，同北朝鲜人民军第九师（实有兵力约两个营）激战了三天之后，于10月8日进入华川。接着于9日协同由抱川正面北上的第七师占领了金化，11日又和东豆川正面经铁原北进的第八师，夹击并夺取了平康。也就是说，南朝鲜第二军乘北朝鲜

人民军尚未完成重新整编之机予以突然袭击，夺取了以平康、铁原、金化为顶点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三角盆地。从 1951 年至 1953 年，这里一直是两军争夺的主要目标。

沿东海岸北进的南朝鲜第三师日夜兼程，9 日傍晚抵达元山外围。在第一军军长金白一指挥下，与南朝鲜首都师一起发起了对元山的进攻。元山依山傍海，是座美丽的海港城市。它是北朝鲜江原道首府。濒临日本海永兴湾，有两个岬角和 20 个大小岛屿屏障，为朝鲜东海岸的天然良港。先后铺设了三条通往汉城、东北诸城市和平壤的铁路线。工业有造船、化工、铁路和纺织。元山是北朝鲜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中心。

关于元山的攻防战，北朝鲜报纸曾作了如下报道：

“元山地区的防御战，是 10 月 5 日在通川北部地区开始的。……到 10 月 8 日，敌人沿着杨口一新高山公路进攻，终于到达元山南部地区。……敌人很快地侵占了元山，尔后，一方面向北扩大战果，另一方面向平壤方面进攻，企图同西部战线的敌军（美第八集团军）部队相配合，围歼三八线地区的我军防御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元山地区的党组织，动员党员和劳动人民……支援人民军的防御战。他们不顾敌人的猛烈炮击，以忘我的精神修筑防御工事，搬运弹药及军需物资。10 月 11 日进入了激烈的巷战，我军战士们凭借山峰和建筑物勇敢进行了抗击……在喇叭山战斗中的连长朴永和坚守长德山的我军部队的英勇奋战，是人民军官兵的榜样。……防守薪岛的我军炮兵连，击毁了两艘敌舰。元山地区的防御战持续到 10 月 14 日。”

“我军在元山地区的防御战，对打破和迟滞敌人向平壤方面扩大战果，企图包围三八线一带的我军加以歼灭的作战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10 月 14 日“联合国军”突破了平壤的防线，使北朝鲜人民军的“阵脚大乱”。10 月 17 日，美第八集团军的情报机构估计：“保卫平壤的北朝鲜士兵已剩下不足 8000 人，受到重创的北朝鲜人民军只有招架之功了。”

平壤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作为高句丽和高丽的首都而久负盛名。人口约 50 万人，发展到大同江的两岸。西岸为旧市区，是北朝鲜的政治中心，东岸是新兴的工业区。大同江是把北朝鲜一分为二的大河，在平壤市内的一段，河宽有 400 至 500 米，水量丰富，水流很急。在大同江上架设的桥梁，只有连接市中央的大同桥和在市南郊架设的两座铁路桥。

对平壤的最后攻击于 10 月 19 日开始。北朝鲜人民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击，但终因力量相差悬殊而放弃了这座城市。美军为了庆祝占领平壤，10 月 21 日在平壤机场举行了小规模阅兵式。由远东空军司令官斯特拉特迈那和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等，陪同麦克阿瑟将军检阅部队，受阅部队是作为美军部队捷足先登进入平壤的第五骑兵团。

10 月 20 日，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实际上宣布了战争即将结束，他在一份发给所有远东司令部人员的情报综述中说：

“敌人已无力进行任何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有迹象表明，北朝鲜的军事和政治指挥部可能已经逃往满洲（中国东北地区）。与战场上敌军部队的联系以及合乎逻辑的控制已不复存在……尽管有这些组织混乱的迹象，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打算投降。他们继续保持着进行小规模迟滞联合国行动的战斗能力。”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又施展了一次“惊人之举”。10月20日，他命令最近刚从美国赶到的第一百八十七空降团（第十一空降师的一支部队）在平壤以北30英里的石川和顺川实施空降，此举的目的是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政府官员。像七年前在纳德扎布一样，麦克阿瑟在伞兵空降时坐着他本人的飞机在上空飞行。后来麦克阿瑟在平壤机场降落，并宣布这次空降“完成了对敌人的合围”。他吹嘘说：“北朝鲜军一半幸存的士兵被包围了。”事实上，伞兵空降得太晚了，北朝鲜人已撤到了安全地区。

为了急欲结束战争，尽快地消灭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发布了第四号作战命令，提出了新的进军目标线。9月27日北进界限规定在定州—宁远—咸兴一线；现在规定为宜川—古仁洞—坪员—丰山—城津相连之线，与原来的战线相比，西端向北推进了30公里，中央100公里，东端160公里。这条新战线的东北段约有45英里几乎是紧靠着北朝鲜的边境线。“联合国军”的所有部队“都可自由前进至这一新的目标线，但是，非韩国军队却不能越过这一战线采取行动，除非是奉麦克阿瑟的直接命令”。

两天后，10月20日，麦克阿瑟更无所顾忌地僭用职权。他命令“有关各部竭尽全力”迅速夺取新的目标线，并“为继续推进至北朝鲜边境作好准备”。麦克阿瑟的新攻势，进展迅速。到10月23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和李承晚的部队已抵达鸭绿江以南60英里与之平行的清川江。第二天，10月24日，麦克阿瑟继续命令美、李军向鸭绿江前进，从而解除了美军向前推进的最后限制。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被“授权使用任何以及所有的地面部队，作为控制整个北朝鲜之必需”。

在麦克阿瑟亲自督战下，南朝鲜第六师进展最快。它沿着清川江的主干急速北进，没有遇到“重大抵抗”。10月27日早上，第七营的侦察排进入了正对着鸭绿江的楚山镇。这样，这个侦察排成了第八集团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抵达鸭绿江的部队。

由于朝鲜人民军暂时后退，北半部大部分地区为敌军所强占。美国侵略军在侵占区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列宁曾说过：“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奴隶主，揭开了帝国主义血腥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朝鲜人民通过美帝国主义者灭绝人性的罪行，更加清楚地体会了这一段话的正确和美国侵略者的残忍和狂暴。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丑恶的侵略野心，在强占区破坏人民政权后，立即恢复了道厅、郡厅、面事务所、警察署等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统治体制，指使亲日派、亲美派反动地主、叛徒等拼凑“治安队”、“灭共团”、“警察队”、“大韩青年团”等反动恐怖组织，残酷镇压和屠杀人民。

美国侵略军在所到之处，都犯下了血淋淋的滔天罪行。只在黄海道信川郡就屠杀居民35000人，其中妇女有16000多人。在信川郡云峰里一地屠杀了600多人，这个村2/3以上的居民都被他们杀死了。其中不满5岁的幼儿有10多个，5至15岁的少男少女有150多名，50岁以上的老人有80多人。据极不完整的统计，美国侵略军在平壤屠杀了15000多人，在黄海道屠杀了12万多人。

美国侵略军的暴行，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恨，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恨。朝鲜人民在流血，朝鲜大地在流血，朝鲜的山河在颤抖，朝鲜人民在战斗，在呼号！站在鸭绿江对面的中国人民，怎能不为之动情，怎能袖手旁观呢！

欲知中国的态度，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三章 北京的警告

美帝侵朝激众怨，唇齿相依岂等闲；  
中国政府多警告，未雨绸缪抓备战。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直在密切注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特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并且以联合国名义纠集十多个国家出兵侵朝，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新华社参编部将每天收到的欧美各大通讯社的电讯，世界各国的重要反应，朝鲜战场双方的态势和动向，源源不断地一件接着一件地送到中南海，送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手里。

“这场战争将如何发展，需要严密注视。”毛泽东主席提醒党政军有关负责人说。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形势，依然是相当严峻的。由于长期战争破坏，整个中国几乎是一片废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一切都需从头做起。

在经济方面，工农业水平相当落后，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普遍低于历史最高水平。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国家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不稳定，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在政治方面，到1949年底，全国还有海南岛、台湾等大部沿海岛屿和大陆的西藏没有解放；大陆上还残留着200多万国民党小股部队和匪特武装，他们还在进行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尚不巩固；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此外，还有三四百万工人和知识分子失业等等。政治上还存在着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面对着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人民非常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治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可是，美帝国主义不仅把一场战争强加在朝鲜人民头上，而且也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人们在想，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是否会经受得起一场新的战争的考验？

久经考验的老一辈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坚定沉着，发出了既可动员人民群众，鼓舞战友，又揭露打击敌人气焰的义正辞严的声明。毛泽东主席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说：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教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厉驳斥了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周恩来严正指出：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

坏。美国政府的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向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意与蒋介石政府共同防卫台湾。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似乎使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果然如此的话，蒋介石便可以借助美国人的力量反攻大陆，“报仇雪耻”。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蒋介石已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一支 30000 多人的部队赴朝鲜参战，这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意图。这几乎已使中共领导人看到一种前景，那就是很可能会出现南北对应的态势：一旦朝鲜战局恶化，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和美国侵略军便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部，在第七舰队的海空力量支援下，蒋可以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使新中国的领导人警觉：反动势力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此不能不防，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因此，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即使在当时极为顺利地向南推进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始终保持了极为冷静的头脑。估计到，由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局势有恶化的可能。为作未雨绸缪之计，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于 7 月 7 日和 7 月 10 日，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国防问题。

当时在京的中央军委主要成员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罗荣桓主任以及军队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林彪、肖华、肖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等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根据两次国防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于 7 月 13 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经过反复考虑，中央军委决定，抽调于 1950 年初确定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十三兵团及所辖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和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垦的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队，共 25 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我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第十三兵团是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兵团。这支部队东北人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打过仗，对东北地理情况熟悉，对东北的气候也完全能够适应。

当时，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军驻在河南信阳，第三十九军驻河南漯河，

第四十军驻古都洛阳。中央所以把这支部队放在中原地区，主要是便于机动。东南西北，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中央军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第十三兵团这几个军立即开赴东北。稍后，又决定已在东北的第四十二军也归十三兵团指挥。

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领导，中央军委原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关于第十三兵团的人选，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都认为，该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各方面素质都不如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邓华是一员骁勇的战将，而且有勇有谋。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五兵团为基础，组成第十三兵团团部。任命邓华为十三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参谋长曾国华，调广东军区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当时朝鲜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风云多变，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但是，粟裕将军因身患重病，在青岛疗养不能到职，肖劲光任刚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工作上离不开，肖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也分不开身。因此，这三位边防军主要负责人都不能到职视事。7月23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军委对第十三兵团的领导也进行了加强和调整。7月19日，任命韩先楚为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8月上半月任命洪学智为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因为赖传珠有病，9月28日，军委批准其离职休养一个时期，由邓华兼任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

据洪学智后来回忆，他是8月9日由广州来北京中央军委请示工作的。不料，一下火车就遇到了老战友邓华。邓神秘地笑着说：“老哥，你来得好呀，来得非常及时呀！”洪学智一时摸不着头脑，急问：“怎么啦？”

“有很重要的事情，一会儿林副主席要同你谈。”当时林彪已从四野调到中央军委工作。

“同我谈什么问题？”

“现在还不能泄露！”邓华笑了笑。

等他们来到林彪住所，林对洪说：“你来了好啊！先吃饭。”

他们三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谈。林彪说：“洪学智同志，东北边防工作需要你，已经确定了，你到东北去。”

“我？”洪学智一怔，“我去能起啥作用呢？”

“让你去，就是要你去发挥作用的。”林彪说，“今天邓华同志就要出发到朝鲜了解作战的情况，现在第十三兵团几个军已经在鸭绿江边上布防了。邓华同志一走，很多工作没有人管。这些部队，都是你熟悉了解的么，是四野的几个老部队么。所以你们得赶快去东北集合部队，指挥管理部队。今天吃了午饭就走，火车票已经弄好了，马上就走！”

“这次我来北京是奉叶剑英参座的命令向军委请示问题的。”洪学智说，“叶参座还等着我回话哩！”

“不行，来不及了。”林彪看了看表说，“现在朝鲜战局很紧张，加强东北边防的任务很急，叶剑英司令员交给你的任务，你打电话或者写封信和他说一下，让他另选人接管你的工作。”

“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洪学智又说，“连换洗衣服也没带，怎么也得回去拿几件换洗衣服吧？我现在还长了一身大泡疮，也得回去治治呀！”

“那没关系！”林彪好像看出了洪的心思，说，“衣服你到东北那边去找几件吧，大泡疮你也到那边去治吧！”

“不能让他回去。”邓华笑着说，“他跑了，不回来怎么办？”

就这样，当天下午一点多钟，洪学智就随邓华登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在车上，邓华才向他这位老战友交了底。“让你去边防军，是我向军委和毛主席建议的。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们认为我的建议有道理，也很有必要，很快就同意了。”邓华说，“我正急着要你来，谁知今早赖传珠政委打电话说你到北京来了，你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说着两位老战友都放声大笑起来。

1950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分析研究朝鲜局势，并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弹打等几种可能。”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美国若打原子弹，我们没有，只好让他们打，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我们不怕。我们还是打手榴弹。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他要军委电告第十三兵团，要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8月底，最迟不得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他提醒说：“不要事到临头来不及哟！”

“最近金日成首相发布命令，要使8月份成为完全解放朝鲜领土的月份。”周恩来说，“而且，据报，人民军在几个点上已经胜利地突破了洛东江防线，不知他们有没有对敌人在后方登陆问题有所准备？”

“我看形势不容太乐观。”毛泽东又转向周恩来：“莫斯科方面不知对此怎么看？”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一个和平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这个提案好，我们要表态支持；不过，杜鲁门是不会接受的。人民军打到了洛东江，如果一停火，外国军队一撤出，那不是把朝鲜交给了金日成吗？杜鲁门怎么会同意呢？可是，僵持下去，对朝鲜人民军不利，我看他们速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恩来同志，你认为怎样？”

“美国为了维持它在西方世界的威信，一定会在朝鲜孤注一掷，目前正在加紧调兵遣将，战争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变化，做好战局恶化的准备。”

“对待战争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理在我们一边，在人民一边，真正大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毛泽东停了片刻，呷了一口茶又说，“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为了支持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的提案，8月7日《人民日报》以《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愿与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联合一致，共同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并使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从美国侵略者的魔掌下获得自由，使它回复其原来的和平保卫者的光荣地位。”

8月20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月的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支持马立克先生代表苏联政府于8月4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全部提案。这提案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

亚洲及世界人民愿望的。”

电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主张：安全理事会在解决朝鲜问题时，必须有 47500 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必须邀请朝鲜人民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且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否则即不可能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立即采取措施，迅速制止美军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暴行。”

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等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而继续扩大战争。8月27日，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先后以5批13架次侵入我国领空，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地区辑安、临江、安东等地的火车站、机场等建筑物，杀伤我国居民24人，击毁火车机车、客车和其他车辆共5辆，击毁卡车2辆，8月29日及以后，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继续不断侵入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城镇乡村，残害我国和平人民，破坏我国财产。对此，周恩来外长致电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制裁侵朝美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严重罪行。

在朝鲜战场，美国继续增加兵力，扩大战争规模。至8月中旬，美国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地面部队已有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和骑兵第一师共4个师一个旅，总兵力达7万余人。参加“联合国军”侵朝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开始陆续调往朝鲜，首先来的是英国第二十七旅。加上甫朝鲜李承晚的军队，敌方总兵力已达15万人。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明显的变化。

为了准备战局可能的逆转，8月下旬，根据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在华东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的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十九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分别集结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止台湾国民党部队登陆袭击的部署。8月26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种准备情况，并决定向苏联订购装备，加速空军、装甲兵、炮兵（包括高射炮兵）的建设，以便适应我军一旦参战后的需要。

果然不出所料。1950年9月15日晨5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对人民军最为不利的情况终于发生了。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的仁川登陆作战开始了。美军首先占领了面积0.6平方公里、位于仁川港前方的月尾岛，它被看成是仁川的屏障。接着，在当天下午涨潮时分，美军登岛部队搭梯子爬上三米多高的防波堤，从仁川南部高地登陆。尔后主力部队突破人民军防线，扩大了登陆场，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继之，又占领了汉城。战争形势对朝鲜人民军越来越严峻了。

中国人民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鉴于美军仁川登陆后进抵三八线的形势，在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曾对求见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阐明了中国的态度：“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这位大使说，记得1949年南京“陷落”的时候，麦克阿瑟曾对美联社记者托宾亲口说过：“给我500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麦克阿瑟所指的“他们”就是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此，聂荣臻元帅抱着藐视的态度回答说：“我们把原子弹看成是纸老虎，

何况几百架飞机呢？”

这位大使借题发挥，看来是有准备的。他的话是在杜鲁门正准备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犯的时候说的。然而，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既不害怕恫吓，也不乞求恩典。在美、李军攻占汉城，进逼三八线，以战略速决吞并全朝鲜、危及中国安全的紧急时刻，北京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是坚决而勇敢的。他们在金日成首相领导下抵抗美国侵略者，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今后朝鲜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下，必能克服许多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亿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末，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10月初，当中国政府得知美国已决定越过三八线继续扩大侵略时，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迪，更明确地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并通过他及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当局。

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

“尽管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经过伦敦和新德里立即传到了华盛顿。欲知美国政府对北京的警告持何态度，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四章 色厉内荏

杜、麦会晤威克岛，色厉内荏行鬼道；  
火中取栗怕烫手，骑驴看书走着瞧。

麦克阿瑟的“北伐捷报”，飞向白宫，飞向五角大楼。杜鲁门认为，朝鲜半岛的“胜利已成定局”。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特别是面临着下一届美国总统的竞选，稍一不慎，就会全盘皆输。

其实，杜鲁门所最担心的是，苏、中两国有没有最后介入的可能？他总感觉“局势有可能恶化”，并且似乎看到了未予重视的“危险陷阱”。从老资格的将军麦克阿瑟已暴露出来的“亚洲第一”的思想来看，会不会不听约束，硬要来一个“更大的冒险”？此外，整个远东问题怎么解决？遭受战争破坏的朝鲜半岛如何“重建”？这些都需要这位总统和将军通盘考虑。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的 personal 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而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战区的高级指挥官。”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在日本任职期间，不愿意接受回美国的多次邀请而感到遗憾。

“从6月以来多次的事件可以看出麦克阿瑟在他出国的多年中，他和国家、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联系。”杜鲁门说，“我曾通过哈里曼和其他人士努力使他放宽眼界看世界，以期和我们在华盛顿对世界的看法取得一致。但是我感到，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我想如果我能直接和他谈谈，也许他比较容易改变些。”

“从北平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报告，是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面谈的另一原因。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考虑，我放弃了在华盛顿会晤的念头。我理解到麦克阿瑟一定会认为，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他不应远离他的部队，他一定会为远涉重洋、仅仅是为了几个钟头的谈话而感到踌躇。因此我提议我们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会见，结果认为在威克岛最为合适。”

威克岛属于波利尼西亚群岛，1899年被美国占领。它距华盛顿4700英里，距东京1900英里。威克岛有3个珊瑚小岛组成，总陆地面积8平方公里。3个岛屿有堤道相连，呈新月形展开，中间有泻湖。地势低平，海拔6米。岛上人烟稀少，只有几百口人，盛产椰子、香蕉和其他水果。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威克岛和关岛同是美国在东太平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所以它同夏威夷同时遭到轰炸。12月23日，日本陆战队以优势兵力强行登陆，迫使该岛美军司令官德弗罗少校投降。直到1944年6月尼米兹海军上将占领马绍尔群岛之后，威克岛才又重归美国。如今在这个岛上，有美国的一个民航机场，机场旁矗立着民航大楼。距民航大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幢民航办事处的木屋，被选定为杜鲁门、麦克阿瑟会晤地点。

据外电报道，白宫事先没有告诉东京这次会见的安排，这使麦克阿瑟迷惑不解。据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麦克阿瑟想知道，美国是否在计划采取一项外交或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如此重要，以致总统认为他必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在麦克阿瑟启程离开东京前，他还对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威廉·西博尔德说，这可能是一次“政治旅行”，而且拒绝让他随同前往，还劝他应该“避免与这次会见有牵连”。

1950年10月15日清晨，杜鲁门乘坐的“独立号”专机抵达威克岛。随

同他到达的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陆军部长弗兰·佩斯、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杰塞普、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巡回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等 12 人，另外还有 30 多位记者随同前来访问。

当“独立号”在拂晓前飞临威克岛上空，在笼罩着海面的一块巨大的黑色雷云前从容不迫地降落时，麦克阿瑟坐着一辆破旧的 1948 年造的雪佛莱轿车驶向总统座机。当他走近飞机时，杜鲁门也走下舷梯。总统注意到，将军“敞着衬衣，戴着一顶显然已经用了 20 年的油迹斑斑的普通军帽”。尽管天气闷热，杜鲁门仍然穿着得体，衣冠楚楚。“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当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时，杜鲁门笑着说，“下次见面时不要再隔这么久。”

这时，冉冉升起的旭日把天空染得色彩缤纷，二人攀上老掉牙的雪佛莱汽车，在民航管理处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单独会谈。对此，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我们讨论了日本和朝鲜的局势。

“这位将军向我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他还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日本也准备接受和约。

“然后他提起他向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野营会发表的关于福摩萨（台湾）的声明。他说他感到抱歉，如果他曾使政府为难的话，我告诉他，我认为这件事已成过去。他说他希望我能谅解他绝不是在搞政治，他在 1948 年上了政客们一次‘当’，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事不致再发生了。

“我告诉他一些关于我们加强欧洲的计划。他说他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肯定在 1951 年 1 月，有可能从朝鲜调一师人到欧洲去。他再次肯定朝鲜的冲突是赢定了；而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

7 点半过一点，他们在另一座小型建筑物里，举行了范围较大的有关朝鲜局势的研讨会。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雷德福海军上将、穆乔大使、陆军部长佩斯、布雷德利将军、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菲利普·杰塞普、阿弗里尔·哈里曼和布雷德利的参谋汉布伦上校。

根据总统的随行人员维尔尼斯·安德逊小姐的记录，会议一开始，杜鲁门就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的问题是要认真地估计一下当前的战局，根据现在战场的进展，俄国和中国到底有无可能直接介入？”

对于总统的提问，麦克阿瑟胸有成竹地回答：“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第一、二个月就进行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需要乞求他们什么了！”

麦克阿瑟还十分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他说，这样他就能够在圣诞节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将留两个师和其他联合国国家的部队在朝鲜，直到那里举行了选举以后。他认为选举最迟可以在 1951 年 1 月份举行，那时候就有可能从朝鲜撤出所有的非朝鲜部队。

即使麦克阿瑟作了上述比较肯定的回答，杜鲁门还是不放心。他眯缝着眼考虑了片刻，又问：“请你还是先具体地讲讲中国，不是说他们有较大的兵力在调动吗？”

“根据我的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中国在满洲的部队有 30 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岸的大概不超过 10 万，他们只能把五六万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讲到这里，稍微停了一下，似乎看看杜鲁门和其他“听众”的反应，然后又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空军。由于我们在朝鲜已掌握了制空权，中国人想来到平壤，那就会伤亡惨重。”

“是啊，”杜鲁门似乎又得意又不放心地说，“最近北京连续发出警告，周恩来确实讲了许多‘不能置之不理’的话。对此，将军有何高见？”

“总统先生，难道你不认为那是一种外交讹诈吗？”

“我也这么想。”杜鲁门说，“当时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正在讨论‘八国提案’。周恩来是企图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挟，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特别是那位传话的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他几乎总是帮中国人的忙。那么，将军，俄、中有可能联合干涉呢？”

“俄国人没有能用于北朝鲜的地面兵力，唯一可能的联合干涉是俄国对中国地面部队实行空中支援。不过，”麦克阿瑟停了一下又说，“我认为俄国空军每次轰炸我军时，将会炸到中国人。我相信，那是不会收到什么效果的。”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一问一答，似乎使远渡重洋的总统及其随行人员感到满意，“不过，我们总不能用这么大的兵力长期呆在朝鲜。”坐在总统旁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到1951年1月份，第二师或者第三师，是否可能抽出调往欧洲？”

“我认为，战争在感恩节就可以结束，在朝鲜的北方和南方的正规抵抗都将终止。”麦克阿瑟果断地回答说，“我希望圣诞节能将第八集团军调回日本。调哪个师到欧洲，就看你们的了。”

当谈话转到朝鲜的重建问题时，会场更加活跃起来。关于如何武装和加强李承晚军队，关于如何发挥日本的作用等等，已经勾画出一个重建朝鲜的蓝图。麦克阿瑟迫不及待地说：“枪炮一停，军人就要离开朝鲜，要由文职人员取而代之。朝鲜陷于瘫痪已经很长时间了，恢复经济建设的资金即使最节省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备足……在3到5年里使用10亿美元足以弥补损失。”麦克阿瑟指出，“用泥巴子和竹子盖的房子，如果被摧毁的话，可以在两周内重新盖好。”

会议最后就李承晚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麦克阿瑟极力反对一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和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要求在南北朝鲜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说：“如果把一个曾经牢牢站住脚跟并且经受了如此浩劫的政府赶下台，把它与北朝鲜相提并论的话，那将是很糟糕的。”

“不能这样做，而且也不必这样做。”杜鲁门站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表明我们支持李承晚政府，让宣传见鬼去吧！”

正式会谈到此结束，杜鲁门对威克岛之行感到满意，主要是从麦克阿瑟这里了解到中国“不会干预”的立场。他认为心上悬着的那块石头好像落地了。他因此高兴地说：“没到这里来的人，都不会相信我们讨论了如此之多的重要问题。”

杜鲁门提议休息一下，好让大家用午餐。当时是上午9时过几分。在此期间，随行人员可以为新闻界拟写公报。但是麦克阿瑟并不想逗留。“如果可以的话，”他说，“我急欲尽快赶回去；并且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在午餐前就离开。”杜鲁门没有表示反对。这样会议在上午9时12分结束，也就是会议开始后96分钟。

杜鲁门邀请麦克阿瑟回到小活动房子里闲聊了一会。他们终于又谈到了政治。据麦克阿瑟后来对惠特尼说，将军问总统是否打算在1952年争取连任。杜鲁门则反唇相讥，问麦克阿瑟是否有什么政治抱负。麦克阿瑟回答说：

“根本没有。如果有哪位将军与你竞争的话，那么他的名字会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麦克阿瑟。”

杜鲁门似乎对麦克阿瑟的匆匆离去感到遗憾。使麦克阿瑟感到惊奇的是，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授勋仪式。总统授给他一枚优异服务勋章，还说了一些颂扬赞誉之辞。受勋完毕，总统还特意赠送一点私人礼物——10磅布隆糖果，请将军转给他的夫人。关于10磅布隆糖果的来历，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透露了它的细节。她说，杜鲁门出发前和助手们商议，给麦克阿瑟带去一点在日本买不到又会使他高兴的小礼物。在五角大楼找到一位曾经当过麦克阿瑟私人助手的年轻人，他建议带些布隆糖果给麦克阿瑟和他的夫人，他们都喜欢吃，而且在日本买不到。

杜鲁门对威克岛之行感到满意。在返回华盛顿途中，10月16日，他在美国西海岸大城市圣弗兰西斯科（即旧金山）一家歌剧院里发表了外交政策演说。他向美国人民报告了威克岛会谈的情况，并表示“朝鲜是联合国行动的象征”。他说：

“我才从威克岛回来，在那里我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一次非常令人满意的会谈。

“我知道外间对于我这次旅行一定有很多的猜测。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神秘。我去了，是因为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见见面，谈一谈。和他见见面，谈一谈，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约定在一个什么地方会晤。

“战区司令官由于亲临其境，最了解当地情况，所以再没有比和他晤谈更解决问题的了。他掌握大量的情报，这对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正确地决定政策都会有帮助。

“我之所以到威克岛去会晤麦克阿瑟将军，是因为我不希望使他远离朝鲜，在那里他正得心应手地指挥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活动。那里事态的发展是很快的，我认为他不应该离开他的岗位太久。

“同时，我相信我的威克岛之行会加强联合国在朝鲜所采取的历史性行动的意义。因为朝鲜已经成为人类共同抵抗侵略的象征。

“我还觉得迫切地需要通过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弄明确：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

“这次会谈归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我们有维护世界和平的持久能力。

“在威克岛我们谈到了远东的局势和它对世界和平的关系。我征询过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依他看美国怎样才能太平洋地区最有效地帮助联合国促进和维护和平与安全。

“我们讨论了日本问题和早日缔结对日和约的需要问题。我们都对一个和平、繁荣的新日本抱着莫大的希望和信心。

“麦克阿瑟将军告诉过我朝鲜的战斗情况。他描述了在他指挥下的联合国部队的光辉的成就。和大韩民国的部队一起，他们打退了侵略的浪潮。越来越多的战斗人员正从全世界的自由的国家里赶来。我坚信这些部队不久将恢复全朝鲜的和平。

“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自然对我们的陆、海、空和陆战队战士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他们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新的一页。我们所有的人会为他们感到骄傲。

“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军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个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

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现在，我希望威克岛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一致的象征。我希望看到环绕威克岛以西的所有地区实现世界和平。我希望看到环绕威克岛以东的所有地区实现世界和平。我们正在赢得和平！”

“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

杜鲁门在这篇讲话中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说成是为了“和平”，为了什么“反侵略”，这真是“贼喊捉贼”了。他还为麦克阿瑟的侵略行为大唱赞歌，夸耀他的“战功”，这完全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为了下一届总统竞选的需要，也是杜鲁门色厉内荏的表现。

在威克岛期间，麦克阿瑟口口声声向杜鲁门总统保证“中国人参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但是新任国防部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却对此表示“忧虑”，这也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当初所难以理解的。佩斯一回到华盛顿，便去拜访马歇尔，向他报告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会面的情况。现将佩斯整理的他和国防部长的对话抄录如下：

佩斯：马歇尔将军，麦克阿瑟将军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佩斯，那是十分麻烦的。

佩斯：先生，您肯定没听清我说什么。我是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我听清了。但是，战争结束得过于突然，会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佩斯：你这样说是不是指美国人民就不会有充分的机会去理解冷战的含义？

马歇尔：我就是这个意思。

佩斯：马歇尔将军，在美国人民看来，这是一场极其困难和规模巨大的战争。

马歇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佩斯。但是，你并没有像我那样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结束，没有看见人们蜂拥回到他们的平民工作岗位，没有看见他们把坦克丢在太平洋里，任其腐烂生锈，没有看见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逐渐消失。

佩斯：我知道，马歇尔将军，但自那时起，时光流转，形势巨变。你是否认为，如果我说美国人民已经吸取了教训，我就是天真幼稚了呢？

马歇尔：不，佩斯。我不认为你是天真幼稚。我认为你天真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威克岛会谈后的这种“欣喜气氛”，是建立在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基础之上”的。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起，美国情报机构就一直在反复考虑，苏联人和中国人，或者二者一起，会不会积极参战。而且从一开始，这些分析往往得出极为相似的结论：苏联和中国都有能力参战，但由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它们大概不会这样做。

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得到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情报单位赞许的分析中，再次肯定了其早些时候的分析，即中国大概不会参战，因为参战所造成的损失看来会超过所带来的好处。中央情报局的这一分析的结论是：

“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预，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

国大概不可能在 1950 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

中央情报局在 10 月下旬认为，北朝鲜人正在采取持久的游击战，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和苏联会进行干预。据美国估计，北朝鲜部队“仅有 7 个师的残部 2 万人仍在继续战斗”。另外还有 15000 人在三八线以北，但却被“联合国军的战线给切断了”。还有大约 1 万人留在南朝鲜打游击，尽管“他们显然没有统一领导和互相协调”。中央情报局确实十分警惕地注意到：“中共近几个月来在国外大量购买麻醉品和药品的行动，可以被看作是为了满足大规模的正常需要，但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购买量的急剧增加，也可以表明是在进行军事储备。”

在这一期间，威洛比将军所领导的美国远东司令部的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也同样无济于事。7 月 6 日一份远东司令部的《每日情报综述》，把中国在“满洲”的军事力量确定为 189000 人，其中 115000 人为正规军，其余为民兵；中国北部（指华北）的正规军为 176000 人。到 8 月份，在满洲的正规军增至 246000 人，9 月 21 日增至 45 万人。但是，这一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第四野战军在成功地进行了针对国民党人的战役之后返回原来的驻地，这一战役主要是在中国中部地区进行的。威洛比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任何分析都没有提到这些北调的军队有可能参战。

10 月 18 日，沿鸭绿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在与北朝鲜隔江相望的安东附近的机场上，发现了 75 至 100 架飞机。这一情况显然使威洛比和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大吃一惊，第二天又向安东地区派出了侦察机。如此强大的空军存在，显然与麦克阿瑟仅三天前在威克岛告诉杜鲁门总统的情况，即断定中国人不会参战，不相一致。使威洛比感到宽慰的是，那些飞机已不在安东；第二次侦察没有发现“飞机的迹象”，只在一条跑道上发现了一辆机动车。对此，美国的情报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认为：“10 月 18 日发现的中国飞机是在进行大机群的远距离飞行，在经过选择的机场上作短暂停留，并以此作为他们训练计划的组成部分。”另一种可能是，“中国飞机的突然的大规模部署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正在进行的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威洛比的另一份报告说：“9 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是激烈辩论的议题。据说，最后的决定是，如果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中国共产党就进行干预。”但是，国务院却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

一周以后，印度大使潘尼迦又传来了信息：周恩来总理警告说，“美国人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对此，美国舆论界给予极大关注。合众国际社发表评论说，“现在，中国总理发出了看来是明确无误的警告，即美国人不要越过雷池一步。”尽管如此，美国政府“高层人士”再次把这一警告贬为“恫吓”而不屑一顾。美国观察中国的主要据点，香港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说：“这是中国的战争叫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戏的话，他们就应该比现在亮出更多的牌……我们不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恫吓过分惊恐。”

然而，就在美国战争狂人断定“中国不会介入朝鲜战争”，他们可以在朝鲜为所欲为的时候，中国政府出于保家卫国的需要，已经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麦克阿瑟向杜鲁门的保证泡汤了正是：

麦克阿瑟打保票，  
胡说朝鲜战争赢定了，  
中国卷入的危险极小、极小，  
圣诞节前就可高奏“凯旋”号。  
你说美妙不美妙？  
可惜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欲知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决定的详情，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五章 英明决策

邻居着火快帮忙，火势蔓延两俱伤；  
中国政府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乡。

虽然中国对美帝的武装侵略发出多次警告，但杜鲁门战争集团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认为中国义正辞严的警告是“虚声恫吓”，坚持向三八线以北大举进犯，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应朝鲜政府和人民的要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朝鲜战局瞬息万变，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9月上旬，朝鲜人民军已解放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占人口92%以上的人民，将美伪军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的釜山地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自9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美国为挽救在朝鲜半岛的败局，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于9月15日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于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在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的指挥下，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等部队共7万余人，在300多艘军舰和500多架飞机掩护、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实行登陆。

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军便立即向汉城、水原方向进攻。9月16日，在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指挥下，被围困在釜山的美伪军十个师开始向北反攻。这时，朝鲜人民军处在两面作战的不利情况下，被迫转入战略退却。9月23日，从洛东江北进的美骑兵第一师与在仁川登陆后向东南突击的美第七师在水原附近会合，形势的变化对朝鲜人民军越来越不利。9月28日，美伪登陆部队攻占汉城。两天后，美伪军越过了三八线，疯狂北犯。

早在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金日成首相就派朴一禹来安东（今为丹东）向中国边防军通报了这一情况。朴一禹是朝鲜的次帅，内务相，曾在中国工作过，中国话讲得相当好。他说，自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局急剧变化。他现在只能讲些大概情况，具体的战局变化难以掌握。由于敌人沿着铁路线和公路急速北进，而且派飞机狂轰滥炸，公路、铁路全被敌机破坏了，朝鲜部队只好沿着山区的小道往北撤，很多主力部队现在还滞留在南方，联系不上。最后，朴一禹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

10月1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携带着金日成首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飞到了北京。朴宪永当面向毛主席、周总理恳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支援。深夜，金日成首相在平壤又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在此之前，1950年9月1日，柴成文被外交部紧急召回北京，当天夜里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柴成文拿出一份经同倪志亮大使商定的《汇报提纲》，扼要地报告了朝鲜战场当前的敌友态势和他所知道的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然后他提出两点看法：美、李军退出大田后，人民军同敌人已形成对峙状态，难以再进；在三面临海的一个狭长半岛上作战，自己既没有制海权，又没有制空权，长期顶下去，十分不利。对整个汇报，周恩来听得非常仔细。听到这里，他说：“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运输和翻译，铁路没有保障，公路情况不好，路面太窄。”

柴成文说，“另外，就地补给不可能，当地粮食、弹药都没有，取之于敌，就大兵团作战来说是不可能的。”

“你把这份提纲留下，”周恩来听了汇报后说，“你何时回去，听候通知。”周总理在《汇报提纲》上批了“印发政治局常委各位同志”几个字。

柴成文回到住所，深思着当晚向中央领导同志当面汇报的情景。他深刻理解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奴役，又遭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朝鲜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他十分敬佩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顽强精神，但他对战局的发展，抱着极大的忧虑。现在他为中国可能出兵援朝感到兴奋。

柴成文滞留北京期间，美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战局发生巨大变化。就在这时，中央决定再为驻朝使馆增派五位武官。原来东北边防军早有一个报告，建议在出兵之前，派一个四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前往朝鲜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周总理一直没有批复，现在终于决定立即派出。但在中央未就出兵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仍不宜用先遣组名义，决定都称武官，并加上东北军区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将军。9月17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要柴成文偕五名新派武官尽快出发。抵达平壤后，金日成十分高兴，并要首相秘书何仰天分别给五位武官各开一个首相签署的《信任状》，要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他们立即分赴朝鲜北部前沿勘察地形，这样紧张地工作了近一个月。

这时，中共中央主要决策人的决心已下，要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要准备拿出足够的力量击退美国侵略者。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9月20日拟定了关于作战方针的基本原则：“抗美援朝战争应是自力更生的持久作战，在战役战斗中，必须集中兵力与火力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以利长期作战。”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同。

然而，自从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后，朝鲜战局十分险峻。10月1日，麦克阿瑟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面对麦克阿瑟的猖狂挑衅，金日成的回答是坚定的，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下定了长期抵抗的决心。10月1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他坚定而风趣地说：麦克阿瑟“要我举手投降，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习惯”。说着，他挥了挥拳头。他希望中国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十三兵团尽快过江支援朝鲜作战；并于次日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宣布，人民军已有组织地撤至北方新阵地继续抵抗。事后不久，又发表了《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广播讲话，号召全体朝鲜人民“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为了给敌人以新的决定性的打击，要准备好一切力量”。“如果不得已必须后退的时候，要把一切物资和运输工具全部运走，哪怕是一台机床，一个车皮，一粒米也不要留给敌人。”“要在敌占区积极开展斗争。”

朝鲜大地在流血，朝鲜人民在遭受灾难。“邻家着火，岂能安之若素！”这几天毛泽东吃睡不宁，朝鲜问题在困扰着他。这天深夜，他反复阅读着金日成首相请求“出兵援助”的来信。信上写着：

“……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对人民军很有利。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挤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内，朝鲜人民有可能争取最后决定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然而，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急速调动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于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汉城……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我们人民军对上陆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地面机械化部队疯狂向我进攻，我们受到的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与其它设施大量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更加减弱了。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上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继续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企图很可能会实现的……”

“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血，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给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谨向你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毛泽东看着这封信，沉思良久。朝鲜人民向我们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怎能见死不救呢？朝鲜处境危机，同时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日本侵略者曾经说过：“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与台湾。”这是1927年田中奏折中说过的话。日本侵略者不但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自1895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按这一程序进行侵略的。1895年，日本侵略了朝鲜与台湾；1931年，日本完全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更发动了征服全亚洲的战争。美帝国主义1950年侵略朝鲜与台湾，正是在重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老路啊！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唇亡便齿寒。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友谊。如今，朝鲜人民在受难，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中国各族人民纷纷要求志愿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特别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我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还筹集了许多援助物资，抽调了许多医务人员等。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历史的经验告诉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坚决抵抗才是出路，妥协退让只能换来帝国主义的更大的贪心和自己国家的更大的屈辱。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任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出兵朝鲜”，虽然毛泽东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反复商量过，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这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举动啊！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困难很多，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毛泽东心思：“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常说性命关天嘛，打得好

那没有什么可说的，打得不好，危及国内政权，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待呀！”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一面沉思，一面踱来踱去。“如此重大问题，绝非少数人决定哟！”他想明天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在京的高级将领们参加，一起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主意已定，他想和周恩来通一个电话，但一看表，已是凌晨两点40分了，天这么晚了，怎好再惊动他呢！毛泽东犹豫了片刻，考虑还是得先和总理商量一下，于是，他轻轻拨动了电话：

“恩来同志，天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

“主席，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睡不着啊，关于出兵问题，我考虑是否明天召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大家尽情发表意见，好好讨论一下，最后再作出决定……还有，明天的会议可不要忘了通知彭德怀同志，最好派架飞机把他从西安接来，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要听听这位彭大将军的意见。”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现在就通知杨尚昆同志，请他就此作出安排。”

当时的北京，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沉浸在欢庆人民共和国诞生一周年的喜悦中。可是，在中南海这块静谧的土地上，这几天的气氛是格外的紧张。党中央政治局正在这里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

1950年10月4日，下午4点多钟，彭德怀将军一下飞机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中南海。走进颐年堂会议厅时，下午的会议已经开始了，与会者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深沉思虑的表情。

毛泽东主席一看见彭德怀，立刻笑着招呼：“彭大将军，你来得正好哇！恐怕催你催得急了点，可是也没办法，这是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休息嘛！”

“让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立即进京，你的命令一下，我家里就是着了火，也得赶来哟！”彭德怀向毛泽东点头笑笑说。

“我们的总理早就警告过美国侵略者，说你不要过三八线，要过了这条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可是人家硬是不信，硬是过来了。我们怎么办呢？究竟是出兵参战，还是听之任之？请你彭老总也准备发个言。”

彭德怀这才明白，中央从北京派来飞机，命他火速赴京，原来是讨论是否出兵援朝这个重大问题啊。他暗暗思忖：发这个言分量太重，关系到国家命运；加上对当前的形势了解得还不够全面，要认真考虑，以免失言，招致误国误民。

会上，毛泽东主席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从国际、国内的大局着眼，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抗美援朝的大计作全面的分析，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不仅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而且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完全肃清。

无论军力或经济力都远不如美国。在经济方面，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1950年，其钢产量达8772万吨，工农业生产总值达1507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美国钢产量的1/144；工农业生产总值为574亿元人民币，也无法同美国相比。

在军队装备方面，美军的装备是世界第一流水准的，它的一个步兵师就装备坦克140余辆，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330余门，机械化程度高，战场

上机动快速，反应灵活，并且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支援作战，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东北边防军没有坦克，除有几百门机动火炮外，每个步兵军只有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90余门，还没有美军一个步兵师装备得多，并且多是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装备。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都刚刚组建，短时间内不可能参战，根本谈不上制海权和制空权。

中国出兵参战的困难确实很多，据《彭德怀自述》说，毛泽东主席在会上着重让大家摆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啊！”

毛泽东说完之后，会场上陷入一片沉默。这时毛泽东看了看高岗，然后笑着说：“高岗同志，你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看得远呀，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当时，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他的态度非同一般啊！正因如此，他从沈阳来到北京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出兵朝鲜问题，分别和他交换意见，但他总是强调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如今在大家摆了朝鲜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之后，想再听听他的意见。

“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高岗说，“我们国家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现在刚刚统一，元气还没有恢复，再打，怕是经济上负担不起。现在是政权到手，百废待兴。打仗又不是用拳头，要花钱哟！”高岗讲到这里停了一下，看了看大家又说，“还有林彪同志那个意见，我认为应该认真考虑。我军装备落后，大都是缴获日本人的三八大盖。美国一个军有各种火炮1500门，我们一个军才不到200门，坦克更少。一旦顶不住，美军打过鸭绿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

“防？怎么个防法？”周恩来插话说，“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我们鸭绿江1000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都得准备打，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既然早晚都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跟美国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周恩来说到这里，从文件包里拿出新华社刚出的一本《参考资料》说：“根据法新社透露，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的各个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既然美国决定从台湾、朝鲜和越南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我看还是选择朝鲜较量为好。理由是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们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老大哥的援助。”

“依我看，既然早晚都要打，那不如晚点打好。”高岗坚持说，“美国战争潜力很大，从他们的南北战争结束到现在，将近100年了，美国本土没有遭受到战争破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今，美国的钢产量，每年达到8000多万吨，是我们的140多倍。而且它手里还拥有原子弹。而我们，大家都知道，百孔千疮，百废待兴。不如等我们经济发展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时候再打，恐怕更有把握一些。”

高岗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有的说，中国出兵参战，虽然困难很多，但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尽管美国经济力量和军队装备都占优势，并且手

里握有原子弹，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它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遭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政治上是孤立的，失道寡助。同时，美国在军事上也有严重的弱点，战线长，后方远，兵力不足，并且士气不高；美国的盟国已不强，西德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还没有武装起来，英国和法国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了元气；原子弹已非美国所独有，并且不能轻易使用，对战争胜负也不起决定作用。

中国虽然经济力量很弱，军队装备落后，但中国出兵参战是反抗侵略的正义行动，可以动员全国人民全力支援，能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得道多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并且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并有朝鲜人民的支援。这些都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只要指挥得当，逐步改善部队装备，是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

会上发言非常踊跃，各种意见相持不下。有的说，我们准备不够，美国准备也不够；美国军队分布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与其坐等美国打进来，不如打出去。

也有的说，暂缓三五年再打这场战争当然好，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容许我们再等三五年了。同时，即使我们暂缓三五年，也不能指望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有根本的改观，并且三年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东西还是要被打烂。

会开得很晚了。这时候毛泽东主席笑着对大家说：“我看美帝国主义要打，但饭也要吃，觉也要睡。”他宣布暂时休会，明天继续讨论。

众人起身离去，毛泽东和彭德怀最后走出颐年堂会议室，来到菊香书屋。彭德怀在毛泽东书房兼办公室坐走后，毛泽东从办公桌上的卷宗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彭德怀：“这是金日成和他们的外相朴宪永10月1日那天给我打来的电报。你看看，形势危急啊！我们的总理虽然多次发出警告，但人家当成耳旁风，他们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原子弹，欺人太甚啊！”

“德怀同志，虽然中国还很落后，但毕竟我们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如果对朝鲜见死不救，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国家！”

“主席，看来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題，而是如何战而胜之的问题。”

“对，你说得对，打是早晚要打的。”毛泽东说，“现在人家打到咱们家门口喽，我们还能退避三舍吗？当然要打，而且要打赢，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

“主席，如果出兵，第一批入朝的十三兵团兵力是否够？”彭德怀问。

“现在十三兵团有四个军，我和恩来商量准备再给他们编入两个军，把五十军和六十六军调去，你看怎么样？”毛泽东没等彭德怀回答又说，“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的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我们是要和平的，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这次把彭德怀从西安急召进京的目的是想让他带兵入朝。但这是件大事，不宜采取直接任命的形式。况且，他深知彭德怀的脾气，刚直不阿，威武不屈，一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勇挑重担子。毛泽东想起当年陕北吴起镇大捷后，他曾乘兴挥毫赋诗一首，赠彭德怀：

山高路远沟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现在毛泽东把目光看定彭德怀，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彭德怀似乎预感到，毛主席将委他以重任，不过他还有点摸不大准。十三兵团大都是四野林彪指挥的部队，于是，他问道：“主席，林彪现在怎么样？”

“现在不谈他吧，”毛泽东把手一挥说，“这个人打起仗来谨慎有余，胆量不足，现在又身体不好，经常失眠，到苏联休养去了……现在天气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休息了。”

金秋之夜的北京，华灯初上，行人熙攘，一片和平景象。在东西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谁都不知道，就在那个宁静的时刻，新中国的领导人即将作出一项后来震动世界的重大决策。此时此刻，彭德怀站到北京饭店寓所的阳台上，透过夜幕向东方天际眺望。他清楚地意识到，开完会后他已经不可能再乘那架伊尔—18飞回西安，实施他开发大西北的蓝图了。这天夜里他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做了如下的记述：

“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

“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也应当出兵。

“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毛主席的这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彭德怀苦思了一夜，一点也没有困意，反而觉得头脑更加清醒，精神更加振奋。“那么，出兵能不能打胜仗呢？”彭德怀不禁联想到当年的西北战场，那时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的形势，是那么的严峻！胡宗甫的机械化部队有23万人，而自己指挥的兵力只不过23000人。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曾几何时，情况大变，胡宗南被赶出延安，被赶出西北。彭德怀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像这样的战例是不少的。这就铸成了他一条牢不可破的信念，只要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就会无往而不胜！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攻无不克，就可战胜任何艰难险阻。

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进行，彭德怀习惯地用手理了理自己的光头，开始发言了。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我看，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

会主义是困难的。”

“好！讲得好！”毛泽东兴奋地说，“可是，德怀同志，这件事情也确有很大的风险。以我们说，一个，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要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二个，既然打起来，就要准备着美国同我们宣战，就要准备着他们至少要轰炸我们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使用海军攻击我们沿海城市，甚至到处轰炸，一直到丢原子弹。”

“这个，我也考虑了。”彭总刚毅果断地说，“关键是是否能打胜，打胜了，风险就小，打不胜，风险就大。我想，最后无非是他们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当作我们晚解放几年！”

“还是你彭老总啊！”毛泽东赞许道。后又关切地问：“德怀同志，你最近身体怎样？”

“很好！”彭德怀对自己的领袖和战友，一向忠诚坦荡。毛泽东深为感动，上前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德怀同志，这我就放心了！我和朱老总、少奇、恩来几个人都商量过，大家也有这个想法。这副担子就由你彭老总担起来吧！我谢谢你，中国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啊！”

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六天。要不要出兵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这个决心可真不容易下呀！最后毛泽东主席讲道：“经过六天的讨论，我们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出兵参战，既是朝鲜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因此，我们党中央认为：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讲到这里，毛泽东主席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扬起来说，“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

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出动，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在分秒必争地进行。正是：形势紧迫，刻不容缓。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六章 箭在弦上

黑云压城城欲摧，临危受命岂能推；  
驰跨拼杀何足惧，勇挑重担振国威。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又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对出兵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全党全军高层领导干部认识统一后，毛泽东才于 10 月 8 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第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同日，毛泽东主席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致电金日成首相，告知了上述决定，并请金日成即派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诸问题。

且说毛泽东 10 月 8 日的命令传到十三兵团后，全军欢腾，兵团司令员邓华从外面急步走进来，对副司令员洪学智说，“老哥，老哥，中央来电报了，任命彭总当我们的司令兼政委啦！”

“彭总来当司令，真是太好了！”洪学智欣喜地说。

彭德怀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是位富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戎马大半生，功勋卓著。

1928 年，他领导了平江起义。起义军编为红五军，在罗霄山脉建立根据地。国民党以 40 倍的兵力围剿红五军。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壮大了红五军队伍。

1930 年，他率领红五军攻进长沙，夺取了敌人的大量弹药和物资，同时扩大了红五军的力量。后来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不久，彭德怀奉命带领红三军团渡过赣江，到中央苏区，又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战役。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时，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开路，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

封锁线，血染湘江，突破乌江，使党中央在遵义得以喘息，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四渡赤水，翻过雪山，到了四川的懋公。中央红军过草地后，组成甘陕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甘陕支队经过千辛万苦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当我红军还没有站稳脚跟时，马匪的四个骑兵团蜂拥扑来，妄图把我疲惫不堪的红军歼灭。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歼灭敌人的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骑兵团，使红军在陕北立住了脚。

抗日战争期间，彭德怀将军率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组织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攻克敌人据点 293 个，歼灭日伪军 46000 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北战场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以劣势胜优势，用 23000 人，打败了胡宗南 23 万美式装备的反动军队。现在有彭总指挥抗美援朝，全军将士对打败美国侵略者信心更足了。

洪学智看完电报，兴奋地对邓华说：“中央决策英明，由彭总来当司令员，心里就踏实了！”

“不过，老哥你要小心伺候啦！”邓华说，“我对彭总是了解的。他这个人事业心很强，打仗要求很严格，有高度的责任感。作战中稍出点纰漏他就大发脾气，要是把他惹火了，还要杀人呢！你得小心脑袋呀！”

“彭总脾气大也没关系，咱们认真按原则办事。反正脑袋只有一个，拿掉就拉倒了。”

“玩笑归玩笑，彭总一来，可就是要入朝的架势啦。”邓华收起了笑容说，“我们得准备好，到时候可不能出纰漏呀！”

“按你说的办，”洪学智说，“小心伺候就是！”

下午，兵团司令部又接到电报，得知彭德怀和高岗已经从北京到了沈阳，定于 10 月 9 日在沈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当即，他们就通知各军，令各军正副职领导干部，务于 9 日凌晨前从安东乘火车赶到沈阳。

朝鲜局势危机，彭德怀又是急性子。就在毛主席任命下达的当天，彭德怀便飞到沈阳，住到了东北局三经路招待所。连日来，他与高岗研究准备情况，筹建志愿军司、政、后指挥机关，与有关人员谈话，并会见金日成派来的联络员朴一禹，商谈志愿军入朝的有关事项，可谓“马不停蹄”呀！

“这次率兵出征可不同以往啊！”彭德怀心想，面前的对手是美帝国主义，它的陆海空三军，都是现代化装备，而他所统率的志愿军，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出国作战，地理民情不熟，言语不通，而且朝鲜已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部队作战所需的物资绝大部分不能靠就地补给，要依靠国内供应，这就愈加重了后勤方面的困难。而且不管有什么困难，也必须打赢这一仗。

彭德怀深感责任重大。连续几天他都睡不够三个小时，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对前来为他接风的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说“我这个刚被任命的司令员，现在还是一个光杆司令，我还得跟你高主席要人哩！”

“大将军临危不乱，举重若轻。”高岗笑着说，“走吧，先到我家给你吃酒，给你接风！”

“我看免了吧，我现在是火烧屁股，坐都坐不住，哪有心思喝酒？”

“那可不行，我要不管你彭德怀的饭，有一天毛主席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说着把彭德怀拉上车走了。

彭德怀在车上满脑子考虑的还是战备问题。“总后答应调给一批运输汽车，十辆炮兵牵引车，西南局答应支援2000名司机，不知到了没有？”

“到了，到了。”高岗说，“中央指示我们东北军区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我已找李聚奎开了会，该布置的都布置了。中央组织部还为东北军区后勤机关调派了2000名干部，其中大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同志，现在都已分配到各部门。”

“老兄啊，毛主席让我有什么困难找你解决，你可不要嫌我彭德怀老向你伸手哟！”

“彭老总，你放心好了。中央的决定我一定照办。”高岗笑道，“我哪里敢怠慢你彭大将军，你有上方宝剑呀！”

“先头部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粮食和十个基数的弹药。”彭德怀依然不放心，“还有部队需要的冬装也该立即发齐。”

“让你放心，你就放心好了，粮食、弹药和被服都已前运。我还让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成立了后勤前指，到时随你的部队一起行动。昨天李聚奎告诉我，他正在扩建100个后方医院，抓紧配备药物和医疗器材。”

“不过，我还得说，战时要保证铁路大动脉的运输畅通啊！”

“这个更没问题了，李聚奎都想到了，昨天他还说已经动员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运输队和担架队。李聚奎是你的老部下，你还不放心吗？”

用过午饭后，彭德怀还和高岗商讨明天会议的安排问题。“明天军以上的干部会是你主讲啊，你可要给大家好好鼓鼓劲。”

“你是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你该唱主角嘛！”

“不要推了，这是毛主席交待的，以你高岗为主，以我彭德怀为副，你对四野干部熟，有威信，进行作战动员，可不能让我唱独角戏。”

“好了，明天我先讲，你后讲。”高岗起身告辞说，“不过，今天晚上你可得好好睡一觉。”

第十三兵团的干部抵达沈阳后，第二天早上先去旅馆拜见彭总。一见面邓华就说：“欢迎彭老总，有你出任司令员，我们的仗就好打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

“那好，那我们一起抗美援朝吧。”彭德怀说，“不过，我可不算志愿军啊！”

“那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本来是该林彪来的，可是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

洪学智见彭总这样风趣，也就笑着说：“彭总，那我也不算志愿军！”

“哦，你怎么也不算志愿军？”

“我是邓华把我鼓捣来的，连换洗衣服也没来得及带。”

“你们俩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邓华笑着说，“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吗？”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彭德怀看了看洪学智说：“你说你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来得及带，就给弄来了，那我呢？10月4日上午，我正同西北局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开发大西北的规划，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我连家也没回，连洗漱用具也没有带就上了飞机。我猜想很可能是讨论西北的建设问题，所以急匆匆地从办公

室拿了一摞开发西北的资料。没想到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毛主席对我说，‘原来是想让林彪去的，他对四野熟悉，可是他说病了，去苏联治病去了，所以想让你去。’毛主席问我同意不同意，我没有推委，临危受命，怎么好推委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说一个‘不’字！”

彭德怀这一番话，大义凛然，大家听了深受感动。对党对国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可敬可佩！

军以上干部会上午9点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以及该兵团所属的各军军长和政委。会议由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以及对彭总任命的命令。接着高岗讲话，他介绍了中央对出兵朝鲜问题讨论的情况。

“当然，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吧，就有些不同的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我都谈过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那我这个东北主席也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

“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也知道，彭大将军嘛！”高岗看了看彭德怀说，“他是10月4日被中央调到北京，几天后就到了沈阳，也是仓促上阵啊！我对他说，既然中央信任你，点将点到你头上，你就干嘛，四野的同志欢迎你，你们说对不对？”

说实话，彭德怀对高岗的讲话，感到有点吃惊：这个高岗，怎么把他对出兵朝鲜的不同意见也端了出来？要知道，这是作战动员会，又不是出兵朝鲜利害得失的讨论会。既然中央做了决定，你高岗还谈个人意见干什么？

“高岗同志刚才将了我一军，”彭德怀站起来说，“四野是能打仗的，能打大胜仗；林彪同志曾经指挥你们打了很多胜仗嘛，攻锦州，打天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功劳不小。梁兴初你那个黑山阻击战就打得不错嘛！你现在当三十八军军长，这是个老部队，有我‘平江起义’的老底子，又是四野王牌军，怎么样，现在部队的状况如何？”

“很好，”梁兴初答，“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好嘛，”彭德怀说，“我这些年指挥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四野的情况不熟，主要靠在座的各位了。以后志愿军不光是四野，现在就有华北的六十六军嘛，华东宋时轮的第九兵团正往上开，以后还有十九兵团、二十兵团，陈赓的三兵团，五湖四海，我彭德怀光杆司令一个能行吗？打仗主要是靠大家。

“高岗同志向大家讲了出兵的意义和必要性。当然，中央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关重大嘛。这就是说，党中央、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一定要打好！我们也不要美国部队看得太了不起，800万蒋介石的军队，也都是美国装备的嘛，不也是我们手下的败军吗？我看，能打败徒弟，师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不能轻敌，美帝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这一步，等我们摆好阵势他才进攻。美军机械化，前进速度快，我们必须抢时间，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保证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昨天晚上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志专程抵沈阳，向我们通报了目前朝鲜

的战况。美国最近又从日本动员了5万兵力补入了李承晚部，并且他们还拟再从美国调7个师来朝作战，从东西朝鲜湾登陆。金日成首相再一次要求我军迅速出动。所以我军的出兵不是定了，而且是很快就要出动了。

“当前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击侵略者，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作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在谈到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时，彭德怀说：“在敌人装备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我军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已不适合于朝鲜战场，而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方针。

“敌人来攻，我们要把它坚决顶住，不使之前进；发现敌人有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歼灭之。”彭总强调说，“保存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某一阵地。我们不是单纯的防御，最好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守住阵地。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完成好。”

沈阳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彭德怀抵达安东，前往兵团了解部队的战备情况。邓华他们提出，根据目前战局发展，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的。他们分析，由于我军火力弱，与敌人的火力相差得太悬殊，歼灭美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两个军；歼灭伪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一个军。因此，还需向中央建议，赶快增加部队。中央原来已从华东和西北调动的二十四个师，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和第三批兵力，预计是在1951年春季才逐步使用的，现在看起来应该尽快提前调来。

“你们这个意见很好，第十三兵团虽然战斗力强，但兵力毕竟有限。根据我军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其他部队应该继续赶来，我马上向中央报告。”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建议后，中央很快确定宋时轮将军率领第九兵团昼夜兼程赶上来，并电令第六十六军从天津赶来维护后方和确保铁路大动脉的畅通。

10月12日，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又来安东，向彭德怀通报美军和李承晚军都已越过三八线，正疯狂向北推进；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的有五万余人。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再次请求中共中央尽快出兵支援。

现在箭已在弦上。情况紧急，彭德怀当即召集十三兵团领导对入朝后的部署进行了研究。决定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约200公里之德川县山岳地区，以其余3个军及3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之熙川、前川、江界地区。这样，第一，可以使美、伪军有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证平壤、元山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领。这样，我军可以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第二，如元山、平壤以西之敌向北进攻德川等地，则我军可以用必要兵力钳制平壤之敌，而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攻之敌。彭德怀说：“只要歼灭敌人两三个师，局势就可以大为松动。”

然而，正当彭德怀运筹过江和准备对全军进行战前动员的时候，10月12日晚8时多，接到毛主席紧急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

（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廿时

这封电报，彭德怀反复看了好几遍，不得其解。看来情况有变，而且一定是紧急情况，不然不会改变10月9日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命令。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疑团，直到彭德怀回到北京后才解开了。令人又气又恼！

自从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美国人决心侵占北朝鲜。在此情况下，中苏两国两党领导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已看出完全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所以中苏两党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最后两党达成了协议，由中国出兵援朝，由苏联派空军支持。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0月8日，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令志愿军向朝鲜境内迅即出动，同时通过驻朝使馆，通知了金日成，请朝鲜方面派专人去沈阳与彭德怀司令员商谈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宜，而且将这些情况都向莫斯科作了通报。

谁知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入朝的时候，苏联方面却突然通过其驻北京大使馆告知周恩来，原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事，由于苏联“没有做好准备”，所以空军暂不出动。中国领导人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震惊，毛泽东和周恩来足足考虑了有半个多小时。

“恩来同志，你看这一来真让我们为难啊！”毛泽东抽着烟在室内来回走动，“苏联不出动空军，这样我们丧失了制空权，敌机狂轰滥炸，大部队白日无法作战，困难太大了。”

“双方一切不是商定了吗？怎么在我军下令出动的情况下，苏联却单方面决定改变主意？”周恩来说，“是不是他们没准备好，暂缓出动？”

“我看不像。”毛泽东摇摇头说，“没准备好，那我们也没准备好，许多部队连冬装都没发下去，武器装备也有待更换。依我看，暂缓出动不过是个托词，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担心出动苏军支援与美军对抗，将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世界各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不愿意出兵，甚至连空军也不愿意出，想让我们单独对美军作战，以避风险。”

“你看苏联方面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命令一下，他才说，让我们话说出去了，无法收回。”周恩来说，“可是如果没有空军支援，我们是不是有把握？”

“恩来同志，我看这件事还要重新考虑。”毛泽东说，“恐怕要劳动你去莫斯科一趟了。”

两天后，毛泽东经过和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的研究，决定暂缓出兵，并派周恩来总理飞往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阐述中国方面的困难。

周恩来所接受的是一项十分繁重而又棘手的外交任务。他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还在考虑：斯大林一听说中国要暂缓出兵，会说什么呢？他会发脾气吗？由于苏联空军暂缓出动，而中国志愿军也暂缓出动，斯大林将会怎样解释？这次谈判的结局将会怎样，斯大林能改变主意吗？在周恩来的脑子里形成了一大串问号。但是，他确信，斯大林是一个斗争经验丰富的又具有高超外交手段的伟大人物，他是不会在同兄弟党的相处中搞得很僵的。

由于形势急迫，周恩来一飞抵莫斯科，就在正在苏联养病的林彪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在双方相互致意后，斯大林先开口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已下令向朝鲜出兵，任命了彭德怀同志做统帅，听说这个彭德怀作风勇猛，仗打得不错。”

“是的。”周恩来点头道，“无论在红军时期领导三军团，还是在解放

战争的西北战场，彭德怀打得都不错。”

“不过和美军作战，情况会有些不同。”林彪插话说。

“美军有什么了不起，林彪同志？要知道，他们是在别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不义之战，士气低落，你说是吗，林彪同志？”

“当然，美军师出无名，是不义之战。”林彪说，“不过，我们部队目前装备太差啦，一个野战军仅有几十门火炮，还不抵美军一个团的火力，而且，装甲部队又极少。”

“是的，中国军队的装备有待改进。”斯大林说，“你们提出要苏联帮助你们装备40个师，我们同意，但要分步骤来。目前，我们可以立即着手先为你们装备20个师；不过，依我们的经验看，不必等装备好了再作战，应该边作战边改装，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我们党中央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周恩来立刻设法转入正题说，“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但是，我们还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空军目前还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刻投入战斗。因此，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决定暂缓出兵，希望能得到斯大林同志的谅解和进一步的支持。”

“怎么？你们不是已经出动的了吗？”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说，“为什么要暂缓呢？要知道，朝鲜的情况非常紧急啊！”

斯大林不动声色，他把熄灭的烟斗放在桌上，对苏联外长说：“关于空军的问题，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设法解决。维辛斯基同志，我们应该告诉总参谋部，空军方面应该加紧对中国空军进行战前训练。”然后又转向周恩来说：“请原谅，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了空中，很难划定个界限，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在战后恢复阶段。”

“我看苏联空军可以穿中国志愿军的服装，以志愿军的名义作战。”林彪插话说，“这样，既可以解决我军的制空权问题，又避免了美苏直接冲突。”

“可是，如果有的飞行员被对方俘虏，那只穿一身中国志愿军的衣服有什么用呢？”斯大林微微一笑，问周恩来：“那么您这次来莫斯科，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周恩来的声音虽然很低，但不容置疑。

“那么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东北通化建立流亡政府？”斯大林握着烟斗，然后从桌边起身，在室内踱步，边走边说：“我理解中国方面的困难，应该能够充分理解。只是暂缓要缓到什么时候？你们看，朝鲜的事情对于我们最好的结局是：既不引起大战，同时又能有效地制止侵略。”

“也许朝鲜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周恩来说，“希望苏联方面答应提供给我们的20个师的装备应尽快运到，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运输汽车等军需物资。”

“这个问题我刚才说过，”斯大林说，“装备还是在实战中改换更好，部队可以在实战中训练，在实战中迅速掌握使用技术，发挥更先进装备的效力。”

“好吧，斯大林同志，”周恩来站起来说，“我们会将您的建议向我们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的。”这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此时此刻，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毛泽东，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他脑子总是在翻江倒海。“慎重啊，慎重啊，一着不慎会全盘皆输！”他一直在想：如果苏联还是不愿引起美苏直接对抗，不出动海空军帮助中国作战，我们就不抗美援朝了吗？那样，金日成会怎么说？唇齿相依，怎能见死不救？毛泽东主席思绪如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看来还得下决心打，而且要打就必须抓紧战机，再不能迟疑！

主意已定。他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高岗等政治局的同志们反复商量后，决定即使在没有苏联支援的情况下，也要抗美援朝。他将这一决定，立刻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电文如下：

恩来同志：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

周恩来总理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后，马上再次约见斯大林。斯大林见周恩来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约见，以为我们又要和他讲条件呢，没有想到只是通知他：中国党和政府已经作出决策，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照样出兵援朝。斯大林听了这个消息，深受感动，半晌沉默无语。是的，他怎么能不理解作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人民将克服怎样的困难和付出怎样的牺牲！

为了抗美援朝，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决心赴汤蹈火。就在周恩来去莫斯科的同时，毛泽东主席致电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令调第九兵团北上，直开东北。同时，也作了防备美国向中国宣战，至少以其空军轰炸我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我国沿海地带的部署。把我国仅有的几个航空兵师和几个高射炮兵团部署在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并有计划地将我国东北靠近朝鲜边境地区的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向内地作了迁移。毛泽东指示华东局和中南局，加速完成剿匪和土地改革工作，以便集中力量防止美国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登陆进犯，指出：“华东一切工作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布置。”“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

在福建和广东方向各部署了四个军，以防美国使用海军或指使蒋介石军队攻击我沿海地带或登陆进犯。同时，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以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动员全国人民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东风劲吹战马鸣”。彭德怀将军就要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健儿，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了。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七章 跨过鸭绿江

高天滚滚寒流急，边关硝烟黑漆漆；  
唇亡齿寒安危系，大军跨江征顽敌。

1950年10月1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这天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健儿，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要跨过鸭绿江了。

过江之前，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充分的思想动员。美国侵略者不仅蹂躏了朝鲜三千里江山，还张牙舞爪地向中国边境的鸭绿江扑来。战士们无不热血沸腾，怒火中烧。

从战争环境转向和平建设，又从和平建设骤然进入临战准备，仿佛沿着S型的轨道转了两个大弯。据兵团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分析，参战前战士们的思想状况，大体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面对美军在朝鲜犯下的暴行，义愤填膺，纷纷上书要求同美军作战，支援朝鲜人民。这部分人约占50%，他们的阶级基础好，政治觉悟高，大部经过解放战争战火的熏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部队的骨干和中坚。第二种人的态度是，叫打就打，不打也无所谓。这部分人约占40%。他们能做到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三种是，对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认识不清，留恋和平生活，怕苦怕战；对同美帝国主义作战有所顾虑，害怕美军，害怕原子弹。甚至有人把鸭绿江桥看作是“鬼门关”，抗美援朝是“多管闲事”、“引火烧身”。这部分人约占10%。他们主要是从国民党部队来的解放战士或新解放区参军的部分青年。

根据上述情况，各部队深入地进行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教育，着重帮助解决“该不该打”和“能不能打”的问题。通过美帝近百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激发指战员们对美国侵略军的仇恨，说明美国侵略朝鲜是在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美军侵占朝鲜，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现在美帝已侵入我国领土台湾，并且正在不断派飞机扫射轰炸我东北边境城乡，派海军炮击我国的航海商船。美帝国主义已用它的无数侵略事实证明，它是中国人民最危险最凶狠的敌人。与此同时，各部队政治部又组织全军指战员，反复学习了毛泽东主席1950年6月28日的讲话和周恩来总理的声明。毛主席的号召和周总理的声明，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了美帝必败、我们必胜的光明前途，反映了全军指战员的共同愿望。

通过思想发动，全军上下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国作战。第四十军战斗英雄张洪林气愤地说：“我们新中国的诞生，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伟大胜利果实，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这样干下去！我们是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不能对朝鲜人民见死不救！”

当战士们亲眼看到美军飞机杀伤我安东市民和铁路工人的时候，广大指战员的心头，燃起万丈怒火，强烈要求出国作战，报仇雪恨。三五七团六连战士陈德辉跑到排长那里，含着泪水请求：“赶快报告上级，我们不能再等了，新仇旧恨我已无法忍受。我娘被地主逼死，父亲给地主扛活累死，我12岁就给地主放猪，挨打受骂到16岁，又被国民党抓了兵。要不是美国鬼子支持蒋介石，我们劳动人民怎么会受这么多苦，遭受这么多的罪！现在我们胜利了，能看到朝鲜人民受苦不去管吗？！”

但是，部队要出国同美军作战，在思想教育和作战准备工作未及深入的

情况下，加上“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潮影响，有些战士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野心缺乏认识，对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害的一致性不够理解，对新的作战环境和作战对象心中没底，个别人甚至有“恐美”情绪。为使战士思想适应新的历史任务的要求，各部队普遍深入地进行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和爱护中朝人民友谊的教育。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侵略野心，从中朝两国人民的历史友谊和地理关系，教育战士加深理解出国作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让战士认识到对于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凶恶敌人，存有任何幻想和侥幸的想法都是危险的，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发出善心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部队的思想教育和诉苦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对敌人的仇恨，使广大战士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懂得了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关系，明确了支援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就是保家卫国。部队随之出现了普遍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热潮，要求支援邻邦出国作战。第四十军有个战士愤怒地写道：

美帝好比一把火，  
烧了朝鲜烧中国；  
中国邻居快救火，  
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10月16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安东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彭总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入朝作战的任务，阐明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并根据朝鲜战场的敌情、地形和我军装备情况，确定了第一个时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先组织防御，然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实行反攻。还确定了将四个军同时渡江集结于江界、熙川、云山、德川、孟山地区的部署。

彭德怀将军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发扬我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优良作风，为正义而战，为保卫朝鲜三千里江山而战，为保卫祖国的安全而战，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他说：

“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如果朝鲜被帝国主义侵占，就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的胜利，巩固我们的国防，保卫东北的工业。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的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要切实尊重他们。朝鲜的党还年轻，他们很积极很勇敢，不怕困难，坚决和敌人战斗。这些优点，都是值得我们虚心学习的。”

“这次出国作战，纪律问题更为重要。”彭德怀强调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与拥护。到朝鲜后，更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对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一般说来，在下面三种情况下，容易犯纪律：（一）打了胜仗的时候；（二）打了败仗的时候；（三）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这三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要胜利时不骄傲，挫折时不气馁，遇到困难不埋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虚心谨慎，亲密团结，克服困难，坚持向前看，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彭德怀最后说，“我们要作相当长期的打算，要多研究具体情况，多想新的办法。只要发挥群众力量，就

能胜利地完成任任务。”

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号召，很快就铭刻在全军指战员的心坎上。于是，一个抓紧时间、临战动员、战前练兵的热潮，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指战员都在以实际行动实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诺言。参战部队的驻地，一片热气腾腾。所有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紧张地进行，如实弹射击，急行军，战斗演习，物资交接，防寒防空准备等等，急而不慌，忙而不乱。人人摩拳擦掌，部队成了弦上之箭。

对美国空军飞机轰炸安东、美舰炮击新义州、杀害无辜的朝鲜居民和中国同胞的控诉会，出国打仗比贡献的决心会，临战前的誓师大会，在部队中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干部战士人人义愤填膺，决心书、保证书、请战书，如同雪片一样飞向连部、营部，飞向各级领导机关。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出国参战前，对祖国人民庄严宣誓的誓词是：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劳的坚诚精神，克服一切艰苦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的领导，学习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朝鲜人民、朝鲜军队团结一致，将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部、干净、彻底消灭。”

10月15日，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十六团第五连，在安东四道沟举行出国前誓师大会。这天，天朗气清，没有一丝儿风，会场就设在驻地的一片空地上。台上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台子两侧贴满了指战员们的决心书。一个东北籍战士已被批准回家结婚，但为了上前线，保家卫国，决定推迟婚期，暂不回家。连队几个在医院治疗的病号，为了抗美援朝，偷偷回到连队，递交了请战书，坚决要求提前出院参战。这个连的年轻指导员麻扶摇，为战士们的求战激情深深感动。他挥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  
打败美国野心狼！

这首充满激情的战斗诗，作为出师誓词，在大会上宣读。这时群情激愤，战士们手握钢枪，高呼：“不打败美国野心狼，永不放下枪！”后来这首诗被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该连采访发现后，由他修改了其中几字，并征得作者的同意，在全国作了报道。由著名作曲家周巍峙谱曲，成为全军人人喜爱、人人会唱、人人受鼓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0月19日黄昏，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第四十军和第三十九军主力及炮兵第一师从安东渡过鸭绿江；第三十九军一一七师、炮兵第二师和高炮团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第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和炮兵第八师从集安渡过鸭绿江。

天空一片片乌云，间杂着细雨，吞噬着西下的夕阳。此时正是北国深秋

的季节。在通向鸭绿江边的条条道路上，滚滚铁流正在向前急奔。谁能知道头在哪里？谁又能看到尾在何方？只能听到时而响起雄壮的激动人心的军号声，马达的轰隆声，还有战马的嘶鸣，混合成一支气势磅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进军曲。

残秋的寒风，夹裹着枯枝败叶在鸭绿江的波涛上刮过。夜幕降临在安东。彭德怀站在桥头上，望着大军前进。将军熟悉这些战士，他们是人民的子弟，是人民的精华，他们体现着人民的意志。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他们英勇作战，不畏牺牲；今天，当新生的共和国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跨过鸭绿江。

对于何时出国参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是十分慎重的。朝鲜战争形势不断变化，为了选择有利时机，关于出国的日期，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最后才确定下来。10月15日上午5时，毛主席来电要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到了17日上午，毛主席又来电提出：“（一）先头两军请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18）日乘飞机来京一谈。”接到毛主席的电示后，彭总立即飞往北京。经过会商，将先渡两个军、两个师的计划，改为全部集结江南待命。这一改变，使志愿军在战争打响后即在兵力上处于优势，为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自从彭德怀由沈阳乘火车到安东后，他已两次接毛泽东的急电回京。第一次回京，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在没有苏联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不出兵以及出兵后的作战问题。中央很快又作出决定，必须抢在美军占领全朝鲜以前出动，以便使志愿军在朝鲜占领一块地盘，以利将来反攻。然而，当彭德怀由北京回到安东后，朝鲜战局已发生很大变化，敌人前出很快，丝毫没有停止在平壤和元山的迹象。为此，毛泽东18日又电令彭德怀回京，商谈可改变原以防御为主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分兵冒进，使我不可能先敌到达原定的防御地域，那么，则可适时打运动战，利用我军出现的突然性，分割包围敌人，争取初战的胜利。并决定十三兵团全军于19日开始渡江。为严守秘密，从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停止，天亮以前隐蔽完毕。

就在彭德怀这次离京前，毛泽东设家宴招待这位功勋卓著的彭大将军，为他出国壮行，并约自己的长子毛岸英作陪。席间，毛泽东指着毛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个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他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收他这个兵？”

“去朝鲜有危险啊！”彭德怀当时一愣，回头对毛岸英说，“美国飞机到处轰炸，岸英，我看你还是在后方干吧，搞好建设也是抗美援朝嘛！”

“彭叔叔，你让我去吧！”毛岸英有些着急地说，“我在苏联的时候，当过兵，跟德国法西斯作过战，大反攻时一直打到柏林！”

毛泽东也笑着对彭德怀说：“彭老总啊，我看你就收下他吧，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

“那好嘛！”彭德怀说，“我收下你，不过，你要听从我的安排。”

“行，干什么都行，只要能上前线！”毛岸英高兴地说，“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在抗美援朝大军出国之前，毛泽东决定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送上前线，这不仅表示了他对抗美援朝的决心，而且也再一次显示了他为国为民和大公无私的赤诚胸怀。毛泽东见彭德怀收下了自己的儿子，随即举起酒杯说：“那

么，我这杯酒是为你们两个人饯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中国人民誓做你们的后盾！”

且说，彭德怀从北京飞回安东之后，就立即向全军高级指挥员传达了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意图，然后又就各部队的入朝线路和时间做了最后的确定。这些事情刚刚安排就绪，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又匆匆赶来了。他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一见面就激动地问：“彭总司令，你们出兵的日子定下来了没有？”

“已经定下来了！”彭德怀坚定而沉着地说，“时间就在今天晚上，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齐出动！”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朴一禹眼里含着热泪说，“你们要是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随后，朴一禹向彭总和兵团负责人介绍了朝鲜战局的新发展。

“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了。”朴一禹说，“10月17日，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改变了原定美第八集团军和美第十军在平壤—元山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疾进，直到鸭绿江边。命令发布后，美、伪军立刻于昨天（10月18日）下午，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强攻。至昨天下午，美伪军已突破了人民军的两道防线，从各个方面压缩了对平壤最后防线的包围圈，并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以坦克为先导，向平壤发起了总攻。”

“看来，平壤的陷落，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他停了片刻又说，“目前，美伪军狂妄地叫嚷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饮马鸭绿江，正发疯似地全速地向中朝边界鸭绿江边扑来。”

朝鲜战局变化之快，大大出乎彭德怀他们的意料。少顷，彭总关切地问道：“对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党和政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正在组织党政机关和部队向新义州、江界方向实施战略退却，并已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江界。”朴一禹说，“眼下具体的打算还没有来得及研究，金首相请彭总司令赶快入朝，共商抗美大计。”

“好，我也正想尽快去拜会金首相呢！”

临出发前，彭德怀又对邓华和洪学智说：“敌进甚急，我得马上入朝。你们几位把部队入朝后作战的具体任务、集结地点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再仔细研究一下，在出发之前电告各军、师首长和我。另外，部队过江一定要切实组织好，一定不能出半点纰漏，明白吗？”

“明白了，彭总。”邓华严肃地说，“请你放心先走吧！”彭德怀走后，兵团领导又根据敌人急速北犯、进至蜂腰部组织防御已不可能的情况，按照军委、毛主席和彭总的战略意图反复进行了研究，确定我军入朝之后采取“以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反击、袭击、伏击来歼灭与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先在龟城、泰川、珠场、德川、宁边一线组织防御，制止敌人进攻，挫伤敌人锐气，稳定战局，争取时间，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战略反攻创造条件。为了达到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我军采取夜行昼伏、严密伪装、封锁消息、控制电报通讯等一系列保密措施，以隐蔽我军的行动和意图。到了黄昏，兵团几位领导干部就分头随部队出发了。

入夜，雨停了，云散月出，满天飞霜，寒风萧瑟，遍地枯黄。一入朝境，部队便进入临战状态。而且愈往前走，情况也就愈紧急了。路上烟尘滚滚，

弹痕累累。被美国飞机轰炸过的城市和乡村，一片残垣断壁。屋顶上的砖瓦成为碎片，散落在墙根周围。木质的梁柱和家具被烈火烧成灰炭，冒着黑烟。被炸死的人中，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躺在房屋的各个角落里。尸体被烈火烧得蜷曲着，散发出难闻的腥味。沿街行人很少，偶尔看到几个人，大都是站在死者的身旁，喃喃自语着低声哭泣，好像向死者诉说什么，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态和呆滞的目光，流露出他们心境的悲愤。公路旁的村庄，如同城市一样，早被空中强盗洗劫一空。炸弹下的幸存者，掩埋了亲人的遗体后逃往山里去了。战士们看到一幕幕的悲惨情景，义愤填膺，决心为朝鲜人民报仇！

10月19日，即我军入朝的当天，美第一军占领了平壤。第二天，10月20日，美军第一八七空降团便在肃川、顺川空降，企图切断自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这时，侵朝敌军和李承晚的兵力已达42万人，拥有飞机1100余架，各种军舰300多艘。地面部队拥有5个军15个师零两个旅，共23万余人。其中，美军3个军6个师，12万余人，另有其他国家军队12000余人。

平壤的陷落，使敌人更加趾高气扬。他们认为这已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认为中国不但不敢出兵参战，而且出兵的“有利时间早已过去了”。麦克阿瑟为了实现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除以部分兵力对付朝鲜人民军的北撤部队和游击队以外，还集中了4个军10个师零1个旅和1个空降团，总计1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于东西两线，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疯狂推进。

为了便于彭总和金日成首相会见，中国驻朝鲜使馆于10月18日夜接到中央急电，要其“速告金日成首相，彭德怀司令员入朝后，赴金首相处会晤，望作具体安排”。接电后，柴成文代办就乘车去德川面见金日成。柴成文乘坐的汽车，行驶在山间公路，时值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敌机活动较少，因而照明弹也少，全凭司机的经验摸黑前进。清晨到达德川，这里人口已经疏散，街上空无一人，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

10月19日12时，由郡党委员长带路，在一个铁路隧道的火车上找到了金日成首相。柴成文代办同他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柴成文：北京急电，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过江后，要见首相。

金日成：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朝鲜人民盼望已久了，中国不愧是我们的可靠后盾。

柴成文：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当时平壤南郊已被敌人占领，会面需要另选地点。当日傍晚，趁着落日余辉，金日成、柴成文乘车跨过清川江，越过无数山崖，于深夜两点到达大榆洞。这里原是朝鲜有名的一座金矿，位于北镇西北三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四面环山，是一座天然的防空洞。

10月20日凌晨4时，彭总冒着敌机的轰炸，风尘仆仆地从新义州来到大榆洞。柴成文前去迎接这位老首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柴成文就在彭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那是1941年至1943年，彭德怀在太行山区八路军前方总部主持工作，柴成文在彭总身边当参谋，任情报股长近三年之久。尤其使彭总难忘的是1942年5月25日的南艾铺反扫荡战斗中，只有柴成文带领的

一个警卫排跟着彭总突围出来。就在这次突围中，左权将军壮烈牺牲了。

彭德怀洗过一把脸，刚坐在一个木凳上就要柴成文汇报情况。他非常关心朝鲜人民军当前的处境和战场急剧变化的形势。彭总听得认真，问得详细。他们一直在一间草房里谈了两个多小时。

到了上午9时，金日成派专人来请彭德怀司令员，柴成文陪同前往。金日成在门口热烈迎候。他一见面就上前紧紧地握住彭总的手：“欢迎你，热烈欢迎彭德怀同志！我可久仰你的大名了！”金日成操着一口东北话说。

“你好，金日成同志，毛泽东同志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金日成流利的中国话，顿时使彭德怀产生一种亲切感。他知道，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曾在我国东北吉化、通化一带率领抗日联军一部与日寇展开长期的游击战争。那时候，他自己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对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时常耳闻，尤其是对金日成的名字和事迹早就熟知了。中朝两国军队是名符其实的战友。如今，当他见到金日成，并且可以不用翻译立即开始热烈地交谈时，心里特别高兴。

随后，金日成首相将彭德怀、柴成文引进室内，按着朝鲜的风俗脱了鞋子席地而坐。根据柴成文代办的笔录，双方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金日成：让我代表朝鲜党、朝鲜人民和朝鲜政府再一次向你彭德怀同志表示热烈欢迎。现在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在我没有接到倪大使、柴同志通知的时候，我就相信你们是会来的。现在你来了，非常欢迎！非常感谢！

彭德怀：首相同志，你辛苦了。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已经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我们理应支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和慰问。如果说感谢，应该感谢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

金日成：谢谢，谢谢！情况很紧急，是否先请你谈一谈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有什么打算？

彭德怀：我们的部队10月19日晚分别由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等处开始渡江，向朝鲜战场开进。

金日成：我已知道了。

彭德怀：这次出动是仓促的，部队改换旧装备尚没有完成，临战前的训练有的部队还没有进行。第一批入朝参战的部队4个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大约26万人；作为预备队随后还有两个军约8万人，近日也将入朝。为了防止意外，中共中央已计划再抽调20多个师做为第二、第三批入朝参战的部队。总计可达60余万人。

金日成：好，好！

彭德怀：我们准备先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德川、宁远一线以南的地区构筑防御线，构起两三道防御线，求得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做为今后消灭敌人的基地。半年之内，如敌人来攻，则在阵地前面予以分割歼灭；如平壤、元山同时来攻，则打孤立薄弱一部；如果敌人不来攻，我们也暂不去攻他，等我们换装、训练完毕，空中和地面都具有压倒优势的条件以后，再去攻击平壤和元山。我们这种想法，行不行，听听首相同志的意见。

金日成：非常感谢，感谢毛主席！中共中央的决定我完全赞成。

彭德怀：现在的问题是，部队过江和开进都需要时间，修筑工事又需要时间，根据现在敌人疯狂冒进的情况，这一设想能否实现，令人担心。所以我们希望人民军继续组织抵抗，尽可能迟滞敌人的前进，以争取时间。

金日成：敌人十分嚣张，不可一世。昨晚得到的消息，东部敌人17日已

占咸兴，正企图继续北上，中路敌人19日已占阳德、成川，西路敌人19日已进到平壤南郊。人民军由南方撤回来的部队，西线已指定地点集结，进行整顿；东线多数电讯中断，估计他们很困难。我已经派人送命令给东线军团，让他们占领黄海道、江原道地区，开展游击战拖住敌人，可是派去的人至今没有消息。

彭德怀：现在手上能作战的兵力有多少？

金日成：现在马上能作战的兵力不足四个师。一个工人团、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一个师在德川、宁远以北，一个师在肃川，还有一个坦克师在博川，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抵抗。

彭德怀：毛主席和我们党中央下这个决心的是不容易的，中国大陆刚刚解放，困难很多，现在既然决定出兵了，第一要看能不能在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上有所帮助，主要的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歼灭美国军队；第二，不能不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至少要准备它轰炸东北和我国的工业城市，攻击我沿海地区，这方面已经有所准备。

现在咱们面临的问题是部队过江了，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我看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站住了脚，歼灭了敌人，争取朝鲜问题合理解决；二是站住了脚，歼灭不了敌人，僵持下去；三是站不住脚，被打回去了。我们力争第一种可能。

会谈结束后，时近中午，金日成留彭德怀午餐。几个朝鲜女同志端来大米饭和一盆清炖鸡，还有几碟泡菜和几个罐头。金日成搓着两手，似乎抱歉他说：“彭司令，战争时期，条件太差，没什么好招待，大家将就用一点吧！”

“哎，这个东西好吃。”彭德怀用筷子夹起些泡菜放到嘴里嚼着，连说，“清口，下饭……”

第二天上午，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全体人马赶到了大榆洞。下午十三兵团指挥机关也按毛泽东的电令赶到大榆洞与彭德怀会合。

十三兵团指挥机关开到大榆洞后，当即与志愿军司令部合并，成为志司总指挥部。晚上，在一间很大的木板房里，彭德怀召集邓华、洪学智等人开会，研究作战方案。大家围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彭德怀就着桌上的烛光端详着与会的每一个人：邓华，爱动脑子，能文能武，是个帅才；洪学智，天生的乐天派，再大的困难也不愁，搞后勤很有一套；韩先楚是一员勇将，让他独挡一面，完全可以放心；解方是个儒将，通晓几种外国语，胆大心细，是个智多星参谋长；杜平，具有较好的理论修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政工领导干部。彭德怀点燃了一支香烟开腔了：“开会以前，我先把党中央和军委的任命宣布一下。”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我先声明一下，建议十三兵团指挥部和志司合并，是我向毛主席提议的。这可不是端了你们十三兵团的老窝，夺了你们的兵权，无非是有利于作战指挥，总不能志司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吧？”

“现在军委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党委的组成，经请示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彭德怀任志愿军的党委书记，邓华同志任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同志任常委。”彭德怀还说，“为了便于工作，便于和朝鲜人民军协调，我们志愿军的领导中要有一位朝鲜同志，我和金日成同志商量，确定为朴一禹同志。他的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我们党委的副书记。”

“对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我是满意的。”彭德怀说，“在座的诸位。都各有各的本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还要靠你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哩。我彭德怀的脾气你们也听说过，不过这没有什么要紧，为了工作你们该争就争，该吵就吵，不过军人还是那句话，决议一下，坚决执行命令，不然我也不会客气！”

“好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还是在作战问题上多动动脑子吧！”随后，彭德怀让作战处长丁甘如铺开地图。在闪烁的烛光下，一面在地图上寻找着目标，一面沉思起来……

欲知志愿军入朝后的军事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八章 初战告捷

首战告捷白宫惊，骄横之敌煞威风；  
国际战歌歌一曲，助邻救火看英雄。

就在志愿军渡江之夜，敌军已占领平壤，并且迅速越过了我方预定的防线。由于敌情的变化，志愿军总部必须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

当时的敌情是：在西线，南朝鲜第六师一部已占熙川，其主力继续向温井、桧木洞、楚山方向冒进，已窜至大榆洞左后方；南朝鲜第八师已占宁远，并继续向熙川、江界方向前进，向我左后方迂回；南朝鲜第七师和第一师一部，已占宁边及其以西龙山洞地区，从正面压向我军；英军第二十六旅、美军第二十四师则分别向定州、泰川进犯，有向我右侧迂回的态势。在东线，南朝鲜第三师和首都师已占五老里、咸兴地区；美军陆战第一师、第三师正在元山港扫除水雷，准备登陆北犯；美军第七师也正向利原方向海运。

这样，“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西线距离志愿军的预定防御地区只有90—130公里，在东线已经进到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而志愿军距离预定防御地区还有120—270公里，大约需三天的路程，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防御地区了。但是，这时“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尚未发觉志愿军入朝，还在放胆分路前进，兵力逐渐分散。中路南朝鲜第二军团三个师态势突出，东西两线部队之间敞开的缺口越来越大。这种形势的出现，为志愿军利用敌人认为中国出兵可能性很小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实施突然攻击、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

由于战场情况的急剧变化，北京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志愿军总部，指示放弃军委原定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以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为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10月21日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等人发来了如下的电报：

彭德怀同志并告邓洪韩解及高贺：

（一）伪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伪三师似将进至咸兴。

伪六师改由破邑向北，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第二步可能向熙川。伪七、八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隅里、安州，第二步可能向泰川、龟城。以上五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义州一线。截止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二）估计伪首、伪三两师，要七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该两师，则以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六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六、七、八等三个师。（三）如伪六师（较强）由破邑（在铁路线上）至德川的路上，能有朝鲜人民军一部作有力的阻击，则该敌可能要到10月24日或25日才能占领德川。如果我四十军（全部）能于23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则可以绕至伪六师的后方（由东面绕至南面铁路附近），让出正面给他军使用（三十八军或三十九军）。如果太迟，则敌将先占德川。（四）此次是歼灭伪军几个师争取出国的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

---

指高岗和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

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五)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六)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一日二时半

彭德怀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召集志愿军负责人传达研究并坚决贯彻落实,力争打好出国第一仗。彭德怀一面审视着地图,一面强调说:“敌变我变,知变善变,抓住战机,狠揍敌人。否则,我们志愿军在朝鲜就可能站不稳脚跟,有被挤回国的危险。”要求大家有话就讲,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定对策。

“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修改战役计划。”韩先楚说,“彭总,先把你的想法说说吧。”

“对,请彭总先讲!”邓华和洪学智也附和着说。

“你们要我先讲,我就先讲。”彭德怀一面嚼着嘴里的茶叶,一面说,“我们原定在防御中消灭敌人的计划不行了,在国内解放战争中采用的那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战法也不适用了。我们是战略反击,作战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当前敌人分兵冒进,我们应当按毛主席的指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西线战斗力较弱的伪军三个师。这部分伪军位于中央,若能将其全歼或歼其大半,东西两线敌人的老虎屁股就露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继续歼敌。”

“但是,”彭总停了一下,呷了一口茶又说,“我们的兵力尚未集中,一口吞他三个师还无把握。所以先吃伪军第六、第八两个师,然后再集中兵力吃他一两个师。第一口怎么吃法?我看把敌人引到于我有利的地形上来打!”

“我同意彭总的意见,作战不能死守既定的方针,敌变我变,争取主动。”邓华指着地图接着说,“敌人东西线有80多公里间隔,完全有利于我们部队穿插分割包围敌人。”

“东西两线,我们要有个侧重。”洪学智补充说,“我的意见应以西线为主。”

“敌人有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避其长,就要以近战、夜战、速决战为主,辅以阵地战。”解方说,“还要同朝鲜人民军的敌后游击战配合好。”

“东线敌人以美军为主,美陆一师由仁川绕道在元山登陆,将向咸兴以北出击。美步兵七师从釜山港海运利原港,这一路行动较慢,我们可以从集安先渡江的四十二军阻击东线敌人,使其不能增援西线;而调三十八军由江界、前川南进熙川,连同三十七军、四十军一起,对付打头阵的伪六师、七师和八师。”韩先楚在兵力的部署上比较具体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讨论补充,很快形成了具体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点是:西线以第四十军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地域,待机歼灭伪军第六师于温井及其以北地区;第三十九军迅速集结于云山西北地域,准备在第四十军围歼伪军第六师,伪军第一师来援时,将伪第一师歼灭于云山附近;第三十八军并配属第一二五师迅速集结于熙川以北文明洞、仓洞地域,准备歼灭伪军第八师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东线以第四十二军的两个师于长津以南的黄草岭、赴战岭地区组织防御,钳制东线之敌,保障西线我军主力侧翼安全。同

时，命令第六十六军自安东过江，向铁山方向前进，准备阻击英军第二十七旅。

“好！就这样决定。”彭德怀下决心说，“作战处赶快草拟给各军的作战命令。解方同志负责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报告毛主席和军委。”

会议就此结束。一场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开始了。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着手起草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政治动员令。动员令说，志愿军出国以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都希望我们打胜仗；我们大家也有决心和信心，首战告捷。现在战役就要开始了，这次战役对于今后朝鲜战局的发展和全军在全世界的威望，关系至为重大。动员令在分析了我军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后，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保证首战获胜，转变朝鲜战局，为祖国争光。

为了搞好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了前方后勤指挥所，下辖3个后勤分部，3个汽车团，45000张床位的医院和3万余民工的担架队，并部署了长甸河口至北镇、辑安至武坪里、临江至长津三条纵向兵站线，这对战时供应将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然而，敌进甚速。

10月22日，南朝鲜第六师已进到价川、宁边，由平壤北进的第一师也进到军隅里；而我军主力距预定地区尚远。为了诱敌深入，利我歼击，毛泽东主席于23日电示志愿军首长，令部队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不要与敌过早接触。同时指出，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应迅速决定战役计划。

在志愿军开进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又给彭德怀司令员发了一电报。电文如下：

彭，并告高：

廿二日戌时电悉。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下列几点。

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新义州、宣川、定州等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来占；伪首伪三两师将从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长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六、七、八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

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条件具

---

指彭德怀1950年10月22日戌时，关于目前战役计划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

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

以上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充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阅后付火）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其他领导，认真研究了毛主席这一电报。一致认为，上述指示为志愿军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和战役的指导方针，对于争取这次战役胜利及尔后作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10月25日是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开始之日。这天拂晓，南朝鲜第一师先头部队；以坦克14辆，自行火炮一部，后随摩托化步兵，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7时许，进入我四十军一二师三六团阻击地域，我先敌开火，予敌以迎头痛击，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枪。敌在我突然猛烈打击下，措手不及，几次组织兵力、火力，企图抢占间洞南山等有利地形。我守备在间洞南山的第三连指战员英勇抗击，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班长石宝山在子弹打光、阵地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毅然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着“为了祖国守住阵地”的口号，扑向敌群，与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他以生命谱写了国际主义的壮丽凯歌。阵地上，在一片为石宝山同志报仇的怒吼声中，人人端起刺刀，举起石头又一次打退了敌人。在粉碎敌人第八次进攻中，二连副班长秦永发勇敢机智，击毁敌坦克一辆，保障了三连侧翼的安全，战后被师命名为“反坦克英雄”。敌人遭到一顿痛打后，又缩回云山。

上午10时许，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第三营，加强一个炮兵连，乘车由温井向北镇方向北进。其前卫进到两水洞，后卫进到丰下洞以北时，志愿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指战员，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在一阵猛烈的射击之后，立即冲下公路，将这个南朝鲜加强营分割成三段。这股南朝鲜军遭到突然打击，蒙头转向，乱作一团，火炮未及开架，弹药未及开箱，即全数被歼，随队的美军顾问赖勒斯也作了俘虏。

第一次战役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但不是在我们期待的时刻。它是一个遭遇战。彭德怀的预定计划是利用战役发起的突然性，一举歼灭伪军两三个师。现在这样一打，过早地暴露了我军，能否实现战役企图，就难以预料了。这天中午就餐时，彭德怀一言不发，边吃边沉思，似乎在考虑下一步棋该怎么走。饭后，他和总部的几位领导径直地走到挂满墙壁的地图前，用一只长柄放大镜在地图上来回移动着。一会儿，彭总转身对大家说：“好事多磨，恐怕又要改变计划喽！”

作为全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担心战斗迟迟得不到解决，会增加暴露我军战略企图的机会。但出乎我方意料，各路敌军仍继续分兵冒进。英军第二十七旅先头部队已抵南市洞，美军第二十四师已进至大馆洞。原缩回云山的南

朝鲜第一师的先头部队，经过整顿之后，又发起进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继续前进。志愿军第一二师第三六团指战员坚决阻击敌人。第五连在打退敌人第五次冲击后，机枪全被打坏，弹药大部消耗，先后有四人代理连长职务。当第一、第三两排只剩下12人时，大家推举在国内解放战争中曾被评为战斗模范的杜书生统一指挥，连续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入夜，志愿军第一一八师、第一二师各以两个团乘胜攻占温井，并歼敌一部。

面对战斗已经打响，敌人以师、团为单位分散冒进的战场新形势，为适时捕捉战机，彭德怀又一次果断地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头歼敌！当晚，他亲自起草电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新的作战决心：“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主席当即复电，对彭德怀提出的分途歼敌的作战方针表示赞同。他说：“先歼灭敌军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的敌人，稳定人心，使志愿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随之，各部队根据总部的命令，把矛头指向了选定的目标。志愿军战士张开以仇恨和怒火编织的网，悄悄向敌人逼近。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拼杀相继展开了。

10月26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仍在分兵冒进。当日晚，志愿军第四十、第三十九、第三十八军立即分别向熙川、云山前进。南朝鲜第六师主力和第一师为救援远离主力的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也向温井方向移动。

10月27日，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师与南朝鲜第六师两个营，志愿军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军各一部与南朝鲜第一师分别在温井以东、以南形成对峙，第三十八军距熙川尚有60余公里。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领导人随即改变首先歼灭熙川之敌的计划，命令第四十军坚决阻击进犯温井之敌，诱使熙川、球场、云山之敌来援，然后集中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主力将其聚歼于云山东北、温井以东，以打开战局，造成尔后继续歼敌的有利态势。

同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志愿军领导人，祝贺志愿军取得云山、温井地区初战胜利。并指出：目前全战役的关键，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之南朝鲜第七团，不使脱逃，如此，则南朝鲜第一、第六、第八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三个主力军全部到齐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

10月28日晚，志愿军第四十军主力对温井以东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将南朝鲜第六、第八师各两个营大部歼灭，缴获榴弹炮20余门，汽车60余辆，俘敌400余人。战斗中，第一二师正确执行俘虏政策，利用俘虏的一名敌军营长喊话，使敌80余人投降。

10月29日傍晚，第一一八师进到古场后，不等第一四八师赶到，即乘敌动摇之机，向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发起攻击，战至次日晨，将其大部歼灭。就在10月29日这一天，第三十九军从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云山压缩，完成了对南朝鲜第一师的包围。第三十八军因对敌情估计有误，以致迟至29日黄昏进到熙川时，南朝鲜第八师已弃城南逃，失去了歼敌良机，对此，彭德怀感到十分遗憾。

“追！让三十八军给我追！”彭德怀严厉命令道，“令他们向球场、军隅里方向攻击前进，拿下军隅里，切断云山、温井地区敌人的退路。”然而，

由于道路阻塞，加之对熙川之敌情了解有误，延缓了攻击时间。当接到志愿军司令部新的命令，他们很快攻占了苏尼洞，拿下了飞虎山，但终于让李承晚的第八师溜掉了。

经过上述交火，敌人虽然知道“中国人过江了”，但对志愿军的实力及其部署并不甚了解。美国随军记者约瑟夫只是断断续续的对中国军队的动向及麦克阿瑟等人对此的看法，作了如下的报道：

“10月25日上午，韩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位于交叉路口的小村庄温井向西北方向运动，这是计划向40英里外鸭绿江边的碧潼推进的第一个行动。早上的行动开始时十分顺利，该营在几小时里向前推进了大约8英里。接着就遇到了火力袭击。

“韩国士兵放心大胆地跳下卡车。成扇形展开，以赶走他们的指挥官所想象的一小股北朝鲜的阻滞部队。但是，大难临头了：对手是大股的共产党中国人。他们在后来的交火中，把韩国这个营打得溃不成军。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该营就伤亡惨重，750人中有350人被击毙、击伤或俘虏。

“韩国另一个营急急忙忙地沿同一条道路向前推进。它虽然不能赶走中国人，但却抓了两个俘虏。其中一人说，中国军队从10月17日起就在山中待机，以伏击向前推进的韩国军队。

“次日清晨，中国人沿公路直捣温井，驱逐和击溃了韩国军队剩余的守备部队。当韩国军队的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人遭遇，并丢弃了该团所有的车辆和三个炮兵连。

“10月28日，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该团在球场附近遇到了中国人设置的路障，在美国空军的拼命支援下才得以逃脱。然而，当夜幕降临、空中掩护终止时，中国人又击毙或俘虏了几个没有跑进山里的韩国士兵。该团的3552名官兵中，仅875人逃了出来。到10月29日，韩国军团被迫后撤40英里至清川江。

“在西线的清川至云山以北的地区，韩国第一师在10月25日也遇到了中国人。当天早晨，这些韩国军队平安无事地前进了几英里，然后遇到了路障，并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袭击，韩国军队的坦克手隔着路障猛烈还击，当天下午抓住了一个俘虏。经过审讯得知，这个俘虏所在的部队大约两千人，10月19日离开边界以北18英里的满洲的汤山，乘火车抵达鸭绿江边的安东。然后他们通过一座新近架设的木桥越过鸭绿江，并进入山区。军官告诉他们，美国在朝鲜有10万人，中国要派60万人去打败美国。

“这个俘虏对中国兵力情况所作的一些估计，令人不安。他说，云山周围的山里有一万中共军队，另外有一万军队正在向东部的熙川运动。”但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轻率地否认了这些报告。因为关于中国人存在的情报，是来自对战俘的审讯，因此它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也不能被接受。”

就在美军和李承晚部队和中国志愿军数度交火后，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在他的一份补充分析中，仍然说中国人的干预是“潜在的”，而非现实。就算中国人已在朝鲜，也不必“大惊小怪”。他写道：“应该认识到，大部分中共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斗的有效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像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装备和弹药供应无保障而大受阻碍。”这位情报处长的结论是：“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由于节节胜利的美军全面投入战斗，因此，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

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

敌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不管他们对志愿军的行动是如何猜测和估计，然而，按照新的作战方针，志愿军在西线战场上处处主动，非常活跃。温玉成、袁升平指挥的第四十军两战两捷，取得了歼敌四个营的胜利。与此同时，吴信泉、李雪三指挥的第三十九军已对云山之敌构成三面包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战局的发展表示满意。10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又给彭德怀、邓华等人发来如下的电报：

彭邓并告高：

（一）庆祝你们歼灭伪八师四个营的胜利。

（二）你们30日9时的部署是很好的。我方对敌人数量、位置、战斗力和士气等项均已明了，我军已全部到齐展开，士气高涨；而敌人对我方情况则至今不明了（只模糊地知道我军有4万至6万人）。因此，你们以全部歼灭当面敌人伪一师、伪七师、英二十七旅、美二十四师及美骑一师一部及伪六师、伪八师残部为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三十八军及四十二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

（三）在大作战时请注意使用六十六军，以厚兵力。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二十时

战局的发展虽然对敌人越来越不利，但是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枪声和伪军频频呼救的喊声，未能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饮马鸭绿江的美梦中惊醒。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统辖的是由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菲律宾、泰国以及稍后参加的南非联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还有受他指挥的南朝鲜军。

在麦克阿瑟看来，他们的力量是强大无比的，少数中国志愿军到朝鲜，也仅仅是“象征性的出兵”，不可能给他们造成任何威胁。正如当时担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的李奇微事后回忆说的：“他们也不想承认在北朝鲜还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因此，麦克阿瑟一面调整部署，用美军代替在第一回合中败下阵来的伪军，一面继续分兵冒进，仍做着感恩节（11月23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

10月31日，美军第二十四师进到泰川、龟城，并继续向朔州前进；英第二十七旅进到定州、宣川，并继续向新义州前进；美第一军预备队美骑兵第一师，从平壤调到云山及其西南的龙山洞，增援南朝鲜第一师。为了保障球场至军隅里方向翼侧安全，南朝鲜第一师主力撤到宁边，在云山只留下一个团。南朝鲜第八师退集球场，南朝鲜第七师东调德川。美第九军第二师由平壤北调安州，作为美第八集团军预备队。

麦克阿瑟这样调整部署，使渡过清川江的兵力虽有所增加，但并未改变其兵力分散状态，仍利于志愿军各个击破。志愿军这时在西线的部队已全部到齐，兵力居于优势，可以集中10—12个师、12—15万人作战。据此，志愿军领导人决定采取向敌后实施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云山、泰川、球场地区之敌，首先求得歼灭南朝鲜第八、第七、第一师，然后看情况再歼美、英军。

为此，志愿军总部于11月1日9时下达作战命令：第三十八军迅速歼灭

球场之敌，尔后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突击，切断敌人退路；第一二五师即向德川突击，并占领该地阻敌增援；第四十军迅速突破当面之敌，于1日晚包围宁边伪第一师并相机歼灭之，得手后向灯山洞突击，切断敌人退路，另留一部于上九洞地区防云山之敌逃窜；第三十九军于1日晚攻歼云山之敌，得手后向龙山洞地区突击，协同四十军围歼美骑兵第一师；第六十六军以一部于龟城以西钳制美第二十四师，军主力视情况从敌侧后突击，歼灭该敌。

云山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周围群山连绵，是一个仅有千户人家的小城。

11月1日这天早晨，重兵云集的云山战场，一反常态，寂静无声。白茫茫的浓雾，笼罩着大地山峦，更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云山守敌是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和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二团。美骑兵第一师是华盛顿时代建立的开国“元勋师”，建军160年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是深受美国统治集团青睐的一张王牌。不过，他们现在不再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而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机械化部队了。下午3点多钟，我前沿观察员发现，云山外围的敌坦克、汽车、步兵开始向后移动，云山街附近的敌人往来频繁，种种迹象表明，美骑一师可能要抛弃“历史荣誉”而逃跑。

在这关键时刻，我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提前发起进攻。下午5时，担任攻城任务的第一一六师以两个团发起冲击，与敌激烈争夺龙浦洞和二六二·八高地。战至黄昏，配属该军的炮兵一团及军火箭炮营进入阵地。在怒吼的炮声中，战士们奋勇冲杀。第三四七团第二连战士张生，在敌人一个机枪阵地挡住冲击道路时，他只身绕到敌机枪阵地，将敌射手连同机枪一起推下悬崖，为连队冲击打开了道路。第五连青年学生出身的副政治指导员顾仁柏，在连队干部都负伤时，及时整顿组织，带头冲击，连续攻占几个山头，圆满完成任务。

在这些众多的英雄集体中，有一个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第三四六团第四连。他们从敌间隙直插云山，一举突入街内。当他们到达公路大桥时，守桥的美军竟把他们当成了南朝鲜军，给他们让路，跟他们握手。他们沉着机智，大摇大摆地通过大桥，到了美军第三营指挥所。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开火，打得美军措手不及，晕头转向。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被扔进指挥所的一枚手榴弹炸成致命伤。这个连拦截敌人汽车10余辆，毙敌70余名，俘敌8名，击毁坦克1辆，使街内敌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与此同时，志愿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五团，抢占了诸仁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美骑兵第八团直属队及其第三营共740余人和大批伪军，被压缩在诸仁桥以北开阔地带。11月2日至3日白天，敌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拼命突围，均未得逞。3日夜，我志愿军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

在志愿军的围歼下，敌人为了援救第八骑兵团，急令第五骑兵团从博川方向前来增援，途中受到志愿军三四三团的坚强阻击。经过两大两夜的激战，敌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美骑兵第五团在团长被我军击毙后，深恐自己被包围歼灭，丢下大批死尸，慌忙逃走了。在云山战斗中，我志愿军战士，壮志凌云，面对55吨重的重型坦克，无所畏惧，高呼：“同志们！向坦克攻击，立功的时候到了！”战士王有孤身炸毁一辆坦克后，又生俘了五个美国兵。

就这样，在云山战斗中，第三十九军共歼灭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第五团一部及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缴获飞机4架，击落飞机3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

余辆，各种火炮 119 门。

美军在云山的惨败，震动了白宫，震动了美国的舆论界。杜鲁门的女儿后来写道：“在朝鲜开始发生惊人事件，第八骑兵团几乎溃不成军。”麦克阿瑟后来的继任者李奇微承认：“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八骑兵团第三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

云山之战，志愿军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为扭转朝鲜战局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东线的四十二军在黄草岭以南地区，与敌激战十余夜，阻止敌进攻，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有力地保证了我西线主力歼敌。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九章 廖战黄草岭

白云山头云欲立，长津湖畔鏖战急；  
血染苍山遍地红，将士杀敌齐奋力。

为了保证西线作战胜利，彭德怀急令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一二六师抢占黄草岭，阻止美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团向北推进。

美军侵占平壤后，麦克阿瑟就疯狂地叫嚷：“北朝鲜已失去抵抗能力，任何地区对我联合国军的进攻都是开放的。”他命令沃克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向鸭绿江边的新义州推进；命令阿尔蒙德指挥的第十军所属部队，沿东海岸线向图们江的朝、苏国界线推进。他把这从东西两线向北推进的部署称之为钳形攻势。妄图在第八集团军、第十军分别侵占鸭绿江和图们江之后，和南朝鲜第一军团、第二军团合拢，彻底击败朝鲜人民军，从而结束朝鲜战争。面对变化了的战争形势，彭德怀司令员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采取了西攻东防的作战计划。

因此，抢占黄草岭、赴战岭就成了四十二军东线作战的首要任务。当第四十二军离黄草岭还有180余华里时，派出的先遣分队几次急电报皆：“南朝鲜伪军首都师第十八联队，于20日由五老里北犯，23日至上通，其前哨分队已抢占了黄草岭南仅一河之隔的摩峰山，正集结待发。”为了抢时间占领黄草岭，部队把每天夜行军130华里，改为每天180华里的速度前进，争取提前到达指定的地点。

当部队行进到柳潭里附近时，朝鲜人民军的汽车队来接他们了。战士们立即像潮水般登上汽车，不顾敌机的威胁，迎着侵略者向前飞奔！

10月25日，我先头营抢先登上黄草岭顶峰，27日主力进入防御阵地，随之的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就开始了。

黄草岭、赴战岭位于长津湖以南，为这一地带高山分水线。岭南为我作战地区，群山起伏连绵，北高南低向远方伸延。两条沙土公路在山区中分别越过黄草岭、赴战岭，北通江界，南至五老里会合，通向元山海港。两条公路中间有一条小型铁路。从地理位置和地貌来看，黄草岭和赴战岭为山关要道，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在这里，第四十二军只有一二四、一二六师坚守防御，而敌人陆续投入了四个师的兵力，即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美陆战一师、美七师，还有一个坦克团、两个坦克营和三个炮兵团，此外还有空军配合，兵力远远超出我军。麦克阿瑟将他的钳形攻势称为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能否付诸实现，首先看能否夺取黄草岭、赴战岭，从而打开长津通往江界、惠山的门户。

彭德怀针锋相对。他下达给四十二军的命令是：坚守黄草岭、赴战岭，保证西线作战，不准敌人合拢钳口。为打胜这一仗，军政治委员周彪将军提出的口号是：“据险坚守，与敌决一死战，把黄草岭、赴战岭变成鬼门关，除了敌人游魂和俘虏外，一个敌人也不准越过。”一场殊死的斗争展开了。

10月24日凌晨2时，志愿军一二四师进入黄草岭阵地。这天夜里，天空飘着雪花，北风尖利地呼号着，气温已降到零下10度，天气异常寒冷。全军隐蔽在黄草岭、赴战岭后面，阵地鸦雀无声。这是激战前令人难熬的宁静！山野静悄悄，似乎万物都在沉睡，但是指战员们的心却平静不下来，他们心里燃着复仇的烈火，希望战斗赶快打响！

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了，直到上午9点，干部们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到师部。有的反映战士们手脚冻麻了，再这样下去会影响战斗力；有的骂敌人吃了安眠药，睡不醒了；有的竟然请示让战士们到山沟隐蔽处活动活动冻麻木的手脚，免得增加非战斗减员。师政委季铁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利于战斗的情绪，必须赶快刹住。他对副师长肖剑飞说：“通知各团营，不要再打电话问了，有情况会立刻通知的。麦克阿瑟比我们急，人家急于结束战争，回国去过感恩节呢！我们一仗还没有打，就急成这样，哪行？”

“水克火，忍克急，忍耐也是一种战术嘛！”师政委继续说，“要求各部队按隐蔽纪律和规定执行，不准乱动。现在不是一场平常的战斗，不要因小失大。为了防止冻僵手脚，可以利用躺、蹲、卧等各种姿势活动活动手脚么！”

经过做工作，战士们的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两架美国直升飞机就进入阵地上空，时高时低，有时低得都可进入步枪射程，在沟里沟外足足盘旋了有半个多小时。这两架侦察机刚飞走不久，南朝鲜一个营的兵力就向志愿军第三七团二营四连前沿阵地运动。敌人走走停停、东张西望，直到距我前哨组仅20米左右，突然，连长掌握的重机枪、六炮开火了。顿时，阵地上所有的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吼叫起来。进入阵地的敌人乱作一团，血肉横飞，我四连战士一跃而起，趁机发起了反冲锋，打死打伤百余人，俘敌30余人，拉开了黄草岭坚守防御战的序幕！

敌人经过一番整顿，纠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阵地展开集团性的冲击。四连阵地连续被敌人突破三次，敌人三次被四连打退。恼羞成怒的敌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发起多路集团冲锋，第四次将四连阵地突破，四连战士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再次将敌人赶出了阵地。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四连共毙伤敌人200余人。为保住阵地，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

为了迎击敌人下次的进攻，营里派出一个排的兵力补充四连，四连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夜晚，正当战士们整修工事的时候，军长吴瑞林、参谋长廖仲孚赶到第一二四师阵地，帮助指战员总结防守经验。吴瑞林说：“根据今天的情况看，敌人可能是试探性进攻，估计明天会集中更大的兵力攻击我们。现在我们迎面之敌是伪首都师和伪三师。我们必须抓住美国陆战一师尚未到达目的地这个有利时机，先下手击溃首都师和伪三师，依托阵地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求其各个击破。今天算是拉开了坚守防御的序幕，后面坚守防御的时间还长，斗争更加残酷，必须以空间换取时间，保障西线作战胜利。”吴军长的讲话，使大家很受启发，接着大家围绕以空间换取时间、达到坚守防御目的这一题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大早晨8点刚过，敌人的15架飞机，黑压压地飞到我军阵地上空。瞬间，重型炸弹、燃烧弹骤雨般地倾泻下来。一时间，飞砂走石，烟雾腾腾，一块块斗似的石头掀起几丈高。就在这时，敌人的地面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从三面同时向四连发起了集团性的连续冲击。敌众我寡，面对强大敌人的突击，四连的兵力、火力只能集中应付正面之敌，结果敌人从左侧将我阵地突破。突破口正是连长和指导员指挥战斗的位置。连长身边仅有一个班的兵力，而拥上来的敌人却有30多个，并且接续之敌正在源源涌来。董连长急得眼里冒火，他夺过身边战士手里的机枪，傲然地站在工事里，端枪向冲过来的敌

人横扫。仇恨的子弹发出愤怒的呼啸，扫倒了一个个猖狂进攻的敌人。指导员也用手枪向敌人进行射击，一枪一个，弹不虚发。通讯员、司号员都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前面的敌人倒了，后面的敌人又蜂拥而来。突然，连长左臂负伤，鲜血涌出，机枪落地不响了。敌人端着刺刀向连长扑来。这时只见司号员高举石头直砸过去，那家伙当即脑浆迸裂，一命呜呼！连长趁机从腰间抽出手榴弹，直向敌群扔过去。“轰”的一声，撂倒了几个敌人，吓倒了一大片！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断肢少臂爬不起来，就蹲着、卧着或跪着向敌人射击投弹；有的无力射击投弹，就高举手榴弹待敌人到身边时与敌同归于尽！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英雄的四连，尽管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损失也越来越严重，连长也身负重伤。指导员意识到敌众我寡，不宜久战。他命令部队边战斗边向南收缩。部队终于退到了一片乱石堆处，依靠一块块一人多高的巨石作掩护，形成了一个新的防线。这时，四连的阵地已被敌人占领一半，四连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设在敌人背后的伏击火力点开火了。骤然而至的枪声，疾风暴雨般从敌后扫来，打得敌人不知所措，蒙头转向。二营的十几门迫击炮也一齐吼叫起来，颗颗炮弹在敌群中爆炸，炸得敌人乱滚乱爬。四连趁机反击，经过7个多小时的鏖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0月28日，天空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远山近岭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之中，天气显得更加寒冷。两天的激战，指战员们白天冲杀在硝烟炮火之中，夜晚冰雪浸骨，寒气袭人。干粮袋空空，仅有的一点炒面和土豆，又大部分送给伤员了。指战员们多么渴望后方的运输队尽快到来呀！他们哪里知道第三七团的运输队，黑夜迷路闯入敌人阵地了呢！

正在战士们极端困难的时刻，朝鲜咸镜南道的省委书记和当地的县委书记带领百余名老百姓运粮来了。这是一支由60多岁的老汉和中青年妇女们组成的队伍。他们背着土豆、白菜、萝卜、糠面饼和米团，爬山越岭奔向志愿军驻地。有的妇女背上背着孩子，怀里抱着白菜，步履艰难。为了志愿军御寒，有的妇女宁肯自家挨冻，拆了棉被做成手套、布袜送给志愿军战士。有位老汉把自家喂养了几年的狗打死了，提着狗肉、狗皮来到志愿军阵地上。

师政治部主任汤从烈看到衣着单薄的男女老少从几十里外赶来，感到实在过意不去，请咸镜南道省委书记动员他们把给养留在山下，由志愿军去取，因为雪中的山路太不好走，何况运粮的人不是妇女就是老汉呢！

“我有什么办法呢？”省委书记无可奈何地说，“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都到前方打仗去了，有的牺牲在战场上。他们见到志愿军就像见到了亲人，你不让他们上山能行吗？”

是啊，这场震惊世界的反侵略战争，已把中朝两国人民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为了更好地完成中朝两国人民的重托，战斗间隙，志愿军师部召集团级干部会议，认真分析了几天来的战况，详细研究下一步作战部署。大家感到，敌人虽然几次失败，但气焰未衰，必然以更大的疯狂卷土重来，因此在精神上必须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

为了保存实力，歼灭更多的敌人，师部决定将前沿阵地收缩，诱敌深入，进而聚歼。具体部署是采取三面布网一面开口的方法，即第三七团于正面陈兵，用四个连防守，以五个连的兵力为预备队，发起反击后由预备队从正面打出去。第三七团左侧是三七一团的两个营和三七二团的一个营，待正

面反击后，他们靠近公路边的汶洞突击，卡断敌人的退路。为了不使敌人对我军的突然收缩引起警觉，我前沿阵地决定采取边打边退的办法，使敌人逐步入网，然后收缩网口。

10月29日拂晓，雪雾风停，天气晴朗。敌机遮天盖日而来，按照他们已经熟悉的目标，对我阵地狂轰滥炸。40多分钟后，敌人步兵才开始多路出击。我军前沿阵地指战员，按既定作战计划，边打边撤，引敌深入。至中午12时许，敌人已深入我阵地十四五华里。黄草岭遥遥在望，敌人更加起劲地进攻，但这时我军寸土不让了。敌人攻至下午3时，尺土未进，十分焦急。正在敌人一筹莫展之时，我军阵地上的山炮、迫击炮、六炮一齐呼啸起来，颗颗炮弹直向敌群飞去，顿时炸成一片火海。敌人惊慌失措，抱头鼠窜。敌机开始向我炮兵阵地俯冲轰炸。我军高射机枪、重机枪立刻组成对空火力网，击落敌机两架。敌人的飞机再也不敢俯冲低飞了。

炮击之后，我九辆坦克沿公路冲了出去。与此同时，第三七团倾全力发起反冲锋，居高临下，势如猛虎下山，杀得敌人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这次战斗共杀伤敌人500余人，击垮李承晚的第三师和首都师7个营，敌人的第二十四联队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我军阵地向前推进了6公里。

这次反击战之后，志愿军第一二四师对作战部署重新进行了调整。为了不让敌人沿公路向纵深突击，确定以烟台峰为设防重点，并调军工兵营两个连协助第三七一团构筑工事，准备迎击美陆战一师的进攻。烟台峰位于通向黄草岭的公路右侧转弯处，与对面的727高地相呼应。站在峰顶俯视公路，任何目标历历在目。烟台峰是黄草岭的门户，也是敌人攻占黄草岭的必经之路。

扼守烟台峰部队的对手是美陆战一师和伪首都师、伪三师一部。陆战一师师长奥利佛·史密斯将部队分兵两路：陆战一师主力和伪三师残部直指黄草岭，另一部分兵力由古老里直取赴战岭。狡猾的史密斯不敢贸然进兵，首先指使伪三师的一个营向烟台峰做试探性的进攻。10月30日下午，南朝鲜第三师的一个营由上通里向秋都里移动。当接近秋都里时，突然遭我四连一个加强班的伏击。敌人误以为是我军主力，仓皇后退。当弄清情况后重整旗鼓，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大举进攻，终于夺取了秋都里。

敌人攻占秋都里后，兵分三路：一路由南向北巨攻烟台峰峰顶，一路于秋都里右侧沿山沟向烟台峰右侧的隐峰里进攻，另一路沿公路向烟台峰左侧攻击。三路敌兵齐头并进，对四连阵地成夹击之势。为配合南朝鲜第三师的进攻，奥利佛·史密斯派出10架飞机在烟台峰及公路两侧不停地轰炸。李承晚的第三师依仗有飞机壮胆，便大肆进攻。四连指战员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当正面之敌攻至烟台峰脚下时，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进攻之敌被我四连战士死死顶在阵地前沿，寸步难进。激战一直持续到黄昏，最后在团营炮火支援下，将敌人赶下山去。

翌日8时许，敌人出动飞机20架向我第三七团阵地滥炸，紧接着是重炮轰击。乘着浓烟烈火，300多名美国兵蜂拥而来，直扑烟台峰。我四连指战员沉着应战。当敌人接近我阵地30多米时，我轻重机枪、冲锋枪、六炮一齐开火，弹如急雨，顷刻间打成一片火海。敌人被四连死死顶在阵地前沿。正在僵持不下之时，突然有敌人10多辆坦克从烟雾中钻出来，沿公路直奔六连阵地冲来。这时，我爆破组的两名战士抱着炸药包一跃而起，飞身向坦克冲去。“轰！轰！”两声巨响；前面的坦克像条死狗似的不动了，后边的坦

克也不敢动了。两名爆破手光荣牺牲了。在“为战友复仇”的呐喊声中，敌我双方展开近战厮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拼搏，四连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整个战斗仍在持续，敌我阵地互有得失。黄昏时分，在几十门大炮的支援下，二营营长率部从烟台峰侧翼发起反冲击。烟台峰之敌怕被我军切断后路，慌忙夺路而逃。这一场恶战，我军共打死打伤美陆战一师300余人，仅烟台峰就歼敌百余人。

激战后的第二天上午，敌人又向烟台峰展开了猛烈攻击。历经几个回合的战斗之后，中午时分敌人又将烟台峰包围起来。这时，烟台峰阵地上，只剩下14名战士，所有的连、排、班干部全部壮烈牺牲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面对敌人的疯狂冲锋，有一位司号员毅然挺身而出：“我代理连长，我们要坚决实现郭排长的遗言：战斗到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在司号员的指挥下，他们爬上了峰顶，以悬崖峭壁、石缝洞口当掩体，敌机轰不着，枪弹射不到，敌人爬上来，他们就用石头砸。就这样，他们打退了美国陆战一师的多次进攻，用生命和鲜血保住了烟台峰。

11月5日，敌人向黄草岭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清晨8时许，30架敌机轮番在我黄草岭阵地上空轰炸。轻重炸弹、凝固弹纷纷倾落，阵地上飞砂走石。特别是敌机接连投下重磅炸弹，每个炸弹炸开的弹坑直径足有6公尺，深达近四公尺，几乎将我地面工事全部摧毁。两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后，紧接着几十门大炮一齐轰击。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30多辆坦克沿着崎岖的山路，向黄草岭阵地冲来。形势十分紧迫。

为了阻止敌人坦克沿路突破，以第三七二团第六连为主组成一个爆破队，队长由第六连连长李金山担任。爆破队分10个爆破组，每组7至10人，每人一包炸药，每组配有2至3挺轻机枪。在三距里到水田口北山约四公里的路程上，沿公路靠山边又挖了许多打坦克洞，并用草木、石块等做好伪装，不使敌人察觉。除此之外，朝鲜人民军的7辆坦克也埋伏在水田口北山的拐弯处，随时准备阻止敌人坦克前进。第一二四师还将50余门大炮组成了三个炮群，准备以先发制人的方法，砸烂敌人炮群。

敌人恼羞成怒，飞机空中轰炸，坦克、步兵多路出击，企图分隔第三七二团的左右阵地，迂回到三七二团侧后去袭击。但是，敌人的美梦很快就化成了泡影。迎候在那里的朝鲜人民军坦克群一齐向敌坦克迎头射击，一连击毁三辆。与此同时，我前边的爆破组一跃而起，用三包炸药又炸毁了二辆坦克。中间的爆破组积极配合，拦腰炸毁坦克数辆。敌人的坦克立刻乱了套，向前走不了，调头回不去，互相冲撞，有的竟翻到山沟里去了。

敌人还是不甘心失败，过了一段时间又卷土重来。他们不敢冒进，而是缓缓地往上爬。爬爬停停，停停爬爬，还带着高音喇叭广播：“缴枪吧，‘联合国军’优待你们！你们现在是少弹缺粮，白送死，缴枪吧！”

“打！给我狠狠地打！”隐蔽在阵地上的吴连长命令说。接着，阵地上所有的轻重机枪、手榴弹、冲锋枪、步枪一齐吼叫起来，织成了一片火网。打得敌人连滚带爬，直向山下逃命。六炮又送了敌人一程，溃敌横尸遍野。至此，敌人再也不敢向山上攻了。

黄昏时分，军长吴瑞林来到阵地指挥所视察，并给指战员带来了好消息。他说：“西线歼敌15000余人，胜利地结束了第一战役。”

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我们撤出黄草岭，另有新的任务。黄草岭阵地由志愿军第九兵团接防。”

13 个昼夜过去了，多么不容易的 13 个昼夜啊！第四十二军以两个师的兵力，抗击了南朝鲜的第三师、首都师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一师和第七师。他们与朝鲜人民军一部在黄草岭、烟台峰激战 13 个昼夜，以坚决的阻击和六次反击制止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歼敌 3600 余名，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有力地保证了我军主力于西线的作战。

欲知西线志愿军作战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章 雄振军威

总结经验利再战，奖惩严明军纪严；  
彭总治军扬内外，雄振军威不一般。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在云山战斗中，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以及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狠狠打击了号称“王牌军”的美骑兵第一师的嚣张气焰。

11月2日18时，第三十八军攻占院里地区，威胁了敌人的侧翼。这天，由于第四十军被阻于上九洞、古城洞、黑时洞一线，故未能包围宁边之敌。与此同时，第六十六军也由于未能及时发现敌人撤退，发现后又未能以主力插到敌后断敌退路，以致未能抓住美第二十四师。

11月2日19时，毛泽东主席根据战役发展情况电示彭德怀：“注意使用三十八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构筑坚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二师（由平壤）北援兵力及伪六、七、八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

11月2日22时，在同一天里毛泽东又发来第三次电报：“此役全局关键，在于我们三十八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此是第一要紧的。”

就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加紧运筹、聚歼敌军主力时，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发现美骑兵第一师遭到重创，特别是院里已被我军攻占，其侧翼受到了严重威胁。他深恐价川、新安州再被我控制，退路被我切断，从而使其在清川江以北的各部被我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为摆脱十分不利的态势，自3日凌晨起，敌人在大量空军、炮兵和坦克的掩护下，同时以伪第一师在宁边东北地区，美第二师、南朝鲜第七师及第六师在价川、军隅里地区掩护，迟滞我军进攻，实行了全线撤退。

彭德怀在得到敌人开始后撤的情报后，十分着急，随即于11月3日上午，与邓华、洪学智等人研究决定，命令所属部队“立即采取一切办法，迅速抓住敌人，不让敌人逃跑”。并着重指出：“只要抓住并分割了敌人就能胜利。”同时命令第三十八军：“迅速向军隅里、安州、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由新安州通往肃川后方的联系。”然而，由于我们是徒步行军，敌人是机械化行军，行进比我们快得多。至3日黄昏，西线敌人除剩下了一部分兵力扼守清川江北岸的滩头阵地、阻止我军进攻外，其主力已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价川一线占领了沿江有利阵地。

对此，彭德怀十分遗憾。但是，考虑到此役我军歼敌的机会已失，携带的粮弹已消耗殆尽，没有力量再攻击了；考虑到此役歼灭敌人并不多，而且敌人很可能在稍事喘息、调整之后再次向我发动进攻；同时考虑到我军的实力尚未全部暴露，为保持主动，乃下令于11月5日停止攻击。

这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的第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其严重、我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投入交战的。是我军与敌军的一次遭遇战。在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司令员的精心领导下，志愿军由于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和指挥上的灵活性，再加上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近战夜战的特长，给了南朝鲜第六师以歼灭性的打击，重创了南朝鲜第一、第八师和美骑兵第一师。此役共歼敌15000多人，俘敌

1000 多人，把疯狂进犯的美、李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初步稳住了朝鲜的战局。

为了壮我军威，为了总结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1950 年 11 月 13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大榆洞召开了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志愿军党委是根据中共中央 10 月 25 日的决定成立的。志愿军党委常委由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组成。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任副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同日指示，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改组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了志愿军总部。总部机构很精干，司令部只有作战、情报、通讯、军务、机要、直工、行政 7 个处和一个办公室；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民运、保卫 4 个部。当时总部没有后勤机关，一切后方供应统由东北军区后勤部保障。随志愿军总部行动的，有东北军区后勤部组成的前方指挥所，由张明远副部长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杜者衡部长具体领导。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也组织了前方指挥所，负责组织战地的医疗救护工作。

参加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除了党委成员外，还有各军的军长、政委及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大家一致认为，入朝作战第一战役毙敌 15000 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稳定了朝鲜的战局，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站稳了脚，初步摸到了敌人的长处和弱点，增强了胜利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会议同时指出，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消灭的敌人不如原来预计的多。主要是有的部队政治动员不够普遍、深入，对美军估计过高，顾虑较大，不敢大胆插到敌人侧后，断敌退路，因此丧失了战机。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雄振军威，以利再战。

会议由志愿军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主持。他说，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我军仓促入朝进入战斗的。由于我方战略指导正确和全军指战员的努力，经连续 12 昼夜的奋战，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初步胜利。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对于以后的仗怎么打，我们心里也有数了。

邓华讲后，彭德怀站起来说：“我们志愿军人朝的第一战役，胜利了。毛主席很高兴。起初，我们还担心，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和美伪军作战，我们要吃亏。现在看来，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近战、夜战的法宝，没有飞机，缺少大炮坦克，一样可以打仗，而且能打胜仗！”

“当然喽，”彭德怀呷了一口茶说，“我们的困难也必须看到。我们不仅没有飞机，而且后勤供应方面也很成问题。敌机狂轰滥炸，运输线不通，3/4 的运输物资的汽车被炸毁在路上，因此，真正送到前线部队的粮食、弹药是很少的。不少部队是在饿着肚子，又在弹药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和敌人拼搏啊！”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打了胜仗。”彭总兴奋地说，“看起来，美国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只打了伪军，也打了美军骑一师嘛！三十九军打了云山的美军骑一师第八团，使其大部被歼，并击溃了增援云山的美骑一师第五团，打得好嘛！”

“美军骑兵第一师，是美国的王牌军，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参谋长解方插话说，“过去是骑兵，后来改成陆军了。现在是一支高度机械化现代化的部队，但番号一直没变。部队虽然没有马了，但是士兵的臂章上还留着一个马头符号。骑一师在美军中是很有名的，一直没吃过败仗。”

“现在它打了败仗，就是败在了我们三十九军的刀下了嘛！我们应当奖罚严明，三十九军应当受到表彰！”彭德怀说，“四十军也打得不错，一一八师首战两水洞，歼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朝作战的第一枪。毛主席说，要把10月25日一一八师在两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也是一一八师和四十军的光荣！”

“还有，”彭德怀看了看坐在后边的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和军政委周彪说，“这次四十二军的两个师，一二四和一二六，在东线打得也非常艰苦，立了功！他们激战了13个昼夜，以两个师阻击了伪军第一军和美陆战第一师的进攻。敌人在大量的航空兵、炮兵、坦克的支援下轮番进攻，但被四十二军顶住了。他们虽然伤亡较大，但完成了总部交给的牵制东线之敌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并歼敌3600多人。”

“噢，三十八军在飞虎山打得也不错。”彭德怀说，“五天五夜坚守阵地，撤退时步骤安排得当，节节后退，把敌人引进来了，完成了总部诱敌深入的意图。”

“以上我所讲的，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受到表彰的，也需要今后大大发扬的。但是，我们的问题也不少啊！”彭德怀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次战役我看是打不好的。比如，许多部队的粮食、弹药接济不上，特别是在敌人飞机轰炸的情况下，后勤保障就更为重要。在朝鲜和在国内不一样，国内和蒋介石打仗，可以缴获敌人，可以取之于民。在朝鲜就不同了，人生地疏，语言不通，而且，朝鲜老百姓已被美伪军抢掠一空；所以，后勤补给要立足于从国内解决。第二次战役各部队一定要带足十天的干粮和弹药。这个问题要商定东北军区妥善解决。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嘛！”

“在第一次战役中，我们丧失了一些歼敌的机会，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比如六十六军在龟城方向上没有抓住美二十四师，放跑了敌人。当然，六十六军有责任，戒备疏忽，敌人都到了你当面嘛！你肖新槐带六十六军入朝是打仗的，为什么不注意盯住敌人？”

“不过，这个失误不能全部由肖新槐承当，我们志司领导也有责任。”彭德怀说，“如果我们不将六十六军放在龟城西北，而让他们在大棺洞布防，让敌人更放胆深入，退缩时它就不会那么快了；或者将六十六军放在龟城东北，摆在内线，当敌人逃跑时便于截击。我们没有考虑周到，我自己应该检讨。”

“还有一些问题，是属于军一级领导在作战中处置不当造成的。”彭德怀说，“比如东线四十二军两个师负责钳制美十军，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伤亡过大。主要是他们没有采取运动防御，滞敌缓进；看到黄草岭地形好，而采取了坚守防御，与敌人激战13个昼夜，阵地反复争夺，造成较大伤亡。”

“彭总讲得很好，我看以后的防御部队，应根据防御的目的、敌情、地形等具体情况，灵活地制定防御的方式。”邓华副司令员插话说，“这个问题我和彭总谈过，根据四十二军东线阻敌的经验教训，我们以后要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为了争取时间钳制敌人，同时防御地区有较大的纵深，可以采取运动防御，滞敌缓进。”

“我们应该向邓华同志学习，他善于开动脑筋，总结经验，打一仗进一步嘛。”彭德怀话锋一转，又说：“可是，有的部队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没有作战经验，而是拖拖拉拉，执行命令不坚决。我要批评三十八军了，梁兴初来了没有？”

“到！”梁兴初一听彭德怀点他的名字，就知道要挨批了。会前，总部作战处长丁甘如就向他打了招呼，让他精神上有所准备。

“你梁兴初胆大包天！你有什么了不起！”彭德怀把桌子一拍说，“人们都说你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鼠将！老子让你们打熙川，你们说熙川有黑人团，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这分明是临战怯阵，哪里是抗美援朝！”

“特别是打熙川，我们告诉你敌人只有一个营，但你们还是一再推延攻击时间，又没有将敌后路截断。不仅没有歼灭这股敌人，而重要的是还迟滞了向军隅里、新安州猛插的时间。照此下去还打什么鸟仗！”彭德怀越说越有气。

“三十八军这一仗没有打好，下一仗一定要打好！”邓华插话说，“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嘛，一定要重振军威。”

“什么主力？”彭德怀不屑一顾地说，“主力个鸟！”

梁兴初受不住了，两腿微微发抖，嘴角不停地抽搐：“不要骂人嘛！”坐在梁兴初身后的丁甘如，一直扯他的衣襟，让他不要火上添油。

果然，彭德怀一见梁兴初不服，顿时雷霆大发。“不要骂？你梁兴初没有打好，老子就是骂你！你延误战机，按律当斩！骂你算是客气喽，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谲的本事还是有的！”

梁兴初低下头，再不敢吭气了。彭德怀骂过一阵，火气也渐渐退了。他说，“命令就是命令，军令如山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们的军风，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必须发扬光大！”

“下次战役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敌人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引入我军的包围圈，然后穿插分割，运动歼敌。这个方案，毛主席已经批准。”随后，彭德怀向大家介绍了敌情，并对下一次战役作了部署。

当前“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总兵力共 267000 人，包括 17 个师、3 个旅、7 个团、1 个营。其中美军 7 个师，2 个团，共 131200 人，英军两个旅，计 17000 人，南朝鲜军队 10 个师，1 个团，计 108000 人。此外，有土耳其 1 个旅，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波多黎各 1 个团，加拿大 1 个大队，共计 11450 人。

敌人兵力分布在西线共 8 个师，1 个旅，1 个团，计 105200 人。内美军 4 个师，1 个团，计 63200 人；英军 1 个旅，5000 人；伪军 4 个师，37000 人。从现在情况看，美军第二师、二十四师、骑兵一师、英二十七旅及南朝鲜第一师是在价川、军隅里以西、清川江两岸地区；美二十五师已抵平壤南，亦可能向前靠拢；南朝鲜第六、七、八师则在德川以南，孟山、北仓地区。

在东线，美、李军共 5 个师又 1 个团，计 88500 人。内美军 3 个师，63000 人；南朝鲜 2 个师，24000 人。另有波多黎各团 1500 人。这些部队大都部署在云山以北，德川、孟山以西的地区。

“根据以上情况看，敌人气焰未打下去，还是要进攻的。”彭德怀说，“如我们与其对峙，就不能得到休息整训。加之在狭小地区内，集聚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几十万人，当地人民是吃不消的。因此，我们在今年还必须再打一仗，将战场推到平壤、元山地区，再消灭敌人至少六七个团，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

“下一步作战，我们仍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歼灭敌人。”

彭德怀说，“这样的好处很多。第一，运输线短，减少补给困难。第二，地形熟悉，敌情明了。第三，敌人兵力相对分散，有利我各个歼灭。第四，敌后交通线易受我袭击，我们准备诱敌至大棺洞、温井、妙香山、平南镇一线，让敌人进来。敌人现在也正调整力量准备进攻，我们让他进来，反动舆论会有几天嚣张的，这没关系。只要我们能打胜仗，即可一扫而光。”

“如果敌人不进来，我们就只有打出去。”彭德怀说，“打出去有两个办法：一是围点打援，调动敌人，准备包围永兴附近美第三师一个团，让敌人来增援，从运动中来歼灭敌人；二是集中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从德川打出去，直插顺川、肃川，如力量不够，再把四十军调过去。总之，必须集中兵力作战。东战场则完全由九兵团负责，首先求得歼灭美陆战一师两个团。”

“此役如能消灭美伪军二至三个整师，则朝鲜战局将起变化。”彭德怀司令员希望各军将敌我兵力大小、优缺点及当前形势与任务，深入传达到全体军人，使每个战士都能了解，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

彭德怀最后强调说：“我们参加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是国际主义的战士，是毛泽东的战士。我们的血流在朝鲜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是永远光荣的。我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是伟大的，是永垂不朽的。”

彭德怀讲完之后，参谋长解方和政治部主任杜平，又分别对战役的部署和政治工作作了发言。解方要求全军认真贯彻落实彭总的指示，打好下一仗。他说：“第一次战役我们歼敌不多，故而实力没有全部暴露给敌人，而且我们在飞虎山一线且战且退，给敌人造成错觉，让他认为我军兵力不多，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这样他们就会放着胆子来进攻，给我们提供运动歼敌的好机会。”

杜平要求各个部队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彭总的战略意图、要求传达给全军指战员。他说，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国威，打出军威，争取歼灭更多的敌人，为日后大反攻打下有力的基础。

散会后，梁兴初和刘西元回到住处，闷闷不乐，二人收拾东西，准备立即赶回军里。梁兴初说：“骂我梁兴初可以，小瞧三十八军，说实话，我不服！”

“算啦，算啦！”刘西元劝道，“彭总不是表扬咱们飞虎山打得不错嘛！下一仗咱们接受教训。”

“行啊，骑着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梁兴初坐在床上，一拍大腿，“我要不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来，我梁兴初就辞职！”

欲知下次战役的进展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一章 恼羞成怒

大军过江局面变，麦克阿瑟急了眼；  
恼羞成怒无济事，狂吠滥炸补给线。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引起了美国各方面的关注。更使急于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麦克阿瑟将军“恼羞成怒”。

这位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叫嚷，迅速向鸭绿江一线攻击前进，不使北朝鲜人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建立防御堡垒，不给他们以重整旗鼓的时间。而且，华盛顿当局的指示又是那么具体而明确：“万一中国共产党未经事先宣布在朝鲜境内任何地点公开地或隐蔽地使用大量部队，那么，只要根据你的判断认为，现归你指挥的部队所采取的行动有可能获得胜利的话，你应继续采取行动。”

麦克阿瑟手中拿着五角大楼上月发来的电报反复捉摸思考，认为对“红色中国”绝不能迁就姑息，只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威洛比将军，在一份“敌情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警告，这使华盛顿“不寒而栗”。报告说：

“尽管迄今为止的迹象表明，中国人仅仅是为表面上的有限目的而进行一星半点的承诺，但也不能对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可随时动用的巨大的潜在力量的情况视而不见，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高层作出了全面干预的决定，他们可立即投入他们目前已部署在鸭绿江沿岸 44 个师中的 29 个师，并且可以用多至 150 架飞机支援一次重大的攻势行动。”

面对着威洛比的情报分析和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有关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多次情报，杜鲁门开始怀疑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他作过的关于中国人不会介入朝鲜战争的保证了，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麦克阿瑟，让这位五星上将对局势作出最新的估计。

麦克阿瑟不是已将他对朝鲜局势的估计告诉杜鲁门了吗？中国人不会参战；朝鲜即将在他手下实现统一；圣诞前后将把第八集团军调回日本；将两个陆战师调往欧洲……难道这个估计不准确吗？难道不算新的估计吗？威克岛会议刚刚开过几天，又要什么“最新的估计啊”？

11月4日，麦克阿瑟对华盛顿当局作了如下的答复：

“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真实性作出有力的估计。根据来自前线的战斗情报，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第一，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算以其全部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在它认为适当的时机公开宣布这一行动。第二，它将隐蔽地给予军事援助，但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地掩盖起事实的真相。第三，允许并唆使或多或少也算是志愿的人员源源不绝地越过国境，加强并援助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使他们能够为了在朝鲜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立足点而继续斗争。第四，这样的干涉，也是存在的，是因为他们相信除了南朝鲜部队外，联合国部队是不会在朝鲜的极北地区使用的。他们一旦了解到这样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就很可能学到一点乖，趁早从破船上捞回点东西。”

尽管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已经指出了几种可能性，最坏的兆头是中国打算全力和公开的参战。麦克阿瑟并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尽管他承认中国人的全面干预具有“明显的可能性”，但这不过是代表一种“具有最严重的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相反，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的干预是另外三种行动

的结合，即：为了外交目的而进行秘密干预；使用“志愿人员”以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足点；最后是中国人的判断错误，即中国人参战时预料：他们只会遇到南朝鲜军队，打败他们不会十分困难。

总之，这份回电是为了使人放心。他最后说：“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不管是从格调上，还是从内容上看，这份电报都没有暗示已经出现了危机或局势正在失去控制。

但是，麦克阿瑟的言行一直与他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报中无忧无虑的调子不甚一致。就在他4日给五角大楼发电报的时候，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那中将，已经按着他的意图拟定了计划，准备第一次使用燃烧弹，以加强对北朝鲜的军火库和通讯枢纽的轰炸，准备把北朝鲜的城市夷为平地。

即使这样残酷的轰炸计划，麦克阿瑟仍不满足。当斯特拉特迈那带着他的计划去第一大厦请求批准时，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更为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他命令说：“参战的飞行员必要时飞到精疲力尽为止。”他命令斯特拉特迈那摧毁满洲边界所有国际桥梁的“朝鲜部分”。麦克阿瑟指定的目标之一是新义州，这是一个与满洲的安东隔江相望的朝鲜城市，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北朝鲜政府在这里避难，城里的仓库、房屋为北朝鲜的主要官员和部队提供了住所。有两座3/4英里长的桥梁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其中一座是铁路和公路混用桥，另一座是双轨铁路桥。

麦克阿瑟当即决定，应该轰炸鸭绿江大桥，阻止更多的中共军队入朝，切断已入朝的中共军队的补给线。他命令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那，出动90架B—29轰炸机于11月6日轰炸鸭绿江大桥。

“将军，你知道飞机到了鸭绿江，可不能保证不偶尔飞到对岸去；炸弹纷纷落下，也难免会落到中国境内。”斯特拉特迈那不安地问道，“这会引引起什么政治上的后果呢？”

“你他妈的难道不明白，中国人已经过了鸭绿江，和第八集团军干上了吗？”

“请原谅，我将执行您的命令，但是，涉及到轰炸朝鲜和满洲边境线的问题，我应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如果他们不反对的话，明天我的轰炸机群就起飞。”

“随你的便吧。不过我告诉你，我不仅是美国远东军的总司令，而且是联合国军的总司令。我没有别的要求，对于我的任何一个下属，我所有的要求都归结为一句话：执行命令！”

这些天，麦克阿瑟的情绪很坏，从“仁川胜利”到威克岛会议以来的良好的精神状态开始受到了破坏。“胜利的欢乐”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认为一切来得太快了，但又不敢面对现实。

麦克阿瑟在与五角大楼的一次例行的电话会议上，把这一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陆军的参谋人员。五角大楼里没有人认为有理由对此提出疑问。但是，斯特拉特迈那却把他向空军下达的命令以“通报副本”的形式，向华盛顿报告了这次作战行动。五角大楼有人认为，应把这一情况向更高的阶层报告。这样，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几分钟后便得知了此事。

这位国防部副部长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作战行动还有三个半小时就要开始，因此，国家安全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洛维特急忙拉上负责远东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来到国务卿艾奇逊的办公室。洛维特不喜欢麦克阿瑟的计划。从地图上看，鸭绿江入海口附近的水非常浅，因此，摧毁江桥阻止不了军队的调动。而且，飞机误炸安东和满洲其他目标的危险“十分之大”。

腊斯克同意洛维特的看法。并指出，美国的承诺是，在没有与英国人磋商之前，不得采取行动进攻鸭绿江的满洲沿岸。英国内阁那天正在开会讨论中国人干预的问题，而“我们方面的举措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还打算在几天之内把中国干预的问题提交联合国。此外，腊斯克还提及了苏联卷入的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这次轰炸的必要性半信半疑。比如，柯林斯将军认为，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变化表明了一种“惊恐不安的迹象”。

洛维特还给国防部长马歇尔打了电话，马歇尔也认为：“除非发现一些大规模的过江行动威胁我军的安全，否则这次行动是不明智的。”随后洛维特又和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通了电话，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并建议说，在总统作出决定之前，这一行动必须暂缓进行。艾奇逊然后与在堪萨斯城的总统通了电话，报告了事情的原由，并请他就此作出决定。

对此，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到两天前，“麦克阿瑟将军还警告不要轻率地采取行动，特别是不把中国共产党干涉的可能性看作‘新战争’。而现在他却撞起了警钟，不免使人大吃一惊。

“11月6日，我正在堪萨斯城，正好是选举的前一天，像往常一样，我打算在独立城投票。那天早晨我接到迪安·艾奇逊的紧急电话。国务卿是在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华盛顿的会议上给我挂的电话，他们觉得非常严重，需要立刻作出决定……

“我告诉艾奇逊说，除非对我们部队的安全有严重的和急迫的威胁，我才会批准这种轰炸的任务，艾奇逊说自从上次报告以后，从麦克阿瑟那里还没收到新的情况；上一次的报告并没有说再有部队过江，而只提到中国方面的后备力量。我告诉艾奇逊说，我们必须了解麦克阿瑟为什么全然认为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并且告诉他让洛维特照这样发出命令。”

11月6日早晨7点钟左右，麦克阿瑟像以往任何一天那样按时起了床，穿着他那件胸前印有一个黑色A字的灰色西点军校浴衣，在卫生间洗漱完毕，到二楼餐厅用过早点之后，就由两名警卫人员陪同，乘坐他的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抵东京第一大厦，来到六楼他的办公室，开始处理公务。

就在这天午后不久，他的作战参谋惠特尼将军给他送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自五角大楼的一封电报：“根据总统指示，在接到进一步命令前，推迟对满洲边界五英里以内目标的轰炸。迫切需要你对形势作出新的估价，并说明下令轰炸鸭绿江桥梁的理由。”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份电报，是在华盛顿时间11点40分，也就是说，是在距离飞机自日本基地起飞的时间只差1小时20分钟发出的。在这份电报里，参谋长联席会议还通知麦克阿瑟，政府正在对朝鲜局势作紧急的考虑，并告诉他，同英国有约在先，未经和他们磋商，不得对满洲采取行动。

麦克阿瑟一看到这份电报就怒发冲冠，大发雷霆：“布雷德利难道神经失常了吗？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指挥朝鲜战争，还是我麦克阿瑟？……推迟轰炸？说明轰炸的理由？究竟我是白痴还是你布雷德利患了神经官能症？中国人已经不宣而战，阻挠了我的进攻作战，难道还要让中国人继续毫无顾忌地从鸭绿江桥上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吗？……”

麦克阿瑟要向华盛顿、向五角大楼陈述他的意见。随即向他的秘书口述

了如下的电报。他在这份令人惊异的回电中，指责华盛顿给他的指挥造成了危机，并且越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径直向总统提出要求。他在电报中还第一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透露了险象环生的战场局势。电报全文如下：

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布雷德利将军：

大队的人马和物资正自满洲通过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

这种移动不仅使在我指挥下的部队陷于困境，而且有使我军全部被歼的危险。过江的实际移动可以在夜幕的掩蔽下进行，而鸭绿江和我们防线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敌军可以不必十分顾忌空袭的威胁，展开对我军的攻击。唯一阻止敌军增援的办法就是发挥我们空军的最大威力，摧毁所有的桥梁和在北部地区所有支持敌人前进的设施。每小时的迟延，都将付出大量的美国人民和其他联合国人民的鲜血。新义州的主要渡口要在最近几小时内加以轰炸，而且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我是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之下暂缓进行这次袭击，并执行您的指示。我所命令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战争原则和我自联合国所得到的决议和指示的，而且并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任何轻微的敌对行为，虽然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是从那里来的。我不愿过分夸大您所加于我的限制将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我希望这事立即引起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您的命令很可能要导致严重的灾难，如果不是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能担当这个责任的。

时间是如此的紧迫，我要求立刻重新考虑您的决定。在等待您的决定时，自然完全遵照您的命令行事。

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1950年11月6日

布雷德利将军对于麦克阿瑟电报中突然出现的急迫感和他所使用的尖刻语言感到震惊。他马上给杜鲁门总统打了电话，并把电文念给他听。杜鲁门对此非常担心，他谈及了对如此靠近满洲的地方进行轰炸所带来的危险，他担心一个“立功过于心切的飞行员”可能会招致苏联的报复。同时他也考虑到，若一旦美国军队被打垮，那么麦克阿瑟11月6日的电报就会使他备受指责。杜鲁门把麦克阿瑟的电报恰如其分地看作是一个记录在案的陈述，它可以被再度引用，以使这位将军从朝鲜战争的任何失败中得以解脱，而且还可以把责任推到华盛顿那些不按他的劝告行事的上司身上。

“有什么办法呢？”杜鲁门经过反复考虑后在电话里对布雷德利说，“战场指挥官是他麦克阿瑟，他为了战争的胜利，提出要轰炸鸭绿江桥，你若反对他轰炸，那失败的责任就是你的。而胜利真是让人求之不得呀！”

“我看，奥马尔，”杜鲁门终于有气无力地对布雷德利说，“既然如此，那么就让他干去吧。”

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如下一封行文巧妙的电报：

“从你11月6日的电报所描述的和你11月4日电文的最后一句所报告的看法，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你的11月6日的电文是我们收到的你最后的一个报告。我们同意摧毁鸭绿江的桥梁对于保证你指挥下的部队的安全会有重大的帮助，除非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行动解释为对满洲的进攻，而激起更大的努力，甚至苏联也投入他们的力量。其结果不仅危及你的部队，还会扩大冲突地区，而陷美国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然而，鉴于你11月6日电文的第一句所说的情况我们授权你按照你的计划，轰炸朝鲜边境，包括在新义州的目标和朝鲜这一头的鸭绿江桥，如果

在你收到这封电报时，你还认为这种行动对你的部队的安全是必要的话。上述命令并没有授权轰炸鸭绿江上的水坝和发电厂。

“由于必须和联合国的政策、指示保持适当的关系，也由于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重大的关系，所以应极端注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并把从满洲方面来的敌对行动及时呈报，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认为经常把重大的局势变化在它发生的时候通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 11 月 6 日要求你作的估计告诉我们。”

麦克阿瑟的目的达到了。几个小时后，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便命令 90 架 B—29 轰炸机起飞。不久，海军的飞机也加入了轰炸机群。于是，在漫长的鸭绿江上的各个渡口，连同附近的城市、村庄，以及从鸭绿江通往朝鲜的各条运输线都反反复复地遭到美国轰炸机群的大规模轰炸。飞行部队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作战机组人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断地飞行，摧毁敌人的全部交通运输和一切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朝鲜北部淹没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其中尤以新义州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成百架飞机列队向新义州实施地毯式轰炸，由南到北，由西向东，一遍又一遍，城市化为一片瓦砾。

就在 11 月 6 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了一项公报，他声明他的部队现在面对着一支斗志旺盛的新军队；这支军队有着大量的后备和充足的供应。敌人可以就近得到增援和补给，而敌人的后方却在“我们目前军事活动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

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那时根据他们的情报来源给杜鲁门总统提供了一个对局势的估计。报告估计说，在满洲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可能有 20 万人之多，他们的进入朝鲜可能阻止住联合国军队的前进，而事实上可能迫使联合国军更向南撤退到防御阵地。估计最后指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由于进入朝鲜，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他们的一部分部队而且把他们在亚洲的威信作为赌注押上了。必须估计到他们是知道他们所冒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准备应付一次大战。

麦克阿瑟在 11 月 7 日给华盛顿五角大楼的电报中，为他的空袭列举了更多的理由。情报机构已经“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在朝鲜有中国的有组织的部队。尽管其兵力仍不得而知，但中国人在抗击第八集团军的战斗中已经夺取了主动权，并在东线迟滞了第十军的前进。如果中国人继续增强其实力，麦克阿瑟认为也许有必要放弃继续前进的希望，甚至要撤退。但是，他希望也许在 10 天之内在西线恢复进攻，如果他能够阻止中国人的增援部队的话。“只有采取这种主动行动，才能准确估价中国人的实力。”

11 月 8 日，麦克阿瑟在致华盛顿的电报中，又长篇大论地激烈谴责正在变化的、他声称是了如指掌的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他说：“曾经是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变得极富民族主义咄咄逼人。”他认为他的主要敌人已不是北朝鲜而是中国，并且他所关切的不是控制一场局部战争，而是“在整个亚洲阻止中国人的扩张”。

麦克阿瑟确信，他的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已让北朝鲜化为一片焦土，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军队从鸭绿江上进入朝鲜境内，摧毁了中国军队的补给线。残留在北朝鲜境内的中国志愿军无论在数量和战斗力上都已微不足道。他下令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加速向鸭绿江边挺进。正是：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诱敌深入，彭施妙计。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二章 诱敌深入

诱敌深入出妙计，佯作兵败把敌欺；  
清川江畔设陷阱，聚歼敌军扬红旗。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后，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采取了节节抵抗，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

彭德怀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主要是从分析敌情与我情入手的。他认为，敌人虽然吃了个败仗，但主力还未被我击破，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未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很可能重新组织反攻。这就为我诱敌深入造成可能。另一方面，我军虽然旗开得胜，士气高昂，但困难也不少。如部队很疲劳，道路狭窄不易错车，白日不便行动，夜间不能开灯，粮弹运输困难，且冬寒将至，房屋既小又少，部队长期露营，难于保存实力。

根据上述情况，拟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方针。在内线要点上，构筑必要工事；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击之，转为有利。为此，他主张我军主力后撤 30 至 50 公里，让敌更放胆深入，使敌人战线拉得更长，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一作战方针。志愿军总部迅速展开了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命令各部队开始逐步减少节节抗击的时间，使敌军误认为我军军力不支；在撤退的道路上丢弃一些缴获的破旧器材和枪支，使敌人认为我已溃不成军。我转入敌侧翼和进入山区的部队，则严密伪装，保持行动肃静，隐蔽在敌进军路线两侧崇山峻岭之间，心领神会地谈笑彭总“清川江畔钓鱼”的好计谋。

彭德怀的这些措施，进一步加深了敌人的错觉。因仁川登陆而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更加骄纵，错误地认为我军是“象征性进攻”，“装备低劣，怯战败走”。为此，他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进攻，指挥 25 万大军由东西两线同时直扑中朝边境。

且说中国人消失在北朝鲜冰天雪地的崇山峻岭中之后，给美国军政界人士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这一退却是不是反映了毛泽东所固有的谨慎气质？中国人是否打算考验一下美国对中国的介入的反应，或是在发出愿意进行谈判的信号？或者这种试探仅仅是一种侦察，一旦其军队得到增援和补给后便开始全面出击？

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初的想法是，中国军队是因“自我消耗而退出战斗”的。根据他们审讯中国战俘的报告和中国内战的记录，情报专家们知道：中国步兵只携带三五天的食物，弹药的配给也同样少得可怜，基本上是一个士兵口袋里和一条粗布卷袋里能够携带的东西。这样，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便受制于一种僵死的框框：他在第一线的师只能战斗三到五天，其食品和弹药便消耗殆尽，因而不得不用新的部队来取而代之。

由于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缺乏了解，美国军方便依据其没有根据的猜测。中国志愿军越推迟他们新一轮攻势，一些美国军官就越发自信，认为中国人不会来了。朝鲜严酷冬季的到来，更支持了这一假设。日复一日，第三周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在这个阶段，甚至奥利弗·史密斯少将都产生了错觉，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甚至成吉思汗，”他说道，“也不敢在冬季在朝鲜打仗。”

战场上这种暂时的平静，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有机会重新估价其战争政策。麦克阿瑟却匆匆忙忙地作出了决定。在这位五星上将看来，中国人的干预不过是虚晃一枪。他打算重振他的攻势，他也是这样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旦第八集团军能够重新部署并获得补给以后，就开始他们对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

麦克阿瑟对他的空中力量坚信不移，认为它可以阻止中国人从满洲越过鸭绿江的增援，并且还将“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军队”。这次空中轰炸以后，他将于11月15日发动攻势，彻底消灭中共军队，把他的旗帜插到鸭绿江边。这样，麦克阿瑟再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以除了批准、别无选择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计划：

“如不这样，任何计划都将彻底削弱我的部队的士气，而其心理上的后果将是无法估计的。这将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北朝鲜无限期地停滞在一条极其困难的防线上，并且毫无疑问地会在南朝鲜人中引起极大的不满，以致他们的军队会垮掉，甚至会掉转枪口打我们。”

英国人害怕战争进一步升级，为此，提出沿鸭绿江建立一条缓冲区的建议。麦克阿瑟对此不屑一顾。他把这一计划与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相提并论。他认为放弃朝鲜的任何部分，甚至把任何地区作为缓冲区，“都将是自由世界近期以来的最大挫折。的确，屈从于如此糟糕的建议将是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的破产，并使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难以立足”。如果不让他的部队前进至鸭绿江，就“会重蹈英国人的覆辙”。麦克阿瑟“以极其紧迫的心情”提议：“决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一往直前，直至彻底胜利。”

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先对“中国人的意图”，然后是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干预出自三个动机：

——中国人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电力设施，并在江南岸建立一条警戒线。如果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可能会撤退，以换取联合国的一项保证，即，满洲的主权以及水电设施都不会受到侵害。如果联合国作出了保证而中国人仍继续参战的话，“那么就可以排除对中国人行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另一个可能是，中国人是“不宣而战”，以把美国的军力牵制在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朝鲜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从而使美国在其他地方出现麻烦时无力应付。尽管如此，中国人的这一目的也许能为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敞开门户。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人力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如果没有苏联海空力量的支援，这一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苏联的干预会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并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那么，美国应如何行事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为，有三种选择：重振攻势，以强力取胜；在满洲边界以南建立并守住一条防线；或者撤退。第一种选择要求增兵朝鲜，即便中国人不会在实质上扩大他们卷入的规模；第三种选择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一旦美国被迫作出这种抉择，“它只能作为全球战争的前奏加以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倾向第二种选择，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但却未作任何努力让麦克阿瑟实行之。实际上在纵容麦克阿瑟“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进攻”。

布雷德利认为，美军可以保住目前的阵地，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不进攻满洲基地，我们究竟能经受得住多大的压力”。守住目前的防线“将会造成严重的局面，因为无限期地守下去，我们将损失大批兵力”。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看来，没有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充当苏联人的抵押品”。史密斯说：“中央情报局估计，在苏联的物质援助下，中国军队的卷入表明，苏联人会冒在朝鲜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人可能愿意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意味着我们在欧洲的承诺将付之东流。”史密斯的结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前进，要么后退，坚持现有的政策或撤退，在政治上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而，杜鲁门似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比他的谋臣策士们更胜一筹。

1950年11月过去很久之后，诺伊施塔特对杜鲁门说，他是否对麦克阿瑟的“结束战争的攻势”感到担忧。尽管诺伊施塔特承认杜鲁门的回答是追溯往事的，但他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杜鲁门观点的实质。

“我们当时应该做的是停止在朝鲜颈部这个地方。”杜鲁门用手指着一个地球仪说，“那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边界线有近100万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你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得以运转的唯一方式。我得到了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意见，而在前线的这个人却说，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就同意了。这是我作出的决定，不管事后怎样来看。”

麦克阿瑟对当时的形势没有丝毫的紧张迹象，似乎已稳操胜券。

11月14日，他与他的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说，他的近期目标是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这样便切断了满洲和前线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远东空军将摧毁敌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这样，共产党人就不能“在国外生存下去”。麦克阿瑟对西博尔德说，向鸭绿江挺进的准备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在鸭绿江封冻之前赶到那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的进攻能够赶在封冻前成功的话，战争就会结束。

三天以后，即11月17日，麦克阿瑟在与穆乔大使的一次谈话中坚持说，渗透到北朝鲜的中国人不可能超过三万人，如果多于这个数目，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他的“全线进攻，将在10天之内扫荡仍在北朝鲜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的所有地区”。然后，他将把所有的中国战俘押送到边界并释放他们，接着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让第十军、联合国部队和韩国军队占领朝鲜”。

但是，美国的“盟国政府”并不像华盛顿那样有信心。11月中旬，很多国家的外交官都向华盛顿转达了警告。瑞典驻北京大使报告说，大批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开往朝鲜。缅甸大使馆认为，中国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援助北朝鲜，并且报告说“中国人正声称联合国军打算入侵满洲”。11月17日，荷兰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荷兰驻北京大使发回的消息，说中国人干预朝鲜的动机是担心满洲受到侵犯；如果联合国军停止在鸭绿江以南50英里处，中国人就不会再前进。英国军方首脑在给艾德礼首相的内阁的一份报告中说，他们认为，北朝鲜对“民主国家在战略上没有重要意义”，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征服整个北朝鲜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冒爆发大战的风险。

不过，盟国的忐忑不安，促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进一步“试图减轻中国人对入侵的担心”。11月15日，艾奇逊在华盛顿召开的关于外交事务的市会议上，向北京间接地发出了一个信息。“排除中国人头脑中可能有的任何误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边界，那么“正在采取各

种措施使他们懂得，他们的正当利益将会得到关照”。但是，如果他们不遗余力地挑起一场“真正严重的危机，那么美国就要坚定地对这一危机予以迎击”。

第二天，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耍欺骗之伎俩。他援引了联合国关于中国的决议，作为已采取的行动的根据，以表明美国没有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意图。联合国和美国的政策都是“使冲突地区化，而且一旦形势允许，就立即从朝鲜撤出其军队”。杜鲁门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局或中国人民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因为那些从延长和扩大在远东的违反所有远东人民利益的冲突中得到好处的人正在欺骗他们。”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啊！

然而，就在总统作出“和解姿态”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们争辩说，在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进军时，不应设置任何障碍，尤其不应采取一些来自“国务院某些分子”的建议。陆军作战总部的查尔斯·博尔特少将 11 月 20 日的一份报告的语言尤其尖刻，报告大胆地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对国务院“影响极大”，使它赞成沿中朝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博尔特写道，陆军作战总部“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缓冲区，作出这样的承诺“会严重地束缚美国（和联合国）的军事行动，而不会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的任何得益会来自中国共产党人”。

博尔特对中国人的能力并不感到担忧。“不必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会成功地把目前投入到朝鲜的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除非他们在物质上得到苏联地面和空中力量的援助。”他说，“鉴于目前的普遍形势，麦克阿瑟的部队拥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北朝鲜的任何战线。”

陆军计划处在一份相关的报告中提出采取比地面攻势更为激烈的行动。应该通过联合国或由美国单方面向中国人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们离开朝鲜，否则美国就对满洲的军事设施从空中和海上发动攻击。”报告还写道：“总统如果下命令时，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有能力立即使用原子弹打击中国共产党人。”

麦克阿瑟虎视眈眈，决心对中共军队发动规模更大的进攻。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确信，他的持续半个月的空中攻势，已让北朝鲜化为一片焦土，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军队从鸭绿江上进入朝鲜境内，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交通补给线。残留在北朝鲜境内的中国志愿军无论在数量和战斗力上都已微不足道。他下令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加速向鸭绿江边挺进。然而沃克似乎还没从不久前遭遇到的打击中恢复信心，他小心翼翼地指挥部队越过清川江，一路上控制交通要道和桥梁，以备情况发生变化时部队后撤之用。

沃克似乎觉得，两个多星期前，那些从天而降的中国军队，吹着军号向他的部队发起了前仆后继的冲锋，把他们赶到清川江以南，之后便突然销声匿迹了，只有少数部队在边打边撤。这使他预感到中国军队不知在什么地方埋伏好了等待他。

这种担心使沃克的进攻变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于是便召来东京麦克阿瑟的严厉申斥，一封又一封相当严厉的电报催他加快北进速度。但是由于后勤跟不上，发起总攻击的时间比预定推迟了一个星期。这几乎使沃克相信，一旦这次军事行动结束，麦克阿瑟便因为他一再放慢向清川江以北前进的速度而将他撤职。不过，比起将来可能遭到撤职的担心来，他更加忧心忡忡的是北朝鲜阴险的山谷，天知道那些中国军队会在什么地方突然出现！

为了更好地诱敌深入，11月16日上午，彭德怀召集邓华、洪学智他们，继续研究第二次战役的准备情况。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说：“自11月6日，敌人向我试探性进攻以来，我军即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实施节节阻击，缓慢后移，诱敌深入。9日，西线我三十八军一一二师放弃了飞虎山一线阵地；10日，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又放弃了博川。东线我军，7日即放弃了黄草岭。10日，西线敌人全线推进，东线敌人也自黄草岭、丰山、明川分三路继续向北进犯。”

“不过，敌人的行动十分缓慢。”解方稍微停了一下，又忧虑地说，“到昨天为止，西线之敌仅进至博川、龙山洞、宁边、德川一线。东线之敌也仅进至碣隅里及丰山、明川以北一线。只分别前进9至16公里，距我预定歼敌地区还较远。”

“看样子敌人是有了上次冒进的教训，变得小心谨慎了。”韩先楚说，“是不是第一一二师在飞虎山顶得太硬了，把沃克吓住了，对我们产生怀疑了？”

“照这样子，敌人得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我们的攻击线呀！”邓华、洪学智也焦急地说。

彭德怀一面倾听大家的发言，一面在沉思：“那你们看，该怎么办？”

“看来还得进一步迷惑、骄纵敌人，”解方首先说，“引诱他们放胆前进！”

“对！”洪学智接着说，“要使敌人打消疑虑，我军最好连小规模阻击、反击也放弃，大步后撤！”

“好！我同意这个意见。”彭德怀经过认真思索后果断地说，“电令各军，不要再向进攻之敌进行反袭击，主动后撤，再大步向后撤十几公里。”

“不过，撤退的时机和方式一定要掌握好。”彭德怀呷了一口茶，沉吟了一下又说，“一定不要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看出我们是引诱他们钻口袋。给敌人一种错觉，以为我们打不赢他们，是撤退了，他们才好放心进至我预定地区。”

这样，11月17日，西线我军继续北撤，主力转至云山、球场线以北和宁边东北地区；东线我二十军也在柳漂里以西及其西北地区完成集结，接替四十二军主力在黄草岭以北的阻击任务。四十二军主力则开始向宁边东北地区转移。

与此同时，为了瓦解敌军和宣传我之政策，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提出了释放敌军战俘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他在回电中说：“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彭德怀看完电报对杜平说：“不要等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就放，越快越好！”

“今天晚上就放？”杜平有些犹豫地说，“今天是11月18日。”

“对！现在是争取时间。”彭德怀肯定地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们上月23日入朝时，军委和毛主席来电说：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迷惑敌人嘛！”

杜平一下子明白了彭总的意思。“这次释放战俘，也是对敌人的一次迷惑啊！”

“对！”彭德怀风趣地说，“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的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恐怕要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们不是说，志愿军入朝不过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吗？不是说他们的空军很厉害，把我们

的后方运输和交通完全瘫痪起来了吗？我们就要适应美军这个愿望，来一个就汤下面嘛！”

为了圆满完成这个紧急任务，杜平马上找组织科长司东初和驾驶员王大海亲自交代布置了这一任务。他们在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俘虏，计有美军俘虏27人，李承晚军俘虏76人。战俘收容所的同志对这些战俘进行了简短的教育，让他们理了发，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特意给他们加了几个菜，还召集该所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

11月18日的夜晚，乌云密布，一阵阵的寒风吹得树枝瑟瑟发抖。此时，厮杀的战场，呈现着一片寂静。在通往云山地区的公路上，几辆满载战俘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开到了云山以南的阵地前沿。释放时，司东初通过翻译对战俘说：“你们万一过不了美军的警戒线，还可以回来，我们志愿军欢迎！”许多战俘当即伸出大拇指高声喊“OK！”有的感动得淌着泪说：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救了他们的命。并一再发誓：“我们永远忘不了志愿军的大恩大德，从今以后再也不与志愿军为敌了！”

中国志愿军首释战俘一事，在国际舆论界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美联社记者怀特赫和白伶丝11月23日在报道中承认，被释放的美国俘虏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待他们很好。他们得到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的口粮。志愿军曾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这些伤兵。“中国人不搜美国士兵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表和其它私人的东西。”这些被释放的美军战俘关于我军宽待战俘真相的一些片断报告，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对宣传我之政策、瓦解敌军斗志，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退再退的行动，再加上释放战俘，果然迷惑了敌人。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军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以为其所实施的空中战役，已迫使我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敌军开始全力猛攻。到11月21日，西线敌人已进至其“攻击开始线”。

此时，在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六十六军、三十九军，四十军、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已分别转移至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及宁边以北地区。东线第九兵团的三个军已全部到达预定地点。

这时，担任侧翼迂回任务的第三十八军，已运动到了德川，第四十二军由东向西移动到了宁边一线。由于东面都是纵向大山，地方狭窄，摆三个军放不下。另外，一下子集中这么多部队，粮食供应也有困难。这样，四十军运动到熙川的正面，就没让它再往东运动，令四十军和三十九军在清川以北正面隐蔽，形成口袋。第一一二师撤到球场附近后，已经消耗很大。即令他们往左转移，作为三十八军的第二梯队。

11月22日、23日，敌人继续前进。志愿军总部对敌军进攻的部署已基本明察。11月24日，总部再次修改了预定的作战计划：集中六个军于西线向敌之主要进攻集团实施反击；以第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两个军迅速歼灭德川、宁边地区之南朝鲜第二军主力，尔后向价川和顺川、肃川方向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配合正面第四十、三十九、六十六、五十军，在运动中歼灭向北进攻之美军两三个师；第九兵团在东线以主力歼灭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于长津湖地区，尔后在运动中继续歼灭敌人。

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说：“由于我们一下子退得很远，撤退时隐蔽得好，连敌人的飞机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动向，敌人还真以为我们‘逃跑’了呢！”麦克阿瑟准备“最后的进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也许历史上还从未

有一位将军像他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的计划毫无保留地暴露给敌人，可见他是如何狂妄啊！

伦敦《泰晤士报》11月24日发自华盛顿的一则消息说：“美国报刊报道说，七个联合国师（三个美国师和四个南朝鲜师）以及英联邦旅已准备就绪，去进行据称是最后的进攻，以扫荡从西海岸至南朝鲜部队已经到达的地点这段鸭绿江下游地区。”《泰晤士报》的记者认为，大肆宣扬这次进攻“显然是一种奇特的打仗方式”。

11月23日感恩节这天，麦克阿瑟的前线部队享用了一顿丰盛的火鸡宴，其程度超过任何别的美国人。在他们的宴席上有鸡尾酒、夹馅橄榄、烤小公火鸡加酸果酱、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和咖啡。在第十军指挥部，阿尔蒙德军长和其他军官也举行了聚餐，他们不仅食品丰盛，而且席上居然使用了桌布、餐巾、瓷器、银器，甚至座位姓名卡片。在一些军官看来，这种铺张场面似乎是荒诞不经地错选在一个兵戎之地。但阿尔蒙德将军却自得其乐。人们谈起了把军队“育肥以供屠宰”的笑话，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

是戴维·巴尔将军的第七陆军师的第十七团的一支部队，在惠山津镇抵达了鸭绿江边。为了鼓励这支军队的“奋勇挺进”，精力充沛的阿尔蒙德将军飞往惠山津，并与一群高级军官以满洲为背景照像留念。

“衷心祝贺你，内德，”麦克阿瑟给阿尔蒙德打电报说，“告诉戴维·巴尔，第七师劳苦功高。”阿尔蒙德用自己的话嘉奖了巴尔和他的士兵：“仅在20天前，你师才在利原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在崎岖陡峭的山地中前进了200英里，并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成功地打败了顽敌，这件事将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载入史册。”

但是，戴维·巴尔师长在第十军的感恩节盛宴上的一次私下谈话中，对史密斯将军说，这种推进使他紧张不安，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指挥这次行动：最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共产党军一打就跑，不知他们玩得什么鬼把戏，真有大难即将临头之感！

然而，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他的军队把战争引向中国边境，似乎不会受到惩罚。现在，他准备迅速结束战争。11月24日，他发布了一份给所有部队的公报：

“联合国在北朝鲜，对在那里作战的精锐军的压缩包围，现已临近关键时刻。在过去的三周里，作为这只铁钳独立成份的各类空军，以模范的协同和战斗力发动了持续的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来自北方的补给线。这样，由此而进行的增援急剧减少，基本的补给明显受到限制。这一钳形攻势的右翼，在海军有效的支援下，现已抵达居高临下的包围阵地，把地理上可能有敌人的北部地区一分为二。今天上午，钳形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以完成包围并夹紧钳子。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使联合国军迅速撤退，并使朝鲜人民和国家得以享有全部主权和在国际的平等。我们就是为此而战。”

11月24日早晨，麦克阿瑟又按照惯例，在大的进攻开始前，亲自来到前线巡视。当他的座机在附近的简易机场上降落后，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官沃克和其他首脑以及一些战地记者围上前去，欢迎这位声威赫赫的总司令官。冬季的寒风在清川江沿岸疾吹，但麦克阿瑟并不觉得冷。他挺着胸膛，迈着威风凛凛的步履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与其说是来前线视察，不如说是来为部队助威、打气。

“哈罗！”麦克阿瑟向沃克和前来欢迎的人群打了个招呼，显得十分轻松，“怎么样，一切准备就绪了吧？”

“一切都按照你的命令办。”沃克说，“各部队今天发起进攻。”

“好啊！”麦克阿瑟一面嘴里衔着他那玉米棒芯烟斗，一面潇洒他说，“我已经向第二十四师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保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把共军消灭了，我就放他们回家！”

“我们一定要在冬季大雪降临之前，完成这次军事行动。”麦克阿瑟望了望寒风凛冽的清川江说，“不然的话，封冻的鸭绿江会给中国人进入朝鲜提供莫大的方便。”

“士兵们情绪好吗，沃尔顿？”

“情绪没说的，”沃克笑道，“昨天吃了一顿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用去了几万斤火鸡肉，还有大量的酒，将士们吃得都很开心。”

“告诉士兵们，加紧进攻，圣诞节以前结束战斗，到时候，他们可以回家吃圣诞晚餐，那一定会更丰盛的！”

“请问麦克阿瑟将军，”一位记者上前问道，“您刚才是否在说，圣诞节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是的。”麦克阿瑟毫不迟疑地回答，“我的左翼部队第八集团军的强大攻击将不可阻挡，任何抵抗都将是软弱而无希望的；我的右翼部队阿尔蒙德的第十军，有强大的海空部队配合，将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左右两翼在鸭绿江边的会合，从各种实际意义上来说，那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胜利后您打算怎么办，将军？”一位满头金发的女记者上前问道。

“我将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将两个陆军师运往欧洲。总之，圣诞节前要把孩子们送回家。”

总攻还未开始，麦克阿瑟就已经宣布胜利了。但就在他毫不费力气说大话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早已为他的进攻挖好陷阱，掘好坟墓。正是：

    圣诞回家团圆宴，  
    侵朝美军都在盼；  
    麦帅狂言夸海口，  
    黄粱美梦难实现！

但就在志愿军诱敌深入、设下陷阱时，美机偷袭了志愿军总部。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三章 毛岸英之死

艰苦环境育英雄，抗美援朝更赤诚；  
朝鲜青山埋忠骨，烈士美名众人颂。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牺牲了，他惨死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从毛岸英报名参加志愿军到不幸牺牲，仅仅50天时间。有人说，这50天，是他28年命运交响曲中永不消逝的最强音。

毛岸英牺牲的这一天，正是志愿军入朝参战打响第二次战役的头一天。在那些日子里，志愿军总部上上下下工作都很紧张，特别是在彭总身边工作的参谋和秘书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在大榆洞，他们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山洞，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炒面和压缩饼干，借助烛光起草文电，条件十分艰苦。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彭德怀司令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经常熬通宵。有时闭上眼睛打个盹就算是休息过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不要说在军、师机关，就是在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样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在我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前方和后方，安全和危险，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线的。当时，为了尽量不暴露志愿军主力入朝的目标，志愿军司令部曾一度规定，各部队不准用轻武器打美军飞机。因此，美军飞机横行无阻，猖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美机可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搜索目标，见人就扫射，见车就炸，甚至见到地面上的一棵草、一头牛、一条狗、一缕炊烟，也要打上几梭子弹。

在美机的狂轰滥炸面前，志愿军总部的同志是好样的，他们不怕炸，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坚守岗位，各尽其责。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毛岸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11月24日夜里，毛岸英、高瑞欣和成普他们又工作到深夜。到25日凌晨3时，志愿军司令部所有的人，以特快的动作用过早饭，便投入到迎接第二次战役的紧张工作中。大家相信，这次战役一定会比第一次战役打得更出色。这天夜里，毛岸英还向成普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到第一线去，直接参加战斗。

然而，就在志愿军总部紧张运筹歼敌大计时，敌人已经悄悄地注意到这个“神秘的大榆洞”了。11月24日下午，有一批敌机从这里的上空飞过，其中有一架飞机在此盘旋侦察了一小时之久，直到黄昏才飞走。这个情况，引起了邓华和洪学智副司令员的高度警惕，专门召开会议布置了防空问题。会上，洪学智讲了话，把司令部各单位分别划定了疏散区域，还在后山沟连夜为彭总挖了个只能蹲下三四个人的防空洞。邓华还特意提醒彭总，毛主席来过电报，指示我们注意总部的安全和你的安全。所以，今天凌晨后，大家都要分头疏散到防空区域去办公。

早饭后，彭总及几个值班参谋人员仍在木板房里工作着。这时大家见彭总还没有进入防空洞，总部几位领导很焦急，要杜平主任去请彭总。杜平说：“我去可以，请洪副司令员去更好些，他在彭总面前比我的办法多。”

洪学智副司令员摸准了彭总的脾气，知道他难请，路上就动开了心思。到彭总办公室后，见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就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几个人在洞里研究第二次战役怎么打，请你参加。”果然，彭总二话没说，跟随洪学智来到了防空洞。因为那天，成普值班，他和参谋高瑞欣及毛岸英没有离开作战室。

上午 10 点多钟，果然有 12 架 F—80 战斗轰炸机嗡嗡地飞来了。随即由空中落下几十颗白色的亮点，在太阳光下显得特别刺眼。“快出来！敌人扔汽油弹啦！”成普向值班的毛岸英和高瑞欣使劲地喊。他比别人有经验。可是毛岸英他们没有来得及出来，炸弹却已经在房顶及房子前后爆炸了。顿时，木板房烧着了，周围的松树也烧着了，山坡上的树叶和野草也烧了起来。木板房的门被火封死，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成普冲出得快，浑身带着火，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大喊：“快来救火！快救毛岸英和高瑞欣！”

就在彭总的办公室和作战室燃烧时，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还有人值班呢？”彭德怀一听就着急了，问：“都是谁？怎么没疏散？”说着就往外跑：“快去救人！”但是，他被警卫员死命抱住，彭总气得大骂：“放开！再不放老子毙了你！”警卫员抱着彭总不放手，哭着说：“你毙了我吧！毙了我也不松手！”当彭德怀知道毛岸英在里边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但是，已经晚了。毛岸英已经倒在熊熊的大火中，壮烈牺牲了。

赶去救火的人，老远就感到空气烫人。等到扑灭大火、找到毛岸英和高瑞欣的遗体时，他们浑身都被烧焦了。两位烈士的遗体很难辨认。据警卫排的同志回忆，毛岸英戴的是块苏联手表，这才将两人分清。

据同两位烈士一起值班的成普参谋说，那天本来安排毛岸英休息，但他又跑来值班。美机飞来时，成普觉得不对劲，就走到门外张望。一看，美机已到头顶上，几颗凝固汽油弹正朝下落。他刚喊一声：“快跑！”炸弹就砸下来了。多亏炸弹掀起的气浪把他掀到了门外的山沟里，他才幸免于难，但半边脸被溅起的油星烧脱了一层皮。

当日下午，彭德怀率领司令部全体人员在山脚下安葬了毛岸英和高瑞欣烈士。彭总脱帽站在墓前久久伫立，他沉痛地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党中央、毛主席刚任命我当志愿军司令员，他就找我报名了！”

毛岸英在朝鲜时间不长，牺牲时年仅 28 岁。他留给同志们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他自报奋勇来到斗争残酷的朝鲜前线，没有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和办公室其他同志一样，不分日夜地工作。他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过自己的出身，也没有某些高干子女的傲气，直到他牺牲时，总部的一般干部还不知道他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子。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只是个年轻、活泼、朴实、能干的秘书和翻译。

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岸英和高瑞欣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就像战场上骤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暴一样，群情激愤，誓把复仇的烈火烧向万恶的敌人！

那天晚上，彭德怀痛苦不已。他没有吃饭，迎着寒风，只穿一件单薄的破军衣在室外踱步。时走时停，看得出，他此刻心绪缭乱。后来，终于在山坡上站住了，沉浸在与毛岸英初次谈话的回忆中。那是 1950 年 10 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家里，毛岸英像小孩子一样殷切地恳求着：“彭叔叔，你准许我参加志愿军，把我带到朝鲜去锻炼行吗？”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彭德怀反问道。

“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

“你在工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不是很好吗？现在经济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党非常需要有真才实学的经济专家啊。你应当在这个岗位上好好锻炼，为什么

要去参加志愿军呢？”

“不，现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朝鲜要亡国，我们要挨打。”毛岸英振振有词地说，“彭叔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我能看着朝鲜亡国而不救吗？我还能有心思躲在办公室里工作吗？你还是带我去朝鲜吧。我一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努力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好战士。”

“这件事你爸爸知道吗？”

“知道，知道，爸爸也赞成我的要求。彭叔叔，你就批准了吧！”

后来，还是毛泽东为儿子求情，彭德怀才答应了。同时拒绝他上前线的请求，让他留在自己司令部里当翻译。

“多好的一个青年啊！”想到这里，彭总叹了一口气，随之眼泪流了下来。这泪水，饱含着一个统帅为失去自己心爱的部下而无限内疚的自责！饱含着一个父辈为失去自己儿女而无法摆脱的痛苦！

10月8日，毛岸英随彭德怀乘机来到东北，同机还有彭德怀的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欧。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专家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专家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俄语，知道“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一下飞机，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照他，还要注意保密！”

当日傍晚，彭德怀把张养吾、郭洪光、毛岸英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彭德怀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从今天起，我们四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

张养吾第一个发言：“毛岸英同志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彭总表示同意，小郭也赞成。彭德怀说，“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当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这个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但仍由毛岸英任组长。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如实地向小组长汇报了思想：“如果可能，我愿回部队去带兵。”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不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是一位已45岁的知识分子，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彭德怀的行政秘书。张养吾处事老练，他对毛岸英提的问题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做警卫员的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

出来，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连彭总自己也以为是到中央参加财经会议，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毛岸英的一番话使郭洪光深为感动，他真诚地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兵车辘辘，战马嘯嘯。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的简易工棚里安顿下来。

毛岸英解开行李，开始整理床铺和自己所带的书籍。他喜欢阅读的有《孙子兵法》、《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另外还有一些俄文和英文的书。张养吾一见这么多书就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岸英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

“有些书是爸爸送的，在战争空隙可以看看。”毛岸英说，“特别是有关军事和哲学的书，我还得好好下功夫学学啊！”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戏称他“翻译官”。但是，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还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少校是志愿军俘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在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眼神惊恐而绝望，形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个下马威。可是当毛岸英凝视莱尔斯少校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首先关切地问了他的负伤情况，然后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还给他拿了一盒饼干。审讯正式开始后，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这位美国少校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况。

这次审讯结果，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看了审讯记录，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编写通报，电发各军。这一通报，在第二次战役中，对我军作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虽然只有50天，但他却给同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和毛岸英同龄的一代青年中，像他那样受过良好教育和多种锻炼的人也是不多的。毛岸英出生在长沙，童年时跟母亲杨开慧坐过牢；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过五年，当过苏军的坦克中尉，自愿报名

参加过苏德战争；抗战结束后回到延安，搞过土地改革等工作；入朝前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同志们都为他的牺牲感到十分惋惜。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有人提议将毛岸英的尸体运回北京安葬。彭德怀从大局考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11月25日，他亲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明确表示：“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理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

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用大理石为毛岸英立了墓碑，墓碑的前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墓碑的背面，刻有如下碑文：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毛泽东对其爱子毛岸英之死悲痛不已。在他听到这一消息的当天晚上彻夜不眠，他坐在沙发里拼命吸烟，低头沉思。他想到毛岸英多难的童年，想到毛岸英与他母亲杨开慧生离死别的悲惨经历。

那还是20年前的事。

1930年10月的一天早上，一群清乡团把杨开慧抓走，并把保姆陈玉英及八岁的岸英也一块押走。杨开慧先后被关进四个监狱，受尽酷刑，但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又毒打保姆陈玉英，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最后敌人想从岸英这个孩子身上突破。

“你父亲是几时回来的？快说！他不是还给你带来糖果吗？”

“不知道，我没有看见！”毛岸英对敌人愤怒地说，“你知道他在哪里，为什么不去抓，还问我干什么！”

杨开慧牺牲后，长沙地下党千方百计地把保姆陈玉英和岸英兄弟营救出来，并把岸英兄弟三人送往上海。不幸，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岸英兄弟三人就在上海滩漂泊、流浪。当时岸英只有10岁，岸青8岁，岸龙3岁……

想到这里毛泽东掉泪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警卫员多次请他吃饭，他也没有听见。只听到他不时地自言自语地说：“他死得太早了，刚满28岁，他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毛泽东为儿子的牺牲异常难过，他又为儿子的壮烈牺牲感到自豪。

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其中也谈到毛岸英的牺牲。彭总说：“我没有照顾好岸英，我感到内疚啊……”

“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不等彭德怀说完，毛泽东就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并安慰说：“为了国际主义，反击侵略者，中国人民以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的战士啊！”

“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毛泽东说，“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

彭德怀听着毛泽东这一番暖人心肺的话，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到朝鲜前线，经常对总部的同志们讲：“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高级干部就没做到，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据我所知，”彭德怀在一次对干部讲话中又说，“毛岸英已是毛泽东主席一家中的第六位革命烈士了！另五位革命先烈是：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不愧为革命之家。”

毛岸英同志英勇牺牲了，带着他 28 年火红的岁月走了！从此，毛泽东送子参加抗美援朝，毛岸英在朝鲜前线壮烈牺牲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朝鲜，传遍全中国，更加有力地推动了神州大地的抗美援朝运动！正是：

血染友邦大榆洞，  
复仇怒火代哭声；  
第二战役风暴起，  
歼灭顽敌不留情。

欲知第二次战役进展详情，请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四章 “三十八军万岁”

恶浪翻腾乌云滚，英雄本色方显俊；  
横刀立马战敌寇，万岁英雄卅八军。

第二次战役开始前，敌我双方统帅都在加紧运筹谋划，力争战胜对方，唯恐有什么疏忽和遗漏。他们都细心地在作战方案上寻找破绽，一经发现，立即加以弥补。他们的紧张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临战前，麦克阿瑟在沃克等高级指挥官的陪同下，视察了担任主攻的一些部队。当他发现参战部队都在按他的命令行事，先头部队的坦克和大炮已经轰隆隆地发动，他那吊着的一颗心才开始放下来。于是便登上他的座机，飞离清川江南岸。

当他的座机“斯卡普号”呼啸着钻入云空的时候，麦克阿瑟抽着烟斗，面带微笑地对他的随行高级参谋惠特尼将军说：“让我们等着瞧吧，有好看的，惠特尼！”

“这将是麦帅对远东和平的重大贡献。”惠特尼讨好地说，“统一朝鲜半岛，归于自由世界的旗帜下，历史将会给您写上重要的一笔！”

“是吗？”麦克阿瑟笑了，他笑得是那样开心。当他想到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脑子忽然灵机一动：此时此刻，他的敌人——中共正在干什么呢？他要驾驶员斯托里少校掉头向北，“立刻向北转！”

“太危险了将军！”惠特尼大惊失色道，“座机没有武器装备，如果被对方的战斗机或是高射炮拦截，那可怎么办？！”

“传我的命令，让斯托里向北飞，直抵鸭绿江。”麦克阿瑟望着吃惊的惠特尼说，“你难道不想再开开眼，去看看对方的动静？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难道你忘了中国这句古训？”

当飞机接近鸭绿江口时，麦克阿瑟透过飞机舷窗，尽情地往下了望，但除了皑皑的白雪和即望封冻的鸭绿江外，什么也没有看见。麦克阿瑟老了，他已经70岁了，老眼昏花，什么目标也没有发现。他一回到东京，就马上发表声明：此役必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热闹非凡地宣传：“联合国军开始总攻势，战乱可望结束。”

此时此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正拿着放大镜，在潮湿滴水的涵洞里坐镇指挥，对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的进展情况尤为关注。他想，上次战役，三十八军动作迟缓，放跑了敌人，这次一定要接受教训，争取歼灭敌人两三个师，一定要把敌人的侵略气焰打下去！

按着彭德怀制定的作战方案，第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担负着打开战役缺口和迂回敌后的艰巨任务。志愿军司令部给这两个军的任务是，首先歼灭德川、宁远地区的伪二军的主力，尔后向价川、三所里、顺川、肃川方面迂回，断敌退路，配合正面的第五十、第六十六、第三十九、第四十军从运动中歼灭向北进攻的美军二至三个师。

驻守德川和宁远的伪军，担负着掩护美军右翼侧后的任务。美第八集团军的主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地区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南朝鲜的第七师和第八师好像两只断了线的风筝，远远地悬在大同江两岸。志愿军若能早日攻取德川和宁远，既可切断美军东西两线的联系，又可在其最薄弱的侧后打进一个强有力的楔子。彭德怀心想，这的确是一步好棋！

为了打好这一仗，彭德怀要求亲自到第一线去指挥。但是，这一提议立

即遭到邓华、洪学智他们的拒绝。最后经志愿军党委讨论，决定由韩先楚副司令员组织志愿军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左翼的第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但彭德怀仍执意要到第一线，最后还是韩先楚到彭德怀的住处对他说：“彭总，我看还是让我下去吧，对这几个军我都很熟悉，不知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

“好呀！先楚同志，你去我就放心了。一定要注意接受上次战役的教训，战役打响后，一定要堵住敌人的去路，绝不能让他们跑掉！”

“好！我记住了，绝不让敌人跑掉！”

当韩先楚离开的时候，彭德怀久久地望着他那矮瘦而矫健的身影，不由得想起他在四野领导三纵队的时候，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立下了不少战功。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极为精干，在军事上可称得上是智勇双全、很有心计的一员战将。

韩先楚是湖北省黄安县人。战斗经验十分丰富。他从小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直到当兵团副司令员。他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果断。彭德怀对他主动要求下去承担西线指挥作战的重担，感到无限宽慰。

在韩先楚副司令员来到三十八军之前，梁兴初一直围着桌上的一张地图转来转去。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一阵地图便围着桌子走几圈，心事重重，思绪万千。突然，梁兴初在地图前停下，俯身抄起一支红铅笔，在德川与宁远之间的南朝鲜的第七师和第八师的结合部，划过一个箭头。应该派一支先遣队从南朝鲜第八师和第七师的结合部之间穿插到敌后去，插到德川以南，以便在主力向德川之敌发起攻击时，切断敌人南逃的退路。“你们看，这样插怎么样？”梁兴初指着地图对政委刘西元、副军长江拥辉说，“德川南边的武陵里大桥要把它炸掉，这样敌人就没处逃了！”

刘西元和江拥辉同意军长的意见。“插过去很必要，但很困难，”刘西元说，“要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

“派一个团佯攻，让先遣队从山腰小路插过去！”梁兴初下了决心，“这回打他个狠的，一个也不让敌人跑掉！”

梁兴初自从在志愿军总部挨了彭德怀的批评以后，一直闷闷不乐。他恨自己，上次仗没有打好，放走了敌人，有失于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领导的重托。上一仗可不是普通的一仗啊，它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中国人民的眼睛，朝鲜人民的眼睛，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啊，可是，他所指挥的三十八军却没有把仗打好，这不仅让人民失望，而且也给三十八军这支英雄部队脸上摸黑呀！

为了打好翻身仗，梁兴初和刘西元从志愿军总部一回到军里，就立即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彭德怀司令员对三十八军的批评，梁兴初承担了责任。他说：“彭总骂了我梁兴初，骂得对，责任主要在我，我对不起大家，没指挥好；不过，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下一仗看！第一仗没打好，不等于第二仗也熊蛋！下一仗，我看咱们各司其责，在谁那里出了问题，别怪我梁兴初不客气，再打不好，咱们可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军党委认真总结了序战中的经验教训，号召全体指战员动员起来，为争取这次战役的胜利，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争取创造大批英雄部队的荣誉称号而奋斗！广大指战员决心接受序战中的教训，用鲜血和胜利为军旗增辉，为祖国立功！

接着，第三十八军在球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韩先楚副司令员亲自

作了动员报告，他特别强调要在这次作战中开展创造英雄部队的活动，打好翻身仗，争取歼灭更多的敌人，为扭转朝鲜战局作出新的贡献。

“我受彭总之命，下来指挥西线左翼第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韩先楚说，“目前各军都已到达作战位置，四十军在妙香山以南，面对美二师；第三十九军在云山，面对美二十五师和美二十四师；第六十六军在泰川面对南朝鲜第一师；第五十军在定州至院丰洞一线，面对英二十七旅。彭总决定从左翼开刀，由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首先歼灭德川和宁远的伪七师、伪八师之后，插向价川、三所里，切断正面三十九军、四十军之敌的退路。在东线，第九兵团的三个军已秘密集结在预定地域，整个战幕很快就要拉开。”

韩先楚简要地介绍了整个西线、东线战局的形势之后，对梁兴初说：“你们军先打德川，整个战役从你们这里开刀。拿下德川至为重要，这样就可以割裂敌人东线和西线的联系，之后再迅速迂回敌后，在正面三十九军、四十军向敌进攻后，可以堵住敌人南逃之路。我看，让四十二军配合你们先打德川，拿下德川之后，四十二军再打宁远。”

“德川我们包了！”梁兴初斩钉截铁地说，“25日发起进攻，保证26日结束战斗！”

韩先楚把梁兴初的保证在电话上告诉彭总后，彭德怀高兴地说：“梁兴初的口气不小嘛，可不能赶得敌人放了羊，我要的是聚歼！”

“军中无戏言！”梁兴初说，“保证完成总部交给的作战任务。”

11月24日深夜，月明星稀，前沿阵地上渐趋沉寂。梁兴初命军的侦察科长张魁印和第一一三师侦察科长周文礼，带领一支600人的先遣支队，冒着风雪，偷渡大同江，查明了敌纵深的兵力部署，并秘密潜入德川南边的武陵里，炸毁德川通往顺川、平壤的公路大桥。

先遣队出发后，25日黄昏，在阵阵松涛呼啸中，第三十八军将士们兵分三路，沿着人迹罕至的崎岖山径，攀陡崖，越深涧，从兄弟峰、金谷德山一带悄悄地南下。当时，中路第一一四师在江拥辉副军长率领下，不畏炮火拦阻，从正面向德川展开了猛烈攻击。该师第三四一团以神速动作，突然插入沙坪里，一举歼灭南朝鲜第七师炮兵群，消除了正面攻击部队的炮火威胁。东路第一一三师从古城江、新坪里涉过大同江，在行进中击破敌人的数处抵抗，于26日晨占领了德川南边的左上里、遮日峰、济南里，截断了南朝鲜第七师南逃之路。西路第一一二师（欠三三五团），一夜奔袭70多华里，于26日清晨进到德川西边的云松里、钱山里，从西南关死了南朝鲜第七师向球场、军隅里的逃路。

激战到26日上午9时，第三十八军攻占了德川城北、城东诸高地，将南朝鲜第七师主力5000余人，压缩在德川河谷一个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地段。下午3时，三十八军发起总攻，经两小时战斗，全歼南朝鲜第七师师部及其所属五、八联队，驻伪七师以根波为首的美军顾问团共10人全部当了俘虏。计毙伤敌5000多人，缴获大炮156门，汽车218辆。

在第三十八军歼灭德川守敌的同时，第四十二军对宁远地区南朝鲜第八师展开了进攻：以第一二五师从宁远西北对宁远进行正面攻击；以第一二四师向宁远以南迂回；另以第一二六师向孟山以北插进，切断宁远之敌与孟山之敌的联系。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第二二四、第二二六师在运动中被敌发觉，为位于孟山东北的南朝鲜第八师预备队、团所阻。南朝鲜第八师主力见侧后受到威胁，即开始向南收缩。志愿军第一二五师乘机发起猛攻，并迅速攻入

宁远城，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战至 26 日拂晓，第一二五师占领宁远，将宁远附近之敌大部歼灭。残敌在南逃中，又被一二四、一二六师截歼一部。计共歼宁远守敌伪八师的两个团零二个连。

志愿军在清川江以东发起反击后，清川江以西“联合国军”除美第二十四师于 11 月 26 日向郭山前进外，其余各部均停止于原地与志愿军对峙。彭德怀司令员考虑到已在德川、宁远地区打开了战役缺口，战场情况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为了迅速发展胜利，即于 26 日下午命令位于清川江以西各军立即包围歼灭敌人一部，积极抓住当面之敌，不使脱逃。

但是，担任正面进攻的各军，在一天一夜的战斗中，战果均不理想。第五十、第六十六军由于动作犹豫，未能抓住当面之敌，第三十九军虽经过激烈战斗，但未能将敌分割开，仅在云山东南柴山洞利用俘虏喊话争取了美二十五师一个连投降。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果断命令：第三十八军、第四十二军迅速向敌后迂回，其他各军勇猛突击，分割围歼已被打乱之敌。

德川、宁远被我攻占，引起西线美伪官兵一片沮丧。西方通讯社惊呼：联合国军已被割裂为二，东线部队与西线部队的联系目前已被切断；现在前线自战壕至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人人皆知圣诞节回家的希望已告破灭，故士气大大低落。鉴于这种情况，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像热锅上的蚂蚁，急令美骑一师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土耳其旅向德川方向调动，企图堵住缺口，阻止志愿军迂回部队西进。

针对这一情况，彭德怀于 27 日上午命令第三十八军：“今夜进到德川西嘎日岭、兴德里一带，准备消灭东援南逃之敌，尔后以一个师逼近价川，牵制该敌外，军主力应于 28 日晚，向院里、龙潭里攻击。如球场、院里敌南逃时，你军应迅速向价川南之三所里及平院里迂回，攻击军隅里、价川之敌。”

“三十八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艰巨的。”韩先楚也特给梁兴初打来电话说，“你们在今夜和明晨，一是要插向三所里，二是要攻占嘎日岭！坚决堵住南撤的敌人！”

任务艰巨啊！梁兴初知道，美军三个师共 300 多辆坦克，400 多门大炮，而我们一个师只有十几门迫击炮和一些反坦克手雷；而且据志司通报，敌人为了堵住被我军在德川方向打开的缺口，已令美骑一师和土耳其旅从价川出发，企图抢占德川西面的嘎日岭，阻止我主力向西挺进。

嘎日岭非常险峻，它是德川西面 20 公里的一道天然屏障。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恶。在海拔 810 多米的山岭上，有一道仅 10 多米宽的险峻垭口，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从中穿过，这是三十八军主力向军隅里方向进军的必经之路。如被敌占领卡住我军主力前进之路，即使插到三所里的部队能迂回成功，得不到主力的配合也难以支撑住。因此，必须首先抢占嘎日岭！

梁兴初下了决心：第一一三师立即出发，由德川西南插到价川以南的三所里：第一一二师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走乡间小道，从北面向价川攻击前进；第一一四师则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攻击前进，迅速攻占嘎日岭。

在第一一三师出发前，韩先楚副司令员对该师领导人当面交代：第一，必须保证当天（27 日）下午 6 时以前从现地（德川）出发。第二，在路上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和伤亡，没有权力停下来。第三，到达三所里以后，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必须把敌人截住。第一一三师指战员深知任务的重要，他们决心克服连日作战后的饥渴疲劳和山高路险等困难，兼程前进。

当日（27 日）黄昏时分，第三十八军的两师人马，分头向三所里、嘎日

岭挺进。恰在此时，志愿军总部发出命令：“价川方向美军有南逃迹象，速插三所里。”电令传达到部队后，战士们提出“鼓足一把劲，决心不让敌人逃跑”的口号，饿了拿着干粮边走边吃，脚上打泡忘却了疼痛。这不仅是体力的较量，而且也是意志的较量。战士们心里明白：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他们决心用自己的两条腿，赛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为了确保抢占嘎日岭高地，梁兴初和政委刘西元也驱车赶来，当他们距离嘎日岭主峰两公里处时，发现土耳其旅的一个加强连已经占领了嘎日岭的主峰。敌人穿着单薄，已在山上生火取暖。“来，咱们研究研究怎样打好！”梁兴初对一一四师师长翟仲禹和前卫团的团长孙洪道、政委王丕礼说道，“是不是用偷袭方法？”

“对，偷袭好些。”第三四二团政委王丕礼说，“敌人生火取暖是个好机会，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便于我们隐蔽接近。”

孙洪道团长当即决定率领一个连从公路的北侧，爬陡坡奔袭嘎日岭主峰，王丕礼政委率领一个连沿公路扑向火堆，夺占垭口。他们勇猛突袭，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只用了几十分钟，就全歼了土耳其旅的加强连，活捉了50多个俘虏。接着孙洪道团长带的一个连抄小路下山，迎头堵住了坐汽车西逃的土耳其旅一个加强营，和其他兄弟部队夹攻，只用个把小时，便将该敌全歼于嘎日岭西麓。美骑一师两个营企图东援土耳其旅，被我第一一二师部队击退。至此，沃克将军东援德川、阻我西进的计划彻底破产。

正在向三所里迂回的第一一三师，越来越成为总部注目的焦点。

11月28日清晨，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人焦急地踱来踱去。角落里，报务人员头戴耳机，正在和各部队沟通联络。第一一三师已经长时间和志司没联系了，同军部也没联系，谁都弄不清他们到了哪里。彭德怀司令员一直在问：“这个一一三师怎么搞的，跑到哪儿去了？”参谋长解方带着作战处长和通讯处长守电台去了。他命令组织所有的电台查听一一三师的信号。通讯处长、电台台长都上机了。大家都明白，一一三师能否插到位，是决定此次战役成败的关键的关键。

彭德怀怎能不急呢？继11月28日第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拿下德川、宁远之后，四十军已向球场、价川方向进攻；同时第五十军、六十六军和三十九军也分别向博川、安州、宁边、价川方向实施突击。敌人已全面崩溃。现在，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能不能尽早赶到三所里，关上“闸门”堵住流水般溃逃的敌人，是彭德怀最为关心的事了。但是，一夜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收到三十八军的通报。彭德怀焦急万分。一旦三所里没堵住，此次战役又将形成击溃战，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

然而，就在规定的时刻喜讯传来了！

28日早晨8点钟，刘海清副师长用无线电报话机报告：“我前卫团已抢占三所里……”解方参谋长当即向彭德怀司令报告，彭总说：“好！要他们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此时此刻，志司的指挥员们，都为三十八军的胜利而高兴，也为他们的行动迅速而叫好。仅仅14个小时，就在荒山僻野的山路上前进了145华里，终于跑在敌人的前面，提前几分钟占领三所里。两条腿赛过了汽车轮子，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原来，第一一三师这支英雄部队，自接受抢占三所里的任务后，就冒着严寒在雪野上疾进。部队已经连续作战两天两夜了，战士们都已极度疲劳，边走边打瞌睡。到天亮时，已走出100多里，距三所里只剩30多里了。此时，

一个紧急情况出现了：几十架美机沿大同江飞来，在我数里之长的行军纵队上空不停地盘旋和低空侦察。情况万分紧急。他们急中生智，副师长刘海清命令全师去掉伪装，公开继续前进。这的确是一个军事上有胆识的冒险行动，可以称得上正确运用战场心理学的一个成功范例。果然敌机受骗了，把一一三师当成是从德川逃出来的伪军，一次也没轰炸。部队情绪大为高涨，战士们甩掉一夜行军的疲劳，疾速插向三所里，并一举歼灭了驻守在那里的南朝鲜军的一个保安连。

当天早晨，毛泽东主席发来了“庆祝你们歼灭伪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的电报，要求志愿军主力，努力歼敌。电报全文如下：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宋、陶：

（一）庆祝你们歼灭伪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二）目前任务是集中我四十二军、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歼灭美骑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三个师的主力。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三）美骑一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四十二军应独立担任歼灭该敌。（四）美九军团指挥之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在球场、院里、军隅里、价川一带，我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应担任攻歼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八日五时半

彭德怀一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立即批示将这一电报转发全军，以鼓舞士气。这天下午，彭德怀、邓华、洪学智又致电西线各军：“我军应根据毛主席的电令，截断敌退路，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美四个师及英第二十七旅之任务……此役于朝鲜战局关系甚大，望克服一切困难，以巨大代价换取之。”

三十八军攻占三所里，使徘徊于清川江附近的美第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四师和英第二十七旅、南朝鲜第一师及土耳其旅残部，均发生了动摇。麦克阿瑟叫嚣的总攻势立即变成了总溃退。现在摆在美第八集团军面前的生死问题是：如何冲开三所里这道闸门，向南逃跑。

三所里是价川至平壤公路上的一个小村镇，它所处的地势险要，北依山峦，南临大同江，西傍公路。这条公路，是美军北进南逃的主要交通线之一。我第一一三师三三八团扼守三所里周围的高地、山头的公路大桥。该团从上午9时起，与南逃之敌美骑一师第五团、北援之敌约一个营，展开了数小时的激战。他们打退了美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次轮番攻击，炸断了公路大桥，终于使敌人南逃不能，北援无望。

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占领三所里，切断敌人由军隅里经三所里向顺川逃跑的退路，对敌人震动很大，打乱了敌人的整个布局。

敌人经三所里南逃的企图被粉碎后，随即另寻逃路。这时三十八军前线指挥所电告一一三师：三所里西北面有一个龙源里，有一条路也可以通往顺川，也是敌人南逃退路，命令他们迅速抢占龙源里。但是，三十八军前指的电报把龙源里的“源”字写成了“泉”字，一一三师接到电报后，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龙泉里”这个地方。他们看有条路可以通往南边，也没请示

---

彭、邓、朴、洪是指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高、贺是指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贺晋年；宋、陶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

军前指，即在 11 月 28 日黄昏，令其主力第三三七团向这条道路急进。同时，按原计划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安州、肃川前进，完成了破路炸桥任务。11 月 29 日凌晨 4 时，三三七团占领龙源里。本来敌人见三所里已被我占，企图绕道龙源里退逃，一一三师又先敌占领龙源里；把敌人的这条逃路也堵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命令正面各军向敌猛烈突击。至此，美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土耳其旅余部和美骑第一师、南朝鲜第一师各一部，陷入我军三面包围之中。直到这时，麦克阿瑟才如梦初醒，才发现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少数部队不能这么厉害呀。他才相信确实是志愿军的主力来了。为摆脱危局，于 11 月 29 日下令全线撤退，妄图保存实力。

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美第一军迅速由清川江北岸撤至安州地区。美第九军收缩至价川地区。敌为迅速摆脱我军愈来愈重的打击，遗弃大批装备器材，一路以主力沿安州、平壤方向退却，另一路以航空兵及大量坦克为掩护，拼命向我第一一三师扼守的龙源里、葛岷和第一一二师扼守的松骨峰、书堂站等阵地，实施猛烈冲击，企图夺路南逃！

在此情况下，三十八军指战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11 月 29 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轰隆的马达声，只见公路上烟尘滚滚，美第九军先头部队五个多营，分乘数百辆汽车，以数十辆坦克为先导，向占领龙源里、葛岷地区的我第三三七团猛扑而来。三连指战员以集束手榴弹敏捷地塞进敌坦克的履带里，接着一声巨响，敌人称为“陆地巡洋舰”的先头坦克不动了，堵死了后边的车队；并在敌步兵未及下车展开之前，集中步枪、机枪、六 炮一齐向密集在公路上的敌人汽车猛打，给敌以重创。敌稍事整顿后，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的掩护下，羊群似的向该团一营阵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我英雄的志愿军战士们，又一次一次地把敌人打了回去。

就在龙源里战斗激烈进行时，彭德怀司令员拿起报话机对一一三师政委于敬山说：“我是彭德怀，告诉我，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敌人全退下来了，拥向你们那地方去。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

“报告彭总，敌人正向我们进攻，战斗很激烈！”于敬山说：“不过，我们完全有信心，把敌人卡死在这里，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很好嘛！”彭德怀深情地说，“告诉同志们，你们打得蛮好，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向你们靠拢，你们要加把劲，继续把敌人卡住！”

“是！请彭总放心，我们坚决把敌人卡住！”

彭德怀司令员的关怀和勉励，传到各级指挥所，传到硝烟滚滚的战壕里，它进一步鼓起了战士们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勇气。他们像一座巨大的钢铁闸门耸立美军面前，使数万美军胆颤心惊，束手无策。

然而，压力是非常大的。麦克阿瑟在 11 月 30 日这天，集中了几百架飞机和各种大炮，对我各路战斗部队狂轰滥炸，并且命令美骑一师、英第二十九旅各一部，由南向北增援，南逃之敌则以坦克为前导，采取“波涛式”的集团冲锋，实施突围。残酷的血战，集中在龙源里、松骨峰两个要点上。上午 5 时，南逃的美二师以一个团的兵力，与顺川方向北援之敌一个营相配合，在百余架飞机和大量炮兵、坦克掩护下向我坚守龙源里阵地的第三三七团连续冲击 10 余次。该团顽强阻击，南逃北援之敌虽相距不到一公里，但始终未能会合。不久，敌人又调集 70 多辆坦克，向龙源里猛扑。他们不惜血本用铁甲车开路，把堵在路上的卡车，推翻在路旁，被摔伤的美军士兵鬼哭狼嚎，

叫骂不停。

美军几攻不下，后又集中一个团的兵力，以几十辆坦克开路，向我第三三七团一个营阵地轮番攻击。在激战中，有的连阵地曾几度易手，拼死苦战，终于又夺了回来。中午又有一个连的阵地十分危急。全连战士只剩下 30 多人，子弹、手榴弹即将打光，敌人又从三面包围过来。当时该连的一排阵地上只剩下身负重伤的刘序学排长，他捡起烈士们遗留下的枪弹，继续迎击爬上阵地的数十个敌人，直至再次中弹，光荣牺牲。

在敌人占领这个排的阵地后，连长张友喜立刻从主阵地带领通信员、卫生员、炊事员和几个轻伤员，用刺刀、手榴弹把 50 多个敌人击退，夺回了阵地。在另一个阵地上，连长郭忠田，以一个排粉碎敌人成营兵力的三次进攻，歼敌 200 多名。

还有副连长杨文海所在的那个连，在松骨峰下的一场战斗中，战士几乎全部牺牲了。但他们打死了 300 多个敌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主力部队的大会战赢得了时间，为聚歼敌人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死重于泰山，是永远值得人民怀念的。

12 月 1 日午后，三十八军与美军在三所里、龙源里激战结束后，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一队队美军俘虏被押下战场。这时，韩先楚副司令员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在电话上向彭德怀司令员做了口头汇报。他一开口就说：“彭总，三十八军打得好啊！从 11 月 29 日晚，占领三所里、龙源里的三十八军各部已先后将敌分割，并与南逃的美二师、二十五师及李承晚的第一师进行激战。尤以三三七团龙源里战斗和三三五团松骨峰、双龙里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到 30 日下午 5 点，我向各被分割包围之敌发起猛烈冲击，战至 12 月 1 日上午，美二师主力、美二十五师、伪一师及土耳其旅已大部被我歼灭。”

“打得好啊，”彭德怀在电话上说，“三十八军不愧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三三七团三连龙源里堵击战和三三五团三连松骨峰堵击战打得最苦，两个连基本都打光了，但是完成了任务，激战六个小时，敌人未能前进一步！”韩先楚继续说，“战士们在人、弹将尽的时候，用枪托砸，用刺刀挑，甚至用头、用牙齿和敌人搏拼。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阵地上枪支都摔碎了，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掐住敌人脖子的，也有的至死还咬着敌人耳朵的……”

彭德怀接完电话沉默了许久，眼里含着泪花说：“我们的战士太好了，太好了！”随即把电话记录交给总部几位领导传阅。

邓华、洪学智他们看完电话记录后说：“上次三十八军他们没打好，受到了老总的批评，这次憋足了劲儿，要打出个样子来。这支部队是老部队，有不服输的作风。”

彭德怀兴奋地说：“不错，是支好部队，要通令嘉奖他们！”说完便坐下来，拿起毛笔亲自写嘉奖令。写完以后，递给洪学智说：“你们看看，写得怎么样？”电文是这样的：

梁、刘并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

此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 日）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洪学智看完又递邓华、杜平他们。大家看了都说可以。电报后面的署名是彭、邓、洪、韩、解、杜。

彭德怀说：“可以，那就拿去发吧！”说完把电报稿交给了参谋。参谋刚走，彭总稍加思索，又说：“把电报稿拿回来。”又在最后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彭德怀写完后，又问邓华他们：“怎么样？”大家没有吭气。“不表态，就是同意了。”彭总把电报递给参谋说，“拿去发了，通报全军，上报军委。”

第三十八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扭转战局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远离主力的情况下，阻击和牵制了数万美、李军。被围之敌除一部西折安州，侥幸逃跑外，余敌均被歼灭。他们以极小的代价，为西线我军换来了歼敌两万两千多人的重大胜利。

“三十八军万岁”这个口号，不仅对第三十八军，对当时入朝的六个军震动都很大。万岁军的口号，不仅对当时入朝部队，而且对以后入朝部队的斗志都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就在西线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东线的第九兵团也取得了歼敌一万三千多人的胜利。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五章 在长津湖畔

西线将士奏凯歌，东线将士尽英雄；  
刀山火海无所惧，誓杀凶顽立战功。

就在麦克阿瑟开始疯狂发动“圣诞”攻势时，他的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向他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长津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军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咸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仍像以往那样骄横，对可能阻止其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仅仅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现看成“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总部产生影响”。这就注定了他这次冒险的结局必定是十分可悲的。

为了要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麦克阿瑟是不顾一切的。他直接命令美军第十军团，以迂回江界为目标，主力沿长津实施突击。美陆战一师沿下碣隅里向北进攻；美七师沿新兴里向北进攻；美三师于高原、元山地区为预备队。李承晚的第一军指挥其首都师、第三师沿东海岸向朝鲜北部图们江推进，并有一部分敌人强占社仓里。可谓“浩浩荡荡，势不可当”！

毛泽东主席确认麦克阿瑟企图迂回江界，断我后路，所以急电华东宋时轮的第九兵团于11月7日至19日先后由辑安、临江入朝后，即担负了第二次战役的东线作战任务。11月5日22时，毛泽东又电令彭德怀：“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们直接指挥，我们不遥控。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彭德怀接电后，马上向宋时轮司令员和陶勇副司令员去电通知，立即行动开赴东线长津地区，担任反突击任务。长津湖位于朝鲜北部赴战岭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团团白雾每天拂晓从湖面升起，狼林山脉的高山峻岭蜿蜒在它的东西两侧，会合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打开地图，细看那些骇人听闻的地名：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就使人充满寒意。战斗在长津湖地区的广大指战员，在寒风冰雪里，身上挂着冰凌，仿佛穿着银色的铠甲。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

宋时轮将军所统率的第九兵团，是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打过许多漂亮仗。宋时轮早年读过黄埔军校，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当过游击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长，是一位英勇善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他接到彭总电报后，深知形势紧急，须迅速行动。急电令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由北向南偏东向长津进军；调第二十军经江界由西向东向长津进军；第二十六军为预备队，暂留临江。

本来，志愿军司令部要他们在11月25日与西线同时发动反击，宋时轮请示彭总说：25日发动不了，因为部队还没有到位，要求推迟两天。彭总考虑到虽然是一个战役，但它是一个独立方向，迟两天也没关系，就同意了。不巧，在进军途中，敌机狂轰滥炸，第二十六军45辆载重汽车，一下子被炸毁了39辆，只剩下6辆。辎重无法运送，只好轻装。人不留步，马不停蹄，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向长津前进。

11月下旬，长白山下了大雪，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入朝后，部队有

的穿上棉衣了，有的还没穿上，有的棉帽戴上了，有的还没戴上。这些来自中国温带华东地区的志愿军战士，在第一天行军中就冻伤了700多人。

11月24日，向长津湖进军的部队还差两天路程才能到达战役发起位置。这天早晨兵团司令部又接到彭德怀司令员来电：“李伪三师二十六团已进社仓里，美三师六十五团已进上川里、龙泉里一线。我应以一个师围歼社仓里、黑水里之李二十六团。得手后，即向黄草岭以南之上下通里攻击前进。确实占领该线，截断美陆战一师退路及阻击北援之敌。另以一个师由社仓里向黄草岭、堡后庄（美陆战一师指挥部）攻击前进，歼灭该师指挥部。得手后向古土里攻击前进，协同主力围歼古土里、柳潭里地区之美陆一师五、七两团全部。”并提议：“二十六军向图们江上之长津及其以东集结，准备围歼可能西援之美第七师。”彭德怀在长津湖地区给美、李军布下了天罗地网。

可是，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到处是绵亘不断的大山，连飞禽走兽都绝迹的冰原，确给我军战士行军作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山高路滑，而且又多是羊肠小道，别说牵着牲口，就是空手下山也很危险，稍一不慎就会掉入万丈深渊，跌个粉身碎骨！三班长王文提议：解开每个人的被子和毯子，一床接一床地铺在山路上，让战马先下。于是就开始试试，先牵一匹马踩在上面走，果然不滑。大家就这样，铺一段，走一段。就这样，主攻部队于当晚全部到达集结位置。

11月27日黄昏。东线第九兵团所属二十七军和二十军，分别向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社仓里等地之美第十军发起攻击。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向柳潭里之敌发起进攻时，由于未能迂回分割敌人，仅从正面袭击，伤亡较大，与敌人形成了对峙状态。第二十二军五十九师，迅速占领死鹰岭，割断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敌人的联系；第五十八师从三面包围了下碣隅里；第六十师切断了古土里以北公路，阻敌不能北援下碣隅里。

11月28日，东线我军将敌人分割包围于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几个孤立地区，战斗异常激烈。仅在下碣隅里、新兴里外围就歼敌1100人。

11月29日，美陆战第一师为打开通路，命令其被围在柳潭里、下碣隅里和古土里的部队，分别向死鹰岭和富盛里等志愿军阵地进行连续猛攻。志愿军第二十军一面调整部署，准备攻歼被围之敌，一面抗击敌人的连续攻击。就在这一天的战斗中，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带领一个排，坚守小高岭阵地，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最后英勇献身，对战役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根思是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

1922年11月6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雇农家庭，自小受地主压迫。祖父及父母被地主、军阀逼死后，本人流落在上海、苏州一带当苦工。嗣后于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加过淮海战役等大小战斗数十次，屡建战功，曾荣获战斗模范、爆破英雄等光荣称号。1950年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杨根思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出国作战。同年11月，志愿军为了围歼麇集下碣隅里的美国侵略军，命令杨根思带领一个排坚守包围圈的制高点小高岭。敌人为夺路逃命，对小高岭实行猛烈攻击。击退敌军几次反扑，杨根思和他的几名战友，仍坚守着阵地。当他们射出最后一发子弹时，40多个敌人已经爬上山头。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根思抱起一包炸药，拉响导火线，猛烈冲入敌群。一声巨响，和敌人同归于尽。英雄用鲜血守住了小高岭，保障了整个战役取得胜利。

为表彰与纪念杨根思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特以他的光辉的名字命名他生前所带领的连队，并追认他为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亦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彭德怀司令员为悼念杨根思烈士亲笔题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烈士永垂不朽！”

下碣隅里之战，是一场浴血之战，陆战队伤亡惨重。美国随军记者约瑟夫曾作了如下报道：

“陆战七团的伊赛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执行军官雷蒙德·鲍尔中尉接替了指挥，尽管他已经两处负伤而动弹不得；不久后，他又多处中弹，慢慢失去知觉后死去……”

“11月28日拂晓，一片沉寂，令人紧张不安。中国人仍然占领着夜晚夺取的高地。但为了躲避美国的空袭，他们进行了伪装。他们的伪装使他们在冰雪覆盖的山野中难以被发现。”

“陆战一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将军，在下碣隅里过夜，他用一台吱吱乱响的收讯机收听利兹伯格上校的战报。来自朝鲜西部的消息说，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在不断罹受灾难。他向阿尔蒙德报告了陆战一师的困境，但直到上午10时仍未收到实质性的答复。使史密斯感到震惊的是，‘没有从第十军收到关于修改计划的只言片语’。这意味着陆战一师要继续从柳潭里向西推进。史密斯认识到，任何这种推进的企图都是愚蠢至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继续进行进攻战斗是不明智的。我们现在是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在弄清情况之前，有必要在所有地方采取守势。’史密斯自作主张，命令第五团和第七团巩固他们目前的阵地，即在柳潭里掘壕据守并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与此同时，纽约一家报纸的军事专栏作家，对朝鲜东线的战事，在一篇文章中又作了如下的报道：

陆战队陷入困境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尔马营的海军陆战队训练中心，一位军官冲进了司令官梅里尔·特文宁准将的办公室。

“将军，”他喊道，“收音机传来消息说，中国人已经包围了陆战一师。”

特文宁从办公桌上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说：“年轻人，我只能说，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11月27日晚些时候，史密斯终于从阿尔蒙德的指挥部收到了一些命令，要他把他的一个团调回下碣隅里，“以解救水库东面的陆军部队”。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置信。“我的上帝，”

他叫道，“当时我们自己正受到中共军队三个师的攻击。……”

我们显然是遇到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从军得到马上撤退的命令。我们除了进行防御以外别无他择，因为不经上级允许我不能撤退。

在史密斯看来，阿尔蒙德、麦克阿瑟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已束手无策。“每隔四小时，我们就向第十军报告发生的情况，但他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想法。”

直到11月28日晚些时候，史密斯才接到命令，要他把全部军队撤至下碣隅里，并向沿海“前进”。“他们用了两天才琢磨过来。”史密斯愤愤不满地说。

11月29日下午，美陆战第一师又纠集古土里地区美陆战第一师一个营

和一个坦克营、英皇家陆战队及南朝鲜陆战队一部，共 1000 余人，坦克、汽车 100 余辆，在 50 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向志愿军第二十军富盛里阵地进攻，企图沟通联系，打破被分割状态。守卫富盛里的志愿军第六十师第一七九团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乘黄昏敌军疲惫混乱，又失去飞机、炮兵支援的有利时机，进行了坚决反击。这股美、英军和南朝鲜军除大部坦克逃回古土里外，其余被包围在富盛里以北公路上。第一七九团一面紧缩包围，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迫敌投降。被围的美、英军和南朝鲜军被迫派出军官四人为代表谈判求降。第一七九团派出代表，阐明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接受了他们投降。11 月 30 日拂晓，美、英军和南朝鲜军官兵 240 人投降，其中包括美军中校 1 人，少校 2 人。

彭德怀从战报中了解到东线的战况后，立即电令第九兵团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新兴里之敌。对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围而不歼。待新兴里之敌歼灭后再逐个歼灭之。

宋时轮将军接到命令后，当即调整部署。于 11 月 30 日晚，集中八十师、八十一师围歼新兴里之敌。12 月 1 日拂晓，我军将新兴里之敌压缩在狭小地域内。中午，敌人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突围南逃，我军实施追击堵截。至 12 月 2 日晨 4 时，敌人除 200 余人逃入下碣隅里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于后浦、泗水里地区，从而结束了新兴里地区的战斗。至此，敌人开始全线动摇，柳潭里之敌于 12 月 1 日向下碣隅里方向突围。双方随即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

为了不让敌人跑掉，我志愿军第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个排，奉命夺取和坚守一二八二高地。排长胡金生接受任务的时候，连、营领导对他一再嘱咐：“夺取高地后，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它。因为这个高地是扼制柳潭里往下碣隅里的咽喉，山右侧是通往元山至咸兴的公路与铁路，山下就是柳潭里，地形十分险要！失去它，柳潭里的敌人就会从这里跑掉，我们的血就等于白流！”胡金生牢记领导的话，集合全排战士在军旗下庄严宣誓，乘着黑夜向一二八二高地发起突然袭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守敌全部被歼，高地被我军占领。随后敌人组织了七次反冲锋，虽然都被我打退了，但志愿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这个排在阵地上只有班长陈忠贤和弹药手小黄了。

午夜，对面山上敌人的机枪子弹像暴风骤雨般打向一二八二高地，山下的敌人黑压压一大片往阵地上爬过来。“打！”陈忠贤喊了一声，他的机枪愤怒地吼叫起来了，把敌人全部扫下山去。最后，小黄也负伤了，能够作战的只有陈忠贤一人。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终于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守住了阵地，等到了大部队的到来。

为阻击敌人南逃，扩大战果，12 月 2 日兵团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电示，决心以预备队第二十六军接替二十军继续围歼下碣隅里之敌。由于该军距下碣隅里较远，约有 50 至 70 公里，地形、道路不熟，加上前进的速度不快，以致攻击时间一延再延。至 6 日拂晓，下碣隅里之敌在大量航空兵及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南突围，7 日黄昏被我二十军包围于古土里地区。在敌逃至下碣隅里南独秀峰时，我第五十八师命令一七三团二连连长李兴业，带着全连战士，在零下 40 度的严寒中，翻越了一座险峻坡陡的狼林山高峰，沿着长津湖畔的山头日夜向南急进。

沿途，不仅荒山小道冰滑难行，而且前面还要越过几座千米以上的高山，

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为了赶在敌人前头，他们只好轻装急行。饿了就紧紧裤带，脚冻伤了，就用毯子包起来走。就这样，二连以每夜 120 里路的速度，赶在了正从北面柳潭里南逃的美陆战一师的前头。任务是堵截它，以利兄弟部队歼灭这伙强盗。敌我双方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我二连战士紧紧控制着公路两侧阵地还击，战斗十分激烈，全连只剩下八名战士，有的战士只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双方展开一场肉搏，战士们凭着坚强的意志，胜利地完成了阻敌的任务。

美陆战一师一个名叫威廉·温德里奇的参谋军士，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了他在长津湖畔所经历的苦难：

“这天晚上，我带领一个班离开前沿的一个阵地，力图阻击中国人打开的一个突破口。在几分钟里，12 个人中有 7 人负伤，包括头部中弹的温德里奇。但他仍然坚持战斗，然后跑回连指挥所求援，以撤出其他士兵。这时，子弹又击中他的腿部，但他再次拒绝包扎，并对看护兵说：‘没时间了，那不过是小窟窿。’他又在队伍中奔波了一个小时后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在以后的三天里，陆战队与中国人混战不已，为每个高地、每条山脊角逐争夺，猛烈的反击都在晚上进行。我们连由于死伤惨重，与另一个连合并了。尽管士兵们在同一条战壕里，但他们彼此并不熟悉。

“在头一天晚上，也许是第二天晚上，我记不清了，什么都搅在一起了。我们五个人分布在侧翼一个高地大约 25 码的一个陡坡上，我们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与前后左右的中国人作战。他们冲上来，极力冲进手榴弹投掷距离，接着又退了下去。我的小腿中了一枪，痛得要命，血流了一地，但最后不流了，因为冻住了——这是看护兵后来这样告诉我的。

“中国人一次比一次冲得近，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所剩无几。这位中士是我那天下午才碰上的，他腹部受了重伤，而且肯定伤了他的脊骨，因为他说他腿动不了啦……我很难受，因为我知道他没法离开那个山包。但我也知道我们也不能把他活着背下山，因为如果中国人知道我们撤离，他们就会紧追不舍……

“在中国人的攻击下，我们边打边退，后面跟着的是能走的伤员。遍体鳞伤的陆战队员互相搀扶着，一些人吊背着 M—1 步枪，另一些人什么也背不了，只能靠着同伴作依托。

“再后面跟着的是车辆，很多车上装着昏迷不醒的伤员，他们被固定在铺着篷布的担架上，有些就放在铁箱板上。我们这个团总共有伤员 1500 多人，其中约 1/3 是冻伤……

“12 月 5 日晚，下碣隅里的炮兵向南下撤退的道路两侧实施了猛烈的掩护射击，155 毫米的炮弹呼啸着落在中国人的集结地区。但是，中国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冒着陆战队的炮火源源而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使陆战队肃然起敬……

“12 月 7 日夜幕降临时，行军队伍的末尾也离开了下碣隅里，爆破部队的后面留下的是冲天的烈焰、浓烟和爆炸声——这是无法带走的多余的弹药和燃油。陆战队的士兵用推土机把一箱箱食品和剩余被服压毁，然后浇上燃油。

“古土里阶段的撤退工作，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在其开始 38 小时后结束，1 万名军队和 1000 多辆车辆安全抵达。不过，又有 103 人阵亡，506 人负伤，7 人失踪，共计 616 人。陆战一师得以幸存，归根结底，是由于奥利

弗·史密斯将军拒绝听命于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这种执拗顽固挽救了一万名陆战队员的生命。”

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看到新兴里的部队遭到全歼，又得知西线“联合国军”已开始全线后撤，便对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丧失了信心，立即命令其东线所有部队向咸兴、元山撤退。这时，志愿军第九兵团领导人根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领导人关于集中全力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和切实注意增强黄草岭南北之阻援与阻止突围的力量指示，立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迅速歼灭柳潭里被围之敌；命令第二十六军由长津以北南下，接替第二十军攻击下碣隅里之敌任务；命令第二十军主力前出至黄草岭阻敌南逃北援，致使美陆战第一师于突围和南逃中付出重大伤亡。

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歼灭性打击和败退的狼狈情景，在美国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和一些作家的战后著作中，均有记述。随美军采访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女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报道说：“我在下碣隅里见到这些遭到一阵痛打的官兵，不由想到他们如再受一次最后打击，究竟还有没有再逃脱的力量。官兵们衣服破烂不堪，手脚都冻坏了，个个面色憔悴，像个幽灵……”美国人罗伯特在他的《冲突》一书中写道：“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和第三十二团组成的特遣队的上校指挥失踪了，继任的少校指挥被打死了，士兵们四处溃逃，丧命的很多。”

中国志愿军在东线的第二次反击战役，自11月27日开始，至12月24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战役准备极其仓促，冬装未发齐，粮弹供应很困难，加上天寒地冻和敌机狂轰滥炸，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由于我志愿军第九兵团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终于取得了歼敌13000多人的胜利，并相继收复了咸兴、元山及沿海地区，配合西线部队作战，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东线的敌人如同西线的敌人一样，遭到了可耻的惨败，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陆战师，仁川登陆时的那种威风，被一扫而光了。

正是：

    麦克阿瑟，好大喜功；

    执拗孤行，死伤惨重；

    圣诞回家，破灭美梦。

欲知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六章 光复平壤

劫后余生平壤城，愤怒控诉敌暴行；  
今日首都得光复，人民欢庆其新生。

当第三十八军抢占三所里，完成战役迂回任务，断敌退路之后，担任正面进攻的四个军，按照志愿军总部命令，不顾一切困难，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勇猛进攻，分割围歼敌人。

第四十军三五九团，在攻占鱼龙浦战斗中，表现了我志愿军战士无比的英勇顽强。11月25日晚，该团奉命强渡清川江向鱼龙浦攻击前进。在宽达300米结冰寒水中进行徒涉时，遇美二师榴弹炮营、步兵营和30余辆坦克的阻击。他们当即与敌展开肉搏，反复冲杀，直至六连及五连的两个排全部壮烈牺牲，终于击退了敌人，越过三里宽之开阔地带，攻占鱼龙浦阵地。该团所有指战员，在全身棉衣都已结冰、腿不能弯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圆满完成了断敌后路，掩护一一八师攻歼新兴洞敌人的任务。志愿军总部及时发去了嘉奖电，表彰该团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创大胆分割敌人，一举打烂敌人火力的光辉范例。

西线美伪军在志愿军六个军的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美二师、土耳其旅、伪二军已失去战斗力，美二十五师受重创，美骑一师、美二十四师、伪一一师均遭到较大的伤亡。敌人为了避免全军覆灭，遂逐步向南实行总退却。

胜利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十分高兴。一次在中南海花园散步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前些天柳亚子先生送来一首词《浣溪沙》，表达了民主人士的心情。”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诵道：

白鸽连翩奋舞前，  
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  
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刚好朝鲜前线传来捷报，有了兴致，便和了他一首。”毛泽东说，“今天给你恩来献个丑，请斧正。

颜斫齐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妙啊！正和前线捷音联，好！”周恩来赞誉道，“这一首充分表达了主席对抗美援朝前线捷音频传的喜悦心情，同时诗中‘而今一扫纪新元’、‘妙香山上战旗妍’这些佳句，也是对前方将士的巨大鼓舞。”接着，他们又回到丰泽园，对朝鲜战局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筹划。

12月4日深夜，风雪潇潇，气温继续下降。朝鲜西线战地，暂时呈现一片沉寂。面对着敌人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的新形势，彭德怀站在地图前苦苦思索。“报告！”机要员打断了他的思绪，但却为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带来了正确的答案。毛泽东主席电报指示：应派一个师相机占领平壤。电文如

下：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五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二十三时半

彭德怀看完电报当即决定：先以三个师分三路向南推进，威胁平壤，试探敌之企图。并指定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向平壤北之舍人场方向前进，相机占领平壤。彭德怀对政治部主任杜平说：“你们政治部对部队进占平壤前的政治工作，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志愿军政治部立即对部队入城的准备工作定了几条，主要是：

——确定了三个任务。即对敌警戒、清查看管物资和宣传群众，维护治安。

——规定了纪律。为保守秘密，除指定之工作人员外，部队一律不准与群众交谈；部队对物资有清查报告之权，未经批准无权擅自处理；除手执武器继续抵抗者外，一律不得捕人；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2月5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又为新华社起草了关于《朝鲜人民军和我志愿军正向平壤进攻》的新闻。并批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此件请即刻广播，并于五日见报。”这条新闻全文如下：

（新华社四日电）本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来的消息：在朝鲜人民军与我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下，美国侵略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李承晚匪军的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面狂奔逃命。在此次作战中受打击较少的美侵略军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英澳第二十七旅及李承晚匪军的第一师等部，则交番掩护，节节南逃。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业已占领安州、新安州、价川、肃川、顺川、成川、江东等城。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侵占城津、清津及鸭绿江边惠山镇等处的美侵略军步兵第七师一个团及李承晚匪军的首都师、第三师等部，正在慌忙地向咸兴、元山方向逃窜。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

12月6日，朝鲜北部，漫山遍野风雪迷漫。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部队，迎着寒风，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和骚扰，尾追溃逃之敌，一举收复平壤。当日毛泽东主席，又为新华社撰写了《平壤解放》的新闻。这则新闻立刻向国内外广播，并于12月7日登载于全国各个报纸上。新闻全文如下：

（新华社六日电）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平壤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是金日成将军的故乡，是朝鲜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具有 5000 年历史，是朝鲜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945 年 8 月 15 日朝鲜解放后，平壤新设了金日成大学、平壤工业大学、平壤医学大学、平壤师范大学，还新建了朝鲜中央人民医院等。平壤所有的名胜古迹，解放后都变成了劳动人民游息的场所。

1950 年 10 月 20 日，美国侵略军侵占了平壤，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被捕的爱国者和无辜居民竟达五六万之多。据朝鲜祖国战线调查委员会统计，仅平壤南区一地，就有 3700 余人被敌人集体屠杀。在西平壤办事处附近地区，掘出了爱国者的尸体 300 余具。平壤市人民教化所四周的防空壕和蓄水池里堆集着爱国者的遗体，屠场四周遍地皆是美国卡宾枪的弹壳。

在敌人占领期间，平壤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这座城市又回到人民手里，一切又开始新生了。中国著名作家、战地记者刘白羽访问了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他在《英雄城平壤》一文中，歌颂了朝鲜人民的斗争，控诉、揭露了美军和李承晚匪帮的罪行。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平壤是朝鲜战场上的一面不屈服的旗子，她每天都在遭受着美帝国主义的轰炸。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几百个日夜了，可是平壤还是在领导着人民进行战斗。

一个夜晚，我从百里外出发，去访问这个英雄的城市。那天月光十分皎洁，照耀着朝鲜的山谷和幽静的树林，照着赶赴前方的炮兵牵引车。炮身上覆着伪装网，牵引车上的战士们眼望着天空。飞机在不远的地方投下照明弹，绿色的光闪烁着。我们依然在前进。在江东郡一个路口上，交通哨摇着白旗让我们停下来，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平壤”。他说，前面一道桥梁炸断了，我们得绕小路前去了。那真是一段满是冰雪泥泞的路啊！从水里通过大同江，江两岸布满蜿蜒不绝的战壕，现在雪填满战壕，可是被击毁了的炮与坦克的残骸提醒人们：“这儿进行过残酷的战争！每一寸土地都是经过这样战争夺回来的。”我们穿过一段山和树林，又转到一级公路上来。引路的人民军总部的同志告诉我，前面就是平壤了。于是我们的吉普风驰电掣般地前进。很快地我们看见左侧出现了一幢巨大工厂建筑的黑影，紧接着是金日成大学。但是我们的行驶速度慢慢下来了，因为公路从我们面前消失了。我第一次看见这样多巨大的弹坑，这是完全兽性的漫无目标的滥炸，不但公路，连田野都毁坏了。……在这里，平壤每一块土地都在向全世界呼吁：“你们看看美国法西斯这种兽性的凶残与无耻吧！你们要和平吗？要和平只有斗争！”……

当我们一进入市区，突然就有一种意外可喜的场面吸引了我。看，汽车那样的多，真是摩肩接踵，炮兵牵引车、兵车和迅速奔走的吉普，所有的车汇成一条巨大洪流，穿过首都，奔向前方。在废墟那面，无数战士在黑暗中忙碌着。战士们在推动着巨大的高射炮，他们每日根据新的经验移动着炮位，等待着敌机。由于高射炮手可敬的功绩，在平壤市空不断击落敌机，平壤成为一条英勇对空战斗的防线。电线杆被炸弹砍断，剩下半截杆顶悬挂在空中电线上。房屋是炸毁了，但这绝不是一个死寂的城市，而仍然是一个朝鲜的心脏，活的、热闹紧张的、生命力十分充沛的城市。虽然这儿没有灯光，但平壤的人生活着，平壤人夜夜送着战士们和运输车辆，成百成千地拥上前方去。……

平壤市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他们的战斗成为朝鲜人民战斗典型范例之一。……去年，人民军从这儿暂时撤退了，美国侵略者和李伪军进入平壤，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卓娅一样的女英雄，她的名字到现在还未查出来，但这个朝鲜女青年的英勇形象早已深印在朝鲜人民心中。这个女青年是国营百货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同志们向北方撤退去了，那时她下定决心留在这里，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她继续战斗。这一天，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高级军官都到公司的大厅里来举行盛大的宴会，就在这宴会上，她进行了壮烈的复仇。她先用手榴弹炸死十几个美国和李承晚军的军官，敌人于是扑上来捉捕她。她一步步抵抗着，一直退到百货公司最高的楼顶上——这里就是祖国的最后边境。她没有地方可退了，她就奋声高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从楼顶上跃下而壮烈牺牲了。这就是平壤尚在那艰难时代对侵略者的回答。

美国强盗和李承晚匪帮，在平壤、在北朝鲜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首都解放后，平壤城郊和北部城乡举行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控诉会和声讨会，揭露敌人的罪行，颂扬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对人民的深情厚意。江东郡一个老太太说，她的儿子被敌人杀害了，她和老头子受尽毒刑，正要遭受屠杀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来了，解放了他们。她说，志愿军再来我要好好接到我们家里来款待他们。她一面讲，一面脱下袖子给群众看，看她身上被美国侵略者烙的铁十字的烙印。

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妇女在控诉会上说，美军和李承晚匪帮，在清川杀死几百个儿童和母亲。敌人把她们分开关押在山洞里，然后往山洞里倒汽油纵火烧死。在阳德，敌人强迫每个被捕的人嘴上衔着炸药，然后燃着引线炸死；黄海道的人民委员长金荣见，被敌人从身上一刀一刀把肉割下，牺牲了。这个妇女在会上一面哭，一面控诉，足足讲了 40 分钟。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仅仅黄海道一个地区就牺牲了 12 万人，平壤市牺牲了两万人，平均 100 个家庭里面就有 80 家受到敌人的迫害。

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长朴昌玉对记者说，在敌人残酷镇压面前，朝鲜人民是不会屈服的。朝鲜一个女游击队长，她亲手击毙了 26 个美国兵。还有前年到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一个妇女，她由于怀孕不能撤退，而坚持沦陷区的地下斗争，在街上秘密粘贴标语，后来在江西被敌人逮捕。敌人侮辱她，把她的衣服脱光游街，最后再杀死她。她坚决而从容地说：“杀吧！你们杀死我，你们也要失败的，我们的人一定会回来的。”她牺牲了，可是她怀孕已经 9 个月的胎儿还在腹中蠕动。残忍的美国侵略者，立刻端起冲锋枪，把这胎儿也杀死了。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使他们知道谁是敌人，应该仇恨谁！

当我们的战士踏上平壤街道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惨象，到处是断墙残壁。著名的金日成大学，美丽的歌舞剧院，掩映在一片青绿中的人民议会大厦和文化宫，还有大同江桥、水电厂等，都被炸毁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劫后余生的平壤市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亲人，分别了 48 天的人民军和朝鲜党政中央领导机关，看到了自己亲密的战友中国人民志愿军。平壤市民热烈欢迎朝鲜人民军，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载歌载舞，纵情歌唱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

鸭绿江水深又深，  
两岸人民心连心，  
长白山苦斗几十年，

生死患难一条心。

在志愿军进占平壤的大捷声中，祖国寄来了大批慰问信、慰问袋和慰劳品，一封封热情的慰问信写着：“志愿军全体同志们，勇猛迅速地前进，再前进吧！你们的前面是一群人人憎恨、士气低落的野兽；你们的后面是力大无穷、义愤填膺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正以十指连心、骨肉相亲的情怀，在注视着你们每一天、每一时和每一秒的英雄行为；我们正以十二万分的恳切心情，日夜盼望着你们艰苦缔造更多更大和更光辉的胜利！”这些慰问信、慰问袋和慰劳品送到前线时，广大指战员兴高采烈，斗志倍增，他们决心以更大的胜利，作为向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献礼。

在平壤解放的第三天，1950年12月9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为庆祝平壤解放向全国军民发表号召书。号召书说：“在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下，由于英勇的人民军和在敌后勇敢活动的游击队以及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猛烈攻击，我们祖国5000年历史上的古都、新的人民朝鲜的坚强的民主基地——平壤市已于12月6日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与李承晚卖国匪帮的暂时侵占下获得解放了。当此平壤市解放之际，我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向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致以无限的感谢；向解放了的平壤市民和全朝鲜的同胞兄弟姐妹，致以热烈的祝贺。”

号召书指出：“我们光荣的人民军和游击队与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紧紧地携着手，现在已解放了以平壤市为首的三八线以北几乎全部的地区和南半部的一部分地区，向南追击仓皇逃窜的敌人，继续展开着大歼灭战。……美国强盗在所谓速战速决的凶恶计划下，妄图一口吞并我们祖国疆土并征服我们祖国与人民，但其狂妄的野心已被粉碎。”

金日成说：“敌人虽然正在混乱地后退，但还没有被彻底歼灭。敌人仍在阴谋卷土重来，以便达到其险恶目的。最后的胜利虽然属于我们，但要知道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重重困难。我们只能突破困难，通过残酷的斗争和牺牲，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号召全国军民努力奋斗，积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打败我们祖国的仇敌，争取最后的胜利”。

就在平壤解放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前往联合国，控诉美帝霸占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七章 揭露与控诉

联大会议开新面，中国发言似利剑；  
历述美帝侵略罪，拨开乌云识其奸。

就在朝鲜第二次战役发动的第二天，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团伍修权一行，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应邀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并于第二天11月28日，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控诉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登上联合国讲坛，犹如一声惊雷，震动了美国，震动了全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一直对我采取敌视态度。美军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占领台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为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多次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使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的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了抵制美国势力侵入东方各国，对我国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等友好国家对我国的处境也十分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冲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则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战果。鉴于上述情况，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这一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10月2日正式通知我国。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因为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组织，仍然企图无视我国的存在。虽然我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我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却被美国庇护的蒋介石集团“代表”占据着，张闻天代表一直未能赴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还很不了解，因此，首次派出代表到联合国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中国以至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中国政府经过郑重考虑，任命伍修权将军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他们是龚普生、安东、陈翹（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中国代表团肩负近五亿人民的重托，于11月14日离开北京，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了。他们经过蒙古、苏联和捷克，于11月24日抵达纽约。由于美国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新中国，当时中美并无外交关系。但是，九个中国共产党人，带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正气凛然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成了轰动世界的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他们在机场上受到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和外交使团的欢迎。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磊落大方，谈笑风生，他们同欢迎者一一握手问好。接着伍修权又向在场的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宣布了中国代表团的使命，并通过报界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他说：“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

意。”在熙熙攘攘的纽约机场上，这个欢迎仪式虽然不算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历史已揭开新的一页，新中国的人民，正迈开巨人的步伐，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美国人民和美国新闻界的一些记者，对新中国的代表团表示了友好的情谊。据伍修权回忆，有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他自己的心情。这位记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对我来说非常的荣幸，作为一名记者，安心地在机场等待一架飞机的来临，它将第一批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载到了我们的国度。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我站在显得很空旷的机场上。晨风是冷飕飕的，头顶上飞机正在低飞降落。在进口处，在一排警察的监视下，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的100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照像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门，使黑夜如同白昼。联合国的汽车都发动起来了。”

“由飞机中走出来七位男的和两位女的，在耀眼的光亮下，我们目送他们慢慢走向海关……这些旅行者使他们周围的历史气氛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现在我们中间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真正代表，也就是世界1/4人类的代表啊！我想起我睡在小床上的孩子，这飞机从东方带来了久久盼望着的和平使者们，他们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所有别的睡着了的和醒着的孩子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美国发言。中国将会证明她的人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创造和平的人们最坚强最忠实的好朋友。”

这位美国记者说，他同另外三个美国人同中国代表握了手。他写道：“我们的欢迎在数量上是不足道的，但是，它是美国人民盼望和平心情的流露，它将祝福和成功带给了这七个男的和两个女的。他们由远方带来了关系着我们整个国家命运的和平信息。”

伍修权将军回忆说，除了上述官方代表和记者们，在机场入口处，还聚集着一些美国进步人士，他们是自发来欢迎新中国代表团的。但是，他们进不了机场，甚至根本不能接近代表，只能在中国代表将要通过的地方守候着。在我们走出机场时，看到他们远远地向我们挥手致意，有的还捧着小型的标语牌。他们之中有教师、工人、美共党员和美国和平组织成员。他们敢于在美国反动当局的严密统治下，在宪兵和警察的直接监视下，公开对新中国的代表表示热情欢迎，不能不使人为之感动。他们这种无畏的精神和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是十分可贵的。

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不久，美国一些工人组织和友好人士就给代表团送来了许多鲜花，把代表团住处装点得花团锦簇，一片芳香。有不少美国和英国的进步团体给中国代表团发来电报信函，表示欢迎和致以祝愿。一个美国妇女保卫和平组织对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说：“我们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你们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对世界和平将有贡献，这是我们最关切的事情。”美国“马里兰和平委员会”65位著名人士联合给伍修权发来电报，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促成朝鲜停战谈判。这些团体和人士反映了广大美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

伍修权回忆说：“我们在成功湖的活动虽然受到种种限制，却反而更加引起了各方面对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格外的注视，连我们通过的门口和过道上，都常常被一群热心和好奇的人堵住，人们都想亲眼看看中国人民使者的风度和面貌。我们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成

了记者们的热门新闻题材，被刊登在美国以及各国报纸上的要闻栏里，我们几个人一时间成了‘头等新闻人物’。”

1950年11月27日，中国代表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和破坏，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会前，外界获悉新中国代表将出席今天的会议，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地弄到大会的旁听证，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侨和华裔人士，其中有著名的教授、学者。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博士，在会议厅刚开门时第一个来到会场，占了旁听席上最前排的中间位置，早早地静候着新中国代表的到来。因为听众突然增加，这天的会场特别拥挤，气氛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新代表团来到时更为热烈。

中国代表们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顺序入座。伍修权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这个牌子虽小，但在这个大厅里，却显得十分醒目，这对采取拒不承认人民中国的某些大国，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说来也巧，伍修权的旁边，隔着英国代表杨格就是杜勒斯。这位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强作镇静地装作根本不注意中国代表的样子。

在11月27日的会议上，伍修权没有发言，实际上只是到大会上去亮一下相，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到来。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即11月28日下午，伍修权就《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犯罪的行为。”伍修权作了这番开场白后，接着就对美国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须由美国托管”或“中立化”等谬论，引用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1950年1月杜鲁门自己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言论，进行了有力地驳斥。

伍修权说：“正是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才明白规定了：‘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敢于中国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伍修权进一步指出，“而且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向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上述开罗宣言，就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这一目标，同时开罗宣言也是美国政府所承诺遵守的一种庄严的国际约束。这一庄严的国际约束再一次作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主要条款之一，表现于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波茨坦公告第八节说：‘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伍修权继续说：“1945年9月2日，日本签订了投降条款。日本投降条款第一条，就明文规定日本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当中国政府接受了台湾日军的投降，并在台湾行使主权的时候，台湾就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亦在事实上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这就是1945年以来关于台湾问题的现状。因此，战后五年来，从1945年到1950年6月27日止，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台湾不论是在法律上或是事实上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

伍修权进而揭露道：“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

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伍修权又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等话驳斥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其次，我想说一说所谓美国侵略台湾是为了保持太平洋安全的谬论。美国政府一贯地捏造说，美国侵略台湾是由于朝鲜战争所引起的临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朝鲜战争‘局部化’，是为了保持太平洋的安全，因此‘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

伍修权接着指出：“朝鲜内战是美国制造的；朝鲜的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理由或借口。各位代表先生，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吗？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其实，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的政策，正像其侵略朝鲜的政策一样，早在朝鲜内战被美国制造之前就已决定了的。”

“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扩大侵略朝鲜战争，千百倍地加强了全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愤慨。”伍修权说，“6月27日以来，全中国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对于美国政府这一侵略暴行的千千万万的抗议，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遏止的愤怒。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的软弱表示，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民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也不管它盗用什么样的联合国的名义，中国人民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对其侵占台湾而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应负完全的责任。这是全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

伍修权最后指出：现在美帝国主义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究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

伍修权的演说震动了联合国，受到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欢迎。伍修权发言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代表，都以各种不同的感情和神态在凝神谛听。蒋帮代表蒋廷诚的座位正好与伍修权遥遥相对。伍修权在这一边慷慨陈词、满腔义愤地控诉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及庇护蒋介石残余集团等种种罪行，蒋廷诚却一直耷拉着脑袋，用手遮着前额，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

也许他面对着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多少有点自惭，不大好受吧！

伍修权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一结束，许多人走上前来同新中国的代表热烈握手，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美好的祝愿。世界各国新闻界也纷纷评论，认为中国的行动“是突破，是成功，是胜利”。毛泽东主席却风趣地说：“伍修权大闹天宫了！”

11月29日，安理会继续开会。台湾国民党代表蒋廷诚在他以英语发表的演说中，无耻地为他的美国主子辩护。他硬说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上证明，美国从来不是帝国主义，也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伍修权对这位蒋帮代表的

发言，十分愤慨，在即席发言中对蒋廷黻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伍修权说：“在我昨天的发言中，我已声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因此对他的发言，完全无答复的必要。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中的所谓代表，他们除了为美帝国主义当应声虫外，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我再一次提醒各位代表，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讨论中，本代表声明保留继续发言的权利。”

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奥斯汀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我代表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对会议的这一无理决定，伍修权再度作了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在我第一次发言的时候，我已经申明，我这一次出席安理会只参加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讨论，而不参加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侵略案”的讨论；但是，很奇怪的，美国代表奥斯汀先生在他的两次发言中，不正面回答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控诉，这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控诉的理由是颠扑不破的，但他却企图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议程上去，以麦克阿瑟的非法报告为根据，用威胁的口吻，提出了一连串诬蔑性的问题。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

我不参加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理由是很清楚的。因为朝鲜问题的真相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严重地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美国政府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是完全非法的。6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常任理事国参加，根本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参加那根本荒谬的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也没有必要回答奥斯汀先生以麦克阿瑟报告为基础所提出的问题。

自从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来，从8月27日至11月25日止，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已经侵犯我国领空，据初步统计，已达200次，共出动飞机1000架以上，毁坏中国财产，杀伤中国人民，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

自从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即侵入我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亿以上的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去发动空前残酷的内战，用美国武器残杀了几百万中国人民，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退敢于侵略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者。

为维持世界和平与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我再次向安理会要求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以制止美国的侵略战争，保证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2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了决议，将诽谤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国代表团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愤

怒地离开了会场。美国在这一图谋得逞后，又操纵联合国组织，在 12 月 15 日决定：联合国大会无定期休会；并于 12 月 18 日又通过决定：宣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这样一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机会。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代表团适时地采取了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

12 月 16 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伍修权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和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他说，我们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的、虽然并非出乎意料之外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

伍修权说，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使我们至今未能就此问题在大会继续发言，“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政治安全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最后伍修权又通过新闻媒介向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我们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

就在伍修权在联合国痛斥杜鲁门政府疯狂侵略的时候，朝鲜战场上打得热火朝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粉碎了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打得美军和李承晚军队狼狈溃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混乱，国会山吵得更不可开交。有的说美军已丧失对朝鲜军事局势的控制；有的说朝鲜局势的发展已使世界面临严重危机；有的指责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笨拙，应该撤职；有的把责任归咎于杜鲁门和艾奇逊，要求撤换国务卿，弹劾现总统；有的说不进攻中国东北是一种“姑息”；有的说美国从此只应该照顾自己家里的事。

美国广大公众被这种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弄得心灰意冷，采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当局的不满，甚至不少地方烧掉了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模拟像。它的主要盟国则普遍担心美军深陷朝鲜半岛会削弱在欧洲的力量。艾奇逊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指盟国）在秋季的那种热情消失了。”

欲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下一步如何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八章 白宫的忧虑

圣诞攻势泡了汤，白宫头目心发慌；  
内外交困人心乱，内部争吵闹翻天。

第二次战役一举扭转朝鲜战局。全战役仅志愿军就歼灭敌人 36000 余人，其中美军 24000 多人，解放了除襄阳以外的全部三八线以北的领土和三八线以南的翁津、延安半岛，使得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这一消息传到美国，朝野震惊，尤其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忧心忡忡。

早在 11 月 28 日午夜过后不久，也就是第二次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华盛顿开始认识到麦克阿瑟给美国军队带来的巨大灾难。美国驻东京的远东司令部的一份电报说：“韩国第二军团已经土崩瓦解，美第八集团军也将被迫撤过清川江。”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于凌晨一时过后不久，接到了这份电报。四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一份电报中承认攻势失败，但却以特有的方式就这次失败为自己开脱罪责。

“由我们的进攻行动导致的形势发展现已展示无疑。现在，把朝鲜冲突局限于针对由北朝鲜部队和象征性的外来因素组成的敌军的所有希望，都应彻底排除。”麦克阿瑟说，“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军事力量，而且实力仍在增强。任何在志愿名义或其他托词掩饰下进行少量支援的借口，现在都不具有一丝一毫的有效性。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

然后，麦克阿瑟抱怨说，委派给他的部队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和补给通道，这使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封锁。显然，我们目前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超出了本战区司令的决定权限的范围。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内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它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控制和力量。”

麦克阿瑟说，他打算“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经常变化的局势进行可能需要的局部调整”。他全然忘记了仅仅三天前他发动“结束战争”的攻势时所说过的大话。麦克阿瑟曾狂妄地宣称，他要在圣诞节前打败敌人，结束朝鲜战争，让美国士兵们回家过圣诞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收到前方的电报后，立即在当天早上 6 时 15 分在电话中向杜鲁门报告了这一消息，并说：“前方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中国人已经把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杜鲁门总统接到电话后，立即在当天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布雷德利首先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局势严重，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当前，他主要担忧的是“共产党可能要充分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满洲机场上至少配置了 300 架轰炸机。如果这些轰炸机参战，它们会破坏美国的补给线，或者摧毁拥挤在朝鲜机场上的美国飞机。

杜鲁门问道，有没有防止空袭的可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回答说，只有轰炸满洲或把飞机撤回日本。

国防部长马歇尔警告说，美国无论是单独的，或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都不应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否则就会陷入俄国人精心布设的陷阱之中”。美国既不应进入中国领土，也不应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

马歇尔将军接着谈到了外交方面的形势，他说美国必须和联合国采取一致行动来解决朝鲜问题。他认为“联合国大概不至于要我们陷入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他要总统注意，“国内倒有一些人主张采取全面行动反对中国”。

布雷德利说：“这也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看法。如果我们让自己卷入对中国的一场大战，那末我们在欧洲的兵力就不能继续壮大。”

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补充说，美国国内现在只有一个师，即第八十二空运师，而国民警备队的部队要到3月15日才能作好准备，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副总统艾伯·巴克利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对本政府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已被广泛引用。巴克利想知道麦克阿瑟是否真的讲过这样的话；而且如果讲过的话，他知道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他感慨地说：“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杜鲁门回答说，麦克阿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不希望人们说出使麦克阿瑟“在中国人面前丢脸”的话。马歇尔也表示同意：“政府应把这个声明看作是一件令人窘迫的事情，我们应以某种方式避开它。”

讨论随后转入对巴克利称之为“非常令人沮丧的局势”，应该，或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上。马歇尔作为国防部长束手无策。“我们要避免被拴在朝鲜。”他说，“我们如何体面地离开朝鲜？”

杜鲁门要迪安·艾奇逊从世界格局的角度谈谈他对时局的看法。这位国务卿开始说，过去几个小时的事件已把我们推到大战的边缘。自然，过去我们就时常发现有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的迹象，不过现在我们碰到了公开的强有力的攻势。他说：“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每一行动，都有苏联在后面支持，我们不得不把所有发生在朝鲜的事看作世界性的事件。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面对着苏联这个事实。”

艾奇逊继续说：“自然，如果我们公开控诉苏联侵略，联合国就会解体。”至于朝鲜战争，这位国务卿的意见是：“我们应该设法结束它。如果我们进入满洲，并且轰炸那边的飞机场，即使捞到点便宜，那俄国可有借口加入了。……我们就要冒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我们的血放干。”“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我们能够守住的战线，并力争守住它。这将有助于符合我们盟国的观点，并向它们表明我们并非好战，我们在等待中国人的下一步行动。”

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弗里尔·哈里曼说：“我们应该严密地注意自由世界的反应。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为了证实这一点，应该迅速任命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总司令。如果自由国家能够肯定我们是不会背弃他们的，他们也就不会靠拢我们。”

杜鲁门插话说：“只要我们有些报纸不是那样热衷于寻找反证的话，要使自由世界相信是比较容易的。目前，我们的三家大出版商正在使我们的人心涣散，并且引导世界人民以为美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没有信心。我们的很多报纸竞相造谣中伤，歪曲事实，这正是苏联最大的一笔财产。”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出现，并节节取得胜利，的确使杜鲁门伤透了脑筋。为了表示对下一步行动的谨慎，会议结束后，他打电话给马歇尔，命令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所有电报，都“通过国防部长呈

送给总统本人”。

国家安全紧急会议之后，杜鲁门接着又召开内阁会议，进一步讨论朝鲜问题。这位总统在回忆录中供认：“在以后的几天里，为了重新审查我们的计划，并准备要采取的下一步骤，我们作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为了表示政府对朝鲜问题的“关切和决心”，11月30日，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声明如下：

朝鲜最近形势的发展，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自满洲派遣他们的军队到朝鲜，对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了一次强烈的、组织得很好的进攻。虽然经过长期的、认真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联合国或美国绝没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他们还是这样做了。由于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友谊，一想到中国人竟被迫和我们在联合国指挥下的部队作战，不免使我们不寒而栗。

中国人使用了大量的军队对我们进攻，而这种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结果联合国部队大部分被迫撤退。目前，战场上的情况是不稳定的。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是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

联合国派遣部队到朝鲜去是要扑灭一场侵略战争，它不仅威胁了联合国的整个组织，而且也威胁了人类对和平和正义的希望。如果联合国向侵略力量屈服，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安全的保证。如果侵略行动在朝鲜得逞，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从亚洲、欧洲一直蔓延到半个半球来。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生存而在朝鲜作战。

通过联合国，我们已经献身给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事业。我们坚决地为这种事业而奋斗。

我们将从三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我们将继续通过联合国，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阻止这次对朝鲜的侵略。我们将加倍努力，帮助其他自由国家加强他们的防务，以应付其他地区的侵略威胁。我们将迅速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联合国里面，第一步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来阻止这次侵略。华伦·奥斯汀大使正在敦促采取这一行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联合国对朝鲜局势施加全部压力……

在朝鲜的新侵略行动只是对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全世界性威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必要，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自由国家的联合军事力量。我们认为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有必要立刻在欧洲建立起一支由最高司令部指挥的联合部队。

关于我们自己的防务，为了扩充我们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提高效率的迫切需要，我将提出追加拨款的请求。这项请求除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大量军费外，还有拨给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大笔款项。

我准备在明天和国会的领袖们会谈，要求他们对这几项新的拨款给予紧急的考虑。

这是所有我们的公民把分歧的意见搁在一边，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为我们的国家和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尽最大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是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希望的基石，我们必须表示我们是在共同目标和共同信仰的指导下一致行动。

杜鲁门在宣读完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一时不

慎”引发了对核武器的讨论，触及了欧洲盟国以及很多美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下面是当时美国一些报纸所登载的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记录：

问（《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问（莱维罗）：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问（《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问（《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之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问（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你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了吗？

总统，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问（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

总统（插话）：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问（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便不能使用原子弹？

总统：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对共产党中国的行动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使用，正如他以前常常做的那样。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分钟之后，合众社就播发了下列新闻：“杜鲁门总统今天说，美国已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使用原子弹问题。”美联社播发的新闻是：“杜鲁门总统今天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话。”隔了两个小时，这家通讯社又发了一条补充要闻，电文如下：

“美联社华盛顿 11 月 30 日电：杜鲁门总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直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国军事领导人决定……”

这条爆炸性消息通过新闻媒介迅速传到北京，传到莫斯科，传到全世界，但是引起恐慌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报纸刊登的大字标题似乎让人们相信：杜鲁门正通过海运把原子弹交给麦克阿瑟。意大利一家报纸宣称：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已准备从日本的机场起飞。《印度时报》以《坚决不答应！》为题发表一篇社论。伦敦极度恐慌。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下院时，工党的左翼立即散发了一份百人签名的请愿书，声称如果艾德礼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要退党并使政府倒台。连一向以反共著称的

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嗤之以鼻。早在 1946 年 8 月，正当美国这个黄金帝国处于鼎盛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一英明的论断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如今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而且原子弹也非美国独家所有，一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怕杜鲁门的核讹诈吗？！不过，这次毛泽东却要求中国的科学家们，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尽快地研制出原子弹。他说：“只有我们自己也掌握了核武器，才能更好地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支持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杜鲁门总统的确是大错特错了。他的核讹诈不仅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乱了他自己。正如“苦不堪言”的白宫新闻办公室几小时后在一份“澄清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原子能法，只有总统能够授权使用原子弹。但在这份“澄清声明”发出以前，美联社和合众社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疯话飞快地传遍全世界。《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写道：“这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混乱。”英国官员说，这种说法使他们“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了。许多报纸在他们的“新闻评述”中写道：“杜鲁门总统在如此敏感的问题所具有的权力的问题上说错话，实在是非同小可，以致令人百思不解。”有的说他是白天说梦话，有的说他是“被中国的胜利吓昏了”。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夜里，抵达五角大楼的电报报告说：“战场局势急剧恶化。”那天上午（星期五）8 时半，一群对战争的看法更为悲观的人集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里，认真地讨论了美国是否应承认战败和从朝鲜全部撤退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也对此“颇感不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迪安·艾奇逊称之为联合国里“我们的朋友中似乎存在着一片惊慌失措的情况”。他说，很多人抱怨美国领导地位的破产，而且“目前的困难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错误行动造成的”。艾奇逊认为，为了欧洲的安全，恢复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天，12 月 1 日 11 点，国会的领袖们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内阁会议室和杜鲁门总统举行会谈。

参议院出席的，除了副总统巴克利外，还有麦克拉、康纳利、卢卡斯、泰丁斯、鲁塞尔，犹他州的托马斯、惠里、布里奇斯、葛尼和维利；众议院出席的有议长，众议员麦考马克、文森、理查兹、坎农、马洪、泰伯、伊顿、肖特、哈勒克和艾伦兹。和杜鲁门总统一起出席的政府官员有艾奇逊、马歇尔、罗维特、布雷德利、哈里曼、预算局的劳顿、比德尔·史密斯、索尔斯海军上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姆斯·累伊。

会上，布雷德利将军受总统的委托，首先对国会议员们就朝鲜的最近军事局势作了全面的报告，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参议员康纳利、葛尼、维利和布里奇斯相继提出以下问题：在朝鲜有多少飞机？从这里到朝鲜有多少路程？等等。然后参议员惠里希望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情报机构没有估计到这次攻击的发生。布雷德利怎样解释议员们也不满意，他们的情绪“非常愤懑”。

史密斯将军于是摊开一张“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以及邻近地区的大地图。他指出朝鲜事件和欧洲事件如何联结在一起。俄国人刚刚举行了一次有 50

万人以上参加的、大规模的演习。他们集中作了渡河和空运的演习。俄国人最近还整顿了他们的西伯利亚部队，统一了他们的指挥。史密斯强调指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平常的，值得注意的事件。”

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接着提出一些数字来说明“俄国和它的卫星国的人力以及这几个国家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情况”。但是，参议员惠里对此表示怀疑和不相信，希望知道史密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的。他是否使用了所有的情报来源？都是哪些来源？史密斯非常委婉地把这些问题岔开了，但当他一谈到朝鲜和中国，议员们又是“件件都要寻根究底”。

最后，杜鲁门总统向议员们报告了政府当前的打算，并要求议员们在军事拨款方面给予支持。他说：“自6月以来，在国防上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着。为了加强武装部队的力量，我们已经作了，昆多事；过去追加过一次军事拨款，现在我还要提出另一次追加军事拨款的要求。这是在中国干涉以前作出的预算，毫无疑问，由于朝鲜发生的事件，我们的时间表必须重新修订。”

接着，杜鲁门向与会者宣读了他准备送交国会的咨文摘要，并且把要求追加的拨款数目告诉了他们，附带声明他和他的政府成员准备回答任何人对拨款要求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是他希望强调一点：“如果这些拨款在目前紧急的国际局势之下，对我们还是有些用处的话，迅速拨给是至关重要的。”

杜鲁门强调：“我们的全部努力是旨在阻止朝鲜事件扩大为一次大规模的亚洲战争。我们不打算承担大规模战争的负担，但是，最为主要的是，我不愿意参加千百万无辜者的大屠杀；如果战火任其蔓延，大量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朝鲜的局势并没有任何好转，12月3日，麦克阿瑟报告如下：

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

第十军团正以最快的速度撤到咸兴地区。第八集团军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沃克将军报告说平壤地区守不住了，敌人一旦施加压力，没有疑问，他将被迫撤到汉城地区。我同意他的估计。企图把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的兵力合在一起，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因此产生任何好处。这两支部队在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他们的会合不但不能加强实力；实际上反而削弱了由于两条分开海上补给和调度的后勤路线所带来的自由活动的便利。

正如我以前所报告的，因为考虑到设防地区的辽阔：防线的两部分必须就近从每个地区的海口取得供应，防线又被从北到南的、崎岖的山岳地带分割成两个区域，我们的兵力就显得单薄，所以拦腰在朝鲜建立一道防线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条防线从空间计算大约是120英里，从地面计算大约是150英里。如果把我所指挥的七个美国师布置在这条防线上，那就是说一个师将不得不担负起防守一条长约20英里的前线。而其所对付的敌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山地里敌人夜间渗入具有很大的威胁可能性。这样的防线如果没有纵深的后方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而且从防御的观念来看，这样的防线必然招致敌人的渗入，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是被各个击破。对付比较弱的北朝鲜部队，这样的战略思想是可行的，但是对付中国陆军的全部力量就不行了。

我不相信由于中国陆军公开地进入战斗所造成的根本变化已为人们所全部理解。估计已经有26个师兵力的中国部队投入了第一线战斗，另外在敌

人，后方，至少有 20 万人，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也正在后方休整。自然，在所有这些后面，还有共产党中国全部潜在的军事力量。

至于切断敌人的供应系统，山岳地带减低了我们空军发挥配合的效能，而对敌人的分散战术却很有利。加上目前国际战线的限制，这就大大降低了我们空军优势可能产生的正常效果。

由于敌人集中在内陆，因而大大减低了海军可能发挥的威力；两栖活动不再可能，而有效地使用海军炮火配合作战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我们各个兵种的联合作战的力量大为减低，而双方的力量对比愈来愈决定于地面部队战斗力的对比。

所以，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最大数量的地面部队的增援，本军不是被迫节节后退，抵抗力量不断削弱，就是被迫困守在滩头堡阵地里。这样做，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延长抵抗时间，但除了防御外，没有任何希望。

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的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对峙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消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

截至目前为止，本军还是表现了旺盛的士气和显著的效率，虽然本军已经进行了五个月几乎不曾间断的战斗，精神疲惫，体力耗损。目前在我们指挥下的大韩民国的部队的战斗效率是微不足道的，作为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他们还有一定的用处。其他国家的陆军分遣队，不管其战斗效率如何，兵力微小，只能起很小的作用。在我指挥的各个美国师，除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外，现在大约都缺额 5000 人，这几个师从来就没有补足到规定的名额。中国部队是新投入战斗的，组织完善，训练和装备都很优良，很明显他们是正处在斗志高昂的状态。此间对局势的全面估计认为，必须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我所执行的指示原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示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比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苏联大量供应物资所加强的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攻势。以前，那么成功地用来指导和北朝鲜陆军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可就不行了。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一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杜鲁门看完这一报告，考虑再三，最后批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给麦克阿瑟回一封电报，其立场是“我们绝不应该牺牲人”。电报说：“我们认为目前应该主要考虑保全你的实力，同意将部队集结在几个滩头堡里。”与此同时，总统又指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立刻飞赴东京，从那里、从朝鲜获取最新情况，“以供总统考虑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朝鲜战场上的“坏消息”使杜鲁门“心烦意乱”，预示着他担任总统时期“最为糟糕的月份的开始”。1950 年 12 月伊始，他所领导的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输掉一场海外战争的同时，也与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国“日渐离异”。现在，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势不可当，共和党在 1950 年 11 月的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便预示着这一转折。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已由 12 人降至 2 人；在众议院中，多数席位也由 17 人减至 12 人。瘪选的参议员中包括杜鲁门在国会山的三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多数派领袖、伊利诺斯州的

斯科特。卢卡斯，军事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多数派领袖、宾夕法尼亚州的弗朗西斯·迈尔斯。与此相反、社鲁门的政敌、共和党人却在竞选中节节获胜，并把“丢失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其他得益”归罪于杜鲁门，甚至把西方的挫折也归咎为政府内部的一个“阴谋”。还主张对国务院进行“大扫除”，从艾奇逊开始，下至所有的人。

外交委员会的理查德·斯特宾斯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未免遭批评，尽管这些批评者是否是美国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可怀疑的。但是，11月7日以后，相当多数的美国人已不再同情政府的政策，并对其目标将信将疑，这是毫无疑问的。”

麦克阿瑟虽然在朝鲜战场遭到惨败，但却竭力保持他的一贯正确的战斗指挥官的形象。并把“攻势失败”说成是由于华盛顿所强加的政治上的限制，而非是战场上的指挥错误。麦克阿瑟在这些声明中强调了三点。

——他重复了最初在11月28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的说法，即他的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交战，破坏了他们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该计划会使他们以“一次势不可当的行动”摧毁美国部队并占领朝鲜。

——他否认了因他深深楔入北朝鲜而引起中国人介入的说法。

——他反对报界把他的“有计划的撤退”描绘成“退却”。并反复说明，此役中国人所以成功，仅仅是由于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人员损失”。

此外，麦克阿瑟还隐晦地批评了他在华盛顿的上司禁止他“越过鸭绿江打击共产党的军队”。他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谈话中透露了他的心机：

问：你是否认为阻止你无约束地追击中国军队并且无约束地攻击他们基地的限制，妨碍了有效的军事行动？

答：这是巨大的妨碍，在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问：中国人虽然没有空中力量，但却能够面对拥有相当强大空中力量的军队取得有效的进展，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

答：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限制，加之运动的方式使空军对地面行动的支援极为困难，以及由于中立的庇护区紧靠战场，使空军不能发挥其战略潜力。

问：这是否是美国计划的重大教训？

答：是的。

麦克阿瑟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他历尽艰辛的阴郁图景：“人的忍耐能力从未像在朝鲜战役中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考验，高尚的人类行为水准也从未受过如此坚韧的磨练和如此强有力的捍卫。”这些言论使杜鲁门恼羞成怒，尤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那篇文章，因为这个杂志是他的劲敌。在总统看来，麦克阿瑟犯下了与他的政敌拉帮结伙的罪孽。为了使这位“不安分的将军”保持“沉默”，12月6日，杜鲁门对所有行政官员发布了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新闻发布，“或其他公开言论”。其目的是确保公开发表的消息“准确无误，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第二个命令更为具体。命令说，海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应“在公开讲话中极为谨慎，除例行声明外，所有声明都要经他们的上级部门审批，并禁止就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的报纸、杂志或其他公开媒介进行直接联系”。

美国新闻界普遍认为，朝鲜战局的发展，使华盛顿朝野普遍“惊恐不安”。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颇有见地”地总结了星期天，也就是12月3日华盛顿的情绪。文章说：“今天，首都的每一个官方行动，来自东京的每一份官方报告，知情人对局势作出的每一次个人估计，都反映出一种紧迫感，甚至对美国军队在朝鲜的处境感到震惊。甚至23个星期以前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劫数已定的晚上的气氛也没有这般严酷。”

朝鲜战局的“恶性发展”搅动了美国固有的所有矛盾。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 and 国务卿艾奇逊一样担心。

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光复平壤，并继续穷追猛打遭受重创的第八集团军。鉴于这种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奉杜鲁门之命，向全世界所有的美军指挥官发出了一个阴郁暗淡的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大大增加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接到此电的指挥官应采取能够加强待机状态而又不造成恐慌气氛的行动。”

五角大楼的“形势研讨会”也使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垂头丧气。回到国务院后，他对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士气表示担心，他们“所有的人看来都懊丧万分”。他认为“军方并不处于使我们在朝鲜作出最佳努力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接连给杜鲁门来电报，要到华盛顿来访，亲自和杜鲁门总统讨论局势，并研究“今后应该怎么办”。正是：

国内怨言纷纷，盟国忧虑重重；

担心恶局发展，离心倾向普遍。

欲知英美政府首脑会谈详情，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二十九章 英首相访美

美国总统发狂言，叫嚷使用原子弹；  
消息传到唐宁街，英美磋商不容缓。

麦克阿瑟所统率的“联合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遭到惨重失败，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混乱，而且在联合国和西方“自由世界”，美国也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报告说，那里的人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情绪”在增长，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很听指挥”。

11月29日，甚至在杜鲁门就原子武器挑起轩然大波以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和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让·肖夫尔在一次冗长和怨忿不已的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公开反对国务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他们强调了欧洲的担忧，即被置于“前线，并为苏联的全面军事进攻敞开了大门”。他们不打算让“亚洲的章鱼吸干了我们所有的共同力量”。杰布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六名工党议员在一次关于朝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艾德礼政府就会倒台。因而艾德礼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11月30日下午，杜鲁门关于核武器的谈话使匆匆前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那里的其他西方大使们极为震惊。肖夫尔说，荷兰代表“含着眼泪”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杰布说，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即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投入战争。欧洲人不想谴责中国人为侵略者，因为这等于企图重新征服“已被北京解放的地区”。

在联合国成员中，最先参加美自在朝鲜侵略行动的是联合王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但是，英国人对于冲突可能扩大，还可能把苏联拖了进来的危险非常担心，特别是从新闻报道中获悉，杜鲁门威胁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的讲话后，更是忧心忡忡，在伦敦，一百名工党议员联名写信给首相艾德礼，抗议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在一次美国大使称之为“自1945年工党执政以来，在下院进行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当中，这是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不仅是安奈林·比万的追随者，而且还有丘吉尔、艾登和巴特勒都表示了“忧虑”，他们普遍地表示希望得到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的保证。保守党的领袖巴特勒说：“全体英国人民都希望得到保证：在他们的命运（由于战争扩展到中国）被决定之前，还是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下院结束这场辩论的时候，艾德礼宣布说他准备飞往美国和杜鲁门总统举行会谈，因而大大减轻了紧张状态。他的声明引起了下院议员们的普遍欢呼。任何人读到这次辩论的记录，都不可能不看到英国顾虑重重的这样一个事实。

12月4日，克莱门特·艾德礼来到华盛顿，在当天下午4时到5时35分，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会谈开始时，杜鲁门首先致了简短的欢迎词，然后就请布雷德利将军概括地介绍朝鲜的军事局势。艾德礼非常关心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问题。布雷德利向英国首相保证说，这方面到现在为止没有问题，“我们有5艘航空母舰和7个良好的朝鲜机场供我们作战时使用”。

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向英国首相指出：“了解以下的情况是重要的：敌

人是在不顾一切损失的情况下使用人力，同时由于他们是在没有卡车，没有机械化装备之下作战，他们的行动就比我们容易隐蔽得多。”

杜鲁门说：“我们所面临的局势要求我们作出非常严重的军事决定，但是作出政治决定也不是没有困难的。然而，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进行自由讨论。我们在东方和西方都负有义务，但并不打算偏废哪一方面，虽然兼顾所有的义务可能会有些困难。”他建议应该首先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干涉问题”，并就此征求艾德礼的意见。

艾德礼首先说到维护联合国的权力和威信是重要的。他指出：“美国是维护联合国的主要支柱，联合王国正在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援。但是联合王国在最近几个月内将不可能增派军队到朝鲜去。”根据布雷德利的报告来看，艾德礼说，他了解到危机可能来得更快。

这位英国首相强调说，联合国的意见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的意见都应该加以考虑。在这一时期，他一直和亚洲方面的英联邦的成员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还建议“我们也应该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说：“他们正因为胜利而洋洋得意，他们既不是联合国的一分子，绝不会愿意按照联合国所宣布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他们希望试试他们的力量，试试独立的感觉。因此，即使俄国人想结束战争，也不见得就能说服毛泽东。”

艾德礼随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共产党可能要在什么价钱之下才肯停火”？他主张朝鲜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建议西方国家应该考虑“解决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是个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对这位英国首相非常讨厌。早在艾德礼抵达华盛顿前夕，艾奇逊就饶有兴味地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曾把艾德礼描绘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现在，他要和“这只狼”打交道了。在长达四天的会谈中，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不少的争执。

艾德礼在会谈开始时说：“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路，甚至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然而这件事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峻和极为令人讨厌的”，而且会使联合国“丢面子”，因此表示坚决反对。

“英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不得不面临困难的局面。……我们不能在东方弄得难以自拔，而在西方陷入容易遭到进攻的境地。”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接着引用艾德礼的话说，“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对此，这位美国国务卿反唇相讥说：“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

杜鲁门阐述了美国的立场。他说：“停火是可以接受的，但条件必须是，这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或台湾，或使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如果红色中国拒绝停火并继续战斗，美国就要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活动，包括在中国大陆煽动游击战争。”艾德礼一直态度暧昧，第一次会谈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中结束。英美两国统治集团，虽然都主张反共，但在如何处理国际危机问题上却存在着许多分歧。

当天晚上，艾奇逊在一个招待会上，找到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向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警告。美国必须在世界的东西两个部分奉行一致的外交政策。“如果我们在远东投降、尤其是如果这是由于我们盟国的行动的话，美国的舆论就会反对来自西方那些使我们遭受失败的国家的帮助。”艾奇逊说，“如果美国灰溜溜地离开朝鲜，菲律宾和日本人就会抱头逃命。”

这位美国国务卿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简

单的停火提案，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通过。“中国人很可能不会接受停火，而且其他国家因而会敦促我们付出代价。我们将不理睬这种观点。”如果美国被迫“进行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至少将“证明我们并不准备投降，而是挺身迎击进攻。坚持采取这种方针比逃跑和投降容易得多”。艾奇逊进一步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中国人干涉朝鲜而酬谢他们。”

第二次会议是在第二天，即1950年12月5日，在总统游艇“威廉斯堡号”上举行的。杜鲁门首先发言说：“我已经决定我们将撤出，万一我们撤了出来，那一定是被迫撤出的。我们不能不够朋友，因为他们曾效忠于我们。……我们并不是为了挨打而参加战斗的。我们将为制止侵略而战斗到底。我不打算将朝鲜局势的军事指挥权拿过来——我把它交给将军们——但是，我希望搞得十分清楚，我们不能在困难的时候背弃我们的朋友。”

在美国的压力下，艾德礼的态度也开始变软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是和你们站在一起。”接着，这位英国首相又回到昨天讨论的问题上来。首先他谈到在哪些问题上双方已取得了协议。他认为：“英美已有过协议不要陷入和中国的大战中，并禁止轰炸中国的工业中心。”

然后，艾德礼重新提起艾奇逊的建议，即在被迫退出前，“我们应该留在朝鲜，不进行任何谈判”。艾德礼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是：第一，要使联合国采取任何看来是针对北平的行动，或者很可能会引起报复的行动，那将是困难的。第二，他认为“我们不一定能够创伤中国，而中国倒可能使我们受到很多的损害”。他说：“依我看来，我们要结束这次事件，不是大战一、二场，就是坐下来谈判。”

国务卿艾奇逊，对艾德礼的观点甚为不满，直言问道：从长远看，美国人会怎样想呢？他说，他看不出任何一届政府可能向美国人民提出这样的外交政策：在这一个大洋上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而同时在那一个大洋上奉行和孤立主义正相反的“充满活力”的外交政策。我们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见；而同时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场，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

艾奇逊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他认为“有力的论点”。他说：“我国曾经采取相当强硬的行动，对付朝鲜方面较小的侵略。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较大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我们甚至在这个侵略者手里遭受到挫败。如果我们忍受了这次较大的侵略，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我们对侵略的整个看法难免要受影响。要想使美国人民接受远东方面的侵略行为，而不接受欧洲方面的侵略行为，那将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艾奇逊并促使英国首相注意一个事实：蒋介石是另一个复杂的因素。“因为蒋，不管对也罢，错也罢，已经是一个象征。”艾奇逊说，“当我们在朝鲜大战方酣的时候，如果让福摩萨（台湾）受到攻击因而陷落的话，我们将会在日本和菲律宾造成严重的危险，而这两个地区是我们军事活动的基地，我们整个太平洋的地位也就建立在上面。”

杜鲁门完全同意国务卿艾奇逊阐明的意见，并且补充说：“必须了解到，如果没有国内坚强的支持，美国在国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我们不应该放弃远东。这样做美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是不可能的。”

艾德礼说，他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要依靠“美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但是，他又说：“联合国团结一致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还要使亚洲的看

法一致起来，再没有比亚洲国家背离我们更危险的事了。”

“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怎样使亚洲国家依附于西方。”艾德礼对美昆总统说，“我知道你一定会考虑公众对蒋介石和福摩萨的意见，但是我希望你也会记住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通过联合国，而在联合国里，仅仅依靠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努力和表决权，那是行不通的，尽管我们是那么重要。”

艾奇逊坚决认为不应该考虑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插话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告诉共产党他们赌赢了，现在他们可以收场了；这无疑给侵略者以奖励。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如果不是为了别的，甚至共产党打胜了，并且迫使我们撤出朝鲜，我艾奇逊也宁愿不进行谈判。”

艾德礼对这位国务卿的意见“愤愤不平”，但没有再讲什么。双方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这次会谈不欢而散。”

然而就在艾德礼首相访问美国的第三天，12月6日，华盛顿发生了一件非常滑稽而又好笑的事情。这天上午，美英政府首脑会谈开始不久，国防部副部长罗维特自五角大楼向白宫打电话报告说：“在北部边境的一些防空设施的雷达屏幕上，出现大队的不明国籍的飞机向我们飞来。”据推测，可能在两三个小时之内飞到华盛顿上空，已下令所有截击和防御机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已向新英格兰和其他的空军基地发出警报。这个消息在白宫引起了恐慌，人们相信那可能是苏联轰炸机，也许携带着核武器。高级官员们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家属，尽快离开华盛顿，并把重要档案移到地下室里。然而，一个钟头以后，那一队不明物体已从雷达上消失。对此，罗维特副部长特向总统报告说：“这是一场虚惊，雷达上出现的物体，很可能是北极大气团不寻常的干扰使雷达发生了误差。”

一场虚惊过去了。这场小小的闹剧虽然很短暂，但它却警告美国当局：在苏联同样掌握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只能恐吓他们自己。

12月7日，美英首脑继续举行会谈，双方又重新回到远东局势问题上来。艾德礼指出：“我们曾经同意设法避免和中国进行大战，但是我们要在朝鲜尽可能的守下去。”他认为这样做，“迟早仍然要迫使我们寻求远东问题的解决”。他希望把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摊开来。

艾德礼坚持认为，在联合国应当有中国的席位，同时又对“朝鲜的有限战争”表示怀疑，他肯定地认为，从道理上讲这是应该做的事。但是困难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因为，他相信，会有许多人热衷于全面胜利，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限制的战争。

“我认为如果中国参加了联合国，那就有可能讨论了。”艾德礼对美国人说，“我知道这是不合你们口味的。但是，我想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最好是通过联合国。我倒认为，如果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在联合国之内，比起同一些人在联合国之外谈判，我们要少丢二些面子。”

艾德礼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旦中国共产党进了联合国，就有可能利用联合国的原则来对付他们。只要他们留在联合国外面，就不可能这样做。”

迪安·艾奇逊回答了英国首相关于“有限行动”的问题。“除非我们愿意进行全面战争，我们还可能对共产党中国有太多的损害。”这位国务卿说，“我们对共产党中国持强硬态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扶植日本、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因此，我们在远东的政策不应受形式逻辑的支配，而应由我们行动的结果来决定。”

这位国务卿继续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以最大的速度向战

争推进，那末，在侵略者刚刚要脱缰狂奔的时候，我们给他一点甜头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这只会削弱我们自己。这可能使侵略者得寸进尺。照我推测，这行不通，充其量也不过争取一些时间，但是决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出什么好事来。只有足够的足够时间是使我们的人心大乱。只有足够的足够时间是削弱我们的道德力量。”

英国首相对艾奇逊的发言似乎有点吃惊，他说：“你以为谈判就意味着全线后撤，台湾就会给共产党拿走，也不全然，也许我们的谈判能够只谈怎样使共产党不过朝鲜三八线。”

艾奇逊回答说：“我主张在确定我们的方向以前，不应该进行谈判。如果我们现在就停战，我们在谈判中将处于劣势。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或许能够改进我们的处境，我们就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停战。自然，如果我们被赶出朝鲜，那也就不会有谈判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

杜鲁门补充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美国国内将遭到可怕的分裂，而我看不出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如果我们让中国赤色分子进入联合国，他们和俄国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说，我以为他们和其他卫星国家没有什么两样。”

马歇尔将军也插话说：“据我了解，我们都同意避免和中国发生大战。我们之所以同意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全球战争的威胁。既然这种威胁目前还存在，我们的敌手态度又非常强硬，在此情况下进行谈判只会暴露我们的弱点，而且将是非常危险的。”最后这位将军哀叹：“我们再不能丢掉福摩萨了！”

谈到这里，杜鲁门又就开罗宣言中有关台湾的一些史实，作了一番随意的解释。他说：“我们希望建立的中国，不仅落入不友好者的手中，而且现在对美国抱着刻骨的敌意。……不过，我想中国人终究会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朋友并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们的朋友是在伦敦和华盛顿。”

艾德礼面无表情地说：“如果你们一直和他们作战，那就不会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但他又说：“我们不能把朝鲜人弃之不管，任人宰割。”这位总统，为了使英国首相加深对他这一句话的理解，又提出了一个类比：“如果他们在朝鲜战胜了我们，那是一回事；但英国在敦刻尔克以后并未投降，而是继续战斗。……也许我们美国继承了联合王国的精神，即，不喜欢寻找机会打仗，而是在战争强加于我们时挺身迎击它。”

艾德礼此行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美帝使用核武器，但双方就整个战争政策而展开的唇枪舌剑，却使这种担忧相形见绌。在会谈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杜鲁门和艾德礼在没有任何助手在场的情况下，终于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杜鲁门对艾德礼说，美国和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是伙伴，他在与联合王国磋商以前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艾德礼首相随即要求把这个一致的看法付诸文字。

“不行，”杜鲁门厉声说道，“不能写下来。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的话，写下来也无济于事。”

就在杜鲁门和艾德礼宣布他们关于使用原子弹之前、美英应进行磋商的决定时候，艾奇逊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罗维特走进来了，并交换了一下痛苦的眼色。美国法律禁止总统作出这种承诺，此外，杜鲁门多次允诺说，如果需要使用原子弹，他自己就能够作出决定。“我们是在危险的边缘摇摆

不定，你必须把球带过去。”罗维特悄声对艾奇逊说。

艾奇逊向杜鲁门总统悄悄谈了几句话，共同对原子弹承担责任将在国会引起一场对政府和英国的“最恶毒的攻击”。艾奇逊说，更为可取的方式是，保证与艾德礼在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任何形势下“经常保持接触”。

那天晚上，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晚餐会上，杜鲁门又找到和艾德礼非正式谈话的机会，杜鲁门向英国首相谈到了参议院里有些人形成一个反对集团的问题，这些人像发了疯似的“下定决心要破坏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在那一天，24名参议员，全部属于共和党，联名签署由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克姆提出的，得到参议员惠里“坚决支持”的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说明向艾德礼首相承担的“秘密义务”。

艾德礼也谈到他的工党内部也有反对领袖，尤其是比万和他的集团。他谈到这些人对他造成的麻烦，他们担心“自由世界”内部的矛盾、不满会愈演愈烈。

当时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英美政府首脑在所有的会谈中，“潜在的不确定因素是对中国人意图的情况缺乏了解”。他们分析，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攻势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联合国军走开；第二次攻势使麦克阿瑟的部队惊慌失措，其确实的目的仍不得而知”。为着详细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就在英国首相艾德礼抵达华盛顿的那天——12月4日，杜鲁门特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飞往东京，并与麦克阿瑟谈了四个小时。

在过去的一周里，柯林斯每天都通过电报听麦克阿瑟说，联合国应“全力以赴”迎击中国人的挑战，并且“训令和战略规划”应以此加以改变，即麦克阿瑟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战争引向中国。麦克阿瑟声称，他面临着由50万中国人和10万多北朝鲜人组成的军队，他们能够包围任何固定的防御阵地，并迫使第八集团军退到汉城—仁川地区。只有在中国人不发起全面攻势的情况下，他的部队才能守住滩头阵地。

就麦克阿瑟而言，在没有增援部队的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根据现有的最佳条件”尽快安排停火。尽管麦克阿瑟自己从未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一点，但他的要旨是一清二楚的：他所指挥的部队不能在朝鲜立足，并守住一条战线。除非华盛顿满足他的需求，否则他就准备离开战场。

柯林斯提出了一点“希望”，即中国人将给联合国军一个喘息之机。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打算”命令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然后“重整旗鼓”。

在东京，柯林斯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简述了麦克阿瑟的观点，然后飞往朝鲜，与战场上的指挥官直接会谈。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与麦克阿瑟会面后仅三个小时左右，就在汉城与沃克会谈。沃克将军承认困难不小，他的第二师受到重创，几乎被歼，正如上土耳其旅一样。但由于沃克对他所统率的第八集团军重新作了部署，因此形势“绝非不可救药”。但是沃克认为他不能守住平壤；他担心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在他的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之间的缺口中长驱直入。如果第八集团军试图在汉城—仁川地区周围坚守，它很有可能会被包围。他不希望被迫由仁川撤退，因为他担心那会使人员和装备损伤重大。“另一方面，”柯林斯说，“他能够撤到釜山而不致遭受进一步的严重损失，而且，如果他得到第十军的加强，便能够永远守住原有的釜山防御圈。”

这便是柯林斯将军所了解的麦克阿瑟在战场上半数部队的状况，如果必

要的话，沃克准备就地坚守并再度“视死如归”。柯林斯在战场上又呆了一天，后得出了结论：“尽管第八集团军的形势不妙，但并未惊慌失措。”柯林斯在12月6日离开汉城机场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作了如下的谈话：

记者问：美国是否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武器？

柯林斯答：就我昨天看到的情况，肯定不会使用原子武器。

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会不会被沿其右翼、即“第十军的缺口”南进的中国人包围？

柯林斯答：我想第八集团军是能够自我照应的。

柯林斯接着飞往兴南会见第十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将军。这里的情况也“混杂不清”。第七陆军师和第三师同样遭受了损失，但是，美国在朝鲜东部作战的主力海军陆战一师正在从长津水库撤退，相对来说，损失并不太大，“阿尔蒙德将军确信，而且我也同意，”柯林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能够在不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守住兴南这个桥头堡，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他能够成功地从海上和空中撤离这个桥头堡，而不致损失过多的人员和物资。”

“这是与麦克阿瑟对战场形势的分析持有不同看法的第二个指挥官。”柯林斯说，“麦克阿瑟显然没有认识到他自己部队的能力。他深深卷入政治图谋之中——他要求把战争引向中国，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把他的麻烦归咎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归咎于华盛顿对他过多的限制——以致他忽略了一位指挥官的首要职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上级所分派的任务，而不去挑剔有关命令方面的问题。”

柯林斯的资历和声望都不及麦克阿瑟。但他对前线的视察——麦克阿瑟自从11月27日发动他的结束战争的攻势以来就没有去过前线——使他确信，这位将军既不知道他的战区所发生的事情，又把一场扩大的战争作为一个宏图大略的一部分，或是作为使他的部队不致全军覆灭的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柯林斯的视察是麦克阿瑟命运的一个转折。几个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位“资深功高”的五星上将奈何不得，就是对他干预政务、公开发表傲慢言论和在战略上耍花招，也是疑虑重重。现在，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准备对麦克阿瑟进行另一个控告：即麦克阿瑟在战术上是失败的，而且不了解他自己战场上的形势。

这位陆军参谋长返抵华盛顿后，立即前往白宫参加杜鲁门、艾德礼和他们的助手们所进行的会谈。他给与会者带来了头一次听到的令人“宽心”的消息：即“尽管军事形势仍然严峻，但已不再危在旦夕”。

当时的情况是，最后的公报已起草完毕。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宣布了如下的结论：

——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军事力量要尽快地增强。

——两国应该扩大武器生产，供给所有和我们联合在一起、进行共同防御的自由国家的部队使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应该和其他自由国家一起，继续作出共同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所有国家将对共同防御适当地贡献一份力量。

公报虽然佯称必须竭尽一切努力，用和平办法达到所谓“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但是杜鲁门及其追随者，并没有表示任何和平解决的诚意，而是要蓄意加紧扩军备战，并把其盟国紧紧地拴在他们的战车上。因此，麦克阿瑟和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仍然要在朝鲜战场上经历更多的危险。

但是，就在艾德礼和杜鲁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时候，朝鲜领袖金日成也来到北京中南海，和毛泽东会商克敌制胜的问题。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章 中朝领袖会晤

中朝情谊非一般，唇齿相依紧相连；  
面对强敌多运筹，两国领袖挽狂澜。

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发动的第二次战役，是紧接第一次战役之后进行的。战役准备仓促，粮弹供应不足，又值严寒季节，因此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全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以极大的勇敢和智慧，取得了歼敌 36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线以北的几乎全部领土，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扭转了朝鲜战局，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于第二次战役，美国作家小克莱·布莱尔曾有过这样的描述：“11月25日天黑不久，灾难降临了。约 20 多万中国人穿插进沃克第八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第十军之间的空隙，向第八集团军的右翼——韩国第二军团发起了攻击。韩国军团崩溃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第九军暴露出来了。第九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撤退了。在左边第一军与第九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集团军攻击了第十军奥利佛·史密斯的第一陆战师，中国军队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长津水库地区。……事情很快就明显了，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八集团军被这突然的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就全线后撤了。”

就在朝鲜第二战役胜利发展的时候，1950年12月3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会见了金日成。当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便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这是力量的象征，中朝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是能战胜任何邪恶势力的。他们俩会心地笑了。

金日成是先由朝鲜到达沈阳，又同高岗一起来京与毛泽东会见的。今天在等待金日成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已与周恩来就朝鲜战局的发展交换了意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请求下，由彭德怀率军赴朝参战，短短一个多月，已经打了两个战役，把逼近鸭绿江边的侵略军打回了清川江以南，并正在乘胜前进，收复三八线以北的土地。捷报频传之际，毛泽东舒展了眉头，对战局的胜利发展充满信心。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的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

“我首先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金日成说，“感谢你们派出了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特别感激你们派出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将军，帮助我们打击美国侵略者。朝鲜人民将世代牢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是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最有力的援助！”

“我们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两党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

“目前，战争虽未结束，但胜利已不是空中楼阁。下一步将如何办？是

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毛泽东说。

“我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来的。”金日成说，“前几天，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各方面引起了恐慌和严重抗议。不知毛主席对此如何看法？”

“这是一种恫吓，是赤裸裸的核讹诈。”毛泽东说，“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像对付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做准备呀！说来说去，杜鲁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与恐吓。”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会不会被杜鲁门吓住呢？不会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是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的人民，她不会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说到这里，毛泽东燃着一支香烟，望着金日成说道：“具体到朝鲜战场嘛，既然美国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奉陪到底。打了一次战役，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跨过三八线南进？”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应当乘胜前进。”金日成兴奋地称赞道，“中国志愿军打得很英勇，这次歼敌36000人，其中美军就有24000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看到二次战役的情况通报，得知我军三里所、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悲壮惨烈，他流泪了。”周恩来插话道，“他称赞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这就是中国先进阶级的军队，当她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的！”毛泽东说，“战士们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对，志愿军武器装备差，还是打败了美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的气概。”金日成说，“当然，还有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领导，这也是至为重要的。”

“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周恩来对金日成说，“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

“是啊，一个战场应统一将令，这样有利于作战。”高岗也赞同道，“上次我到朝鲜，彭总说，由于中朝军队指挥不统一，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有时自己和自己打起来，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跑了。”

“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虽是误会，也等于是犯罪。”毛泽东说，“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

“是的。”金日成点头说，“关于统一指挥问题，我的意见是，中国志愿军作战经验丰富，若组成中朝联合军司令部，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这个意见劳动党政治局讨论过，已经同意。”

“啊，那我们就当仁不让啦。”毛泽东说，“我们这方面准备推出彭德怀同志任联合军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你们看如何？”

“很好。”金日成说，“我们这方面，劳动党政治局决定让金雄同志担任副司令员，朴一禹同志为副政委。”

“那好嘛！”毛泽东、周恩来连连点头。双方很快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以后，联合司令部的命令由彭、金、朴三人签署，统一战场指挥。”周恩

来稍微停了一下，喝了一口茶又说，“不过，后方的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宜仍需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合司令部可以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

“但是，”高岗建议说，“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应该归联合司令部指挥。”

“联合军队司令部，我看应该是有内有外，有合有分。”毛泽东笑道，“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为宜，仅对内行文用之；另外，联合司令部仍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便于协作、研究解决问题。”

对于这些，金日成都表示同意。接着双方领导人又就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会谈进行了一番议论。周恩来说：“杜鲁门宣布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这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慌乱。英国工党左翼百人签名请愿，要求艾德礼首相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敌人的日子并非好过啊！”

“是啊，英国有个香港利益问题，”毛泽东说，“而决不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好感。我看，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朝鲜的。不过，现在战场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就朝鲜战争的发展前途问题，我想听听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国最高领导的看法和打算，这是金日成迫切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此次来京的主要目的。

“据我看，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拖长时间。”毛泽东掸了掸烟灰，呷了一口茶望着金日成说，“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的打算，并且仍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是的，你说得对，我们是应该作长期打算，立足长期，争取短期解决。”金日成说，“过去我们的确缺乏长期打算，只想尽快解决，缺乏克服困难的准备，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也缺少必要的准备，应该记取过去的教训。”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周恩来说，“我看朝鲜战场再不会有第二次仁川失败了。我们应该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特别是将来战线拉长以后，应该有备无患，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登陆作战。”

“假如敌人要求谈判停战，我们如何办？”金日成问，“敌人打败了，已经放出了要求停火的空气。”

周恩来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火。目前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正酝酿提一个议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恐怕核心是先停战，而且要我们停在三八线。”

“你们的分析是对的，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毛泽东走到地图前说，“美军仁川登陆以后，大军越过三八线北进，为什么不提出停战？现在战败了却要停。要停也可以，但有条件：必须承认应该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的方面作准备。”

“我很赞同您的意见，我们不应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乘胜前进，拿下平壤，拿下汉城，迫使敌人从朝鲜撤兵。”金日成说。

“我准备立即给彭德怀同志发电，让他派一支部队向平壤前进，相机占

领平壤。平壤是你们的首都，收复了这座城市政治意义大。”毛泽东说到这里，解释道：“西线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需要休整一下，也需要补充粮草弹药。”

“我们已就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号召，”金日成说，“要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志愿军，尽可能快地帮助志愿军解决粮草问题，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关于部队的供给问题，双方又进行认真地讨论。周恩来说，他已和高岗商量过，准备在东北召开一个铁路运输会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一定要保障铁路畅通，建立一条炸不毁、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毛泽东主席说：“只要运输问题解决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首相感激地说：“毛泽东主席，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朝鲜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把手一摆说：“不要感谢，我们是战友嘛！如果要感谢，倒要谢谢杜鲁门哩，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毛泽东这番风趣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此时此刻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正在朝鲜一个铁路隧道里借着瓦斯灯查看地图，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当时寒冬的北风嗖嗖地吹卷着他的裤脚，他看见这个名叫玉泉的小站已被敌机炸得稀烂，铁轨像拧麻花一样扭曲着，站台票房化为一片瓦砾，青烟在未燃尽的废墟和断树上缕缕飘升，呈现出一派劫后的凄凉景象。

随着第二次战役我军的胜利，战线南移，平壤已为我军收复。敌人仓皇溃退到三八线以南构筑防御阵地。战线向南延伸，志愿军司令部的位置也必须向前移动。如今总部就设在离车站 200 多米远的一条铁路隧道里。一到新的宿营地，彭德怀就命令作战参谋先把地图挂起来。他的时间观念极强，一分钟也不愿耽搁，尤其在战时更是如此。

打了胜仗，大家心情都很高兴。洪学智副司令员说：“彭总，一仗歼敌 3 万多，其中美军 24000 人，真他妈的痛快！”

“一将功成万骨枯。”彭德怀沉吟道，“还得说我们的战士英勇哟！功劳是他们的！我们虽然取得了歼敌 36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啊！我军伤亡 30700 人，敌我伤亡对比为 1：0.85，看到阵亡战士的尸体我心里难过呀……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不怕流血，英勇奋战，他们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啊！”

“是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洪学智说，“靠的是勇敢不怕死的精神！”

“上个月高岗同志从沈阳来，说毛主席讲，志愿军打败了美军，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彭德怀说，“我们是气多钢少，若是气多钢也多，那可不得了！要是有飞机、坦克和足够的汽车，我看可以乘势追到南朝鲜去，扩展胜利成果。现在是靠两条腿，迫不过美军的汽车轮子，他们跑得好快哟！”

“我们的胜利的确来得不易呀！”彭德怀继续说，“前线有的部队每天只吃一顿煮苞米或是稀粥，有的部队连续几天饿肚子，有的部队赤足，战士们只得剪毯子裹脚。尤其是东线宋时轮的第九兵团情况更为严重，由于入朝仓促，部队没换上冬装，战士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衣饿着肚子作战，由于冻饿而减员每个军都高达上万人。常常在向敌阵发起冲锋时，

战士们冲着冲着就无声地仆倒在雪地上，冻饿而死……看到这种情景，我当司令员心里感到责任重大啊，我有负于英雄的战士们……”

洪学智说：“现在的运输线被敌人空军轰炸破坏得很厉害，入朝最初 20 天就损失汽车 600 多辆。到现在，整个志愿军只剩 260 辆汽车啦；可美军两个步兵团就有 200 多辆汽车。铁路又不通车，许多物资堆积在后方运不上来！”

韩先楚副司令员从前面部队回来，也谈到后勤供应问题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东北军区后勤部远在沈阳，派往战区的前方指挥所只有十几个人，下属几个后勤分部都是仓促组建，普遍存在着组织不健全，力量不充实的问题。再加上敌机严重破坏，适应不了战区的情况。

在前两次战役中，由于敌机疯狂轰炸，昼夜封锁破坏我军后方供应线，使志愿军的口粮和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保证；而且即使有了保证，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敌机随时都可能搜寻目标，哪怕发现哪里有一缕炊烟也不肯放过。加之战事紧张，战士们日夜追击敌人，也常常来不及做饭。所以，炒面一时便成了志愿军的主要野战口粮。

据分管后勤的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介绍，炒面是用 70% 的小麦，30% 的大豆、高粱米或玉米等原料，经炒熟、磨碎加 0.5% 的食盐，混合制成的一种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的方便食品。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照样可以坚持战斗。

第二次战役开始前后，东北军区后勤部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意见，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由于需要量大，每人每月按 1/3 供应，即需 1482 万斤。东北地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解决 1000 万斤，所以，其余部分便只好由国内其他地区帮助解决。为了满足前方这一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又专门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确定沈阳市党、政、军各系统、各单位每日炒面任务最低 13.8 万斤，20 天内总计炒面数量不少于 276 万斤。二次战役打响后，送往前线的炒面数量不少于 276 万斤。

12 月 18 日，中共东北局又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地区党、政、军机关的负责人，各市市长和一部分省政府的负责人。会议又研究部署了在一个月内在制作 650 万斤炒面和 52 万斤熟肉的任务。

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周恩来总理等中央的党、政、军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亲自同北京市一些单位的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炒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但是，即使像炒面这样简单的食品，在战时也难以保证供应。

在部队短期休整期间，彭德怀召集志愿军党委的主要成员，一面研究战时后勤供应问题，一面请大家考虑下一步行动的意见。会上，彭德怀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毛泽东说：“朝鲜战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帝国主义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要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这对促进美帝国主义撤兵会更有力量。”

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对时局的看法，对大家启发很大。同志们一致认为我军虽然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敌人主力并未被我歼灭。要最后打败敌人，还须作艰苦的努力。下一步怎么打？何时发动第三次战役？根据敌人在三八线预先有准备，我军连续作战，急需休整补充等实际情况，大家的想法是第三次战役放在明年春季为宜。

彭德怀司令员仔细倾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有时站起来走几步，很少插话。最后他表示，根据敌情我情，第三战役可考虑放在明年二三月间。他说：敌人部署在第一线的兵力有 13 个师，共 20 多万人。我第一线兵力，加上朝鲜人民军也只不过 30 万人，又接连经过两次战役，相当疲劳，急需休整补充。他对后勤供应很关心，也很担心，讲得也很具体。他说：“西线兵站掌握之能用汽车不过 300 辆，运输线较第一、二次战役时延长将及两倍，各军的大衣多数未运来，第四十二军棉鞋亦未运到，甚至有部分战士打赤脚，还有的棉衣、棉被被敌机投燃烧物烧掉不少，油、盐、粮、菜运不到或很不及时，部队病员增加。总之，运输较前不是改善，而是更加恶劣，越前进，此种情况越增加。著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

根据中央的指示，彭德怀于 12 月 7 日与金日成首相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朝联军司令部的组成事宜以及部队就地筹粮办法及地点、数量进行了协商。在会谈中，彭德怀感到金日成首相迫切希望向南追击，尽快打过三八线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无疑金日成的想法是对的，何况毛泽东主席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部队的困难太大了，后勤补给跟不上，光是筹粮一项就需时间，部队的减员也急需补充；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硬打，搞不好会损伤我军元气。彭德怀思虑良久，决定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供中央参考。于是，在与金日成会谈后的第二天，给毛主席发了如下的电报：

毛主席并高岗同志：

下一战役十六、十七号开进完毕，十八、十九号可开始攻击，估计月底可结束。如能歼灭伪一、六两师、美二十四师、骑一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我即将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

如上述敌人不能消灭，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即能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过远南进。因过远南进驱退敌人到大丘、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彭德怀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八日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主席没有立即批复。过了两天，发来一份情况通报，电文如下：

彭高宋：

（一）密息，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及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合国及美国的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及士气的极端低落，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斯已将上述情况及其意见向美国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中证明，他已给予麦克阿瑟以适当的

---

彭高宋，即彭德怀、高岗、宋时轮。

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看来，汉城正在准备撤退。上述情况是否正确，大概不要很久就可证明，至迟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况不要下达。

（二）麦克阿瑟已集中大批船只及舰队于咸兴以南的兴南港，并公开宣布第十兵团（阿尔蒙德少将所部）就要从该港撤退。元山之敌昨 10 日业已从海上撤退。据合众社 10 日电称，陆战师等部被围军队，昨 10 日有 200 余辆卡车由陆一师长史密斯少将率领，冲出包围，进抵兴南港。似此，黄草岭地区被围之敌各部现已没有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官长了。许多通讯报道。中国军队打得极为英勇，美军处境很惨，损失很大。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十时上述通报说明，情况发生变化。彭德怀意识到自己定的部队冬季整训计划无法实现，应乘胜前进。他下定决心，令部队放弃冬季休整，克服连续作战的疲劳以及兵员、供应不足等许多困难，于 12 月 12 日夜开始，主力由安州、博川、价川、顺川等地向三八线开进。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批复他八日的电报呢？是还在考虑，或有其他打算？正在疑虑之间，电报来了。

彭，并告高：

12 月 8 日 18 时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三）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九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部目前即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电示，志愿军司令部赶制了新的作战计划，限令各休整部队于 12 月 12 日开始向三八线开进。彭德怀在批发这个决定时，特地用红墨水写上“柴军武转金日成同志”。

12 月中旬，志愿军六个军和人民军三个军团组成的中朝人民反攻大军，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疾进。步兵、炮兵、运输队、担架队……滚滚人流，挤满了大路小道，拥向无数个江河渡口。

志愿军南下路上，得到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在寒风刺骨的黑夜里，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身着单薄的衣裳，手挥铁镐，肩拾土筐，在绵亘的公路线上，在江河渡口处，抬土搬石，填补凹凸不平的道路，保证部队迅速通过。部队宿营时，沿途群众尽量把炕烧得暖暖的。有的部队在山洞里宿营，当地群众得知后，便设法找铺草，主动给部队铺好。

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热爱朝鲜人民，热爱朝鲜一草

一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深感动了朝鲜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寒冷的深夜，部队走进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群众全部到大山沟里躲飞机去了。部队又冻又累，但他们不顾疲乏和严寒，给群众挑水扫院，然后便在群众的茅檐下宿营。群众从山沟里回来，看到部队在露天睡觉，大为感动。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颤微微地说：“你们这是从哪里来的好队伍呀？”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政治思想动员，全军战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向南方挺进。一场新的战役就要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一章 沃克将军身亡

仓皇败退灾难多，沃克将军遭车祸；  
一命呜呼归黄泉，有人哭泣有人歌。

美军和李承晚的军队，在东西两线遭志愿军和人民军沉重打击后，于12月3日向三八线实行总退却。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

美军吃了亏，开始以飞机掩护坦克断后，乘着汽车往后退。东线这边地处寒带，又是大山，美军的机械化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一见我们大部队上去了，美军就往后撤。他们适合在平原作战。退到咸兴，他们就不退了，因为过了咸兴就是一片平原。这时，我军也很困难，东线的大山，别说大炮上不去，迫击炮要扛过去也很费劲。打仗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另外，敌军退到兴南港以后，军舰的火力也可以支援了。他们用海陆空火力构成了一道严密的火网，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就令第九兵团停止追击，就地监视敌人。

说实话，当时志愿军总部还弄不清敌人为什么撤得这么快和要撤到哪里去，所以也不想深入太远，彭总和邓华他们研究后，当即决定，西线各军停止追击，迅速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同时命第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四十二军各抽一个师分别向肃川、顺川、成川方向继续尾随敌人，并摸清敌人动向。

毛泽东主席在12月2日曾经说，如果敌人固守平壤，就准备打平壤。可是敌人根本就守不住平壤，一下子撤到了三八线。

12月5日，第二次战役在西线基本结束。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12月12日，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开始向三八线推进。

12月16日，西线敌人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

12月23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由此可见，敌人的败逃是何等的狼狈和混乱！

沃尔顿·沃克，在美国陆军中素有最优秀将军之一的盛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师长、军长，以凶猛强悍出名。他除了佩戴一支0.45口径自动枪外，还携带一支连发手枪，坐着吉普车在战场上到处奔走。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曾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乔治·巴顿将军常称他为“我那个最棒的杂种小子”。但是，这样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却死在被人诅咒的侵略朝鲜的战场上。他的死是可悲的。

敌军遭我第二次战役的沉重打击，溃退到三八线以南后，内部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沃克将军之死，更加剧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美国舆论界把这次失败称之为“一场噩梦”、“悲剧”，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败绩”。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就其失败的责任，互相攻讦。有的主张撤麦克阿瑟的职；有的主张撤换国务卿艾奇逊，“彻底打扫国务院”；有的议员还建议国会罢免总统杜鲁门。美国统治集团的内讧，在12月20日美国共和党首脑、前总统胡佛所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得到了最尖锐的反映。

胡佛认定杜鲁门政府不但在朝鲜的侵略战争已经彻底失败，而且在西欧的侵略计划也必然彻底失败。胡佛指出：由于美国军备扩张的结果，美国经济已遭遇到很大的危险。胡佛认为“苏联和中国在欧亚大陆上都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国家”。他由此提出了与杜鲁门、杜勒斯、马歇尔集团不同的侵略计划，即美国应当放弃朝鲜和西欧大陆，而以日本、台湾、菲律宾为美国的西

方“边界”，以英国为美国的东方“边界”。

胡佛当然不是什么“保守主义者”，他只是主张美国应当比现在稍微缩短一下侵略的战线，这个缩短也只是从朝鲜缩到台湾，从法国缩到英国。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他表示自己要比所谓“联合国”激烈得多。但是他的演说令人注意的地方并不是这些，而是他向全世界承认了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美国的现行侵略政策已经一败涂地，再也不能照旧继续下去了；美帝国主义的内部战线和北大西洋战线，已经再也不能维持表面上的一致了。

由于胡佛的演说，美国统治阶级间的混乱和争吵更加尖锐了。杜鲁门政府，从来是以“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相标榜的。侵朝战争的失败，以及在五届联大外交战线上的失败，使美国统治阶级间在如何进行侵略的方法上，发生了日益明显的分歧。

杜鲁门曾企图掩盖这种分歧的局面，以稳定自己的人心。

12月19日，杜鲁门刚宣布“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统治阶级领导集团中“并没有提出异议”，然而，就在第二天，胡佛的“异议”就出来了。而且胡佛的演说，不光是胡佛的个人意见，美国国会中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和许多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的报纸都站在胡佛一边。有些人反对胡佛的政策，认为这等于“放弃”欧洲和亚洲大陆，无异于承认美国的失败。另一些人则说：“如果国会支持这个方案，不但可以节省百十亿美元，而且可以拯救在杜鲁门—艾奇逊—艾森豪威尔方案下注定要遭受无益牺牲的100万美国男儿的生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为了给自己反动透顶的外交政策辩护，防止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分裂，杜鲁门在12月19日的声明中，十分强调艾奇逊外交政策的反动本质，以争取美国统治阶级的合作。他说：“如果共产主义统治了全世界，”“艾奇逊纵然不是第一个被枪毙的人，也必然是第一批里面的一个。”（美国新闻处华盛顿12月19日电）但是，杜鲁门的声明，并没有阻止与艾奇逊同样反动的胡佛的“异议”。在胡佛演说后的第二天，杜鲁门虽然竭力呼吁美国统治阶级的“团结”，而实际上，混乱与争吵是进一步发展了。

胡佛的演说，不仅使美国统治阶级“大吃一惊”（合众社），在本来就离心离德的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的各国中，引起了更大的沮丧。对于美国的仆从国家，胡佛在痛斥它们在朝鲜作战不努力，以及在西欧备战也不努力之后，完全摆出“主人”的身份，表示有权任意支配它们的命运，所谓“大英帝国”，就已被胡佛划为美国大西洋的“边疆”！毫无疑问，这将大大增加美帝国主义与其西欧盟国原有的矛盾。而所谓艾森豪威尔的“西欧联军”的组织，也必将遇到更多的困难。

美国政府为了挽回败局，曾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一伙认为，现实的危险在亚洲，主张增加朝鲜战争的军事力量，甚至把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去，包括空袭中国本土上的军工业企业及其设施，封锁中国海岸，让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并对大陆进行牵制性的进攻。蒋介石对此很积极，并多次企图出兵参战。

另一些人则对上述主张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能因为朝鲜战争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主张放弃朝鲜，把力量集中在欧洲。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等国赞成这种意见。他们害怕美国把力量陷入朝鲜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力量，更害怕扩大战争范围，妨碍自身利益。他们主张在三八线停下来，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

当杜鲁门总统声明在朝鲜战争中“不排除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时，西欧各国朝野大为震惊，英国首相艾德礼不得不于12月4日专门跑到华盛顿去找杜鲁门，协商两国侵朝政策。杜鲁门在会谈中重申坚持侵略战争，又不得不假意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从此，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放风，说要进行停战谈判了，一场假停战、真备战的闹剧就这样开场了。

1950年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然后谈印度等13个国家提出的朝鲜停战方案，潘尼迦解释说：印度的基本建议是，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先在三八线停战，以便进行协商。他又强调说：这是非欧美国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不能误认为是支持美国的。因此，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对于这个提案，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客观上为美国寻求喘息时机，利于他们准备好了再打，它的要害是“先停”后谈。这个亏我们是吃够了的。

1946年马歇尔在中国耍的那一套鬼把戏，宣布停战令，然后帮助国民党运兵，妄图消灭中国人民力量的诡计，中国人民还记忆犹新。为此，周恩来总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约见印度大使馆参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

- 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对朝鲜的侵略？
- 为什么13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 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
- 为什么13国中还有菲律宾（当时菲律宾是向朝鲜出兵的美国盟国之一）？

在此之后，周恩来于12月11日会见了印度潘尼迦大使，他非常诚恳地向大使指出，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美国或联合国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表示。不仅如此，联合国正讨论“六国提案”，企图以指责中国志愿部队的正义行动来阻止朝鲜问题的解决。周恩来还强调指出，菲律宾不仅在联合国通过侵朝决议时追随美国，更以其军队跟随美国进行了武装侵略；现在菲律宾也参加提案国主张先行停战，他的真实意图就非常清楚了，周恩来最后提出，朝鲜问题和东方的和平问题是分不开的。

在周恩来总理接见潘尼迦大使三天以后，12月14日，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以51票的多数，通过了印度等13国关于在朝鲜所谓停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以“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的基础”。

美国在鼓吹假停战的同时，却在加紧备战。就在杜鲁门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的第二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各地总司令下达指示：“加紧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态势。”12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将美国保持18个地面作战师的计划，由1954年6月提前到1952年6月完成。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

本来，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前后，毛泽东主席就认为战争可能拖长，至少再准备打它一年，如果敌人要求停战，它必须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至于我军要不要过三八线的问题，当时还正在进行研究。彭德怀对此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从军事上看，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

中，正面狭小，纵深加强，对其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敌人放弃朝鲜，对其阵营不利，它的盟国也不要它这样做，就是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它还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全部撤出朝鲜。我们方面呢，除了运输困难、气候寒冷和部队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坚战需要进行临战训练。所以他建议第三次战役“暂不过三八线”，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现在，13国提案提了出来，客观上适应了杜鲁门政府限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的企图。

其实，美国对于13国提案也不完全满意。经积极活动，将该案一分为二。第一案由13国提出，要求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第二案菲律宾退出，由12国提出，即召开国际会议商谈停战，划分非军事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问题。

12月4日，五届联大以51票的多数通过了第一案，而将第二案无限期搁置，为美国争取喘息时间准备再打立下了法律根据。

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发表声明，揭露所谓在朝鲜停战的建议，实质上“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的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声明指出：“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和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三人小组一就地停战一和平谈判一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因为在1946年马歇尔将军曾经帮助蒋介石如此反复地进行了一年之久，最后始宣布失败而去。中国人民在1946年既受过教训，又得到胜利，难道今天还会钻上这个圈套么？不会的，马歇尔将军的故技在联合国是不能重演的了。”

为了使马歇尔的故技不能重演，只能克服一切困难，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将军对战局虽有所考虑，但决心贯彻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12月19日深夜，彭德怀亲自起草了给毛主席的陈述他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

毛主席：

……两次大胜后，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速胜盲目乐观情绪也在各方面高涨。苏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种意见，不仅是苏使意见而且是朝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还有26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现在十三兵团使用上不要太伤害元气。目前虽未到顶点，但疲劳（两个月不能安全休息）、物资不能及时补给、气候寒冷，是值得严重注意的。现在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三八线原有相当永久工事），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给你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13日复电后现已指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

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

彭德怀

十二月十九日

两天后，12月21日，毛泽东即复电彭德怀，同意其作战部署及方针，并强调指出：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说服。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心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对战局的分析及兵力的部署，又向彭德怀等人发了如下的电报：

彭、朴 并告金日成同志及高岗同志：

……现在的形势和11月间的形势相比已经改变了。11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之间构筑防线，是有益于我军各个歼击的。美军主力守汉城区域，其一部守浦项釜山区域，在这两者中间，直至春川江陵之线则是伪军九个师。这样，就使我军能够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七度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丘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二、五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此点要使朝中两国各主要干部充分明了。

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

战役方针既定，立即分头行动，开始了临战前准备。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部署，南下六个军于12月27日秘密占领了战役进攻准备位置，开始了临战前的侦察和强渡江河、突破作战的各项准备。

在南下途中，战士们目睹了敌人的残暴罪行，极为悲愤。我志愿军某部一个炮兵连，深夜到达一个名叫彭湖里的山村。为了解情况，指导员张忠带着通信员，走向坐落在山坡上的一户人家。跨进院内，听不见犬吠鸡鸣，只见三间相互贯通的房子门窗洞开。张忠打开手电，发现炕上躺着三个血淋淋的女尸，下身赤裸，乳房被刺刀戳得血肉模糊。炕下又是一具死尸。张忠转身奔向东套间，只见炕上衣被乱七八糟，唯有一个竖立的旧大衣橱微微颤动。张忠打开柜门一看，里面蹲着一个10多岁的男孩，吓得浑身发抖。张忠对孩子说：“不要怕，我们是志愿军，是来为你们报仇的！”

孩子抽泣着说，他叫章德容，炕上的三具女尸是他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嫂

---

朴，指朴一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子，堂屋内炕下的死者是他的母亲。孩子又拉着张忠他们到屋外一个草堆旁，他的父亲躺在那儿被砍下了头。凶恶的敌人杀了他一家五口人。孩子哭泣着要求志愿军为他们报仇。

沿途所见，到处是敌人的血腥暴行，到处是人民群众的血泪控诉。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听到了受苦受难的朝鲜人民的血泪控诉，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从而加快了向南挺进的步伐。

就在志愿军向南挺进、第三次战役开始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接替已故沃克将军的职务，担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欲知李奇微其人，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二章 李奇微其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氏将军心计多；

雷厉风行重实践，运筹谋划事多磨。

当马修·李奇微将军获悉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的死讯时，简直目瞪口呆，甚至好半天不知该说什么。

随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电话通知李奇微：“沃克是在败退时一次意外的车祸事故中遇难身亡的。根据麦克阿瑟将军和陆军部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应该由你来接替沃克将军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我怎么回事一点也不知道此事？”李奇微惊愕之余，问柯林斯。

“我想您现在知道也不晚。”柯林斯说，“前方军情紧急，您需马上准备，尽快赴任。”

李奇微在五角大楼听取了一系列匆匆忙忙的情况介绍之后，得知当晚他就要动身去亚洲。他原希望在家中过圣诞节，但是要拖延两天是不行的。他不忍心把这消息告诉妻子，就请好友海斯利普将军替他打了个电话。

据美国陆军部材料介绍，这一年12月，马修·李奇微55岁。他相貌堂堂，严峻简朴，在美国陆军中已度过了大半生。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是美国正规陆军一位炮兵上校之子。在西点军校1917级中，他当过橄榄球队领队，并在冰球队里打球。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就是派他奔赴朝鲜的劳顿·柯林斯将军，另一位同班同学是马克·克拉克将军，后来在朝鲜接替了他的职务。

李奇微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机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美国一支部队里曾在中国、尼加拉瓜和菲律宾服过役。1942年，他被选任第八十二师师长，后来这支部队改编为空降师，成为美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

1944年他率领这支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然后又指挥一个军向法国、德国进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过积极的贡献，成为美国著名的将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李奇微成了一名军事外交家。五角大楼先是委派他在联合国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然后出任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主席，后来任加勒比地区司令官。1949年，他被召回五角大楼任陆军副参谋长。不久，李奇微就在陆军系统中被公认为未来的参谋长。

李奇微虽然被公认为是一位具有“坚强意志和指挥才能”的军官，但他对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这天黑夜，他没有带家属，也没有带随员，独自一人在一架军用飞机上颠簸了一夜。飞机在太平洋的无边夜暗中穿云破雾，李奇微思绪万千，心中不时掠过一阵阵懊恼的阴云。明天，他就去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报到了。麦克阿瑟会对自己说些什么？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李奇微就认识了麦克阿瑟。当时李奇微在西点军校担任体育教官，而麦克阿瑟正在那里当校长。李奇微对这位老上司既怀敬意，又有保留。他深知麦克阿瑟的弱点和把那种子虚乌有之事归功于己的癖好，他喜欢夸大其词，自吹自擂。因此，他总不讨部下的好感。他那自以为是的傲慢作风又总使上级讨厌。

李奇微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麦克阿瑟好出风头，这就驱使他在每次有他的地面部队参加的登陆行动和发起主要攻势时，都愿意在大庭广众之

前，摆出一副真正的现场指挥官的架势。他有意培养清高孤傲之情，仿佛这是天才的特征，直至它变成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使他失去了一名司令官从他的部属那里需要得到的批评意见和中肯评价。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有时使他不顾浅显的逻辑而坚持一意孤行。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使他产生一种一贯正确的预感，并最终导致他走向抗命不从。”

但是，尽管如此，李奇微对他这位老上司还是一直怀有敬佩之情的。他认为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军事素养以及他的很深的资历，在美国陆军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给李奇微印象最深的是，在仁川登陆作战之前，白宫曾派身为陆军副参谋长的他，随同杜鲁门总统的特别代表哈里曼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在那次东京之行时，李奇微与哈里曼一样，亲身感受了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和博大的胸怀。正因为这样，哈里曼和李奇微打消了种种顾虑，全力支持了麦克阿瑟制订的仁川登陆计划，并把他视为“国宝”加以器重。

仁川登陆使麦克阿瑟得到了“辉煌胜利”，受到特别的殊荣，从而使这位五星上将的威望达到顶峰。但自此以后，麦克阿瑟骄傲自满，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结果使他招致了“圣诞节攻势”的惨重的失败，威信一落千丈。如今，李奇微所最关心的是：麦克阿瑟对朝鲜战局的看法，如何扭转败局？以及他是否能给战地指挥以自主权？

在李奇微到达东京的第二天，1950年12月26日上午9时30分，麦克阿瑟在东京“第一大厦”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这次会见纯粹是工作性质的，整个谈话非常平淡。不过，使李奇微感到惊异的是，麦克阿瑟依然是那副“坚定而充满信心”的样子，似乎一切仍然不在话下。他在和李奇微寒暄过几分钟后，就一面吸着烟斗，一面神气十足地开始了他对这位老部下的“训话”。

“马特，我想你一定明白，我们在朝鲜遇到的是什么？是战争！战争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当然是胜利！不用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说到这里，麦克阿瑟看了看边听边点头的李奇微，提高嗓门说：“可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在战场上无所事事，而听任一些政客在外交途径上寻求出路，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谁都知道，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麦克阿瑟咆哮道，“如果让福摩萨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大陆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们在朝鲜的压力。我曾多次就此向华盛顿提出过建议，但是，他们都不予采纳！”

“好了，马特，我们不谈这些了，还是谈谈你去朝鲜的事情吧。”麦克阿瑟稍微停了片刻，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他的烟斗，潇洒地喷吐着烟雾，开始了他的“授命”：“我想你最好立刻去第八集团军。你们的任务是，依托自己的力量坚守住最前方的阵地。要想法守住汉城，并尽量长久地坚守它，这主要是出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当然，如果汉城变成了避难所，那也就无坚守的必要了。”

“我还应该告诉你，目前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部队对朝鲜的严寒预防不够，冻伤很多。空军更是一群饭桶！他们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的补给品。这些都需要亟待解决。”

“总之，朝鲜的事情很多，很棘手，这是一副难担的重担子……”麦克阿瑟看了一下表，哀叹了一声说，“好了，马特，我不用多说，你去了以后

先多看一看，可以得出你自己的结论。你应该自己作出判断，不可能事事依靠东京指示。当然，我一定支持你，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团由咸兴撤出，将由釜山登陆，之后编入第八集团军，由你统一指挥。要知道，对于你的前任——沃克将军，我可从未授予这种权利。”

“谢谢总司令对我的信任，今天下午我就飞到朝鲜去。临行前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示将军，不知是否可以。”

“当然，我应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特别是有关作战方面的，请你提吧！”

“将军，假设发生苏联军队参战的情况，那么，您会命令第八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

“嗯，我想这不大可能。”麦克阿瑟沉吟道，“如果发生那种情况，我将命令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

“如果中共军队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是否有背叛我们的危险？”

“会有这种危险的。不过，马特，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

“还有，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您是否给予我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决定权？”

“马特，第八集团军是属于你的，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麦克阿瑟稍微思索了一下又说，“不过，我得提醒你，千万不能小看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渗透，习惯于夜间运动和作战，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稍一不慎，就会铸成大错。”

就在这次会见后的当天下午，李奇微告别了他的老上司，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南朝鲜了。现在麦克阿瑟把朝鲜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奇微，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给他出了个大难题。面对着“中共军队的猛烈进攻”，他是否能改变战场的局面，心里是一点底数也没有的。

与第八集团军指挥官易人同时发生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长期以来想把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综合起来的企图已告结束。整个12月份，五角大楼的数十份简报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军方的看法，即如布雷德利将军所说的：“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12月份的一系列会晤，在12月26日晚上开始出现高潮。杜鲁门总统把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布雷德利将军召到布莱尔大厦，用总统的话来说，就是讨论“我们能否在那里（朝鲜）坚守住我们的阵地；如果守不住则应该怎么办”。据艾奇逊说，在他所所谓的“大目标上意见是一致的，即尽我们所能保持住局面”。“挫折并不等于有理由撤退。我们应当考验一下共产党人，看看他们是否拥有人们所认为的巨大实力。”

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经杜鲁门批准，产生了一个包含着“许多模棱两可”内容的文件。这就扰乱了早先给麦克阿瑟下达命令的意图，尽管授权他撤军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以致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把它称作是一份“一切全完蛋”的电报。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根据所有可能的估计，中共显然有能力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如果他们愿意使用这种能力的话。此种能力的实施可通过以下方式加以防止：即要使他们的努力变得如此代价高昂而终将放弃……或投入大量美国增援力量……此举将严重危及其他承诺，包括日本的安全。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获得对朝鲜的大量增兵是不现实的。我们深信朝鲜并非是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之地。我们深信不应甘冒日益增加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将我们现存可用的

地面部队投入在朝鲜同中共对抗的行动中去。然而，在朝鲜的某些阵地上成功地抵抗中共—北朝鲜的进攻，以及使中共的军事与政治威望扫地殆尽，对于我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如果此举之实现不招致严重损失的话。

“你们所得到的基本指令即向大韩民国提供诸如在必要时击退武装进攻和在该地区重建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类援助，现将根据目前形势而需加以修改。

“如你们(12月7日电报中)所概述，你们正奉命在各阵地上进行防卫，给在朝鲜的敌对势力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这是在服从确保你们部队安全这一首要考虑的情况下进行的。应继续进行各种努力来动员朝鲜为持续抵抗作出最大贡献，这种努力包括常规的、非常规的手段。

“鉴于事态发展有可能迫使我们撤出朝鲜，因此事先决定我们有秩序地撤离的最后合理时机是很重要的，在考虑到对日本的威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在我们看来，如你们将被迫退至锦江附近的阵地及其以东一线，而且如果此后你们阵地前的中共大军明显有能力迫使我们撤出朝鲜，在这些条件下则将有必要命令你们开始撤至日本。

“要求你们就上述条件发表意见，以作出开始撤退的决定，尤其考虑到你们继续执行防卫日本的首要使命，此使命惟赖于第八集团军去完成。”

麦克阿瑟看了这一电报感慨颇多。他认为，这份电报暗示着在朝鲜“决胜的意志”已化为泡影。杜鲁门要解放和统一这块土地的决心，现在已差不多蜕化成了失败主义。华盛顿的计划并不是通向反攻的途径，而是通向溃逃的最佳路线。麦克阿瑟说：“在朝鲜战败的想法从来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列。”要不是外交官们强行施加的人为限制，他可以不仅是“拯救朝鲜”，而且可以“给赤色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以致可以为今后几代人拔除这个对亚洲和平的进一步威胁”。

为了进行争辩，麦克阿瑟以“滴水穿石”的固执性，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力陈四项先前已遭否定但他仍坚持政府应当接受的行动。他在电报中写道：如果政府愿意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的话，政府应当接受的行动是：封锁中国海岸；以海空轰炸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能力；用国民党军队增援联合国军；允许台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牵制性行动。麦克阿瑟认为，这些行动“可以严重削弱和大大抵消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这样就可使亚洲免遭吞噬，否则就要面临这一吞噬”。

然而，不管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电报来往如何频繁，也不管麦克阿瑟增兵要权的请求成败与否，“联合国军”的存亡成了马修·李奇微将军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了。如果他们尚能守住一条战线，制止中朝军队的进攻，并重创他们，那么杜鲁门、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或许还能控制这场战争。倘不能，“联合国军”将要被赶出朝鲜。因此，李奇微一抵达朝鲜，就恪尽职责，力求守住一条战线，把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爆发的政治军事纷争一概抛在脑后。

李奇微是抱着“重整第八集团军”的雄心壮志来的，但在他到达朝鲜的当天晚上，在该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用餐时，就给了他一个严重刺激。这里餐桌上铺的台布和盛食物的餐具让他大吃一惊：堂堂的第八集团军后方指挥所司令官的餐桌上，居然铺了一条肮脏的床单作为台布，而盛饭的餐具则是最便宜的瓦罐。李奇微立刻想到，在这个世界各地重要人物经常光临参观的地方，出现了这种床单和瓦罐，这意味着第八集团军在这次作战中完全丧失

了荣誉感；在这种将就凑合的现象后面，掩藏着官兵低沉的情绪，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李奇微当即发怒了，喝令勤务兵找人来，将那有碍观瞻的床单换成合用的台布，把那廉价的瓦罐换成了像样的瓷器，并以加强军容军纪作为重建第八集团军的起点。

李奇微来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不久，中国志愿军就发动了对第八集团军前沿阵地的攻击，好像是对这位新司令官的欢迎。中朝军队沿着朝鲜西部漫长的战线，把一连串的进攻又一次集中在南朝鲜的伪军身上，使得李承晚的前沿部队在战斗最初的几个小时就溃不成军。

李奇微冒着炮火，察看了前线的实际情况，火速下令：如果你们不得不后退，那就后退，但是“要使中国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代价”。不久，他就意识到第八集团军不能再坚守下去。于是他下令退却，尽管后退意味着汉城再次丢失。至1月4日，第八集团军已经被迫向南后退了约35英里，至锦江一线。此时，志愿军的给养已告罄，暂时停止了前进。从战术上说，李奇微并不认为这次后退是一大失利。获得的一个好处是第八集团军现在占有了一条横贯朝鲜腰部的战线——由平泽往东、经原州至东海岸的三涉。这是李奇微“可以赖以立足和作战的战线”。

几个星期前，当李奇微还在华盛顿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把锦江一线称作“最后一道堑壕”，并说，如果“联合国军”竟至被迫向南退到如此之远，那么就必须考虑撤离朝鲜的问题。然而，李奇微根本不考虑撤退。他曾告知华盛顿，他将需要时间来重建第八集团军；而现在，他告诉华盛顿，他的司令部已驻扎在一条随时可以机动行动的战线上。

来朝鲜不久，李奇微就确立了他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说：“地盘的得失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最终决定胜利的关键之关键。”

李奇微来司令部几天后，即意识到第八集团军在过去几周的磨难中，在肉体上和心理上受到了多么沉重的损害。在对前线巡视当中，李奇微沿途见了许多士兵，交谈当中，几乎所有的士兵都表现出对指挥官丧失了信心。他们不清楚自己到朝鲜来干什么，总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而军官们也比士兵强不了多少。李奇微遇到的所有师长、军长，全都对他提出的向中共军队发起反攻的计划大摇其头，认为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总之，无论从士兵还是从军官身上，他看到的都是一支丧失信心的、瞻前顾后的从伍。这样的队伍又怎么能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进攻计划呢？

李奇微在写给他的好朋友、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的一封私人信中说：“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将临、动荡不定的气氛，一种惊恐未定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业已丧失信心。从他们眼神、步态都可看出这一点。从他们长官的脸色——从军士直至最上层军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反应迟钝，不愿交谈。我必须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他们完全缺乏那种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那种警觉性和进取精神。”

美国随军记者戈登说：“李奇微以最纯粹的老陆军的方式，用踢人屁股的办法来使他的司令部改弦更张。”在一次战斗中，李奇微截停了由南朝鲜六辆卡车组成的一支正在后退的车队，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命令他们返回前线。这一命令是在由李奇微带到现场的一名宪兵的卡宾枪下得到执行的。从12月27日起，他在战场上呆了三天，从士兵到将军都进行了交谈。他号

召大家振作精神，克服失败主义情绪。

经过一周来的视察和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李奇微认为，第八集团军并没有什么“不治之症”，主要是精神不振，怕苦、怕累、怕死，让中国志愿军的“勇猛冲杀”和出其不意的夜战吓怕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军官做起。只有勇敢的军官才能带出不怕死的士兵。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李奇微对下属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

“你们大家听着，美国步兵的老祖宗要是知道第八集团军现在这副样子，准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儿！”李奇微讲到这里，会场气氛十分紧张，没有人走动，更没有人在场内私语。这位新来的司令官向会场扫视了一下又说：“你们再看看中共军队，他们总是在夜间行军，他们习惯过清苦生活，甚至吃的是生玉米粒和煮黄豆，这对你们来说，简直是饲料，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他们能用牛车、骡马和驴子来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用人力肩扛背驮。可是我们呢？我们的军队离了公路就打不了仗，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去熟悉地形和利用地形，不愿离开汽车，结果连汽车带人一块儿完蛋！”

“我要你们记住，你们是步兵！你们必须学会走路！要知道中共军队并不是什么天兵天将，他们也是人，靠的是两条腿和步兵武器作战。他们的坦克和大炮数量少得可怜。他们没有制空权，他们的粮食和弹药供给几乎都是靠人力和畜力运送的，这必然会影响他们连续作战的能力。由此看来，第八集团军不能采取一味退却的战术，而是应代之以进攻。一旦实力允许，就应该使第八集团军转入攻势。当然，这种攻势必须协调一致，不能重复分兵冒进的错误。”

“打仗除了靠武器外，还必须靠一种精神。”李奇微说，“这种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死、顽强战斗的精神。最近几个月敌我在朝鲜战场的较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我方装备虽好，但节节失利；敌人装备很差，但却连占上风，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要大家必须克服失败主义情绪，必须重振军威，要记住美国陆军的格言：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为了恢复第八集团军的荣誉，我要求全军军官必须以身作则。”李奇微说，“在战斗时刻，我希望师指挥官们和他们的先头营在一起，我还希望军指挥官们和战斗最激烈的团在一起。如果你们有文字工作要做，可以晚上再做。在白天，枪炮大作之处，才是你们应去的地方。”

李奇微希望“最严厉地惩罚和最大限度地迟滞共产党的进攻”。在陆战一师军官的一次汇报会上，他要求他们的部队“把赤色中国血洗成白色”。在1月5日的一次参谋会议上，也就是在李奇微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八天以后，他发布了一道总命令：“寻求各种时机严惩中国人，寻找伏击中国人的机会，并将强大的部队埋伏在侧翼，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将其歼灭。”他命令参谋军官们每隔几天就要深入战地。“任何想象都不能代替实地考察行动。”李奇微说，“部队的使命不是去作出牺牲，而是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算是最好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李奇微坚持要参谋军官和指挥官们“走出去，挪动他们的屁股，去视察战地部队，不要只是在后方总部舒适安逸的办公桌上办公”。他说：“我不希望任何指挥官接到行动的电报后还坐在那里，抽着香烟思考，也许还踱上几步。我希望他拿起电话，或者拿起帽子，去执行要求他完成的任务。”

“但是，要使一支元气大伤的军队恢复元气并非易事。”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说，“在敌人进攻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我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

当晚，我又亲自重复这些指示。第二天白天，在我的坚持下，两个团作出了努力。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努力仍是不够的。我一再指示两个团的指挥官，在指挥他们的退缩时，使主力部队部署得可在每个白天用装甲小队和步兵小队发起有力的反攻，在天色傍晚时，则视需要撤回这些部队。但这些命令同样没有执行。”

李奇微告诉柯林斯，他准备“毫不留情地对待我们的将级军官，如果他们不称职的话”。接着他很快就解除了几位将军的指挥权，这对于职业军人来说，等于是宣判了职业死刑。首当其冲者是罗伯特·麦克卢尔少将，他指挥陆军第二师才一月有余。麦克卢尔是在中国志愿军第一次攻势之后不久继任这个师的指挥权的。在这次攻势期间，即11月27日至12月2日，该师伤亡了近3000人，包括大多数排长、连长和营长。

12月6日，麦克卢尔接管该师并用了一个月时间进行重建工作，直至志愿军发起除夕攻势之时，这一工作仍在进行。

当时第二师负责坚守朝鲜中部汉江以南的重镇原州。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麦克卢尔将军不经军长阿尔蒙德的批准就擅自撤退了。当战斗激烈进行时，没有一个营部参谋人员呆在前进指挥所里，炮火极少命中目标，部队纪律松散，相互协作也不好，进攻的步兵连和炮火支援之间毫无配合。就这样，麦克卢尔作为第八集团军将军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根据李奇微的撤职指示，阿尔蒙德军长于1月9日再访第二师防区。他想要的是关于麦克卢尔失职的证据。阿尔蒙德无须费心寻找。他发现大炮散放在防区后部各处，对蓄意破坏者也毫无防备。师的炮兵军官不在前线，他的36门榴弹炮竟有半数未用。“在我视察前沿阵地时，”阿尔蒙德报告说，“一个炮兵连打了两发炮弹均未命中，打到了右翼突击营的中心。这对于投入战斗行动的部队来说，真是再沮丧不过的事件。”他致函李奇微说，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为何不能以全盛的士气去阻滞和摧毁敌军，而且也说明指挥师一级行动时的漫不经心”。

四天之后，阿尔蒙德将军再次视察第二师防区，情况较前一点也没有改善。这一次他发现士兵们没有手套、睡袋、风雪衣或大衣，散兵坑和火力点构筑十分糟糕。尽管下了直接的命令，该师未能用炮火摧毁邻近的敌人的一个阵地。阿尔蒙德在一个观察哨中呼唤炮火袭击一个目标。过了12分钟第一排炮弹才打来。“太慢了！”他说。阿尔蒙德还发现，士兵们的反坦克火箭筒从未开过火。

第二天，李奇微将麦克卢尔将军解职，并给予一个暗含讥讽的评语。这评语听起来与其说是一个介绍，倒不如说更像是对此人的一个警告：“我相信，麦克卢尔将军成就卓著的漫长记录将证明这一设想，即他在其他一些职务上必将前程无量。”

就这样，继麦克卢尔之后，李奇微接连撤掉了四位将军，他们是第七师的戴维·巴尔、第二十四师的约翰·丘奇、第一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和第二十五师的威廉·基恩，接替他们的都是一批“年轻有为”的而又愿意跟着李奇微打仗卖命的少将。

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尖刻地把美国部队在战场上的毅力同共产党的部队作了比较。他说：“除非你亲自从吉普车上而不是从空中看到了这种地形，你很难想象行动的困难。但是人家那边能克服困难，他们好像从不可缺少弹药，尽管这在他们的后勤线上是最沉重的物资；当然他们使用了强壮的

劳力和各种运输土办法：牛、骆驼、骡马和两轮大车。”李奇微还建议总参谋部，要加强对士兵和军官的精神训练和体力训练。

为了给下级树立榜样，每逢打仗，李奇微总是“身先士卒”。他和他的飞机驾驶员迈克·林奇上尉飞遍了整个战线。他们的L—17联络飞机在稻田田埂顶上的路面上降落，或是俯冲飞进小镇在平坦的街道上着陆。“李奇微将军在与战斗相关的地方，就像是一只呆在发烫的铁皮屋顶上的猫。”林奇叙述说，“他想身临其境。”

林奇是一个胆大勇猛的飞行员，他能把李奇微送到将军想去的地方。他早就知道如何在余暇时去侦察那些偏僻的着陆场地以备在紧急情况中使用。他在汉江附近找到一个小镇子。一条相当宽的道路穿过该镇，直至一处T字形的交叉路口而终止。林奇安然降落。他递给李奇微一支卡宾枪。他们步行穿过镇子，检查桥梁上有没有炸药和地雷。然后，第一骑兵师的先头部队在查利·帕尔默的率领下蜂拥开进镇子，指战员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

虽然李奇微总是千方百计地重建第八集团军，妄图重振军威，但步履艰难。由于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的决定，总逃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卷分解。

